

伤情箭

第一章 北斗七星高

青枫常带笑，
红叶断人肠；
醉似离情泪，
血若五月花。

金光灿烂的厚重刀背上嵌缀着七枚拳大的铜环，现在，铜环暴响，发出那等慑人心魄的金铁撞击声，锋利的刀刃便准确不过的斩入那人后颈中的椎骨间隙，把一颗大好头颅如此利落的切割下来。

掉头的人不是等闲之辈，他叫甘子龙，“一枪落花”甘子龙，“甘家枪”的第七代传人，这位“甘家枪”的七世掌门，如今便身首异处的躺在地下，一杆六尺半长的栗木红缨枪仍然紧握在手，枪尖浸染着浓稠的鲜血，却已黯然无光。

十多名甘家弟子围峙大厅四周，个个挺枪作势，也个个面无人色——恐惧是一种难以用意志控制的情绪反应，当你怕了，你就无法装做不怕。

站在大厅中的人，穿着一身红袍，虎背熊腰，满脸络腮胡子，一双铜铃眼里血丝遍布，像是喝多了酒，但事实上，谁都知道他滴酒未沾，“北斗七星会”的山六爷山大彪，从来就不在杀人之前喝酒。

喉咙里发出隐隐的吼声，山大彪的模样活脱一头凶性已起的野兽，他瞪着周围那十几个早已心胆皆裂的甘家弟子，一步一步的反逼上去。

于是，一直站在门边冷眼观战，有如融在一团紫雾中的那个娇媚女人，立时噘起她丰润的嘴唇，微带不耐烦的出了声：

“六哥，事情办妥了不是？你还拿这些小角色过什么干瘾？”

山大彪张大鼻孔，重重呼气，手中“七环金刀”挽了一个抛花，寒光闪处，“砰”的一声插回斜背背后的羊皮刀鞘内，二话不说，转过身来大步离开。

那浑身上下一片淡紫的女人，吊起一双丹凤眼的眼角，笑盈盈的向那十几个甘家弟子瞄了一圈，她虽然脸上挂着笑颜，目光动荡回绕，竟寒凛如冰。

“叮当”数响，甘家弟子中，已有数人在一阵颤栗下，不自觉的把手上长枪坠落于地。

紫衣女人嫣然倩笑，宛似一阵风般飘忽而去，去得那么诡异突兀，若非惨状当前，就仿佛她根本不曾出现过。

血色猩赤，遍流于地，那颗面目狰狞、五官扭曲的人头，便张着大嘴平搁于侧，人头像在凄厉的呐喊呼冤——人们耳朵听不到，但心里却在悸颤。三楹茅舍，一灯荧然。

灯下，一个白衣书生正在观书吟咏，桌面上置有素梅一盆，香案顶端青瓷炉中，正檀雾袅袅，奇香萦绕，看来，这书生极懂得生活情趣。

有人在轻轻叩门，叩得十分缓慢谨慎，如果由一个人的动作来判断他的修养，显然，现在叩门的人应该是个相当温文尔雅之辈。

温文尔雅得或许和这白衣书生一样。

白衣书生放下手中的册页，淡淡的回应：

“门未下栓，来客自便。”

来客果然“自便”了，推开门，首先进屋的是那宛如融在一团紫霭中的女人，接着，是山大山六爷，这回，还多了一位，多了一位面上横肉累累，

身体扁阔如门板似的朋友。

白衣书生非常镇静，他端坐在太师椅上，默默凝视着这三位不请自来的“客人”。

紫衣女人又是嫣然倩笑，语声清脆得像是响起一串银铃铛：

“哟，瞧我们的‘双绝公子’还真是个雅人呢，荒山草堂，寒夜清读，伴以素梅檀氲，这境界该有多高，项问京，你确然不愧是‘文武双绝’。”

白衣书生——项问京一张清灵水秀的面庞上微微起了变化，他缓缓的道：

“姑娘和这二位是——？”紫衣女人笑吟吟的道：

“‘北斗七星高’，项公子，还要再问下去吗？”全身猛的一震，项问京再也坐不住了，他从太师椅中站起，脸色苍白的道：

“姑娘大概就是‘北斗七星会’中的紫凌烟紫姑娘？”叫紫凌烟的这位大妞柔柔腻腻的道：

“你称呼我‘小媚’也可以，反正紫凌烟和小媚是同一个，但称呼小媚显得比较亲切，你说是不？”项问京有些吃力的道：

“各位夤夜驾临，不知有何赐教？”

紫凌烟和悦的道：

“项公子，‘北斗七星会’与你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可是？”

唇角痉挛了一下，项问京道：

“不错……”

右手的细细玉指虚空一点，紫凌烟道：

“那么，你说我们是为什么来的？”

身子大大摇晃起来，项问京朝后猛退一步，差点把椅子都碰翻了：

“诸葛胆……是诸葛胆！他仍然不肯放过我！”紫凌烟居然叹了口气：

“自古有情便磨人，唉……”

项问京像是在和什么无形压力挣扎似的，他呻吟般道：“可是，紫姑娘，可是我已经把秋苹送了回去，我已经把秋苹还给他了，我们还说好自此以后各奔东西，永无瓜葛……”

紫凌烟道：

“唇血未干，皆可背誓，徒托几句空言，又做得什么准？项公子，你‘文武双绝’是不错，缺的只是点心机，欠的只是点世故，这就要命了！”

努力控制着自己心中的悸荡，项问京艰涩的道：

“如此说来，三位今晚屈驾草舍，乃是为取我项某性命而至？”

紫凌烟笑如春花：

“正是这么个意思，而且还非要达成目的不可！”

呼吸开始粗浊了，项问京喃喃自语：

“你好狠，诸葛胆，你好毒……”

这时，一直不曾开过口，那脸生横肉，体如门板的仁兄，已越过山大彪，向前踏进两步，闷雷似的叱喝着：

“项问京，我们不问你那段风花雪月、狗屁倒灶，我们只管干我们的营生；‘北斗七星会’的规矩想你也知晓，我们全是明火执仗、正面下刀，不做那等暗箭伤人或阴损设计的勾当，你就准备着动手保命吧！”

项问京显得有些虚弱的道：

“三位……我们能不能……呃，打个商量？”

脸上横肉蓦地扯紧，这一位形色狠厉的道：

“你要刨我的祖坟都可以商量，若想我们改弦易辙，食诺背信，却门都没有！吃这口断头饭，岂是随意反复得的？项问京，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紫凌烟笑着接口：

“项公子，这一位，是我的四哥沙人贵，脾气虽然暴躁，却乃直肠直性，不喜欢绕着弯儿说话，他讲得句句是实，我看，你还是张罗着朝高升——”

项问京忽然一声惨笑，声似泣血：

“生死命中事，不争早与迟；三位既然要置我项某于绝地，项某无能无才，亦只好聊为周旋，略尽人事了……”

沙人贵重重的道：

“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姓项的，你周旋不了几个回合！”

紫凌烟的凤眼如波如丝，抛向卓立若碑的山大彪：

“六哥，你在等着谁先‘随喜’呀？”

山大彪一声不响，双掌合翻并出，狂飚猝起，有若茅屋之中突兀掀扬起一阵旋风，项问京身形暴退，书桌上灯倾梅倒，册页漫空飞舞，像煞蝴蝶翩翩！

一室的黑暗中，沙人贵斜扑向前，那个长逾三尺，粗若儿臂，布满闪闪尖锥且附有如意伸缩握柄的“狼牙飞棒”，已经奇准无比的捣向项问京正待回转的位置。

项问京素有“双绝公子”的美号，当然有关文学武事，不见得都能称绝，但在这两方面的造诣上，自有其过人之处，沙人贵的狼牙飞棒捣来，他人已腾空，在一次极快极美的小幅度折翻下，“哗啦啦”一声震裂回响里，业已破窗而出。

茅屋之外，风寂草偃，只笼罩着一层清冷凄迷的月光，凝霜反映着月色，偶尔眨闪着晶莹的芒点，空气寒瑟，一片肃煞。

项问京的脚尖刚刚沾地，反映望眼，“小媚”紫凌烟早已笑盈盈的站在五步之外，混身浴在苍白幽冷的月华中，美艳妖异，宛若女巫。

不容项问京再有丝毫考量的余暇，山大彪已如影随形般掠身而至，人在半空，来势侧旋，“七环金刀”便像飞瀑倒流，刹时组合成恁般灿丽奔激的波涛，汹涌漫盖。

不错，“北斗七星会”如果受雇杀人，绝对是“明火执仗”、“正面下刀”，不使诡计，不玩阴谋，但是，所谓“明火执仗、正面下刀”，在方式上居然不讲究到这步田地，却令项问京颇生意外。

白衣鼓涨，双臂振舞，项问京人往高处陡升九尺，身形起伏间，手上已多出一柄小巧雪亮的“吴钩剑”。

于是，月华朦朦里，只闻“叮”声脆响，沙人贵的“狼牙飞棒”棒头破空暴袭，棒头和握柄中间缀连着的银链熠熠生光，仿若一条颤扭于悬虚中的怪蛇。

项问京似乎不曾防到沙人贵的兵器还藏有这么一记奥妙，差不多只在弹响声入耳的同时，狼牙棒头已到了腰侧，急切下，他猛然弓曲身体，“吴钩剑”洒出光雨缤纷，力图截拒。

站在地下的沙人贵骤而狂笑如啸，抖手挫腕，人向左右交互闪动，凌空的狼牙棒头便立时化做飞隼，变为腾蛟，开始了诡异莫测又快速无匹的撞击戳刺，倏忽上下，瞬息掣回，在连串的清脆碰磕声响里，项问京有如折翼之

鸟，不停打着旋转落向地面。

好整以暇的山大彪将时间部位拿捏得又巧又准，那边项问京甫始踉跄坠落，他已暴掠向前，“七环金刀”狂起狂翻，寒气漫天匝地，项问京虽则喘息未定，力衰气浮，亦只好挥起“吴钩剑”拼命招架，而刚一接触，即已仓皇后退，剑颤步斜，狼狈不堪。

就在此时，沙人贵双手紧握“狼牙飞棒”的把柄，突兀吐气开声，奋力抛掷——狼牙棒的棒头倏然自空中飞泄，其疾宛如流星，由于来势过于快速，棒头与空气磨擦，不但上面镶嵌的尖锥闪亮着火花，空气被割切搅荡，亦发出裂帛般的刺耳锐响，而这一切现象仅乃须臾，当火花迸溅，裂帛声起，棒头早已达到它的目的，将正在左支右绌的项问京捣出三丈，骨骼的碎折声仿佛拗断了一把干柴！

当一切归于死寂，山大彪走上前去，先用脚尖翻过蜷伏在地下的项问京，再俯下身子加以审视，然后，以一种平淡得不能再平淡的声调宣告：

“断气了。”

沙人贵慢吞吞的在把狼牙棒头旋接回握柄之上，他不似笑的笑了一声：

“要是谁能挨我一记‘大流星’而不断气，那就不是人，是神仙了！”

紫凌烟轻声一笑，转身自去，山大彪与沙人贵随后跟上，三个人连头都不回一下，好像冷月青霜下的那具尸体，其生因死果，和他们丝毫沾不上关系……

这是一幢红砖砌造的小巧楼房，楼房外围绕着及人高的雕座青石院墙，小楼前后，有花有树，有亭有池，地方称得上雅致清幽。

小楼座落在“玉烟山”半腰的台地上，秋末冬初的时令，漫山遍野的灰树黄叶，就剩那几片残绿，亦显得萧索苍茫，郁沉晦暗了；这里，距离最近的城镇都在五十里外，因为小楼的主人们不喜欢被人打扰，他们都有与世隔绝——至少保持间距的理由。

是的，这里便是“北斗七星会”的垛子窑，江湖黑白两道视为龙潭虎穴，或头一轮阎罗殿的超生之处。暮色四起的当儿，云雾浮沉飘渺，在山里，寒意更浓、更重。

楼下的厅堂里，骆孤帆魁伟的身躯深深陷入那张铺设着厚厚白熊皮的大圈椅中，他青森森的国字脸孔上僵木着没有丁点表情，一双如鹰般锐利的眼睛正注视着面前黄铜兽盆中熊熊的炉火，赤红的焰苗不住跳动，闪炫得他的脸容忽明忽暗，那种沉窒的煞气，似乎也就越发深凝了。在他四周，环坐着“北斗七星会”的全体成员，有那头如笆斗，双臂过膝，一双手掌又粗又厚的“断掌”曹又难；也有那瘦似骷髅，高挑得像根竹竿的“封喉”胡双月；当然少不了“翼虎”沙人贵，及坐在沙人贵旁边，两眼透着青蓝异彩，勾鼻薄唇且蓄着山羊胡子的“鬼孤”公孙玉峰；此外，就是“妖熊”山大彪，和我们妖娆冶艳的“小媚”紫凌烟了。

先起了一声沉咳，骆孤帆从圈椅中略微伸直了腰身——这是他表示有话要说的老习惯，其他六个人立刻正襟危坐，屏息如寂；别看他们个个狠毒强悍，玩命如同吃白菜，在头儿跟前，却仍惮忌得紧，小楼外的局面和江山，可不是在这里论的。

骆孤帆的视线投向公孙玉峰脸上，徐缓的开口道：

“老五，你这次接的一票买卖，说是‘头家’开价有十万两银子？”

公孙玉峰未言先笑，他躬着身道：

“可不，而且已经先付了一半定洋，‘金悦通钱庄’的银票，十足兑现！”
摇摇头，骆孤帆道：

“我不是指它兑现不兑现，于我们这行营生，还怕‘头家’耍花样？我只是在想，杀一个县衙监房的牢头，为什么要出如此高价？”

干咳一声，公孙玉峰环视过众家兄弟姐妹，才谨慎的道：

“有关这一点，我也弄清楚了，老大，现在是不是可以向伙计们‘叙案’、‘摊底’啦？”

骆孤帆道：

“你说吧！”

公孙玉峰口齿清晰的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次托我们办事的‘头家’是‘群鹤门’的朋友，缘因三个月前，他们门下的‘黄鹤’丁贵劫得了一批官银，案发之后，不慎失风被捕，人就囚在‘瑞昌县’的牢房里，丁贵急着逃狱，就买通了牢头向帮口通风报信，要求接应，在这一传一返的过程当中，那牢头不独知道了丁贵与帮口的联络秘密，更且获悉了二十五万两官银藏匿的所在。于是乎，这牢头贪念顿起，猛古丁就变了脸，非威胁‘群鹤门’给他十万银子做酬劳不可，否则，他不但不帮着姓丁的逃狱，还要向上面告发，这一来‘群鹤门’如何不火？是而找到我们的线人，委托做这票买卖……”

骆孤帆沉吟着道：

“‘群鹤门’在道上也算是实力不弱的组合，为什么他们不自己下手？”

公孙玉峰道：

“我也问过这句话，而他们不便自行下手的原因很简单，打劫夺那批官银之后，着实引发了极大风波，连省衙都大为震动，不但调遣了四府十六县班房的各役铁捕协同办案，连刑部亦派下十余名好手支援，如今正是满城风雨，草木皆捕的关头，‘群鹤门’且早受监视，一行一动都不能稍出岔错，是以才拐了这么个弯……”

骆孤帆又道：

“那丁贵的人呢？还关在‘瑞昌县’牢房里？”公孙玉峰道：

“正是，这亦为‘群鹤门’投鼠忌器的因由之一，他们深恐径行动手，不论成事与否，对丁贵都是贻患无穷，再明白的说，那牢头早也防着‘群鹤门’玩这一招了。”轻抚着下巴，骆孤帆道：

“这样说来，那牢头还不知道已经惹祸上身？”公孙玉峰忙道：

“自是不知——”

骆孤帆接着道：

“如此，则‘群鹤门’必然佯许了他的条件，以换取时间来缓冲？”

一伸大拇指，公孙玉峰胁肩谄笑：

“老大高明，正是这么回事。”

骆孤帆不吃这一套，只沉沉的道：

“那么，我们还有多少余暇动手？”

公孙玉峰低声道：

“三天之内必须结果那厮，要不然，就是我们失信了。”骆孤帆正色道：

“丁贵逃狱的事，不在我们的范围之内吧？”公孙玉峰道：

“我们不管这一段，老大。”

忽然，一直聆听两人谈话，不曾出声的紫凌烟，神色淡漠的插上嘴道：

“五哥，那‘瑞昌县’的牢头，在这一行里可是干了许多年了？”

公孙玉峰嘿嘿笑道：

“一点不错，听说这老杂碎吃公门饭业已吃了大半辈子，典型的牢房臭虫、黑狱蝎子，要不，他哪来这么些发横财的邪门儿？”

紫凌烟似不经意的问：

“这牢头，也该有个名姓吧？”

公孙玉峰颌首道：

“这还用说，凡是个人，能没有名姓的？老家伙姓常，叫常遇安，不过，捅出了这桩纰漏之后，就怕他安不得喽！”

紫凌烟的形色好像有点不自然，但仅是一瞬间事，随即又恢复了常态，但这瞬息前后，她的眸瞳深处，便已留下一抹郁结的的阴翳了。

骆孤帆的浓眉微扬，目光掠过公孙玉峰脸上：

“三天的日子，相当仓促，得尽快进行才是；老五，这趟买卖，你看叫哪几个去办比较妥当？”

公孙玉峰似是早就有了腹案，他轻轻松松的道：

“我想，还是用平时的老法子就行，小媚踩路掠阵，沙四哥下手——”

骆孤帆道：

“要小心，老五，这次的对象，虽然表面上看来不是什么棘手的货色，但瞧在大笔酬金的份上，我们也万万疏失不得，‘北斗七星会’的招牌，砸不起！”

公孙玉峰陪着笑道：

“老大说得是，那，我们就再多增加一位人手，叫山老六陪着去帮衬帮衬。”

“嗯”了一声，骆孤帆转向山大彪：

“这些日子里，你已连出了好几趟差，这一趟，就再委屈你一次，怎么样？”

山大彪木讷的搓着手道：

“全凭老大吩咐。”

骆孤帆满意的点点头，从大圈椅上站起身来，不再多言一句，径自登向二楼。

于是，公孙玉峰开始调度人手，解说行动步骤，看他那种指手划脚，口沫横飞的劲道，不禁令人怀疑——他到底为了赚钱高兴，还是为了杀人高兴？

谢青枫仍然穿着他惯常所穿的一袭青衫，独自坐在河边垂钓，甚至他所使用的这支钓竿，也是青幽幽的翠玉竹，和他身上衣着的颜色相似。

河是小河，砂是白砂，一块斑孔石，两岸衰草，而河面雾起烟笼，一片寒冽，他钓竿在手，却不注意水面浮标的动静，只偶尔将身边摆置的酒葫芦凑向嘴唇干抿一口。他的视线，总投向云天深处，而那儿，除了灰苍凄迷，实在不见端倪。

紫凌烟出现的时候，他刚巧钓起一尾银鱼，鱼儿约有巴掌大小，随着钓丝在半空中跳跃挣扎，他略略望了一眼，竿身轻抖，鱼儿又“泼刺”一声掉回水中，粼光微闪，瞬即无踪。

披着紫色斗篷，发罩紫色头巾的紫凌烟，不由“噗哧”笑出声来：

“你这也叫钓鱼？”

好像早就知道紫凌烟的到来，谢青枫将钓竿插进座下石缝里，头也不回

的道：

“学学太公那种愿者上钩的风华罢了，其实连境界上的皮毛都够不着；小媚，你怎么有空来？也似愿者上钩么？”

紫凌烟笑着“啐”了一声，来到谢青枫身边，不拘形迹的和他一起挤在这块斑孔石上，一面侧过脸来，细细端详着谢青枫：

“三个多月没看见你，青枫，你像是瘦了？”

谢青枫轮廓强烈鲜明的面庞上涌现出一抹古怪的笑意，笑意又充盈在他风霜满布的皱痕间，然而回答的词句却不近诗情画意：

“你们女人老是爱来这一套，几天不见，总喜欢说人家瘦了，除去这一句话，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开场白？”

紫凌烟笑道：

“说说看，还有什么更好的开场白？”

谢青枫轻轻伸臂环搂着紫凌烟，眯上双眼：

“譬如说，多么想你、多么爱你，为你揽镜憔悴、为你难咽金波等等，这岂不比肥瘦问题更来得令人心神陶醉？”

不轻不重的在谢青枫腰上捏了一把，紫凌烟的声颤里却流露着无可掩隐、亦不想掩隐的幽怨：

“不是不想你，不是不爱你，更不是不愿把一切都给你，青枫，是你不要！”

谢青枫耸耸肩，搂着紫凌烟的手臂加重了力量：

“你明白你的处境，小媚，‘北斗七星会’的成员绝对不准婚嫁，却容许大伙任意纵欲风流，如果只让我拥有你的身体，不能给你应得的名份，那是害了你，小媚，我不愿意糟蹋你，你不该是那种女人！”

紫凌烟怅怅的道：

“如此一来，你对我的情感也只得逐日疏离了，不用否认，我感觉得出来！”

望着眼前悠悠的流水，谢青枫低沉的道：

“我们都不是圣人，小媚，我们全属凡夫俗子之类，来往得密切了，爱得深了，耳鬓厮磨之下，难免会做出逾矩的事情来，对我不算什么，对你却不好，所以，我们彼此都须自制。”

紫凌烟喃喃的道：

“要‘自制’到什么时候才算个终了？”

谢青枫洒脱的一笑：

“我也不知道，小媚，因此我们双方都不必有所负担有所牵羈，我们谁也不亏欠谁，若是有缘，则长续今生；若是缘尽，自然各奔东西，一拍两散！”

猛一咬牙，紫凌烟恨声道：

“谢青枫，你真是绝情绝义的无赖！”

哈哈笑了，谢青枫道：

“这样的话，我已经向你反复说了四年，谁叫你缠着我不放？不错，我是个无赖，可也不曾瞒着你，你早就知道我无赖了呀！”

紫凌烟又在谢青枫腰眼上狠捏了一把，这一把捏得好重，痛得谢青枫左边眉梢角的那条寸长刀疤都在扭曲，他吸着气道：

“小媚，你不要怨我，该怨的是你们那个该死的‘北斗七星会’，该怨的是我们相识太晚，缘来的时候，你已是他们中间的一员，受到那层拘束了！”

摔摔头，紫凌烟像是要摔掉满怀的忧烦苦闷，她将脸颊轻贴在谢青枫肩头，轻轻摩挲：

“先不谈这些恼人的事；青枫，我们最近的活动，你听说过没有？”

谢青枫摇着头道：

“就这几天，你们先是甘子龙、后是项问京，个个血刀夺命，也实在嚣张得过了份，小媚，锋芒太露，总不是好事，江山代有人才出，迟早会碰上个难缠的给你们抄了窝！”

紫凌烟哧哧笑着：

“只要你‘青枫红叶’高抬贵手，还有谁敢抄我们的窝？甘子龙使一杆缨子枪活活挑瞎了‘龙虎教场’总教头的双眼，人家买他性命亦属他咎由自取，至于项问京，他硬抢了诸葛胆的老婆——”

谢青枫冷冷打断了紫凌烟的话：

“这些前因后果不用你说，我都知道，但不论什么原由，杀生过多决不是好事，小媚，这辈子不修，也该修修来生。”

丹凤眼儿一吊，紫凌烟嗔道：

“每次和你见面，三句话不到就训人，我，我可不是轻易客人教训的！”

谢青枫叹息着道：

“我不是教训你，小媚，这是劝谏，自古以来，忠言总不免逆耳……”

于是，紫凌烟沉默下来，过了好一会，才怯生生的道：

“青枫，你在生气了吗？”

谢青枫道：

“少给我来这一套绕指柔，你明明知道我没有生气，生气的人只会愤怒，不会叹息。”

又“噗哧”笑了出来，紫凌烟道：

“我就晓得你不会生我的气，你一向都那么疼我，青枫，是吧？”

拿起脚旁的朱红酒葫芦来，凑上嘴喝了一口，谢青枫顺势再递给紫凌烟：“怎么样，来上一口？”

推开酒葫芦，紫凌烟道：

“你明白我们这一行最忌这玩意，酒喝多了容易误事，沾不得。”

谢青枫笑道：

“自古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小媚，喝酒总比杀人好。”

紫凌烟突然轻啮上谢青枫的手腕，却只是忽缓忽急的吸吮着，舌尖沾舐间，弄得谢青枫痒麻麻的起了一股说不出的快意，他左手抚摸着紫凌烟后颈上细柔的茸毛，声音非常非常平静的道：

“有什么事？小媚，你就直说了吧，这样弄得我心猿意马，只怕听不到你的话啦。”

仰起脸儿来——那是多美多俏多艳丽的一张面庞啊！紫凌烟的双瞳中闪烁着莹莹的流波，流波动荡晶澈，宛能醉得死人：

“那是我的父亲，青枫……”

紫凌烟低声道：

“‘瑞昌县’县衙监房的牢头，他叫常遇安，今年该有五十六七岁了吧？”

谢青枫道：

“说明白，小媚，这个姓常的牢头，就算是你爹，又怎么样？”

紫凌烟唏嘘了一声，调门更低了：

“他们……他们要杀他。”

谢青枫蹙起眉心：

“他们是谁？‘北斗七星会’？”

点点头，紫凌烟道：

“青枫，你向来清楚我们组合的规矩，任务第一，六亲不认，而事实上，我们七个人也都是一门孤寡，无亲无故，因此向来行事下刀，都不曾遭遇过这方面的困惑，直到这一次，他们的目标竟然找上了我爹——”谢青枫道：

“小媚，姓常的真是你爹？”

紫凌烟火了：

“要不是我爹，我宁肯外头找个野汉子，岂会白认个爹回来供奉？”

谢青枫似笑非笑的道：

“那么，怎的你姓紫，你爹姓常？”

紫凌烟的表情复杂，有沉痛、有怨恨，也有一股说不出的孺慕情怀：

“十六年前，我刚十岁，爹仍在‘瑞昌悬’当牢头的时候，娘就领着我离开我爹，到距离‘瑞昌县’两百多里外的‘泗水集’讨生活去了。娘所以离开爹的原因，除了爹那永难戒除的酗酒恶赌毛病外，尤其他那拈花惹草的习性，娘最不能容忍，求也求过，吵也吵了，一点效用都没有，到后来，爹更变本加厉，干脆弄了个窑子里的姑娘回来姘居。我娘是烈性的人，眼皮子底下成天晃着这么个骚货，如何能够受得？在和爹大闹一场之后，终于横下心带了我让出了那个破家，赶到‘泗水集’住下来。娘是越想越恨，越思越怨，索性把我的姓也改了，不姓常，跟着娘姓紫，十多年来，便从未与爹再有来往……”

“哦”了一声，谢青枫笑道：

“和你认识了这些年，倒还不知道你的身上尚有这么一段曲折的家世，小媚，你也真守得住口，而既然我面前你都不曾提过，你那组合里的列位凶神当然亦不知晓喽？”紫凌烟道：

“要被他们知道，我还敢出面搭救？更说不定他们早就瞒着我行完事！”

谢青枫道：

“说了这么多，小媚，你的目的何在？”

瞪大双眼，紫凌烟气呼呼的道：

“你是明知故问不是？青枫，我要你去救我爹爹，而且不能牵扯上我！”

谢青枫道：

“这是玩命的事，小媚，你凭什么要我去替你玩命？”紫凌烟不但不恼，居然妩媚的笑了：

“因为我爱你，亲亲。”

摸了摸下巴，谢青枫故作陶醉之状：

“好吧，就算这是个正当理由，可是，你不是怨恨你爹么？又何须救他？”

紫凌烟缓缓的道：

“因为他是我爹，我的生身之父，我娘死了，世上嫡亲的人只剩他一个，纵然我怨他、我恨他，我总不能否定我是他亲生骨血的事实；青枫，我可以不认他，却不能见死不救！”

谢青枫静静的道：

“在行事的手段上，没有限制、也无须顾虑么？”略一犹豫，紫凌烟十

分沉重的道：

“能万全最好，否则，以救我爹性命为重。”

谢青枫托过紫凌烟的下颌，细细端详着这张美丽的面庞，这张面庞，似乎只是初初相识的模样——交往了这些年，他居然不曾发觉，“北斗七星会”中这唯一的一位女杀手，竟仍有着恁般厚重的稚子亲情……

第二章 杀将齐下刀

“瑞昌县”的县衙是坐南朝北的格局，方方正正的建筑，是有那么点官府的气派。

县衙的监房，就设在靠西侧的跨院里，范围不大，是幢独立式的灰砖房子，要不是那道铁栅门挡在前面，看上去更像是座粮仓。

现在，门楣上吊着一盏褪了色的红油纸灯笼正在寒风中摇晃，也仿佛冻得慌。

沙人贵、山大彪、紫凌烟三个人宛如是随着风、浴着夜色飘进来的，只是那么突兀、那么不着痕迹，他们就已经出现在牢房之前。

不知他们用的是什么法子，总之牢房的铁栅门居然没有落锁，山大彪就像回到自己家里一样，轻松愉快的拉开铁栅门，铁栅门后的一扇楠木门也是应指而开，双重门户，完全形同虚设。

门后，是一间十二尺长宽的阴暗号房，号房后面又有一道整块板的铁门，照形式看，囚人的所在就在铁门之内了。

号房里坐着三个人，三个身着皂役装束的人，显然他们都是这一班当值的守卫，另外一位横躺着，光景是会周公去了。

脏兮兮的木桌上燃着一支大蜡烛，青红的焰苗跳动间还升吐着那等脏兮兮的黑烟，狭隘的号房中更一片污浊闷气，难为那四个活人竟能安之若素。

冷风随着山大彪他们的进入同时灌进号房里，几名守卫猛的打起哆嗦，六只眼睛望向进房来的三位凶神，然后，又似是任什么都没看见，齐齐低下头去。

躺着的那个仁兄却不是这样的反应，约莫人在睡梦当中特别怕冷，门外的寒气往里头一卷，温度立即下降，木板床上的这一位身子蓦地蜷曲，人跟着一骨碌坐起来，惶松着两只三角眼破口便骂：

“柴七、何大个儿，你们是他娘的成心跟老子过不去？才打个盹，就闯进闯出的尽给老子往里放冷风，还不赶紧去把门关上？”

三名守卫似乎全在这一刹里变聋变哑了，三个人愣鸟一样垂首端坐，纹丝不动，非但不像看到山大彪他们，甚至连吆喝的这一位亦归属向子虚乌有。

骂人的仁兄揉了揉眼睛，“呼”的从木板床上站起，红通通的酒糟鼻子配着那张蓄有一把杂乱胡子的毛嘴，顿时愤怒的扭曲起来：

“你们都是死人呀，没有听到我的话——？”

语尾骤然缩了回去，这人惊愕的注视着站在门边的山大彪他们三个——到底算是老公门了，在瞬息的震悸之后，这人迅速恢复了镇定，扬起一边疏淡的眉梢，加重语气叱喝：

“大牢重地，何等森严？你们三个是什么人？不带腰牌，不亮符令，竟敢擅自私闯？莫非通通不想活了？”

沙人贵顺手把门掩上，暴笑一声：

“常头儿，不想活的不是我们，是你！”

不错，这位刚由梦中回来，就有可能再度永远安息的朋友，正是“北斗七星会”夜来准备斩除的目标——常遇安。

瞪大一双三角眼，常遇安惊疑不定的道：

“你们……你们想干什么？”

沙人贵大马金刀的道：

“只是想要你的老命罢了，常头儿。”

常遇安的眼皮子立刻抽搐起来，他犹强充架势，提高了嗓门吼叫：

“好一群张狂匪徒、大胆刁民，县衙禁地，牢狱之内，居然恐吓官差、胁迫公人？你们是无视于王法峻厉、朝令严明？也罢，今天我包管叫你们一个个来得去不得——”沙人贵好像没有听到常遇安在说些什么，他在嘴上抹了一把，懒洋洋的道：

“老六，用你的七环金刀取人头吧！”

山大彪只一抬手，他那把又沉又利、锃亮闪炫的七环金刀已到了手中，横刀跨步，人已到达可以出手奏功的位置。

常遇安不觉心慌，他赶忙向腰后翻抄，总算给他抄出一柄解手尖刀来，挥舞着刀，他气急败坏的朝着桌边的三名属下叱呼：

“柴七、何大个儿，还有那个叫什么风的，你们莫不成全中了邪、失了心啦？倒是快上来帮我一把呀，没有看见这三个人王冲着我一个人来了？”

桌边的三位朋友依旧不动，甚至连眼睛都不抬一下，光景不独是中了邪失了心，更像是魂儿出窍、六神归位去了。

沙人贵有点不耐烦的道：

“这老鬼死在临头，尚在鸡毛子喊叫，老六，你不烦我可烦了！”

山大彪难得的开口道：

“叫不多久了，四哥。”

紫凌烟是一脸的肃煞、盈目的冷酷，她默默的端详眼前的常遇安——这十六年不见，当初遗弃了她母女的父亲，十六年来，常遇安的外貌改变得实在太多，仅仅轮廓还依稀可辨，却比十六年前益形老丑，气质越见低劣粗陋，若非根据可靠情报，今晚专程来到这里对付他，在其他场合，紫凌烟恐怕不敢肯定此人就是自己的父亲！

这时，常遇安强充的气势业已消泄，他不由自主的哆嗦起来，举刀当前，目光绝望的从他三名手下身上收回，现在，他已经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明白，才确切了解到本身的危险已到达何等程度；他恐怖的瞧着前面魁伟的山大彪，沙着嗓音道：

“各位……各位好汉不知是来自哪个码头？”

沙人贵闲闲的道：

“北斗七星高。”

跟着一个寒噤，常遇安心胆皆裂：

“杀将齐下刀——天啊，竟是‘北斗七星会’的凶神沙人贵恶狠狠的道：

“若是财神，今晚上就不会特来这里了！”

常遇安惊惧得整张面孔都变了形，他不停的在发抖，连舌头也直了：

“各位英雄，各位好汉，此中想有误会……我常遇安吃这碗公门饭，吃了有大半辈子，向来善心修行，慈悲为怀，从没有做过失德失份的事……”

沙人贵扬着脸道：

“只怕不见得吧？”

常遇安抖得更凶了：

“一定是有人故意栽我，存心整我冤枉……各位好汉，上有天，下有地，我发誓我绝对清白无辜，不曾违背职守，违背良知，我完全是凭着忠厚宽恕在为人处世……”

沙人贵冷冷一哼：

“我不管你是多么清白无辜，更不论你是凭什么玩意为人处世，常头儿，我们收人钱财，替人消灾，这套陈腔滥调，你犯不着向我们表，表了亦不管个鸟用！”

常遇安睁凸着两只眼珠子，大口大口的吸着气：

“各位……好……好汉……我，我一样能够……能够出钱……买命！”

沙人贵狠毒的笑了：

“行有行规，常头儿，你的钱，花得迟了！”

常遇安伸张双臂，模样像要拥抱山大彪，又似乎是想下跪：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放我一马……你们要多少银子我都给……各位好汉爷爷，我有房有地，还有几家明暗买卖，我全都奉献出来，只要你们高抬贵手，饶我一条贱命……”

沙人贵叱了一声：

“去你娘的！”

于是，山大彪的七环金刀寒荒暴闪，常遇安狂叫如泣，紫凌烟不觉闭上双眼——事到如今，她竟对谢青枫也失去了信心！

一刹突起的寂静，使得紫凌烟迅速睁开眼睛，面前的景象，竟令她有一种疑真似幻的感觉——常遇安怔愣愣的跌坐床上，山大彪托着执刀的手臂侧移出五尺之外，而那三个原来坐在桌边的守卫，如今只剩下两个，其中一个不知什么时候已站在山大彪和常遇安的中间。

这一名守卫，虽然戴着孔雀翎帽，身穿皂衣，脸孔上加涂了颜色，这一正面相对，紫凌烟亦迅即认出那正是谢青枫——大概刚才进屋的时候过于专注紧张，又决未想到谢青枫会使用这一招的缘故，人就坐在那儿，居然硬是不曾发觉！

这时，沙人贵猛的踏前一步，目瞪谢青枫，语声酷厉的道：

“你是什么人？敢插手管我们‘北斗七星会’的闲事，莫非活腻味了？”

谢青枫笑嘻嘻的道：

“我不是什么人，就算是什么人，也不会告诉你，沙四爷，缘因我与姓常的有一点小小的关系，不能见死不救，得罪之处，还望海涵则个。”

沙人贵满脸的横肉越发横扯，他双目如火，杀气冲顶，形状像要吃人：

“好，好极了，‘北斗七星会’打出道混世以来，不知宰落多少大好头颅，斩绝若干自诩英雄，尚不曾遇上有个吃生米的胆敢上线开扒，你个邪盖龟孙算是头一号，不过，也必然排不上头一号！”

谢青枫笑道：

“沙四爷的意思是说，断断不可开例？”

沙人贵大吼道：

“死人能开什么例？你已经是个死人了！”

谢青枫双手互握，吊儿郎当的嘻开嘴道：

“我的看法与四爷你稍有不同，沙四爷，你们三位在我眼里，才好比两脚分踏阴阳界，险得很哩。”

沙人贵的声音从齿缝中迸出：

“要同‘北斗七星会’较高低，你这匹夫还不够材料！”

谢青枫悠然自若的道：

“‘北斗七星会’不是大罗金仙、铜浇铁铸，无非人肉做成的活人罢了，既然都是人肉做成，沙四爷，便没有利刀切不进去的道理，所以，结论是‘北

斗七星会’无可惧处，横竖一刀刷而已！”

紫凌烟觉得若不开口还敬几句，情况未免不够逼真，她先冷冷一笑，挑着眉儿道：

“看你身手，亦似不弱，想不到却是这么一个缩头缩尾的东西，你要真把你自己看得那么高，就应该有胆露个底，否则，冲着我们‘北斗七星会’，你仍然矮了不止一头！”

谢青枫上下打量了紫凌烟一阵，嘴里竟“啧啧”有声的赞美起来：

“小媚，哦，你一定就是小媚了？江湖上盛传着几句歌谣：‘小媚俏，小媚妙，小媚能叫神仙跳’；今晚一见，果然不虚，真是国色天香，艳若桃李，别说能叫神仙跳，连我都忍不住要跳啦！”

差点又习惯性的轻“啐”一口，紫凌烟随即警觉的沉下脸来，阴阴冷冷的道：

“要吃我的豆腐，凭你只怕道行还不够，我能叫神仙跳，却不屑叫你跳，朋友，你等着挺尸就行，不用再蹦了！”

谢青枫打着哈哈道：

“各位是哪一个先上？最好是你，小媚，咱俩可得好生跳上一跳——”

“七环金刀”的锐气过来，环声始响，谢青枫猝然低旋，人已像原来就在那个位置似的到了山大彪背后，双掌斜抛，劲力削斩如刃！

山大彪身形回带，七环震荡中刀若匹练翩飞，谢青枫蓦而侧偏抢进，右肘翻抬，已“砰”的一声把山大彪撞出三步！

沙人贵厉叱如雷，“狼牙飞棒”横扫而来，却在快要拘上位置的瞬息改扫为挑，谢青枫居然就随着对方棒端的劲风飘升上浮，似棉似絮，又像突兀间失去了重量一般！

紫凌烟猝掠向前，口中轻叱：

“四哥小心——”

只这四个字的首尾，谢青枫已快逾闪电般绕着棒头泄落，单掌反拍，正好击中沙人贵肩头，一记闷响起处，直把这头“翼虎”打了个踉跄。

于是，紫凌烟的手中冒出一阵黑雾，不，不是黑雾，是一面网，一面黑色的丝岗，网的细小孔格间，每一道纵横结口处，全缀有一枚寒闪闪的倒钩刺，网一撒开，钩刺漫在，倒像要捕捉谢青枫这条大鱼了！

谢青枫的攻拒方式十分奇怪，他不但不让不躲，反而疾若怒矢，冲着黑网射去，紫凌烟本能的收网旋射，右手扬处，一柄又尖又细却锋利至极的“朱舌剑”似冷焰一抹，倏刺敌人。

吸腹塌腰于须臾，谢青枫背脊猛弓，“朱舌剑”稍差一分刺空，他的左手掣若石火翻飞，倒扣紫凌烟右腕，紫凌烟赶忙斜扑，俏脸上已被谢青枫不轻不重的摸索了一把！

紫凌烟心头一荡，甜蜜充盈，口里却尖叫一声，不甘不愿的尖声骂着：

“你这个不要脸的死无赖——”

沙人贵看得清楚，忍不住怒火上头，不顾肩头疼痛，挥着“狼牙飞棒”狠命冲来：

“竟敢轻薄我七妹，你这狗娘养的是死定了！”

山大彪闷声不响，也提着“七环金刀”夹攻而上！谢青枫在三个对手围攻中，依旧能够游走自如，进退矫捷，身法上下纵横间，只像是一抹有形无质的影子。

号房的狭隘，给了谢青枫极大的便宜，他的对手虽有三人，且个个武功强横，手段险恶，但挤在这不足寻丈的空间里，却是你遮我挡，彼此阻碍了有利出手的角度位置，自己替自己平添了不少麻烦，谢青枫借势运转，倒不觉得如何吃力，非但不吃力，尚有余暇点拨吓傻在木板床上的常遇安：

“我说常头儿，你这会儿还不三十六计，走为上着，犹要待到何时何刻？”

真个一言惊醒梦中人，常遇安蓦地一激灵，从床上蹦起，仓仓皇皇便待奔往门口。

紫凌烟轻叱一声，手上的“风罗网”飞撒阻拦，常遇安急向后躲，谢青枫贴地窜入，三十七掌合为一掌切出，照面下已把紫凌烟逼退！

山大彪猛扑上来，“七环金刀”带起无数个飘忽穿织的光圈，圈圈相套，急罩谢青枫——姓山的真是在拼命了，这一招，乃是他擅长的“断流刀法”中绝式之一：“波盈弧溢”！

谢青枫的身形也立时跟着光圈的飞旋做着同一方向的转动，像是他随着光圈在绕，更像光圈追着他打转，刃疾锋利，却硬是沾不上他的衣角！

吼喝不绝的沙人贵挺着他的“狼牙飞棒”从左边掩近，紫凌烟亦倒翻回来，看她表面上的模样，似是一片愤怒，与谢青枫誓不两立的功架，“风罗网”纵横罩卷，“朱舌剑”吞吐如虹，而这一番凌厉的攻势，说巧不巧便正好挡住了沙人贵的前路，使得这位“沙四爷”碍手碍脚，几次不能出招。

山大彪已经是气喘吁吁，刀挥刀落，先是跟不上谢青枫的身法速度，紫凌烟如今这一回扑，网扫剑穿，竟似失了准头，连他的上步位置都封杀了，逼得他团团打转，却不便点明，真个哑子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就在这混乱的当口，谢青枫猝然退到门边，拿背顶住门板，双掌微提至腰，从容自如的哧哧笑道：

“不用打了，三位。”

沙人贵红着一双铜铃眼，口沫四溅的吼喝：

“现时你待装孬扮熊，业已过了那个好时辰，兔崽子，等着拿头来吧！”

极少说话的山大彪，猛的冒出一句话来：

“四哥，姓常的人呢？”

一呆之下，沙人贵连忙游目四顾，不错，姓常的人呢？号房里，除了人们三个，桌边的两位，就只剩谢青枫一号，姓常的，人呢？

这一急却是非同小可，沙人贵马上觉得体内燥热，背脊上反倒升起一股寒意，他目瞪口呆的望着顶住门板的谢青枫，一个字、一个字进自唇缝：

“那常遇安，去了何处？”

谢青枫十分和悦的道：

“大概是趁方才我们拼斗的空隙，逃之夭夭了，沙四爷，他一定会逃得很快很快，现在，说不准已在两三里甚至四五里之外啦！”

深深吸了口气，沙人贵的胸膛起伏剧烈：

“姓常的能够逃命，全是因为你的掩护与遮拦，你，你的纰漏可捅大了！”

谢青枫是一副颇为抱歉的神情：

“实在对不住三位，竟替三位增加了这许多麻烦，但，我也是身不由主，不得不这么办，谁叫我和姓常的有那么一点小小的渊源呢？既生情份，总不能见死不救呀，三位宽宏，就此揭过了吧？”

沙人贵强行按捺住心肺间一股几欲爆炸的愤怒，“咯”“咯”有声的咬

着牙：

“就此揭过？你这狂夫做得好梦！坏了‘北斗七星会’的事，岂有这般轻易了结的道理？很好，跑了一个常遇安，便拿你抵数，里外都得拿条性命回去交差！”

紫凌烟的表情更是一片水寒，她脸罩严霜，凛厉的接口道：

“四哥，‘北斗七星会’的招牌不能叫这个三流子货给砸了，今晚说什么也要将他收拾下来，要不，往后咱们还待怎么混？”

黑洞似的鼻孔翕动着，沙人贵的一边面颊向上吊起，发出一种决无笑意的笑声：

“你放心，七妹，我要不活剥下这王八蛋的一身人皮，就算是他生养的！”

谢青枫耸耸肩膀，提至腰际的两手换为互抱胸前，一派闲散的道：

“正主儿又不是我，正主儿早走了活人，三位何苦非要和我过不去？”

沙人贵一紧手上的“狼牙飞棒”，形容凶猛凶恶，光景真像能生咽活人：

“不止和你过不去，王八羔子，更要你抵命！”

摇摇头，谢青枫道：

“我不抵命，我也不和你们继续纠缠下去，事情到了这步田地，再要不饶不休，各位或者觉得有趣，我可不耐这个烦！”

沙人贵又恼火又狐疑的道：

“莫不成你以为你还另有选择？”

谢青枫笑了：

“沙四爷，你瞧我人在哪里？”

眼珠子一翻，沙人贵大声道：

“你人在哪里？不就在老子眼前？你还能到了哪里？”

谢青枫嘻开嘴道：

“现在不错是在你眼前，而只要你一眨眼，保管我就不在你眼前了，如今我人站在门口，背后顶着门板，转个身，我不就到了门外啦？我到了门外，中间隔着这扇门，三位仍在门内，这一里一外，差别便成天涯；四爷，你信是不信？”

紫凌烟努力紧绷着那张俏脸，其实却几乎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当然她知道这时候万万不能笑，一笑就砸锅了。

沙人贵仔细品味着谢青枫又是门里又是门外的这一番话，过了片歇，终于想通了人家的意思，他的“狼牙飞棒”“嗖”声抡起，嘴里大吼：

“你他娘想逃？”

谢青枫微微躬身：

“正是——”

两个字的音韵轻轻滑过空中，冷风便突兀灌入房里，寒气只浸透于刹那，沙人贵的“狼牙飞棒”捣出，没打着人，却“哗啦啦”打散了那一扇楠木门，仅这一转眼，谢青枫已经鸿飞冥冥，不见踪影！

山大彪甚至连挥刀的时间都没有，他凸瞪着一双眼，空瞅着破碎的门扉，喃喃自语：

“好轻功，真是一等一的身手……”

狠狠一跺脚，沙人贵咆哮如雷：

“快追人哪，还在发什么呆？”

紫凌烟飞身而上，伸手想推开外面那道铁栅门，却推了几次都推不动，

她回头低呼：

“四哥、六哥，不好，那死无赖把铁门从外面反锁住了！”

山大彪插刀回鞘，一挥手：

“七妹闪开，让我来！”

紫凌烟赶忙站到旁边，山大彪已一头怒牛似的横肩撞向铁栅门，他这一撞之力，何止千斤？别说这扇铁栅门，看架势，恐怕一堵城墙也抵不住他这一撞——但闻一声“哐啷”巨响，果不其然，整扇铁栅门业已脱框飞出，抛出老远！

沙人贵脱口狠叱：

“走！”

才进出一个字，人已掠至四丈之遥，紫凌烟与山大彪随后跟上，就像来时一样，飘于轻风，浴着夜色，三条身影瞬即消失不见。

号房里，只剩下那两个守卫，他们目瞪口呆的注视着这一切情况的发生与结束，恍惚间几若一梦——却是场不折不扣的恶梦！

仍是那幢小红楼，仍是楼下的厅堂里，时间，仍在黄昏，而黄昏的肃煞气氛却凝布于厅堂中，压迫得人们的呼吸都恁般滞重了。

骆孤帆这次没有埋身在他那张铺设着厚重白熊皮的大圈椅间，只背负着两手，不停的在来回踱步，脸色阴沉，一如楼外的晦迷暮霭。

沙人贵、山大彪、紫凌烟三个人并排危坐，个个表情僵木——僵木中却仍流露出那种难以掩隐的惶疚之态，看上去都不怎么自在。

曹又难和胡双月则各自微阖两眼，不出一声，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此时此情，他们知道应该如何自敛，明哲保身。

只有公孙玉峰一个人在挖耳搔腮，表现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模样，事情全由他一手策划，如今砸了，他不摆摆姿态怎么成？

就在一片冷寂中，骆孤帆突然停住脚步，目光转向沙人贵、山大彪、紫凌烟三人的脸上，语调里充满了森森寒意：

“这么说来，你们三个竟连对方是什么人谁都没有搞清？”

干咳一声，沙人贵呐呐的道：

“只看出那王八蛋约莫三十多四十来岁，身材高挑，五官有棱有角，面部轮廓分明，武功特强，提纵术尤为了得骆孤帆缓缓的道：

“还有，是个男人，嗯？”

心腔子猛缩，沙人贵不觉头上见汗，他苦着脸道：

“老大明鉴，这也不能全怪我们，计划是早就由老五定规好的，大伙俱是按步就班的来，谁也没想到临时会出岔子，牢房里的三名牢卒中间，猛古丁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来……”

公孙玉峰一听事情扯到自己头上，不由赶紧接口辩白：

“四哥，计划是我定规的没有错，我也定规了这好几许年，几时又出过纰漏来着？当晚值班的三名牢卒，我事先已经买通，不独暗里把门开了，而且保证守口如瓶，一切因果，皆若不闻不见，甚且连常遇安领差的时间、上下值的辰次、必经的路线等等都查得明明白白，你们挑拣的动手场地亦挺合适，按说种种安排都严丝合缝，无懈可击，却偏偏出了意外，我不敢断定责任谁属，至少怪不得我……”

沙人贵怒道：

“难道都是我们三个不对？凡是人，谁不愿意光头净面，脸上贴金，哪

一个喜欢抹一鼻子灰回来？情况有了突变，必是事先的顾虑欠周，安排不够详尽，否则，如何会忽然钻出这么一号搅局的角儿？”

公孙玉峰的面颊抽紧，两眼瞪起，抗声道：

“四哥，你可不该把这口黑锅扣到我头上，从首到尾，哪一桩、哪一样我没有仔细考量，逐步策划？中间发生问题，一定有个原由，我却决不相信是我的安排欠缺周密！”

这时，骆孤帆猛的脸色一沉，重重的道：

“事情弄得一团糟，亏你们还有兴致在这里嚷叫争执，笑话还嫌闹得不够么？真正一群獐豸，乌合之众！”

沙人贵与公孙玉峰这才悻悻的闭上嘴巴，沉默下来，骆孤帆又冷肃的道：

“照整个的情况来看，这次行动，必然是事先走漏风声，才会功败垂成，否则，对方不可能预伏帮手，且是一个力量足以抵制我们的帮手。再说，他们竟能预知我们的行动时间、下手地点，从而以逸待劳，静候狙击；这一切布暑，若非预为准备，就不可能如此精确从容，既然有了事前的准备，就一定得悉了我们的任务内涵，我们接这桩买卖，从决定到下手，一共只有三天辰光，这三天里，对方却是如何获得消息的？”

沙人贵吸着气道：

“想想真是可怕，谁会有这么大的神通？”

骆孤帆阴森的道：

“若非我们七个人自己泄露了机密，就是无意间对外人说溜了口把事情传扬出去，否则，对方不会未卜先知，神机妙算到这种匪夷所思的田地！”

公孙玉峰忙道：

“老大，我们七个人是同一个核心，谁也不是二百五，怎会泄露这等要命的机密，自己给自己过不去？至于无意间对外人说溜了嘴，亦不大可能，都是老江湖了，哪一个不明白守口如瓶，话留三分的道理？”

骆孤帆凛烈的道：

“然则是人家神卜先知的了？”

公孙玉峰陪着笑道：

“当然也不会这么玄虚，老大，我看是另有漏洞不曾发觉——”

骆孤帆双目中光芒似血，他严酷的道：

“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的内情查个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一天不查清楚，我们便一天不接生意，一天不能结案，就一天不可罢休，不管几年、几十年都要耗下去！”

在众人的噤窒里，这位“北斗七星会”的大阿哥拂袖登楼，连头都不回。

第三章 月暗魂箫起

仍在这条烟寒水冷的小河边，仍然坐在这块斑孔石上，紫凌烟的俏脸蛋已漾不出欢笑，只有谢青枫仍是一派悠闲自若，生像天塌下来也惊不着他。

用肩头碰了谢青枫一下，紫凌烟忧心忡忡的道：“你倒是说话呀！青枫。”

谢青枫笑了笑：

“说什么呢？”

哼了一声，紫凌烟嗔道：

“帮我想个解决问题的法子呀，那一伙人不肯罢休，越查越紧，越搜越近，他们再要追究下去，事情迟早会露底——”

谢青枫道：

“露底又怎样？”

紫凌烟气吁吁的道：

“说得轻松，露底又怎么样？露底我就没命了，你以为他们会饶得了我？”

谢青枫拿右手大拇指朝自己胸口一顶，安详的道：“要你的命还得问问我这一关过得过不得，‘北斗七星会’的伙计们宰别人我不管，待冲着你下刀，小媚，怕不能轻易如愿！”

紫凌烟叹着气道：

“事情若是闹到那步田地，就算整个破裂了，姑不论我们能否抗拒得了那六号人王，风声传扬出去对我也不好，青枫，这叫吃里扒外，背诺毁信啊……”

谢青枫笑道：

“你这么顾首顾尾，怕三怕四，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天下哪来如此周全齐美的事？”

拧着眉心，紫凌烟摇头道：

“所以要请你帮我出个计较，青枫，撕破脸闹窝里反，不是办法！”

谢青枫道：

“你爹呢？情形还好吧？”

紫凌烟唇角一撇：

“组合里早派人去他住的地方搜过了，一幢砖瓦屋，明暗三间房子，半口活人不见，连些金银细软也都留置没带，你看他逃得多么狼狈法？”

谢青枫道：

“你爹不是还有个女人姘着么？”

白了谢青枫一眼，紫凌烟道：

“你问我，我问谁？这么多年不曾来往，谁知道那个野女人死到哪儿去啦？”

谢青枫耸着肩道：

“难道也没给他生个一男半女什么的？”

紫凌烟没好气的道：

“又来了，我爹向来只顾他自己，尤其到了性命交关的辰光，更是六亲不认，他要逃命，绝对横得下心来管自走人，就算他另有儿有女，亦如同身外之物，总之，他住的地方根本没有人！”

谢青枫道：

“死亡的威胁是极为惊心动魄的，从令尊的身上，我们又得到了一次见证！”

轻捶了谢青枫一记，紫凌烟恼火的道：

“喂，你是有完没完？我爹逃了就算，现在我的问题可严重了啦，你倒是替我想个法子呀，真是一个头两个大！”

默然半晌之后，谢青枫始道：

“小媚，你那六个阿哥，都是从什么方向来追查这件事？”

紫凌烟道：

“他们的路子可多了，先是就你的外貌、形态、武功路数来查究你的身份，另外着人去迫诘当晚原该值班的人为什么没有值班，从而由你混充进去？其中你们是否早有勾结情事？另一方面，他们甚至去盘问我爹的公门关系、家庭渊源、人面交往等等细微末节；青枫，形势不大佳妙，每一想起这档子麻烦，我就不免心惊肉跳……”

谢青枫缓缓的，极用心的道：

“那天晚上我曾经改装易容，且未亮兵器，动手过招亦尽量不使我惯常的把式，他们想找我出来，不很容易，就算认出是我，这伙子人王也不晓我们之间的关系，牵扯不上你；至于当晚值班的人原本便只有两个，我是冒充受捕头吴雄的差遣，扣准时辰，借口查班混进去的，那两个家伙怕我搅局，又不敢明说，当时场面还僵得很呢！所以这一层上，他们根本查不出名堂来……”

紫凌烟道：

“但其他地方，是不是也同样这天衣无缝呢？”

谢青枫握住紫凌烟的一双柔荑，平静的道：

“你的手好冷，小媚。”

紫凌烟着急的道：

“不要腻了，青枫，人家等着听你说话。”

谢青枫的双掌合拢，轻轻的道：

“你爹的公门关系、人面交往，都不见得有什么端倪可寻，但如果他们查究你爹的家庭渊源而且查得非常彻底细密的话，就有可能追溯出令堂和你的这一段过往来；小媚，我们只能寄望事情已过去十六年，十六年是段相当漫长的时间，人事变迁，沧海桑田，或许一切已湮远得无可查证了……”

紫凌烟不由脸色泛白，微微抖索着道：

“这样的寄望，青枫，你不觉得不切实际，而且太过危险吗？”

谢青枫颌首道：

“不错，所以我十分担心。”

紫凌烟狠狠的道：

“把话给我说明白！”

谢青枫凝重的道：

“小媚，如果他们够仔细、够彻底，比如同我一样，他们就会挖出根底来，因为事情的发生，总有源头、总有根由，打比说，行动计划是怎么泄漏出去的？从哪里泄漏的可能性最大？谁会这么急切卖力的搭救常遇安，而且接应得如此巧妙准确？再以地缘条件、隶籍所在细加推敲，小媚，隐藏暗处的那人就呼之欲出了！”

大冷的天，紫凌烟竟已额上沁汗，她呻吟般道：

“青枫，你的意思是……他们终究能揪我出来？”

谢青枫道：

“可能性颇大，小媚，那些人并不傻，不比我们聪明，至少也不比我们傻！”

紫凌烟喃喃的道：

“或许你先时说得对……十六年了，十六年是段漫长的岁月，世事变迁，物换星移，他们……他们不一定能循线追溯得到我的过去……”

谢青枫低呼一声；

“小媚，我了解你这时的心境，但凡事切莫都从好处想，也该向最坏的地方打算。”

猛一摔头，紫凌烟又在着恼：

“至少他们现在还没有查到什么，这几天，我非常注意他们的言谈举止，甚至一个眼色，一个形容上的变化都不放过，而我自己也照样参与此事的工作，一切仍旧如常，我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对我怀疑的迹象。青枫，会不会是我的心里有鬼，因而过度敏感了？”

谢青枫深沉的道：

“当一个杀手群要对付某一个人，如果这个人又是他们自己伙伴的话，他们应该做得声色不露，里外无痕才算正道，行家对行家，且是有关生死之事，经常在表面上是难显端倪的；小媚，就说你吧，他们如何能在皮相间观察得出你内心的意谋？”

紫凌烟烦躁的道：

“好像你说得又很有理，青枫，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啊？”

谢青枫道：

“别这么焦躁，事情总会有法子的，至少，有一种形势对我们有利——我们已经察觉到危机存在，而且很慎重仔细的在研究对策，小媚，你来找我，还算来得早，这证明一项事实，他们可能怀疑到你，但却尚未肯定，否则，今天你就绝对出不来了！”

紫凌烟有些六神无主的道：

“这一辈子也不曾这么烦乱过，好青枫，到底要怎么做才叫周全允当？你就行行好，替我下个决断吧，再继续下去，我不露马脚也非露不可了！”

像是早就有了“决断”，谢青枫目光阴寒，声音竟是如此冷酷：

“小媚，‘北斗七星会’的成员一共是七个人，六男一女，干的是杀人勾当，夺命营生，真正合吃着一碗血淋淋的刀头饭，你们之间，仅有捻股立业的搭档关系，并无情感道义上的结合，这种连纵，最是寡绝无情，搅在一起，早晚落个断头横尸——一座土坟，满目衰草，甚至连一滴眼泪也赚不到，所以，结论是立决立断，随时准备同他们拼命，不管好歹，一了百了”

不禁打了个冷颤，紫凌烟呐呐的道：

“这样硬干……成吗？”

谢青枫冷肃的道：

“除非你甘心认命，否则，还是照我的法子做比较好，小媚，你要我出主意，这就是了，记住，不该犹豫的事若是犹豫，付出的代价乃是相当巨大的！”

默默沉思了好一阵，紫凌烟终于一咬牙：

“好，青枫我听你的，就照你的法子办！”

紧握着紫凌烟的两手，谢青枫恳切的道：

“小媚，这才是我日常常见的小媚，果决、冷静、不慌乱、有毅力，干你这一行，原该具有这些基本条件，像刚刚那样，不免令我怀疑，多少年来，你是怎么混过来的了？”

紫凌烟赧然道：

“所谓事不关己，关己则乱嘛，青枫，你也不用说风凉话来调侃我……”

谢青枫淡淡一笑：

“肺腑之言，怎谓调侃？你回去准备着，好生防范，假设我的判断不错，要出事，就在这几天，若没有事，亦就不会再有事了。”

紫凌烟忙道：

“如果侥幸——他们没追出我来，青枫，就不必窝里反了吧？”

谢青枫叹着气道：

“设若如此，当然可以暂且相安无事，但你容身在这样一个充满血腥酷厉又毫无人性温暖的环境里，终究亦非长久之计，小媚，天下有许多许多杀手，你们不是最后的一群——你明白我的意思？”

紫凌烟颇有感触的点着头：

“我想，我明白……”

谢青枫缓缓的道：

“不，小媚，你可能只明白其中一部份，而不是明白全部；人间世，在各个角落里都蕴藏着苦难与不幸、危殆同杀机——或者那是一个卖疯狗肉的老头子；一个对人生见解偏激，神智错乱的女人；或者是一匹突然脱缰发狂的怒马；也可能是一间迷漫浓烟的炕房；而生老病死，诸般怨恨邪恶；而雪亮的钢刀快剑，都具有同一效果，分别只在有形与无形罢了。小媚，现在你明白了么？”

觉得身上出奇的寒冷，紫凌烟用力贴紧谢青枫，声调都有些走音了：

“大概明白了吧……青枫，活得好无趣啊……”

谢青枫轻声道：

“人生也有它美好亮丽的一面，小媚，得要看你从什么角度、站在什么立场去看它，不过，在‘北斗七星会’里，恐怕你难以察觉……”

紫凌烟好半晌没有说话，然后，她又是一激灵，凄凄惶惶的道：

“我得走了，但青枫，万一发生问题，我要怎么通知你，和你联络？”

谢青枫不慌不忙的从衫内腰带上取出一只六孔竹哨，哨子只有三寸长，笔管粗细得那么一小截，他递给紫凌烟，微笑着道：

“我会一直守候在你们老窑附近，遇到危险，你就吹这只哨子，然后，就是我的事了，你不用管我以什么方式来援救你，但请相信我，我绝对尽心尽力，而且，就在你身边！”

激动的拥抱着谢青枫，紫凌烟身子微微颤抖，禁不住哽咽起来：

“不止在我身边……青枫，你还在我心里，永远都在我心里……”

冷冽的河面上，忽然有一圈圈的涟漪扩散，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孤伶伶的掠着河水飞过，大寒天里，形单影只，越显那等空茫无奈。

紫凌烟凝视着鸟儿化为一点，再化冥杳，十分伤感的呢喃着：

“我觉得……我好像这只鸟，天地苍茫，竟有无处容身之感……”

谢青枫拍着她的肩头，在她耳边呵着热气，好柔好柔的道：

“既然心里有我，就不该觉得孤单无助，小媚，放宽心，一切我来担待。”
万般不愿的离开谢青枫怀抱，紫凌烟站起身来，依依难舍的道：

“辰光不早，青枫，我真得走了……”

谢青枫的笑容亦显得牵强僵凝，他霍然起立，语声铿锵的道：

“你向东边走，我往西边去，小媚，然后我们结成个圆，在圆心里相会；不必回头，因为面朝面碰上比回头张望来得实际。”

于是，两个人分向而行，双方背影逐渐远去，果然都没有回头，谢青枫说得对，依依回首盼顾，怎比得面朝面的再会？

小河河面上，仍然烟生水寒，两岸的衰草，也像更瑟缩了……

天色尚未近晚，山野林间，暮霭又已沉沉，仿佛漫漫雾气，又若一片轻纱笼罩，阴冷潮湿中，另泛着一股看不见的肃煞之气。

在这里，似乎随时随刻，都有这么一种令人感到闷滞的压力存在，而情景亦都不变，总是迷蒙得看不清人的心、人的性。一切都似隔在恍惚之后……

紫凌烟回来的时候，出乎她意外的，是二哥曹又难早在路口等着了。

抛镫下马，紫凌烟任是心如小鹿乱撞，表面上却仍沉得住气，她随手将缰绳绕在手指，如平常那样嘻笑不拘：

“原来是二哥，大冷的天，二哥不在屋里烤火纳福，却跑来外面吹风受冻，怕是这几天闲慌了吧？要不要妹子陪你玩几局牙骨牌？”

曹又难望了紫凌烟一眼，宽大的黄脸膛上不露丁点表情，他冷漠的道：

“我是来等你的，七妹，老大已问过你几十遍了，如今情势不好，你反倒朝外跑得勤！”

紫凌烟笑道：

“横竖没有事，闲着也是闲着，不到外面找乐子散散心，还真够闷气的。”

顿了顿，她扬起眉梢问：

“老大这么急着找我干嘛？可是前些日那桩公案有了什么新发现？”

曹又难生硬的道：

“不错，我等在这里快有两个时辰，就是奉了老大之命，专候着你传达这个消息。”

心腔子猛然收缩，紫凌烟反倒倩笑如花：

“真有这么急切法儿？还劳驾二哥顶着满山寒气到路口来等？其实我早一步知道，晚一步知道都不要紧，凡事有你们几位老哥拿主意，都是一等一的高招，该怎么办还错得了？”

曹又难的眼神冷沉幽邃，实在看不出他肚皮内有什么玄机，招招手，他道：

“我们走吧，七妹！”

紫凌烟牵着坐骑，刚想循着山路往台地小红楼的方向走，曹又难已抢前一步，横拦在马头之前，他伸手朝着左边那条小径一指，漠然道：

“从这里去。”

紫凌烟脸上的肌肉刹时僵硬了，但又立刻恢复如常，她故意装出一副讶异之态：

“这里是去哪儿？二哥，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回去？”曹又难似是早已料到她会有此一问，也等着她有此一问；顺水顺流的道：

“在家里不好行事，老大特地挪了个窝，大伙都在等着我们商议正办，到了地头，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有此一举了，七妹，这边走。”

家里为什么“不好行事”？行什么事？山林之中凄风寒雾，却偏偏挑在那种不适宜的地方商议“正办”，又是为了什么理由？这桩桩不同寻常的举止，再加上曹又难伫候路口的离奇行为、骆孤帆焦切的催询，种种般般串边起来，便凝结成了一片巨大的、不祥的阴影，阴影罩上紫凌烟的心头，隐隐中，她已经有了东窗事发的预感。

尽管明知事情不妙，她仍然努力控制着自己的形态反应，表面上丝毫不露痕迹，曹又难走在前面，她牵马跟在后面，两个人都沉默着，她特为把脚步放轻放柔，表示自己的心境照旧开朗松快。

大约走出了里许路，前面疏林子里已露出一角残缺的檐脊来，紫凌烟晓得那是一座破落的山神庙，住在山上这么些年，她只来过此地一次，算是相当陌生，莫非“北斗七星会”的成员们便选择在山神庙里商议“正办”？

曹又难头也不回的朝前走，脚步移动的方向，果然正是林间那座山神庙！一只乌鸦突兀从林梢飞起，振翼斜掠而去，那种刺耳的“哇”“哇”聒叫声，好一阵子还回荡不散，让人听在耳中，越发觉得兆头不佳……

于是，山神庙到了，这是一座不大的庙宇，相当破旧，几呈半坍的状况了。

庙门是启开的，因为根本已经没有庙门，前殿中深幽黝黑，阴沉魅异，如果在半夜三更来到这里，还真说不准能遇上鬼呢！

曹又难往颓塌斑驳的石阶边一站，朝庙里伸伸手：

“七妹，先请！”

随手抛掉缰绳，紫凌烟大大方方的拾阶而上，待她刚刚进入落叶灰沙及鸟鼠粪便遍布于地的前殿里，四盏气死风灯如斯响应，像变戏法一样齐齐燃亮，晕黄的灯光摇晃着，反映在残倾的神坛上，流转于坛后缺了半片脑袋的泥塑山神像上，也炫花了卓立周围的五张人脸。

不错，正是“北斗七星会”其他的五位仁兄——骆孤帆、胡双月、沙人贵、公孙玉峰，以及山大彪。

气氛很凝重，不，不止很凝重，简直就是僵寒、是森严、是冷酷，迎着五个人十道如刀锐利的眼神，紫凌烟几乎连呼吸都窒噎住了。

曹又难缓步跟入，背负双手走到门侧，看他是随意闲立，其实他站立的位置，正好是拦截出入的关口——如果有人企图逃逸的话。

紫凌烟自己也知道脸上强扮的笑颜有些生硬了，她却尽量在笑：

“几位老哥都在这里呀？有累各位久候，实在不好意思，只因我不晓得会临时有事，才溜出去逛了一圈——”

五个人都没有说话，包括曹又难，也好像忽然间变哑了。

紫凌烟故作迷惘之状，她茫然巡顾，放轻了音调道：

“怎么啦？有什么不对劲？看各位老哥的神情，像是发生了大灾祸……”

骆孤帆一声不响，只朝公孙玉峰点点头，这位“北斗七星会”的智囊人物向前踏出一步，目光定定的望着紫凌烟，似是要洞穿紫凌烟的心底隐密……

第四章 飞索渡命来

强颜一笑，紫凌烟嗔声道：

“哎唷，五哥，这是怎么了？干嘛老用这种眼光瞧着人家？瞧得人怪不自在的！”

公孙玉峰却板着面孔，冷冰冰的道：

“七妹，我问你，你姓什么？”

一颗心顿时扯紧了，紫凌烟立觉口干舌燥，全身透寒，皮肤上也起了鸡皮疙瘩，她又笑了一声——笑得如此干涩沙哑，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她像是在和一股无形的压制力量挣扎着：

“我姓什么？五哥，你不是在说笑话吧？相处这许多年，你难道还不知道我姓什么？”

公孙玉峰阴恻恻的道：

“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倒也说他不定，七妹，请你坦白相告，你确实的姓氏为何？”

紫凌烟的嗓门提高了：

“我姓紫，五哥，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

公孙玉峰严酷的道：

“在姓紫之前呢？在姓紫之前你姓什么？”

紫凌烟抗声道：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姓紫就是姓紫，一直姓紫，姓氏还有随便更改的么？”

回头看了骆孤帆一眼，公孙玉峰微微摇头，骆孤帆沉咳一声，缓缓的开口道：

“七妹，你最初的姓氏，换句话说，在你十岁那年以前，大概不是姓紫，而是姓常吧？”

公孙玉峰适时加上一句：

“常遇安的那个常。”

紫凌烟的面庞刹时一阵惨白，身子也大大震动了一下，她慌乱的道：

“不，不，你们误会了，我不姓常，我姓紫，我从来都是姓紫……”

公孙玉峰冷笑着道：

“好在十六年不是个过于漫长的辰光，你们当年‘泗水集’的街坊邻舍尚未死光死绝，而常遇安在‘瑞昌县’衙门中的老同僚亦大有活存至今且记忆鲜明的，把这两头一凑，便凑成了一段湮失的过往，凑出了姓常的那桩家变旧案，七妹，亦凑出了你，当年的常凌烟，如今的紫凌烟。”

紫凌烟强持镇定，任是身子在不停的抖索，唇角禁不住连连抽搐，她仍然试图辩解：

“这是黑天的冤枉，是含血相喷——五哥，就算我以前姓常，也不能肯定上次出事的买卖就是我使的鬼，姓氏只算一个符号，并不保证某人的行为！”

公孙玉峰寒着脸道：

“你不但姓常，更是常遇安的亲生女儿，除了你与常遇安有这么一层深切渊源之外，我们六个同他完全边都不沾，七妹，而事情出了，必有因由，要说凭你父女之情，尚毫无嫌疑，试问谁人能信？”

紫凌烟尖声道：

“我说不是我干的就不是我干的，当晚还有四哥与六哥在，你们可以问问他二位，我曾否放水、曾否徇私？”

哼了哼，公孙玉峰道：

“这只能说你扮得像、装得真，但却洗脱不了你的犯因！”

紫凌烟有些激动的叫了起来：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如果泄底的人是我，为什么我会人在当场？动手揽事的那一个又算什么？四哥六哥能够证明，我根本不认识对方，和他们一样全然陌生，我与那人之间的拼杀，亦同四哥六哥一样的卖命——”

沙人贵、山大彪两个人全木着脸孔，没有任何表示，因为他们早已表示过了，而且他们的表示亦早被驳回来了，所以，他们知道不必再多此一举，业经“北斗七星会”老大裁决的事，便毫无商榷的余地，这件事对他们来说，已算成为定讞！

公孙玉峰当然不会再去询问沙人贵与山大彪二人，他甚至连看他们一眼都没有，管自转述早先已经做好的结论：

“七妹，多说无益，事实俱在，铁证如山，决非空口强辩便可推诿卸责，任你舌灿莲花，也掩饰不了你的既犯罪行；当场你的卖力拼打，说穿了无非是故作姿态，瞒人耳目罢了。常遇安是你爹，一旦生命有危，你想设法救他，自属当然。至于不曾由你亲自动手救人，一则是你要避脱嫌疑，再则亦恐力有不殆，而凭你在外面的人面交往，亦难说找不到一把好手相助，人若有心，便早有备，这不是什么稀罕事……”

紫凌烟又气又惊又悲愤的叫道：

“五哥，这算是‘北斗七星会’对我的判决？”公孙玉峰重重的道：

“正是！”

紫凌烟咬着牙道：

“你们只在断章取义、穿凿附会，完全是扑风捉影、一厢情愿的想法，难道你们就丝毫不注重我的解释，不理睬我的申诉？”

公孙玉峰硬梆梆的道：

“我们早将事情真相调查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七妹，你那番花言巧语，就收着吧，任何虚词，都不能推翻已成的事实！”

霍然转向骆孤帆，紫凌烟昂烈的道：

“老大，你怎么说？”

事情就是骆孤帆裁定的，他还能怎么说？这位当家瓢把子形色肃穆的道：

“没有冤枉你，七妹，是怎么回事，你自己应该心里有数！”

紫凌烟垂下头去，良久，才仰起脸来，这垂仰之间，表情竟变得出奇的冷静：

“老大，不再有圆转的余地了？”

骆孤帆道：

“你知道我们的传统，何须再问？”

紫凌烟容颜惨澹的道：

“请问老大，待如何处置我？”

似是也早就商议定了，骆孤帆平淡的道：

“本来，这出卖组合、背叛帮口的罪行，实无可迁，理当凌迟碎剐才对，

但念在手足多年的份上，我们免去你如此重罚，七妹，我再叫你一声七妹，你就自己了结吧！”

身子又是一颤，紫凌烟喃喃的道：

“为‘北斗七星会’卖了这些年的命……想不到竟落得这个下场……”

骆孤帆从鼻孔里冷哼一声，形色逐渐狞厉起来，公孙玉峰立刻吆喝：

“时辰不早，七妹，你就快请上路吧！”

紫凌烟慢慢的转动身躯，尽量使自己的正面脱离她六位阿哥视线，但在情绪的营造上，却以迟缓的动作、绝望的神态，展示出她这生死一刻间的沮丧与悲戚，她希望能给六位阿哥一种错觉——挣扎后趋于认命的错觉。十二道目光随着她的身形移动，十二道目光里固然透着警惕，不过嗟叹的成份大于警惕，这座破落的山神庙就像是天罗地网，是一口埋骨的瓮，他们不相信能有人在他们眼皮子底下获得任何逃生的机会。

悄悄的，紫凌烟已将斑竹哨凑上嘴唇，气死风灯晕黄的光芒只映出她模糊的身影，而取哨入唇的举动有若抹泪的幽婉，因此，当那一声尖锐清亮的哨音破空扬起，其震撼的力量，就像是响起连串的焦雷！

骆孤帆等六个人仅在一刹的惊愕之余，反应即已来到，简直快得无可言喻——只听到一响脆落的破碎声，四盏气死风灯倏然全熄，大殿里立刻陷入一片黑暗，他们六个人赶忙低促呼应，纷纷站定位置，凝神戒备，尤其是曹又难，他紧守门口，厚重的双掌蒲扇般前后斜伸胸前，慎防突变。

但是，大殿中却沉寂如死，没有一丁一点的动静，紫凌烟方才站立的位置，也黑黝黝的看不清切，像是有人、又似无人……

骆孤帆憋不住了，抽出火摺子“嗖”声抖亮，青红色的苗焰闪晃下，哪里还有紫凌烟的影子？公孙玉峰移目四顾，赫然发现屋顶上开着一个圆洞，不消说，人已从洞口中鸿飞冥冥了！

在瞬息的怔窒后，骆孤帆身形侧翻暴出，只重重抛下一个字：

“追！”

六个人宛如六只脱弦的怒矢，连番从庙门射出，山野林间，暮气沉沉，寒风萧萧，天地业已一片昏暗郁黑，而人呢？人在何方？

谢青枫几乎是半拖半抱着紫凌烟在荒径蔓草中飞掠，紫凌烟的武功精诡老到，轻身术也绝对在水准之上，但现在她跟着谢青枫这一施展，才发觉自己的一身玩意，简直就近乎儿戏了，从来不曾见过谢青枫认真发挥他的潜能，如今亲身经验，方明白这个冤家确然有成名立万的本钱！

来到一座背风的土屋后面，谢青枫突兀停下势子，扶着喘吁吁的紫凌烟坐到一堆柔软却略嫌潮湿的衰草上，然后，更小心翼翼的用袖口替她把脸颊额头的汗水轻轻擦干，动作仔细巧致，而情浓意蜜，这须臾里，紫凌烟不但疲倦顿消，差一点就醉了。

紧握着谢青枫替自己拭汗的手，紫凌烟凑上嘴唇，依次吸吮着每一根指头，谢青枫拍拍她的香肩，佯身坐下，边低笑着道：

“也不嫌脏？”

紫凌烟双颊微红，真似饮下醇醪，她歪着头半依在谢青枫怀中，双眼轻阖：

“在我的感觉里，青枫，你全身上下，每一个部位都是洁净的，都是香喷喷的，但凡心地光明坦荡，更具侠风义行，哪里还会有脏？”

谢青枫摇头道：

“你的情绪倒是转变得挺快，而且兴致不小，甫出虎口，原该惊魂未定才是，你居然立时就能晕陶陶的坠入风情网里，也真叫收放自如了！”

紫凌烟睁眼一笑：

“这种感觉你不知道，青枫，千钧一发、生死交关的节骨眼上，心里正忐忑着能否脱险，哨音一响，自己钟爱的人儿蓦从天降，长索飞坠，穿顶入抱，啧啧，那种滋味，既甜蜜、又刺激，美死人了……”

谢青枫啼笑皆非的道：

“还美呢，我受的罪、担的心，你可一点都不知道，小媚，若非我步骤快，行动积极，情况可能就不像现在这样顺当了，想起来，实在好险！”

紫凌烟轻轻抚摸着谢青枫多髭的面颊，腻着声道：

“我晓得你会有所安排，这安排又一定周全细密，青枫，你永不舍得叫我受到伤害，哪怕是一毫一发，你都舍不得的，嗯？”

吁了口气，谢青枫道：

“小媚，你那六个阿哥很坏，坏得烂了，你难道体会不出他们存心之险恶，已到了什么地步？他们早就决定要你的命，并且，要得无声无息、要得不着痕迹——”

坐直了身子，紫凌烟道：

“你还察觉了些什么，青枫？”

谢青枫沉声道：

“当你回到‘玉烟山’路口的辰光，曹又难不正守在那里候着你么？”

紫凌烟颌首道：

“不错。”

谢青枫接着道：

“你可想到，他们为什么不在居处等候，反而诓你到那座冰清鬼冷的山神庙去？”

略一沉吟，紫凌烟道：

“会不会是因为家里不好下手？或者考虑到安全问题，怕我冲突出去？”

谢青枫道：

“有时候，小媚，我觉得你真傻，凭你这种头脑与反应，竟也吃稳了这行饭，更且活到如今，不能不说是桩奇怪的事——”

在谢青枫的大腿上捏了一把，紫凌烟佯嗔道：

“死鬼，就只听过你揶揄我，除了你，谁敢把我看低了？你倒是说说看，他们引我到山神庙是为了什么道理？”

谢青枫十分明确的道：

“很简单，你既然有办法邀请了某一位高手来助你搭救令尊，也就可能找到人来为你保镖，如果在住处处治你，难保会没有伏兵出现，从而搅乱局面，设若诱你到另一个偏僻所在，他们动起手来就方便多了，这是一招‘金蝉脱壳’之主意，小媚，你怎的就想不到？”

寻思了一会，紫凌烟猛的一咬牙：

“可不正是这么回事？这六号人王断定了上次是我捣的鬼，当然亦会考量到我或有自保之道，他们生起这一层疑虑，才引我换个地方去收拾我，就算我按了帮手在楼房附近，届时也呼应不及了……”

谢青枫道：

“想通了吧？小媚，你的老伙计们个个都是猪八戒吃秤砣——铁了心啦，非将你置之死地不可，要不是我从头到尾隐随着你，亦步亦趋的暗中护着，只要稍晚一步，后果就不堪设想！”

紫凌烟咒骂了好一阵，才张大她那双水盈盈的丹凤眼道：

“青枫，打我们分手，你就在我后面缀着？”

谢青枫道：

“可不？你的身影一直就在我的视线之内，没有任何时间脱离，甚至你进入山神庙，我也早上了庙顶屋脊，相度你站立的位置预先掀瓦开洞，否则，你能在重围之下，走得这么干净利落？”

紫凌烟的两臂蛇似的缠上了谢青枫的脖颈，将两片又湿又热的丰润双唇印上谢青枫的嘴唇，她印得好重、好用力，香软柔滑的舌尖俏皮又灵巧的在谢青枫口腔里翻搅伸缩！舐吮着齿腭间的每一个敏感部位，然后，她的舌尖与谢青枫的舌尖纠缠在一起，她的身子开始揉向谢青枫的怀内，如火似的挑逗，几乎就叫见多识广，历经无数场面的谢青枫透不过气来。

一阵缠绵，谢青枫忽然推开紫凌烟，摸着自己发烫的面孔，深深呼吸着：

“小媚，够了，再继续下去，恐怕我就把持不住啦……”

眼波如醉，红唇半张，紫凌烟微微喘息，娇慵懒散的伸展四肢，声如低吟：

“我就是要你把持不住……青枫，来嘛，我要你搂着我，越紧越好，青枫……”

谢青枫刚刚兴起的情迅速平复，他在紫凌烟的腋下轻轻搔抓，边笑道：

“看你这兴头，别闹了，小媚，真要这么样，也不能在这种露天席地的所在——荒山郊野，冷风寒雾的，这算哪一回事？”

令人心荡的格格一笑，紫凌烟甜腻如呓语般道：

“只要你愿意，青枫，随便什么地方我都跟你去，说吧，到哪儿？”

谢青枫静静的道：

“我们哪里都不去，小媚。”

怔了怔，紫凌烟一骨碌爬起身来，不解的望着谢青枫，显得有些急促的道：

“哪儿都不去？青枫，你不要搞错了，我们仅是暂时脱离了那伙凶神的追赶，目前，我们仍在‘玉烟山’的范畴之内，仍不能算安全——”

谢青枫道：

“我知道，小媚。”

紫凌烟迷惘的道：

“既然知道，我们为什么不离开？不走得越远越好？呆在这里，岂不是如在虎穴？青枫，我真不懂你脑子里在转些什么念头！你要搞清楚，这是在玩命，在提着头兜圈子……”

谢青枫淡淡的道：

“人活在世上，就免不了要面对现实，小媚，逃避、窝缩，全不是办法，事情如不彻底解决，难道你就自甘认命，过那种永不见天日的岁月？”

紫凌烟呐呐的道：

“我，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谢青枫双手扳正紫凌烟的身子，面对着面，脸色严肃的道：

“小媚，我的意思很简单，我们不逃，我们就在此地解决问题！”

蓦地打了个寒噤，紫凌烟这才清楚了谢青枫的心意，她的神色间有着难以掩饰的恐惧，以至片刻前脸上的酡红已变成了苍白：

“青枫，你，哦，你是说……我们不但不逃不躲，还要反过头来对付他们？而就在此地，就在‘玉烟山’和他们……周旋？”

谢青枫安详自若的道：

“不止是周旋，小媚，我们不用骗自己，这是对决，生死对决，或者是他们杀了我俩，或者我俩斩除他们，中间没有模棱两可的含混，只有一个断然的结局——不是他们，即是我们！”

紫凌烟想扮出一抹笑容，但却实在扮不出，她觉得自己的面颊都僵硬了：

“青枫，有关你做的这个决定，曾否经过周详的考虑、通盘的探讨？”

谢青枫道：

“当然有过周详的考虑，事实上，在你向我提出援助的要求时，我已经拟就了行动的计划，刚才，我也把计划的内涵告诉你了。”

吸一口气，紫凌烟道：

“你可想到，青枫，我们只有两个人，而他们，却有六个之多？”

谢青枫笑道：

“数量上的优势，并非求胜致果的唯一条件，所谓兵在精而不在多，小媚，你也见到过数不清的以寡敌众终究功成的例子，更何况其中尚得加上机智、胆识，甚或运道的各种因素，交锋接刃，决没有理所当然的事！”

紫凌烟仍然惴惴的道：

“但，但是，他们六个人的武功都极高强，分开来可能还有各个击破的希望，假如合在一起，我们的机会就不算大了……”

谢青枫道：

“所以，我们就必须设法使他们分开来，然后再逐一狙杀！”

目光定定的望着这位令自己心仪又心醉的男人，紫凌烟不禁有几分迷乱的道：

“如果不是你，青枫，任何人提出这个近乎疯狂的主意，我都不敢苟同，想想看，两个人去对付六个人，而那六个人又全是六号追魂夺命的魔星，这种打杀，对少数的一方何来幸理？可是，可是点子是你出的，却又觉得不大一样，好像是……可以试试，而且，并不感到情况过于悲观……”

轻轻搂了紫凌烟一下，谢青枫的语调沉缓低柔，颇觉宽慰的道：

“好了，小媚，你的信心已逐步建立起来，亦开始对我的计划有了肯定，我很高兴你对我的信任，小媚，人是一种奇异的灵类，往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越在艰危的境况下，求命的意志越坚强——但千万记住，坚强的意志才是图活的要件，除此之外，则仅存匹夫之勇，意义就空洞了。”

紫凌烟点着头道：

“我知道，青枫。”

谢青枫道：

“骆孤帆他们六个人，大概一时还料不到我们会来上这一招，在这种形势下，他们可能认定了我二人只有亡命一途，小媚，让他们继续这样认定下去，当他们废然回头的辰光，头一个回合，我就打算叫这六位朋友为他们的错误付出代价！”

紫凌烟有些不寒而栗的道：

“青枫，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如果和你为敌，你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敌

人！”

谢青枫笑吟吟的道：

“不过，和我做朋友，我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可亲的朋友，嗯？”

紫凌烟也笑了；

“因此我选择了后者，青枫，不做你的敌人，只和你做朋友，做一对非常可爱可亲的朋友——你不觉得，有时候我也蛮聪明的？”

长长的伸了个懒腰，谢青枫体贴的道：

“好朋友，你最好趁这段空暇歇息片刻，接下来的辰光，恐怕就是两个极端了——难得稍有喘息，或者是永远长眠。”

才展开笑颜的紫凌烟，立时就把那抹初绽的娇笑冻结在脸上，她闷闷的道：

“你就不会说几句吉祥词儿？青枫，再没有比你更煞风景的了。”

谢青枫耸着肩道：

“我是实话实说，小媚，估量着时间已经差不多了，不出顿饭功夫，你的那伙老搭档们就将打道回府——依照你们向来的习惯，都是循着哪条铺设石板的山路上来吧？”

紫凌烟无精打采的道：

“一般都是如此，这次想也不会例外，他们并没有另选其他路径的理由。”

来回走了几步，谢青枫道：

“在你被曹又难截下的路口，不是有条岔道，直接通往那座山神庙么？”

瞧着谢青枫，紫凌烟一边在揣摸着这又是个什么主意，她慢吞吞的道：

“不错，是有条岔道……”

谢青枫断然道：

“小媚，我们就埋伏在那里狙杀他们。”

紫凌烟忙道：

“不要忘了，他们是六个人——”

摆摆手，谢青枫冷静的道：

“不见得，小媚，他们追出去的时候是六个人，到了外面，势必展开分头搜寻的工作，假若六个人全聚在一起，追索的面就小了，我判断他们一定会分组分路，朝不同的方向去追，每组或是三人，或是二人，而巡搜的路途远近有异，回山的前后便难得一致，这就是说，我们的机会来了！”

紫凌烟疑虑的道：

“青枫，你能确定？”

谢青枫微笑道：

“万一情形不对，我们可以临机应变，小媚，运用之道，存乎于心！”

紫凌烟幽幽的道：

“随你怎么运用吧，横竖我这条命已经交给你了，是好是歹，我全认下……”

走过来拥抱着紫凌烟入怀，谢青枫没有多说一句话，只这个小小的、温柔的动作，业已传达了他无尽的呵护，不必以口词强调轻怜蜜爱。深深埋脸在青枫的怀里，紫凌烟享受着这男人身体间所散发出来的热力，闻嗅着那股特殊的气息，而心跳应合着心跳，血脉似在交流，恍惚中，两个人像是融粘成一个人了。既然已经不分你我，还有不舍命相随的么？

第五章 砧落生死断

夜风萧萧，林木幽沉。

山路上，出现了两条人影，两个人步履滞重，四条腿像拖着千斤锁，那么蹒跚又吃力的往山上挪移，不止是有形的疲惫暴露无余，连无形的沮丧，也都盈溢于外了。

这两个人，不错，都是“北斗七星会”的成员，一个是老三胡双月，一个是老六山大彪，瞧光景，二位仁兄似乎往返奔波了不少冤枉路，模样狼狈得挺叫人心疼的。

谢青枫隐伏在一丛枯黄的杂草之后，目光冷锐的注视着这两个人逐渐接近，这一次，他可不是空着双手了；他的手上已紧紧握着一把脱鞘一的刀，一把式样极其怪异的刀，这把刀宽约尺半，长仅二尺，顺着锋利无比的锋口，有二道斜搂向上的血槽，刀柄缠绕着已泛褐黑色的生牛皮索，重量怕没有三十余斤！这把刀，看上去已不太像是刀，反而更似一座铁砧，一座不是铁砧，却极具形式意义的铁砧！

是的，这把刀的名子，就叫“铁砧”，一刀斩落，足可切下一颗牛首！

谢青枫的神态非常镇定，镇定得近乎淡漠，仿佛他等待的不是那飞跃扑杀的一刻，而仅是等待着和两个并不喜欢的朋友打声招呼……

攀贴在路口右侧，那棵枯树上的紫凌烟，况味就与谢青枫完全不同了，打发现胡双月及山大彪的身影开始，她就不受控制的全身轻颤起来，两个人越是接近，她抖索的越发厉害，不但是抖，而且觉得四肢瘫软乏力，甚至连呼吸都那么恨死人的变得粗浊了……

紫凌烟自己明白，她决不是怕，她已经历过太多的血腥，见识过太多的生死场面，恐惧对她而言，算得上十分陌生，但眼前，为什么又这般失态失常呢？她在迷惘，会不会因为是某种同门相残的罪恶感作祟，或者是慑伏于六位阿哥淫威之下过于长久的缘故？

不论是什么缘故，立将发生的这一切，她总有程度上难以适应的感觉。

此外，紫凌烟还另有一种羞赧的心情——杀人如麻、江湖历练老到精妙的她，为什么在和谢青枫比较之下，次次都如同一个不解人事的傻丫头？

于是，胡双月同山大彪已来到路口，也就是紫凌烟夜来被曹又难拦下的同一地点。

来到路口的两个人都没有开口说话，只是一前一后，脚步沉重的朝着小红楼的方向移动，夜暗中，两张面孔阴郁得一如现在的天色。

紫凌烟的心脏蓦然急速跳动起来，她惊恐的用手紧按住自己胸口，生怕自己咚咚的心跳声传进树下两位阿哥的耳朵里！

当然，这只是紫凌烟的多虑，胡双月与山大彪两人绝对听不到她的心跳声，不但如此，由于奔波劳累过甚，这两位的心跳，恐怕比紫凌烟犹要来得急促响亮。

谢青枫便在此时展开行动，他猝然跃向半空，所谓“半空”，是指胡双月与山大彪的头顶，当他旋身、挥臂、落刀，三个动作完成于一瞬，角度、空间加上距离的调配，其拿捏之完美与精确，简直无懈可击，令人叹为观止！

胡双月素有“封喉”之称，艺业独到，手法酷毒，他的反应与灵巧也是一等一的高妙，谢青枫人现刀落，他已应变奇快的单足拄地，侧旋低扑而出，只见刀锋过处；他的背脊上洒出一溜血水，老命却已无碍。山大彪虽然个大

力猛，进退之间就没有姓胡的利落了，刀口飞来，他匆忙后仰，到底稍迟一步，“砰”的一声，左边耳朵连着大片颊肉应刃而解，血糊糊的不知抛向了何处！

这个时候，假如隐身树顶的紫凌烟能够适时配合，下手狙杀，正痛得整个脑袋发热发晕的山大彪必将不免，但不可了解的，是紫凌烟竟然突兀窒噎住了，刹那间的窒噎，便已失去了夺命致果的机会！

背脊受伤的胡双月，在一个踉跄之后，两臂倏振，人已一个盘旋绕回，就这一去一返，手上已亮出了他的兵刃——又阴又狠，见血封喉的“五寸匕”！

谢青枫一言不发，射形飞身，“铁砧”平斩直砍，刀芒如电中，又暮往下沉。凝成一片不散的寒光，仿佛一块巨大的锋刃，呼轰撞到！

胡双月一看气势，即知难以力拒，他迅速闪动，腾挪如风，尽量避开刀刃的正面，连跳带窜之余，好不容易才躲过这一招的轮回！

用手一抹自己的左颊，山大彪立时便疯狂起来，他粗野的吼喝着，反手拔出背后的“七环金刀”，猛虎出押般扑向了谢青枫！

谢青枫卓立如山，分毫不动，他侧面对着山大彪，“铁砧”下指，血迹蜿蜒，正点点滴滴从宽阔锋利的刃面上往下坠落……

“七环金刀”环震刀至，在若匹练纵横，流瀑倒悬，而谢青枫倏然斜掠五尺，“铁砧”回斩，一刀劈出，声似裂帛，像是空气也被割开了——

冲来的山大彪带刀横迎，任是芒掣锋叠，竟就来不及挡住对方的那一刀，冷电迸散的一刹，他的双臂连着他的“七环金刀”全已滴溜溜的抛上空中！

惨厉的嗥号如同鬼啸，山大彪凶性大发，一低头，不要命的往谢青枫撞去，谢青枫青衫飘舞，人已逸出——逸出前不忘反手挥刀，就那么一声“咔嚓”，山大彪斗大的脑袋已骨碌碌滚将出去。

惊魂未定的胡双月，根本就没有援救山大彪的时间，当他由那头奔回这一头，看到的只是伙伴的首级，而首级竟在地下打滚，早已不在它原来的位置上了！

谢青枫注视着胡双月，“铁砧”“呼”声竖立，镗锋寒削，又待夺命。胡双月忽然打了个冷颤，脱口惊喊：

“铁砧！”

谢青枫淡淡的道：

“不错，铁砧。”

往后退出几步，胡双月不由脸颊痉挛，眼皮子也连连抽搐，他噎着声道：

“方才的刀法……是‘必杀斩’？”

谢青枫眸瞳闪亮，宛如寒星：

“算你还有几分见识，胡双月。”

像是呻吟般发出一声窒噎，胡双月的脑门上已经沁出豆大的汗珠：

“那……你一定就是‘青枫红叶’谢青枫了？”谢青枫冷冷的道：

“用‘铁砧’杀人，而且施展的刀法是‘必杀斩’，这个人若不是我谢青枫，还会是谁？”

胡双月的内脏间宛似陡的烧起一把火，整个身子都有一种将要融化的感觉，他口干舌燥，嘶嘶有声的粗重喘息着：

“为什么？谢青枫，你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谢青枫道：

“我是被逼如此，胡双月。”

颈间的喉结上下移动间，胡双月咽着唾液，呐呐不解的道：

“被逼如此？谢青枫，我不懂，是谁在逼你？又是为了什么事逼你？”

谢青枫生硬的道：

“我一说你就懂了，胡双月，是紫凌烟，现在，你懂了么？”

不自觉的又哆嗦了一下，胡双月高瘦的身躯顷刻间像是佝偻下好大一截：

“紫凌烟……小媚，她，她原是我们的七妹……”

谢青枫道：

“我知道，知道她原是你们的七妹，但是，你们这群杀人杀红了眼的东西，居然真正六亲不认，冲着你们的七妹齐来下刀；胡双月，闯道混世，到了这种走火入魔的程度，就该通通回锅了。”

胡双月挣扎着道：

“谢青枫，你乃有所不知，小媚糊涂，竟犯下背叛山门、出卖组合的大逆之罪——”

哼了一声，谢青枫道：

“挺身救父，义纵亲情，正是天底下至真至情的表现，理该受到褒奖才是，但你们却反其道而行，为了此事，竟待以死相惩，胡双月，这从哪里说，都说不过去！”

胡双月急忙争辩：

“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组合的规矩，也毁弃了我们当初结盟的誓言，谢青枫，小媚如此任性胡为，难道还不该受罚？”

冷冷一笑，谢青枫道：

“那等规矩、那等誓言，打开头就是有悖天理、不容伦常，根本冷血无义，令人难以折服，而莫名其妙的束缚，自然可以不予遵从！”

胡双月心里明白，彼此的看法南辕北辙，立场更是两个极端，要想谈得拢，显然无望；他惨白着一张削瘦的面孔，沙哑着嗓门道：

“谢青枫，你和小媚，有什么关系？”

谢青枫平静的道：

“朋友，胡双月，只是朋友。”

有这样卖命的朋友，其间交情之深，亦就无庸赘言了。胡双月的目光越过谢青枫的肩膀，望向山下来路，可惜的是，夜色沉寂中，来路一片静荡，别说是人，连鬼影也不见一条……

谢青枫双眼平视，神色安详的道：

“天下虽大，奇迹并不很多，胡双月，如果你在指望你的伙伴们及时来援，未免不切实际，现下的情况，并不怎么具备巧合的条件。”

胡双月咬着牙，声音迸自齿缝：

“谢青枫，‘北斗七星会’向来只是吃人，不曾被人所吃，你今晚骄狂至此，骑到我们头上糟蹋我们，真正是可忍孰不可忍！”

谢青枫七情不动的道：

“不止是骑到你们头上糟蹋你们，胡双月；事实上我已经不打算叫你们朝下活了，吃人者，人恒吃之，再说，‘北斗七星会’已无七星，仅存五星，很可能，马上只剩四星了。”

胡双月僵凝若桩，半晌没有动静，但吁吁呼吸之声，清晰可闻。谢青枫久经战阵，历尽生死，他当然明白，什么事立即就会发生。

缓缓的，胡双月的脚步向左侧挪移，“五寸匕”在他手中闪烁着森蓝的

芒彩，而谢青枫卓立原地，垂眉如寂，他的“铁砧”仍旧正竖于前，看上去仿佛一块沉厚的铁板！

“五寸匕”的流灿像是一颗陨星的泄尾，拖着那样蜿蜒多变的光纹猝然飞来，倏沾倏点之下，又疾走斜掠；谢青枫半步不移，他甚至没有反击，只将“铁砧”的锋面做了几次旋转，业已封死了敌人每一个角度、每一次的进击。

胡双月的额头上再现冷汗，他围绕着谢青枫缓步打转，“五寸匕”游移不定的指划着，感觉上，却似面对一座石山，浑然天成，竟是无懈可击！

攀附在树顶间的紫凌烟，几乎已经忘记她是干什么来的，只瞪大着一双丹凤眼，紧屏呼吸，目不稍瞬的注视着下面的情况演变，一时里，她连自己是个什么立场也差点混淆不清了……

“五寸匕”突然又开始跳动，森蓝的光芒由单凝的一抹蓦地散裂为十三抹，十三抹冷焰由十三个不同的方位飞射喷泻，却集中向一个焦点——谢青枫。

谢青枫的身形在焰光着体之前的刹那腾起，刃芒只是贴着他的脚底掠过，“铁砧”便在这间不容发的细微空隙里暴翻，快得无可言喻，宽大又锋利的刀口已切进肌肉、切入骨骼，切断了五脏六腑，更将胡双月由右肩至右肋，整整劈成了两片！

瘰疬的肠脏含着浓稠的鲜血，顷刻就泄满一地，胡双月像是叹息般发出一声低吟，即已寂然不动，他的面孔仰搁向上，除了惨白得出奇，倒没有过份的恶形恶状。

谢青枫专注的归刀入鞘，他把“铁砧”插回同样宽阔的牛皮鞘内，动作细致谨慎，似乎地下的两个死人，远不及他现在做的事来得重要。

一声干呕传自树顶，接着又是一声，好在并没有什么东西从上面吐出来。

谢青枫漫步前行，头也不回的飘出几句话：

“小媚，要想不看，得跟我离开这个地方才行。”

衣袂带风的轻响立起，紫凌烟飞射掠下，谢青枫瞥了她一眼，乖乖，脸色之苍白，几乎就和死在那里的胡双月差不多了。

刀是别在后腰带上，因此谢青枫得以空出手来拥搂紫凌烟，这杀人不眨眼的娘们，此刻的表现却不见强，她捂着嘴，噤着声道：

“青枫……你可以杀他们，但，但不该下手这么狠，连具全尸都不留……”

谢青枫笑了笑，柔和的道：

“横竖是死，死的方式就不必挑剔了，小媚，当你们杀人的时候，也都给对方选择的余地么？大概亦总是以你们认为方便的手法行事吧？”

又干呕了一声，紫凌烟低着头道：

“那是对付不相识的人才这样，而胡双月、山大彪，青枫，他们到底是我的三哥与六哥……”

谢青枫摇头道：

“妇人之仁，真个言来无趣。”

紫凌烟幽幽的道：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已然不可收拾，青枫，现在想想，倒弄不清我做对了，还是做错了？瞧着这一片凄厉惨怖，实在心乱如麻……”

谢青枫叹口气，道：

“如果不让事情闹大,开头便容易解决,你的六位阿哥不是要你的命么?包括你那位三哥及六哥,索性给了他们,不就天下太平,波澜不起啦?你不甘愿舍命,只有保命一途,要保命,必须自卫,而自卫的最佳手段为主动攻击,情况便这么衍生下来;你不妨多想想,除了一死了结,你还有什么防止之道?”

紫凌烟呐呐的道:

“他们决不会放过我……只要我不死,他们就不可能罢休……”

谢青枫道:

“所以说,形势就发展成眼前的光景了。小媚,你要明白,人想活命,有时候得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代价付得多么痛苦,只要不愿死,就必须有所承担。”

紫凌烟感触甚深的道:

“当年大家结盟,规矩虽然订得严苛绝情了些,但长久相处,却也不分彼此,其乐融融,这些日子厮混下来,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凶危险峻,伙伴们都能同心共济,相互扶持;‘北斗七星会’就像是一个家庭,我们七个是家庭中的成员,要说没有情份,那是假的,至少我向来是把这儿当成我的家,在没有发生这桩事故之前,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离开他们,甚至与他们成仇……唉,好歹混出了头,撑起了场面,却就这么一下子散了局……”

谢青枫以笑非笑的道:

“君不闻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天下岂有久开不散的筵席?何况像你们这种人肉席,早散早好,正可谋福天下苍生,使多少无辜免遭涂炭。”

横了谢青枫一眼,紫凌烟狠狠的道:

“我知道你早就看我们‘北斗七星会’不顺眼了,这一次,可叫你抓住了机会,明正言顺的拔除这根眼中钉,打底扫干净!”

谢青枫不以为忤的道:

“小媚,这不是狗咬吕洞宾么?‘北斗七星会’岂是好惹的主儿?他们杀人放火,只要不冲上我,我就睁只眼闭只眼装糊涂,原本河井水互不相犯,我哪来这高的兴致去撩拨他们?便吃撑了也不干这等麻烦事,说来说去,还不是全为了你,现在倒好,居然埋怨起我来了……”

把面颊贴上谢青枫的肩头,紫凌烟苦涩的笑道:

“你别生气,青枫,我心里恼、心里躁、心里犯矛盾,难道就不能向你倾吐?你越来越不爱我了,一点都不让我,连多听我几句牢骚话,脸色就摆了出来……”

谢青枫踢飞地下一块小石,无可奈何的道:

“眼下正在替你拼命,还要怎么来证明我对你的情感?一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不顾自己生死存亡,提起刀片豁起来看了,尚不算是一等一的情痴么?小媚,你他娘太也难缠,令人消受不了……”

紫凌烟又娇嗔起来:

“瞧你,这不是又对我不耐烦啦?你就不会再体贴点,再顺着我点?”

谢青枫干声笑道:

“好、好,就再体贴点,再多顺着你点吧,唉,竟像是前辈子欠了你的。”

凌烟咯咯笑道:

“可不是？青枫，我也常常在想，你这冤家一定是上辈子欠了我……”

谢青枫忽然脸色一沉，道：

“小媚，有件事，我差点忘了问你。”

偷觑了谢青枫的神情，紫凌烟不由吓了一跳，她惴惴不安的道：

“你这是怎么啦？好端端的一下子就把脸孔摆了下来？有话你说嘛，瞧你这样子，好像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似的！”

谢青枫道：

“方才，在山大彪第一次受伤倒地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相机下手？如果你那时配合得好，头一个回合将结束得更快更早，却叫我又费了一番手脚！”

噤窒了半晌，紫凌烟才怯怯的道：

“我……我当时全身僵冷，稍稍犹豫了一下，谁知怔忡之间，机会已经失去了，青枫，我不是故意的，那一刹里，只觉得有些迷乱错愕……”

谢青枫低沉的道：

“小媚，对敌人慈悲，就是对自己残酷，相同的情形之下，他们决不会可怜你，一点也不会，切切记住，下次不可犯同样的错误，否则即将万劫不复——你算是行家，原该不需我提醒你才对……”

紫凌烟沙哑的道：

“我不会再犯错了，青枫，你放心……”

这时，他们已经来在山腰平台之前，那座小巧的红楼，遥遥入眼在望；紫凌烟不自觉的放慢了脚步，透几分紧张的问：

“青枫，下一着棋，你想妥了如何去走吗？”

谢青枫静静的道：

“就在院墙之外，小媚。”

怔了怔，紫凌烟不解的道：

“院墙之外？在院墙之外干嘛？”

谢青枫伸手抚摸着紫凌烟那柔滑如缎带般的披肩秀发，无限怜爱的道：

“傻丫头，便在这里做第二次狙杀！”

激灵灵的一颤，紫凌烟脱口道：

“可是，这是家门口——”

谢青枫笑道：

“这已不是你家的家门口，而且，办这种事，来不及挑拣好风水地了！”

紫凌烟脸蛋儿泛红，有些窘迫的道：

“你看，我又糊涂了！”

谢青枫默查地形，并迅速有了腹案，他牵着紫凌烟的手走向一角更幽暗的地方，然后，把嘴唇凑在紫凌烟耳边，轻轻低语：

“下一阵，可能比头一次遭遇要困难些，小媚，你必须定下心来，准备接应，千万不可再昧于感情，误了大事，你知道吗？”

点点头，紫凌烟同时深深吸了口气，表情十分果决的道：

“我答应你不会使你失望，青枫，这原是我的事，怎能又误了你？”

谢青枫道：

“这就好；只要听到声息，我们便各自进入攻击位置。小媚，你隐藏的地方，是门后左侧的矮墙之下，从那个所在，出手狙袭，角度及视线皆造成受攻击者某种程度上的障碍，最令人不及防备；我的位置在对面的坡脊棱顶，与你的隐藏处正好形成斜角，交互夹击，奏功的希望极大。”

紫凌烟悄声问：

“青枫，为什么你认为第二次狙杀，将会比第一次来得困难？”

谢青枫严肃的道：

“因为第一次他们没有警觉，第二次他们就有了，小媚，对一个处在高度戒备下的目标动手，总要比攻击一个全无防范的目标困难！”

“哦”了一声，紫凌烟又有些失悔的跺跺脚，微带怨恚的道：

“早知如此，我们该把路口的尸体移去才对——”

谢青枫道：

“我们没有时间做那件事，而且杀成一片血红狼藉，怕也收拾不干净，再说，把尸体放在那里，尚另有作用，让他们亲眼目睹，不止情绪震动，精神上益增压力，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紧张状态下，失误的比算就更大！”

窒默了一会，紫凌烟的声音像渗合着沙砾：

“青枫，你真狠……”

谢青枫古井不波的道：

“我说过，对敌人慈悲，即是对自己残酷，小媚，杀人杀到死，送佛送上天！”

不知是身上冷抑或心里寒，紫凌烟簌簌抖索起来，脸色也泛着青白：

“但愿这场恶梦快点过去，青枫，我真觉得承受不起了，可怕……好可怕！”

谢青枫呵慰着道：

“好歹撑持着，小媚，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了，别担心，一切都有我替你顶在前面。”

紫凌烟刚待再把身子倚进谢青枫怀内，享受片刻的温暖，山路那头，已传来隐隐的脚步声，还有，夹杂在脚步声里的喘息声——好像人们在行动中驮负着重物的那种声音。

于是，他们立即分开，各自潜伏进先前预定的攻击位置，也只是刚刚藏好，山路上，已影影绰绰的出现了两个人，那两个人的背上，好像还分别背负着一团黑黝黝的物体……

第六章 水流大江东

两个人逐渐来近，昏黑的天光下，从轮廓间依稀能以辨出那是“北斗七星会”的二哥“断掌”曹又难、四爷“翼虎”沙人贵，两个人背负着的東西，显然是两具尸体，而一定就是胡双月与山大彪的残骸了。

由对面斜坡的棱线到小红楼的正门，约莫有一丈二三的距离，这个距离，非常适合狙击者跃升之后连续扑落的动作，几乎只要纵拔到第一次弹起的高度，不需再行运气接劲，顺势而下，正好就是出手的焦点，过程一气呵成，方便无比。

一丈二三的远近，也恰是练有夜视功能的人，目力所及最允当的范畴，在这个范畴之内，一切动静，大概都在眼底，不至模糊。

曹又难和沙人贵两个，约莫已经相当累了，他们来到门口，还不及推门，就先忙着相互合作将背在背上，用外衣包裹着的尸体卸下，小心翼翼的搁置地面，四只眼睛望着两具尸体，皆不由形色凄黯，相对唏嘘。

杀手也不是全无情感的，虽然那种情感较深沉、较冷硬，但总也叫做情感，尤其是杀手的下场如果亦是被人所杀，情感之外，只怕就还要加上一点兔死狐悲的自伤了。

曹又难的目光开始带有警惕性的向四周搜视，沙人贵却意态沮丧的叹着粗气：

“我就不信事故还会发生到家门口来，二哥，算计二哥与老六的那票王八羔子，早不知跑到哪个角落里窝起来了！”

接着，他又无精打采的坐向石阶上，双手抱着头，悠悠忽忽的道：

“这不是屋漏偏逢连夜雨么？小媚的麻烦刚捅出来，跟着就接上这么一桩要命的灾祸，难怪好几天了，我老是左眼皮子跳个不停，莫不成，哦，我们‘北斗七星会’的劫数到了？”

冷哼一声，曹又难道：

“少胡扯，我看老三和老六的横死，多半与小媚脱不了关系！”

黑暗中，沙人贵的神色先是一怔，他倒吸一口凉气，说话有些混浊起来：

“二哥，你这样论断，得有根据才行，小媚的那几下子，我们全都心里有数，若是讲机灵巧黠，她是不差，但谈到武功，别说她一个对付不了三哥老六两个，连一挑一也扛不下来，凭她的本事，又如何能杀得三哥同老六，更杀得这么凄惨法？”

曹又难阴冷的道：

“老四，机灵巧黠，一样可以用来杀人，症结只在于如何安排而已，况且你不该忘记，小媚在外面有朋友，相当够份量的朋友，小媚手段高，她会设法使她这批朋友为她出力，甚或卖命！”

沙人贵迟疑的道：

“我也知道她在外面有朋友，‘瑞昌县’牢房的把戏、山神庙的突然脱逃，全由她的朋友暗地帮忙，不过，她也有功力强到能够击杀三哥与老六的朋友？”

曹又难沉沉的道：

“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小媚那一套颇不简单，其狠毒狡诈之处，恐怕要超过你我的想像，老四，如若我猜得不错，恐怕还会有情况——”

沙人贵反应过敏的立刻向周遭巡搜，却又不不住的摇着脑袋；

“二哥，我实在想不通，小媚不但聪明，更聪明得出了奇，假如我是她，逃出性命已属万幸，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决不会傻到调回头来冒险报复，因为这是寻死的事，一个弄不巧，阎王殿上就得再去应卯——”

曹又难道：

“所以你才不是小媚，她的想法和你大相径庭，她存的是什么心思，谁都不容易猜透，老大早就说过，这娘们像一条毒极了的毒蛇，表面纹采斑斓，艳丽夺目，实际上却是最要命的东西！”

默然片歇，沙人贵涩涩的道：

“我还是不认为她有这么大的胆子，有这么厉害的帮手，二哥，你不妨往别处想想，我们‘北斗七星会’这些年来，杀人无算，结的仇更多，会不会是别的仇家摸了进来抽冷了下毒手？”

曹又难的语调又干又冷：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不过，小媚的事件与老三老六的死凑得太巧，我仍然怀疑是小媚在其中搞鬼，直觉上，我不以为另有他人……”

沙人贵道：

“不管是怎么一个内情，等老大和鬼狐狸回来，好歹就能把它归理清楚。”

冷森的一笑，曹又难道：

“假如事情是小媚干的，不须等到老大和老五回来，我们很快即可知晓！”

怔了怔，沙人贵疑惑的道：

“此话怎说？”

曹又难微微扬起面孔，而脸上的表情一片肃煞，透着一股隐隐的暗青：

“如果是小媚下的毒手，她的目的决不止以狙杀老三老六两人为满足，而是将整个‘北斗七星会’的成员完全当作对象，换句话说，就是要通通消灭我们，现在她已成功的谋害了老三老六，跟着来的，约莫就是你我及老大老五了！”

不禁自背脊上冒升一缕寒意，沙人贵强忍住那个哆嗦，惊悸不已的道：

“二哥，你说得未免过于可怕了，小媚哪来这等的狠劲与这等的胆识？我们同她相处多年，却也不曾发觉她有如此歹毒法，横想竖想，她都不像你推测的这么冷酷嚣张曹又难缓缓的道：

“不需争辩，老四，我讲得对不对，马上就会由事实来证明，当然，我愿我的判断是错了，否则，后果难以预料！”

沙人贵呐呐的问：

“你的意思，二哥，小媚很可能就在附近伺伏着？”

曹又难颌首道：

“不错，这时候，说不定她正在倾听我们交谈，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再也坐不住了，沙人贵霍的站起身来，一双眼珠子骨碌碌向左近转动，手亦按住了插在后腰板带上的家伙，模样已是如临大敌。

曹又难镇定的道：

“你看不见她的，老四，她会挑拣一个非常适当又隐密的地方匿藏，那个地方可以清楚的监视我们，而且，必定在最得利的攻击位置之内！”

艰辛的咽一口唾沫，沙人贵苦笑着道：

“这算怎么一码事？玩这等杀人的把戏，原是我们的专长，如今却叫人家玩起我们来了，那玩的人又曾属于我们中的一员……他娘，这不是在打混仗么？”

曹又难道：

“人一出世，就开始了打混仗的里程，这其中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生活嘛，本来便是一连串无休止的争斗，除了斗到死，就只有一直斗下去！”

沙人贵还没有来得及表示什么，谢青枫就来了——他从对面斜坡的棱线之后飞腾而起，拔高九尺左右，划过一道极其优美的半弧，落脚点就正好在曹又难与沙人贵的头顶，流程顺畅，毫不拖泥带水。

他来得非常之快，快得像闪电、像幻觉，当他的猎物举眼看到了他，他已经到达攻击距离之内，于是，他决无迟疑的出手，“铁砧”暴斩，光似凝雪飞霜。

沙人贵的动作也相当迅捷，侧身、拧腰、翻腕，“狼牙飞棒”笔直捣出；曹又难亦斜跃四尺，两只又粗又厚，仿若蒲扇似的巨灵之掌双抛合聚，夹攻来敌。

“铁砧”微沉猝扬，“当”的一声，震开了沙人贵的“狼牙飞棒”，火星迸溅中，刃口已迎向曹又难那一双沉厚的手掌。

曹又难号称“断掌”，练的是“断碑掌”的功夫，掌力雄猛坚实，足以横击牡牛，但是，到底仍为一双肉掌，和谢青枫的“铁砧”硬碰不得，锋口迎到，他弓腰曲背，人朝下坠，然而，他却赫然发觉，“铁砧”的走势竟已到达他预定落脚的方位！

双臂立振，曹又难奋力再起，时机上已稍慢半分，“铁砧”闪过，他的左小腿肚“呱”声绽裂一道血槽，所幸没把一整条腿赔上。

当曹又难踉跄落地，几乎不分先后，沙人贵再度飞挥出的“狼牙飞棒”又被磕开，他脚步不稳，堪堪打了一个半旋，“铁砧”已照头劈下！

怪叫如泣，沙人贵拼命滚仰，寒芒过处，脑袋是保住了，却被刃角带去一块巴掌大小的头皮——一时间，他竟不觉得疼痛。

猛回身，曹又难嘶声大叫：

“且慢！”

谢青枫竖刀胸前，刃光闪泛，恍若秋水，他静静的望着曹又难，不出一声。

惊疑不定的打量着谢青枫，曹又难干涩的开口道：

“朋友，‘青枫红叶’和你有什么关系？”

谢青枫笑得露出一口白牙，牙面的瓷光在黑夜中微微泛映，仿佛他是有意炫耀着自己这一口好牙：

“问得很好，曹又难，因为我就是‘青枫红叶’，‘青枫结叶’也就是我。”

脸上的神色立刻灰暗下来，曹又难感到丹田松沉，口唇干燥，脑子里的思路也一下子变乱了；他嘴巴翕动了一会，才沙哑的道：

“那么，谢青枫……你是为了小媚而来？”

谢青枫道：

“是为了她。”

曹又难的面孔又灰了一层，他吃力的道：

“你和她，竟有这么深的交情？”

谢青枫笑着道：

“正有这么深的交情，男女相处在一起，变化微妙而奇异，可惜贵‘北斗七星会’的各位全都蒙在鼓里，不知小媚之外，尚有我谢某人的一段渊源存在，所以，各位的境况就艰难了。”

眸瞳里漾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悚栗神情，曹又难仍在强持镇静：

“我们的两个兄弟——胡双月和山大彪，是你下的毒手？”

一仰头，谢青枫不悦的道：

“我是以一对二，正面拼杀，如同现在的情形一样，这能叫下毒手？怪只怪他们学艺不精，运道欠佳，混江湖选错了行当，偏偏挑上这要命的营生！”

曹又难的目光不觉转到地下的两具尸体上，顷刻间的感受，不知是悲愤抑或怯惧？他望一眼那边满头满脸是血的沙人贵，意识沮丧极了：

“谢青枫，‘瑞昌县’牢房与山神庙的事，大概也都是你干的？”

谢青枫道：

“当然，为了小媚，不得不辛苦点，一事不烦二主，嗯？”

沙人贵抹了一手的血，恨恨地往裤管上擦去，咬牙切齿的叫骂起来：

“姓谢的，老子们与你往日无仇，近日无怨，向来是河井水互不相犯，只为了一个臭娘们，你他娘就冲着‘北斗七星会’下这等的毒手，闯道混世有你这样混法的？”

眼角微瞄沙人贵，谢青枫这次却没有愠恼，他不紧不慢的道：

“杀人只要有理由，不必有仇怨，沙人贵，就像你们各位，双手染血，杀人无计，莫非也都为了与人有仇有怨？”

沙人贵咆哮着：

“我们杀人的理由是为了吃饭，你呢？你他娘又有什么鸟的个理由？”

谢青枫淡然道：

“我的理由是因为小媚，沙人贵，你们要杀小媚，我就只好对不住你们，而且，事情一旦开了头，便必须使它有个终结，虎头蛇尾是不对的，如今，我正在进行终结的过程。”

又抹了一把淌在腮颊上的鲜血，沙人贵掂了掂手中的“狼牙飞棒”，大声吼叫：

“娘的个皮，口口声声小媚小媚，正是恋奸情热，一对奸夫淫妇，小媚现在何处？叫她滚出来，自己赖躲着不敢伸头，尽把事情朝别人身上推，算不得够种够胆！”

谢青枫竟然笑了：

“沙人贵，你真是个粗胚，不折不扣的粗胚，斗杀对决，也该讲究点气氛情调，嚣叫谩骂，不觉得太煞风景么？”

狠狠一跺脚，沙人贵大吼：

“我要你把紫凌烟那贱货叫出来，到时候你就知道我会怎么给她气氛、给她情调，这个狠心毒妇，看我能不能活剥了她！”

谢青枫道：

“放心，沙人贵，她会露面的，她一定会露面，问题在于只怕你活剥不了她，等她出现，就如同恶魔索命，必将活杀于你！”

沙人贵口沫横飞的怪叫：

“让我们试试，谢青枫，让我们试试！”

谢青枫的“铁砧”轻轻摆动，森寒的芒焰亦在隐泛冷眼，他平静的道：

“自然要试，沙人贵，无须等小媚来试，我们就可以先试，确实的说，早已经开始试了，现在要做的，只是接续下去而已！”

曹又难低哑的插进来道：

“谢青枫，你的主意，难道没有更改的余地？你一定要豁到底？”

摇摇头，谢青枫道：

“我刚才已经说过，事情一旦开了头，就必须有个终结，不应该虎头蛇尾；曹又难，砸烂了摊子，就要收拾干净，否则，烂摊子留下来会增加许多麻烦，你说是么？”

深深吸了口气，曹又难的表情十分痛苦：

“也罢，是你逼得我们毫无选择，唯有以死相拼！”

谢青枫眉梢子扬起：

“记得你先前说过，生活本身便是一连串永无休止的争斗，除了斗到死，就只有一直斗下去；曹又难，你说得相当透彻，可见你也和我一样，早已洞悉了人生的无奈，没有错，除了斗到死，就只有一直斗下去！”

一声暴叫出自沙人贵嘴里：

“老子就斗你这狗娘养的！”

随着他的叫嚷，“轰”声破空之响传来，“狼牙飞棒”的棒头已脱柄射出，锥尖闪映于夜色之中，活像一张利齿森森的巨吻！

谢青枫略往后仰，“铁砧”横起，飞棒却突兀变化了它原来的路线，一晃之下跳击向谢青枫的中盘，于是，“铁砧”猝然切落，“呛啷”一声撞震，飞棒已经斜砸在地，捣得泥沙四扬！

就在这时，谢青枫听到一阵细碎的衣袂飘风之声响起，响声不是接近，却是远去，他蓦地回首，乖乖，那曹又难，“北斗七星会”的二大爷“断掌”曹又难，居然临阵退缩，脚底抹油，抛下他的兄弟不管，独自逃之夭夭了！

曹又难玩的这一手，不但谢青枫有些啼笑皆非的意外，连他的老伙计沙人贵也不禁目瞪口呆，瞧着曹又难亡命飞跑的背影，几乎不敢相信这竟是事实！

谢青枫耸耸肩，提高了嗓音道：

“小媚，你不要现身，暗里缀着姓曹的，踩明他的窝身处再来通知我，记得切勿轻举妄动；姓曹的是往山上逃，应该会在左近留足，我不走远，就在那破山神庙里等你……”

“叮”的一颗小石头丢到谢青枫脚前，表示紫凌烟已经照着他的吩咐去做了，掷石之举意同回应。

沙人贵忙循着小石丢来的方向探头探脑，而夜色深沉，却是任什么端倪也不曾察觉！

谢青枫慢条斯理的道：

“她是从北边院墙走的，沙人贵，可惜你没有看见她那身段儿多利落！”

沙人贵虎吼着道：

“现在看得见、看不见都没关系，姓谢的，你已自行露底，揭明了要到山神庙与那贱人会合，你们且等着‘北斗七星会’的兄弟来抄窝吧！”

不由低唱一声，谢青枫道：

“一般而言，道上的杀手组合，除了强有力的行动条件外，亦该具有高度的思考能力、近乎艺术化的任务安排，但看到你们，实在令我失望！沙人贵，就凭‘北斗七星会’这样一个粗制滥造的团体，居然也能在江湖上立足

多年，并且挣到颇大的名声，说起来，不是笑说么？”

沙人贵愤怒的道：

“我们流血卖命，辛苦打下的江山，哪一桩、哪一样是笑话？”

伸手点了点沙人贵，谢青枫安详的道：

“就以你来打比吧，沙人贵，一点头脑也没有，你不想想，我当着你的面前明明白白的和小媚约妥见面之处，意思便是根本不怕你知道——”

沙人贵有一种受辱的感觉，他厉声道：

“为什么不怕我知道？你以为我们兄弟便奈何不了你？”

谢青枫笑道：

“这倒也不尽然，之所以不怕你知道的原因，只在于你不可能再把消息传递出去，沙人贵，我眼中看你，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又何必在乎死人听到些什么呢？”

牙齿挫磨得“咯”“咯”有声，沙人贵额暴粗筋，双目凸瞪，吁吁吸着气：

“谢青枫，你也未免嚣张得过份了——”

谢青枫望着曹又难逃走的方向，淡淡的道：

“我不是嚣张，仅是表达一点自信，以及叙述一事实，沙人贵，你还不觉得你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么？没有情感基础、没有道义观念，甚至连最起码的同心协力这一项都做不到；就在眼前，正乃生死关头，你那位二拜兄却撇下你独自逃之夭夭，而兄弟不能共患难、手足慳连福祸，你们之间，尚有什么希望可言？所以，我不但把你看成一个人，那些未死的，也只是吊着一口气罢了，包管喘不多久啦！”

到了这等关头，沙人贵犹不松口，恁凭打落门牙和血吞：

“好叫你得知，姓谢的，我曹二哥决非临阵畏缩，他是求援去了，‘北斗七星会’的兄弟向来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没有一个孬种！”

谢青枫好整以暇的道：

“真是这样么？沙人贵，曹又难去何处求援，又求谁来援？再说，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便求得援兵，怕也来不及了。”

沙人贵不由语结，支吾了好一会，才脸红脖子粗的叫嚷着道：

“谢青枫，你休要小觑了我，不及时？怎么叫不及时？你以为我撑不到那个辰光？”

谢青枫道：

“你一定撑不到，沙人贵，你会死得很快，快到出乎你的预料！”

猛的拌手振腕，斜插在泥地中的飞棒“呼”声扬起，“锵”的一响接回握柄之上，沙人贵像是突然间横了心，不但不朝后退，反而一步一步逼近谢青枫，光景是待采取主动了。

谢青枫赞赏的微微一笑，也正面迎了过来，双方的距离本来就不远，彼此前凑，不过几步路便到了攻击位置，沙人贵大吼如雷，身形纵起，“狼牙飞棒”以泰山压顶之势狠劈而下。

布满尖锥的棒头炫闪着点点晶亮的寒芒，挟合回荡的劲风砸落，力道弥足惊人，然而谢青枫却没有躲避的意思，他仰着面孔，双眼轻眯，宛似观看某种天象奇景般注视着飞棒的下降，就在棒锥相隔他头顶五寸左右时，沙人贵蓦地吐气开声，身向侧翻，飞棒倏闪，已由下砸之势变为横击，棒头滚动，撞木也似卷撞谢青枫的胸膛！

敌人的攻势与招数的变化，似乎早已在谢青枫预料之中，沙人贵甫始易位换招，谢青枫已抢得机先——“铁砧”斜出，锋刃斩削的角度，恰巧便在沙人贵侧翻抽棒的间隙，这间隙仅有一线，且是稍纵即逝的一线，“铁砧”斩出，刚好切入这一线之际，其眼明手快与时空间距拿捏之精妙准确，实在已到达出神入化的境界了！

飞棒犹在进行的过程之中，沙人贵已狂嚎着连人带棒一齐抛震出去，身子抛震是一个方向，他的那条左臂又滴溜溜甩掷往另一个方向，漫天血雨飞洒——犹透着温热的气息与铁锈般的腥味！

人是跌在地下，却在一个翻滚之后弹跃而起，只这瞬息前后，沙人贵那满脸的横肉已挤叠成一堆，两只眼珠子也几乎挣出眼眶，他人站在那里，不住颤抖摇晃，呼吸声粗浊得仿佛拉起风箱……

谢青枫用左手无名指顺着刃口打去一溜血水，又将手指往靴底轻拭，这才笑吟吟的望向沙人贵左肩处的伤口——那条左臂，是齐肩斩断，断落的部位肌肉整齐、骨骼平滑，除了血糊赤漓的一片，倒还相当利落。

嗓眼里响着呼噜声，沙人贵开始移动，朝着谢青枫站立的位置移动，双目像是定住在谢青枫脸上，透着死鱼般的混茫色调。

谢青枫和悦可亲的道：

“慢慢走，沙人贵，别急，我就在这里等你，可别抢快了滑跤。”

沙人贵的喉管间不停的响着呼噜声，他右手紧握“狼牙飞棒”，提着气发狠：

“你不用得意……姓谢的……我尚能……能再做……必死……必死之一击！”

哧哧一笑，谢青枫道：

“当然，只不知是谁死罢了；不过照情形看来，恐怕还是尊驾高升的可能性较大。沙人贵，我说过，你会死得非常快，抱歉到现在才弄你一个半死，但就只是一步之隔了，下一步，我绝对送你上路——”

闷噪声有若野兽濒死前的哀鸣，沙人贵一头撞了过来，他的“狼牙飞棒”却在身体撞来的一刹，做了个非常奇异的举动，棒头“铮”声弹起，竟不是直对谢青枫，反而飞抛上天，棒头弹升的俄顷，又在银链回挫之下，猝然返落，返落的速度快不可喻，尖锥旋闪，恍同流星！

谢青枫一刀斩出，由下而上，只见刃口的寒光划映成一道折角，沙人贵已被正面开膛破肚，芒焰上扬，又接住了反砸回来的棒头，火星溅散，震响盈耳中，任是功力深厚如谢青枫，亦不由脚步浮动，歪出两尺！

变化便在此一瞬——

沙人贵拖扯着流泄遍地的肚肠，单手握紧飞棒的把柄，像头疯虎也似，使尽他最后的力气，猛然戳向谢青枫！

把柄的前端，固然圆浑无棱，但也是钢打铁铸，坚硬至极。沙人贵这垂死反击，不独力猛势急，更多少在谢青枫意料之外，他闪身回刀，动作之迅捷几乎是立做弹射，却仍稍迟一分，沙人贵仅存的右臂应刀而落，谢青枫的左肋亦被柄端斜戳而过，差点撞了个筋头！

冷冷瞧着沙人贵萎跌在地，业已寂然不动的身子，谢青枫缓慢又谨慎的运气调息，就这一撞，他的左肋连同腰侧部位，已是一片僵麻滞重，感觉得出必定浮肿瘀血了。

不错，沙人贵倒不是完全徒托空言，他这“必死之一击”，果然亦收到

了些许功效，冤魂不远，不概也堪可自慰了吧？

谢青枫举步离去，一只手犹轻按着左肋，他没有什么怨恚，只想着山神庙，以及山神庙以后的事。

第七章 此事古难全

山神庙的神案之后，谢青枫与缺了半片脑袋的山神塑像比肩而坐，冷风从残破的庙宇隙缝中灌进来、从颓塌的大门口卷进来，还真够受的。

碎裂若絮的垂幔在风中飘动，灰黄的暗影时起时伏，像极了浮游周遭的鬼魂幽魄，要是没有点胆子，委实耽不下去，这种冥寂荒寒的所在，谁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没有过多久，一条人影已从天而降，所谓从天而降，是指由屋顶下来，下来的位置，正巧是穿过谢青枫亲手在上面挖掀的那个破洞。

人影很窈窕，简直就是婀娜多姿，在这种情况下，照样是婀娜多姿，不减本色。

只一眼，谢青枫就认出来人是紫凌烟。

紫凌烟的动作十分小心，人一落地，立即闪向一根木柱之后，显然是在打量现场形势，并寻找谢青枫的踪迹。

神坛上，谢青枫轻咳一声：

“小媚，我在这里。”

就这轻微的声音，亦将木柱后的紫凌烟惊得一哆嗦，她定了定神，才探出半张脸来，压着嗓门道：

“青枫，是你吗？”

盘坐在神坛上的谢青枫不禁笑出声来：

“你像被吓破胆了，小媚。”

紫凌烟身形微纵，人已到了坛上，贴着谢青枫身边坐下，她悻悻的道：

“真好兴致，此时此景，你倒还有心情开玩笑，也不怕真个引出鬼来？”

谢青枫低声道：

“不是我开玩笑，是你反应过敏；怎么样，事情办妥了没有？”

点点头，紫凌烟道：

“曹老二果然没跑多远，大概只往山上去有三四里路，就一头钻进一个洞穴里不出来了，看样子，他似乎对那座洞穴的情形相当熟悉！”

“哦”了一声，谢青枫颇为注意的道：

“那座山洞你以前没去过？”

紫凌烟道：

“鬼才往那么荒僻的地方跑，红尘十丈，何处不可行欢寻乐？山上没金没宝，一片萧瑟，我没事去那里干嘛？”

谢青枫沉吟着道：

“只怕其中另有文章，否则，曹又难为什么不去别处，偏偏躲到洞里？而他对山洞的环境又似十分熟悉，显然以前曾经去过……”

紫凌烟有些不耐的道：

“你想到哪儿去了？”

谢青枫神色凝重的道：

“我在想，那座山洞，很可能是你几位阿哥的秘密聚会之所，或者用之进行某些勾当，或者拿来隐藏什么，危急时且可做为临时避难之处——”

哼了哼，紫凌烟道：

“我看你才是反应过敏了，要是他们真的利用那个地方，我怎会一点不知道？”

谢青枫笑了笑：

“总有不叫你你知道的理由吧，现在我还不不敢断定是什么理由，但事实上他们却在瞒着你，小媚，不要完全相信眼睛看得到的浮面景象，天底下尽多难以逆料的事情发生，若认为理所当然，那就差了。”

紫凌烟叹了口气：

“青枫，我有个感觉，好像经过这一阵之后，和他们越来越陌生了……”

谢青枫柔和的道：

“这种疏离感十分正常，也是他们给逼出来的，再亲密的关系，到了要以血刃相向的辰光，又如何继续亲密得下去？”

忽然想起了一件事，紫凌烟问道：

“青枫，沙人贵怎么样？”

谢青枫笑道：“我在这里，他不在这里，你说说看，还能怎么样？”背脊上泛起一阵寒意，紫凌烟喃喃的道：

“老天，又是一个……”

谢青枫道：

“接下去，还会有三个，弄不巧，或许再垫上我们两个，小媚，这就是江湖岁月。”

紫凌烟苦笑道：

“直到现在我才明白，青枫，你比我更适合闯道混世，在这一方面，和你相较，我竟然生嫩得连自己都脸红！”淡淡一笑，谢青枫道：

“也不用太谦，小媚，到底你是杀人的角儿，拿杀人赚饭吃，我还没有这个本领，而你，已经自然愉快的过了好些年了。”

紫凌烟不由娇嗔起来，伸手在谢青枫腰眼上捏了一把，边道：

“死鬼，你就是会挖苦我——”

突的捉住了紫凌烟的手，谢青枫身子往后移，紧紧拧着双眉：

“轻点！”

紫凌烟微微一怔，有些惊惶的问：

“你怎么了？是不是受了伤？”

谢青枫将紫凌烟的手合在自己双掌之中，人又移了过来，吁着气道：

“一点小伤，不怎么要紧。”

紫凌急切不安的道：

“是谁伤了你？沙人贵？”

“嗯”了一声，谢青枫道：

“不能总是白手捞鱼，要人家性命，多少也得付出点代价，两相比较，我也算大占便宜——”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

“小媚，沙人贵这小子够种，临死之前，还不依不饶的反咬一口！”

紫凌烟又是心疼、又是气愤的道：

“那个该杀千刀的，青枫，他伤了你哪儿？你也是的，交手过招，拼杀搏命的事，怎么就这样不加小心？”谢青枫道：

“不是我不小心，你知道，我从来没有轻敌的习惯，与任何对手过招，向来都非常谨慎，正如你所说，玩命的事，岂能疏忽？实在是沙人贵最后那一手太出意料，才差点着了他的道！”

紫凌烟关切的问：

“他最后使的是哪一手？”

谢青枫简单的把经过情形讲述了一遍，末了，轻声一叹：

“由沙人贵的做法看来，只怕和你另三位阿哥还有得缠，而且情况会越来越艰险，小媚，你我都要步步为营，时时慎戒，在这种生死一发的形势下，栽一次斤斗就可能永远爬不起来了！”紫凌烟颌首道：

“我明白，青枫；但你肋上的瘀伤，果真不碍事吗？”谢青枫道：

“不会有什么大影响，小媚，你不用替我担心，自己多防着别有失闪就好，现在，我们准备到曹又难窝身的那座山洞里去！”

刚一舒腿，紫凌烟又面泛忧色的道：

“不知骆老大和鬼狐狸回来没有？他们两个，一个技高功强，一个狡诈奸滑，这一对，才是令人头痛的角儿谢青枫平静的道：

“走一步算一步，反正是不死不休，谁能占上风，端看彼此的造化了！”

于是，两人下了神坛，由紫凌烟带路，先打山神庙的正门闪出，黑暗中，山风益寒，吹在身上，砭骨透肌，前面带路的紫凌烟不由激灵灵的打了个冷颤，她这生理上的收缩反应尚未结束，随着风势，一溜芒焰暴射而至，焰尾在夜色里划过晶亮的弧线，却只是幻景，当弧线入眼实体已到近前。

紫凌烟在猝不及防之下，仍相当沉着利落，她猛的一个旋身，贴地便扑，跟在她后面的谢青枫斜走一步，“铁砧”挥起，“呛啷”震响声中，那溜冷芒抛空而逝，但反弹力道之大，居然也使谢青枫的手臂发麻！

又有三抹相同光色相似的芒彩出现，亦是以恁般强劲快速的来势飞到，焰尾甫映，锐气业已近身，谢青枫双目凝聚，在间隔不容瞬息的那一刹里，“铁砧”横削，头一道芒彩受击倒弹，正好撞上其后的一道，火花闪溅中，谢青枫刀面倏竖，锋利的刃口不差分毫的迎切上第三溜芒彩，“哧”的一声刮割噪音传出，“铁砧”的刀锋上已嵌连着一样东西——一只尺半长，笔管粗细，带有尾翼，通体银光灿亮的蛇首形飞梭！

斜翻地下的紫凌烟，目光瞥处，不禁脱口惊呼：

“‘小龙梭’——老大来了！”

谢青枫心头微震，却未免疑惑——他们是怎么找来这里的？

紫凌烟急忙向周遭搜寻，边低窒的道：

“青枫，这‘小龙梭’是老大的惯用暗器，‘小龙梭’出现，他人一定就在附近……”

“铁砧”的刀锋是正面切入这只“小龙梭”的蛇首形前端一寸，谢青枫抛梭于地，沉缓的道：

“稳住，小媚，稳住。”

随之而来的是一片死寂，除了山风吹拂，林木萧萧，再没有任何动静；谢青枫明白，这是对方的一种手法，一种利用僵滞气氛造成敌人精神压力的手法，这种手法并不新鲜，他已经玩过许多次了。

紫凌烟一双美丽的丹凤眼里，这时充满的不是妩媚，不是流波盈盼，惶惶四顾间，只显得悻悻无限；她微微喘息着道：

“他们是在找机会下手，青枫，他们可能从每一个你想像不到的地方突然展开狙杀……”

谢青枫的“铁砧”垂指下来，刃面宛似一闪一闪的炫眨着冷眼，他声调阴沉的道：

“我也一样随时在找机会对付他们，小媚，这才叫做拼杀！”

紫凌烟静默下来，静默中，她的“风罗网”与“朱舌剑”已经悄悄握上了手。

树梢子不时簌簌晃动，各式错叠或交纵的黑影便似真若幻的摇曳隐现，这越发加深了视觉与听觉上辨识的困难，紫凌烟的眼睛，有些疲于奔命的连续追摄着周边动静变化，呼吸不免更为急促。

谢青枫一直挺立不动，这阵子下来，人甚至连站立的姿势都不曾稍有移换，完全做到了凝神专注、空灵明心的境地，只要是非自然现象的异动，他自信可以立时惊觉，抢制机先。

空气像也冻结了，冻结得寒酷幽邃，了无韵息，闻着嗅着，竟有几分生血的味道，味道不呛不冲，却有股子反胃的难受。

蓦地，谢青枫身形弹起，快得宛若他原本便在他将要扑击的位置上——“铁砧”翻扬，大片枯枝杂草蓬散四飞，怪叫声刺耳得如一只被踩着尾巴的老鼠，一条人影暴窜而出，肩头上的鲜血赤滴滴的洒了一圈！

紫凌烟这一次的接应倒是相当適切，她人往前截，左手“风罗网”反兜，右手“朱舌剑”吞吐如电，逼得那窜逃的黑影急忙又向后翻，一翻之下，便原形毕露了——不是一只老鼠，却是一头狐狸，“鬼狐”公孙玉峰！

公孙玉峰肩头上血糊糊的染赤了一片，他手握锋口开向一里一外的两柄“阴阳刀”，满脸焦黄，形色狰狞的怒瞪着紫凌烟：

“吃里扒外的婆娘，不想你在叛帮反党之余，犹待灭我‘北斗七星’之门，真是狼心狗肺，无情无义到了极处！”

紫凌烟面庞煞白，冷冷的道：

“要说无情无义，也是被你们调教出来的，你们残毒在先，就怪不得我施狠于后，不让别人活的人，别人亦有权不让他活！”

公孙玉峰磔磔怪笑，颌下的一把山羊胡子随风飘舞，他一双闪漾着青蓝色异彩的眸瞳里，更似渗入一抹血红；

“紫凌烟，你勾结外敌，先是违背规律，擅加阻碍组合的行动，破坏团体的信誉，继而不服制裁，公然抗拒首领的命令，如今更变本加厉，以恁般残酷手段谋害同门兄弟，甚且不使留得全尸。紫凌烟啊紫凌烟，苍天在上，下有后土，都不容得你这蛇蝎其心的毒妇活存，若不遭报，岂有公理？”

猛一扬头，紫凌烟凛烈的道：

“皇天后土，早有明鉴，孰是孰非，却由不得你信口雌黄、断章取义！公孙玉峰，你们一门孤寡，六亲不认，这种兄弟，真个绝了也罢！”

一直留意着四周状况的谢青枫，依旧用他那种平淡不波，天塌下来似亦无动于衷的音调道：

“只为几个钱财，便杀人如麻、血手夺命，像这等门派组织，尚有什么人情伦常可言？小媚，少和他罗嗦，通杀不赦便是！”

公孙玉峰死盯着谢青枫，神情狠毒的道：

“你大概就是暗里替那贱货撑腰的人了？”

这一句话，谢青枫马上知道了一件事——他们还没有与曹又难碰上面，否则，不会仍不晓得他是谁？不似笑的一笑，他道：

“我是，公孙玉峰，我一直都是。”

突然吼叫起来，公孙玉峰呈现出少有的激动：

“不管你是谁，你都要死，必须死，而且就将死在眼前！”

“风罗网”兜头罩落，公孙玉峰拧腰旋身，双刀如电般反削上去，网向

斜带，“朱舌剑”的冷芒蛇信般倏闪而至，公孙玉峰左手刀骤然抖出七朵刀花，右手仿若长虹，两刀会合，“当啷”一声，已把紫凌烟逼出三步！

谢青枫并没有过来协助紫凌烟，他只静立原地，双目炯然的注视着战况的进行，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明白公孙玉峰仅是个转移目标，分散注意力的诱饵，真正的狙杀者尚隐在暗处，而且，就快出现了。

刚被公孙玉峰逼退的紫凌烟，足尖猛撑，人已掠空飞起，网似卷云飘忽，起落无定；剑焰窜闪，像煞电掣流矢。公孙玉峰双刀回绕，光华炫灿中亦同时侧跃斜腾，身子包裹在晶莹迸溅的刀芒之内，愣向紫凌烟撞去！

谢青枫的眼神突然硬了，唇角急速抽搐了一下，当他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之前，疏林里一团黑影翩若惊鸿，猝而破空飞到，来势之快，难以言喻！

于是，他也毫不犹豫的暴掠上腾，正面迎向那团扑来的黑影。

半空中，一柄长有三尺，通体铸造为三角长锥的兵刃透心穿来，锥刃间的一抹寒光反映出骆孤帆的一张面孔森严冷峻、铁青若霜！

“铁砧”接住了“三菱锥”，撞击声中两人分弹开来，分弹的俄顷刀锋横斩，锥尖反挑，血雨飘处，受伤的却不是他们——刀锋削去了公孙玉峰背上的一大块人肉，锥尖则兜肩顶翻了紫凌烟。

谢青枫不顾凌紫烟滚跌在地，悬空的身形就势翻跃，“铁砧”狠毒得有如恶魔的诅咒、索魂者白幡的摆动，待公孙玉峰有第二个反应，已“呱”的一声，砍掉了他个脑袋！

稠白的脑浆渗杂着赤血横飞，骆孤帆锥尖拄地，狂旋似轮，谢青枫挫腕收刀的一刹，已被踢得打了个溜滚！

骆孤帆长身而起，“三菱锥”的冷电闪似鬼瞳，倏抖下刺，正待“穿心”！

“铁砧”打横迎上，锥尖碰擦刀面，磨出一溜火花，顺滑前挺，“嗖”声轻响，已经深深透入谢青枫的左肩胛内！

狞笑如啸，骆孤帆狰恶的面孔上显露出一抹得意的神色，执锥的五指刚要用力扭转，谢青枫骤然张口，满蓬鲜血便怒矢似的喷了骆孤帆一头一脸！

这股鲜血，原是方才承受骆孤帆蹴踢之下内腑反涌的逆血，谢青枫一直抑制着不使出口，他等待的，就是这一刻、这一刹，谁给了他，他还给谁！

骆孤帆大吼一声，双手捂脸，人往后仰，谢青枫单足弹挑，竟把敌人的身体踢翻三尺，这位“北斗七星会”的首领手挣脚舞间尚未落地，“铁砧”寒光闪过，一颗大好头颅业已骨碌碌滚出丈许之外！

跌坐在另一边的紫凌烟，两眼发直，小嘴微张，几乎惊呆了，简直不敢相信面前的景象就是事实——英雄豪杰、霸主奇才，任是一生风云叱咤，竟然这般容易便魂消命断、化做虚无？江湖岁月，飘渺无常，也真是南柯一梦……

山洞里，只燃着一根白烛，白烛寡素，灯焰如晦，淡黄的一点火，散发着沉沉的死气。

曹又难独坐洞中，形容枯槁沮丧，只这一阵子，他看上去竟似衰老了十年。

紫凌烟不忍心进入洞里，所以，谢青枫便独自来了，步履当然不免蹒跚。

发现了谢青枫的身影，曹又难似乎不觉得有多大意外，他是这么在想——劫数到了，无论怎么躲怕都不能躲开，命里注定的结果，就一定会循着注定的轨迹去走，花开蒂落，也就罢了，现在，好像正是如此。

目光有些滞重空茫的打量着谢青枫，由下至上，又由上到下，曹又难当

然看清楚谢青枫的模样，那浑身的血污、披散的头发、破裂的衣衫，固则显示出谢青枫的狼狈，却又何尝不是提出另一桩说明——说明他又已经过了一次惨烈的厮杀，而厮杀的赢家仍属于他。在眼前不能并存的情况下，失败者活命的希望是太渺茫了。

谢青枫站在那里，也默默端详着曹又难，这一刻间，他心中颇多感触，此情此景，顿生“今夕同为人，缘何登鬼录”的遗憾，曹又难的憔悴形枯，分明已是寄魂空木的气数了。

干咳了一声，曹又难终于艰涩的开了口，嗓门低沉暗哑：

“你——谢青枫，遇上他们了？”

谢青枫点点头：

“是的，遇上他们了。”

像要挤出一丝微笑，但曹又难却没能做到，他面部表情僵硬的道：

“只有你来到这里，他们没有来，所以，结果已经很明确，是么？”

谢青枫坦然道：

“不错，他们败了——骆孤帆、公孙玉峰都败了；但你也看得出，我虽赢了这一仗，亦不是白白拣来，我赢得相当艰苦。”

曹又难的颊肉微微痉挛了几下，喃喃的道：“败阵的意义就是死亡，嗯？”

谢青枫硬起心肠道：

“你看得很清楚，曹又难。”

静默了片刻，曹又难沙沙的道：

“我对不起沙人贵……他的命运，想也脱不了同样的终局？”

谢青枫道：

“他很有种，没有替你们‘北斗七星会’丢脸。”惨然一笑，曹又难痛苦的道：

“不必有所影射，谢青枫，我也不会替‘北斗七星会’丢脸，只是分个早晚而已……令我不甘的是，我们这一伙人，未免散得太快、败得太冤，万想不到多年创立的基业，一夕之间，便已烟消云散，化为乌有……”

谢青枫没有回答，他在想，人活一世，草长一秋，虽有迟速，相去曾几何时？不过在这个时候拿这种话来点拨对方，却未免不合时宜，显得猫哭耗子了。

曹又难又缓慢的道：

“这座洞，原是我们组合里几个兄弟用来寻欢作乐的地方，却没料到也是我今晚断魂绝命之处，谢青枫，不太够庄严，但我明白，你不会再给我选择的余地……”谢青枫静静的道：

“我会替你收尸，而且是全尸。”

曹又难嘴里呢喃着，不像是诅咒，但亦决不是道谢，他的形色悲凉，容颜凄黯，在这最后的一刻，仍然流露出对生命的依恋与眷顾，不似他以前杀人时那般利落……

洞口外，紫凌烟迎向谢青枫，谢青枫的模样显得颇为疲乏，疲乏中，有一股隐隐然的冷漠。

紫凌烟表情仓皇不宁，惴惴的问：

“事情怎么样了，青枫？”

谢青枫伸出长臂，轻搂住紫凌烟的腰身走入夜暗，山风过处，传来他飘飘忽忽的语声：

“你知道，小媚，此事古难全……”

第八章 青枫常笑

眼睛斜睇着坐在桌边这个黝黑瘦小，却浓眉朗目的伙计，谢青枫咽下嘴里的一口酒，酒是土酿的“莲花白”，味道不怎么好，有点酸，还带涩，涩得舌根都泛了软麻。

这位身材与面庞不大相衬托的仁兄，显然境况、运气两欠顺当，除了脸色晦霉、印堂发暗之外，大膀子上还缠着一层厚厚的白布，布面浸染着血污，似乎伤得不算轻，他手支下颌，双眉深皱，烛光摇晃里，越见愁眉苦脸。

放下尚余半口酒的粗瓷碗，谢青枫轻咳一声，在硬木凳上换了个较为舒适的坐姿，有意把语调放得轻松愉悦，试着冲淡这种滞郁的气氛：

“五郎，你刚才说，你膀子上这一刀，是叫‘常山’方家人给砍的？”

点点头，五郎仁兄的脸盘更黑了，他沉沉的吐一口气，沙着嗓门道：

“你是知道的，枫哥，事情若不是到了紧要关头，说什么我也不敢来麻烦你、拖累你，我晓得你的个性，也明白自己是块什么材料，像我这样的出身，哪怕是捕风捉影吧，万儿和你沾在一起，对你而言，都算是种羞辱……”

谢青枫笑了，笑得极其真诚：

“你这样讲，就是不了解我了，五郎。不错，你是个贼，是个道行极高，名声极响的大贼；你不能称为义贼，至少却算得上是个好贼。天下盗贼多如牛毛，有几个似你这般立下规矩，坚持原则的？我很欣赏你的三不偷——不偷贫苦、不偷孤寡、不偷善良；但我今晚赶了五十里路来看你，却不是完全为了这些；五郎，我们有过一段不浅的交情，是么？”

五郎苦笑一声，有些窘迫的道：

“那几年承你高看，把我当做朋友，时相往还，或是松下清谈，或是把酒当歌，真过了好一段逍遥岁月……只是，枫哥，那时你还不知道我是个贼！”

谢青枫莞尔：

“你如何断定我不知道？”

微微吃了一惊，五郎瞪大了一双环眼：

“然则你早已摸清了我的底细？枫哥，我还以为是在‘九手’越四无意中泄漏了我的身份之后你才知晓的——”

谢青枫淡淡的道：

“不，在越四那次酒后失言之前，我已经猜到你是干什么活计的了。五郎，单从一个人的言谈表征，或许不容易判断他的真正职业，但由某些特殊迹象与惯性反应，却能予人极佳的研究资料。就以你来说吧，你身材瘦小，一双手却十指修长；你的目光锐利，神情专注，而且经常保持冷静。每当你踏入新的场所或初与人见，第一眼全投注向最具金钱价值的目标——无论是房中摆设的古董、壁间悬挂的字画、隐藏在角隅处的银柜；或是人们腰上系垂的玉佩珠环、手上戴的板指翠戒，虽然你尽量装得若无其事，有意加以矫饰，在一个有心人眼里，仍旧看得清楚，瞧得落实。你该知道，长久以来的求生习惯，往往便在无形中泄露了许多真像给人家了……”

五郎讪讪的道：

“尤其在你这位老江湖眼皮子底下，什等样的妖魔鬼怪能不显原形？更何况似我这般的宵小之徒？枫哥，早晓得你已经看穿了我，越四揭底以后，我就用不着羞愧疏避……”

谢青枫道：

“原是如此，就像现在一样，我从来也未曾鄙视过你。”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

“五郎，你托人送信给我，把我大老远邀了来，恐怕不是只为了求证于我对你的看法与印象吧？先时你讲到‘常山’方家的人正在追杀你，下面应该还有一段话告诉我才对。”

五郎搓着手，黑脸上浮起一层愤怒的赤霞，他挫着牙道：

“首先，枫哥，你明白我是个贼，但凡不违背我定下的规矩，我就必须在这一行里讨生活。你说得不错，我不仅是个贼，还是个大贼，这一点，你固然知道，道上同源许多人也知道，包括‘常山’方家那一干豺狼虎豹！”

实在不大想喝瓷碗里剩下的那点残酒，谢青枫却又无可如何的端起碗来一仰而尽——酒味仍然不好，酸涩如旧，不知这魏五郎是从哪儿偷来的？

魏五郎继续往下说着：

“大约半个多月以前吧，方家的六少爷方豪在半夜里找上了我——”

谢青枫打断了魏五郎的话：

“你说的什么六少爷方豪，可就是方家成名后的第三代子嗣‘玉童子’方豪？”

魏五郎恨恨的道：

“就是这个金玉其表，蛇蝎其心的混帐东西！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方家第三代家族里，数这小子最是阴险恶毒！”

谢青枫闲闲一笑：

“不过，你对他似乎挺服气，口口声声六少爷叫个不停哩！”

黑脸又是一红，魏五郎尴尬的道：

“这些日子老和他搅合在一起，竟不觉称呼习惯了……”

谢青枫道：

“朝下说。”

魏五郎赶紧接下去：

“方豪找上我，开门见山明说了要和我搭档作票买卖，肥羊亦拣定了，是‘大榕口’的首富曹永年。姓曹的拥有十六家连号绸缎庄，光自己代工的织户就不下千余人，别“大概你过于轻估曹家，豪门巨富，岂会真个斗禁如此松弛？”

额头上青筋暴浮，魏五郎双目像在喷火，他激动的道：“我一点也没有轻估曹家，枫哥，我倒是轻估了姓方的那一窝子王八蛋！你猜猜看，究竟是什么人来捉我这个贼？”谢青枫本能的道：

“莫非不是曹家的护院或保镖之流？”

魏五郎一时气喘不顺，只有一个颈劲的摇头，满口牙磨得嚙嚙有声。

谢青枫谨慎的道：

“难道——是方豪？”

猛一跺脚，魏五郎的模样活脱待要吃人：

“虽不是方豪，却亦是他方家的人；那领头来抓我的，乃是方豪的五哥方逸，人称‘金童子’的方逸！”怔忡了一会，谢青枫有些迷惘的道：

“这算怎么一码事呢？”

双手一拍，魏五郎愤怒的道：

“说得好，枫哥，这也是当时我震愕之下首先自己发出的问题——操他个娘！这算怎么一码事呢？”谢青枫道：

“不用气恼，慢慢的说，五郎，任什么事，总归有脉络可寻。”

魏五郎深深呼吸了几次，始道：

“枫哥，我触的这个霉头，不似你想像中那样复杂，无说在‘大榕口，是第一号有钱人家，把附近几百里地面的财主全算上，他也称得起顶儿尖。枫哥，你说说，这么一票大生意，又有方家人背后替我撑腰，连金柜所在、进出路线都绘制成图，标示得明明白白，手到擒来的事，我能不干什么？”

谢青枫笑了笑：

“如果以你的立场而言，接下这票生意，实属顺理成章。”

咽了口唾沫，魏五郎道：

“当下双方说好，事成之后，所得财物五五分帐，各得其半。我随着就开始例行的准备工作，待决定了动手的日期，方豪还特地带着人守伏在曹家门墙之外替我接应。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正是我们这一行最适宜发财的天气；曹家大院根本没有什么防卫措施，除了养着几条土狗，连个巡更的人都不见；这等光景对我来说，就如同到了无人之地，按图索骥，更是简单，几乎不费什么功夫就搜了个满盆满钵——”

谢青枫道：

“真叫满载而归了。”

面孔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十分痛苦，魏五郎吃力的道：

“满载是不错，却差一点‘归’不得——就在我大包银小包金，刚收拾妥当并缠背上身的那一刻，突然间灯火通明，居然有人捉贼来了！”

谢青枫“哦”了一声：须去寻脉络，当时即见端倪——方逸领着他方家的几个武师，凶神恶煞一样将我团团围住，当然也惊动了曹永年一家大小。奇怪的是方逸不但和曹家人极熟，更口口声声称呼老曹为世伯，摆出来的姿态，完全是仗义擒贼的架势！我脑筋一转，立刻晓得不妙，这分明是着了姓方的道，掉进他们布下的陷阱里了！”

谢青枫问：

“后来呢？你逃掉了没有？”

魏五郎这才起了点精神，他眨眨眼，道：

“枫哥，你一定知道，江湖上的朋友给我起了一个什么匪号吧？”

谢青枫颌首道：

“‘一溜灯’，对不？”

胸膛一挺，魏五郎露出一抹自负的微笑：

“正是，我的武功高下如何，不敢自诩，谈到轻身提纵之术，任凭你一等一的高手，我放胆的说，亦乃不遑多让。那辰光，我一看苗头不对，扭身便走，方逸领着他的人穷追不舍，我边打边跑，若非身上背负着这些黄白累赘之物，姓方的只怕还砍不着这一刀——”

叹了口气，谢青枫道：

“到了那等紧要关头，你犹不舍抛弃身上的贼脏？”

魏五郎一本正经的道：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枫哥，虽是贼脏，也算拿生命换来，尤其刀下见血之余，更不能不找回缀补，因此我是说什么也要带着东西跑。我自己心里有数，拖着这一身黄白累赘，势子当然会慢，却不敢慢到被姓方的逮着……”

谢青枫道：

“如此说来，还是吃你逃脱了？”

魏五郎得意洋洋的道：

“当然，若是逃不脱，眼下如何能在这里和你相见把晤？”

伸手旋动着桌上的粗瓷碗，谢青枫沉吟着道：

“方才你说过，这整个事件，当时已见端倪，直到如今，我却看不出端倪何在？反倒一头雾水。五郎，方家人为什么出尔反尔的设下陷阱坑害你？他们与曹永年是一种什么关系？甚至于，除了方豪之外，你又是怎样认识方逸其人的？这些因果，你还没有交待清楚！”

魏五郎在嘴巴上抹了一把，赶忙道：

“听我说下去，枫哥，你马上就会一清二楚了——我从曹家大院落荒而逃，一口气奔出十多里地才停下来，万没想到的霉事却又发生了。我他娘不错是抛下了方逸那一伙人，但竟未能脱离方豪和他一干手下的追蹑，也只是刚刚坐在一块青石上喘几口气的功夫，方豪他们已经鬼魅似的掩了过来——”

谢青枫笑道：

“约莫你忙中有错，忘记方家这另一口子，还带着人在曹家大院门墙外替你打接应哩！”

敲敲自己脑门，魏五郎苦着一张黑脸道：

“可不？方豪他们朝上一围，我就暗自叫糟！姓方的却好整以暇，轻松愉快得很；不但轻松愉快，更且和颜悦色的向我解说这档子事情的来龙去脉，光景是不愿我做个糊涂鬼的模样。枫哥，你猜这狗娘养的是怎么个说法？我讲出来，包能把你气个半死！”

谢青枫道：

“你说明说了吧，有些事是不必花脑筋去揣测的——因为能点解真像的人正在面前。”

魏五郎带着歉意的陪笑道：

“枫哥有理——其实，这整个事件，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压根就是一桩阴谋、一条毒计，唯一的被害人及牺牲者便是我，什么偷财盗宝、五五分帐，只是玩的一场把戏，一场扮演给曹永年看的把戏！”

谢青枫没有搭腔，用眼色示意魏五郎继续说下去。

又抹了一把嘴，魏五郎接着道：

“原来，是方家老五方逸看中了曹永年的独生女儿曹小凤，当然也连带看中了曹家那一笔若大的家财。可是曹小凤对方逸的兴头却不及方逸本人来得热络，曹永年亦无可无不可的表现得十分淡然。姓方的百般追求，情况竟陷于胶着，甚难获得进展；方逸自则颇为苦恼，于是，经他家族聚会商讨，便研讨出这么一条绝子绝孙、荒唐阴损的毒计来！”

谢青枫道：

“怎么个毒法儿？”

魏五郎愤恨的道：

“他们的定义是这样的——大凡一个少女，都对英雄行径有一种出自天性的崇拜，尤其是少年英雄，更不消说，而越是有钱的人，越他娘锱铢必较，视财如命！基于如此认定，计划即乃形成，他们找上我这个傻鸟，告诉我要合伙做一票生意，目标当然是曹永年，商妥下手的时间以后，他们只等着我自投罗网，瓮中捉鳖就行。如此一来，不仅表现了侠士风范，亦保住了老曹的大笔财宝，加上这层渊源，还愁小姑娘不投怀送抱、老头子不心回意转？”

可怜我便落了个里外两空，外带死不瞑目！”

忍住笑，谢青枫道：

“难道说，方家人就不怕你揭穿真像？”

魏五郎艰涩的道：

“在那种情形下，枫哥，你以为老曹会相信我还是相信姓方的？况且他们原先的打算，是待将我格杀当场，根本不给我开口喊冤的机会……”

寻思了片刻，谢青枫道：

“方逸约莫早在曹家布置妥当，端候着你了？”

魏五郎道：

“行动前的三天，这小子就带人到曹家做客来啦！举凡当地的地形地物、进出通路，他探查得比曹家人还熟，再有他兄弟方豪在外搭配，他们料想我是插翅难飞！哼哼，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他们忽略了我专擅的另一门功夫……”

谢青枫道：

“除了方豪，你又怎么会认识方逸？”

魏五郎恨声道：

“有一次方豪拿曹家大院内外规格图说起的时候，方逸也跟着在一起——事后我寻思，可能他亦想借机把我认清楚！”

“嗯”了一声，谢青枫道：

“始才你说到方豪他们又围住了你，看样子，还是让你溜掉了？”

魏五郎浓眉扬起，腔调也不觉提高了：

“方豪这次的围堵，比先前方逸追袭的场面犹要惊险万分！枫哥，姓方的为什么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毫不保留的告诉了我？原因很简单，他认定我绝对活不成了，在一个死人面前，当然就没有守密的必要。事实上，形势也的确极为不利，他们一共是四个人，分前后左右将我夹在中间，其他三个的本领高低我不大了解，但方豪那几下子却不是我能够招架的——”

谢青枫不以为然的道：

“设若你不曾和方豪正式动手过招，又如何判定你的功夫不及于他？”

魏五郎精神不振的道：

“也不知是有意炫耀还是闲来逗趣，方豪在我面前显露过两次把式；一次在我那蜗棚里谈事，苍蝇多，扰得人心烦，谈着谈着，方豪突然拔出他靴筒中的暗藏的‘一指刀’，凌空挥舞，刀光闪处，我刚吓了一跳，他已没事人一样收刀回筒。待我定神瞧去，乖乖，桌上地下，却至少坠落几十只蝇尸，而且都齐头削斩，准得像是量度好了才切下去的……”

谢青枫一笑道：

“第二次玩的是什么花样？”

魏五郎眨着眼道：

“我们两个走在路上，边走边聊，不知从哪里窜出来一条大黄狗，冲着我们狂吠猛叫，凶像毕露。我正想踢它一脚，方豪已单掌伸出，五指弯曲做掐捏状；大黄狗隔着我们足有两三步远，方豪一伸手，这头畜牲已‘噢’的一声翻倒在地，四只爪子一阵抽动便断了气——枫哥，他的手指连一根狗毛都没沾着，就那么虚空掐捏，恁壮的一条大狗就送了终，如此修为，岂是我可比拟的？”

谢青枫道：

“姓方的在连贯动作与内力运用上，算是有几分火候了。但五郎，莫不成你还没有练到这样的程度？”

魏五郎赧然道：

“我要有这等造诣，他们也威胁不了我啦。武功这玩意，全在硬碰硬的苦练实练，半点取不得巧；我实在后悔，当年没把时间尽多摆在修习功夫上！”

谢青枫笑道：

“亦不必妄自菲薄，五郎，至少你的腿上轻功与空空妙手，不是一般人可望项背的！”

魏五郎干笑着道：

“杂技邪艺而已，枫哥，你别调侃我了。”

顿了顿，他又道：

“不过呢，吃方豪堵住的那次，要不是赖着腰腿便捷，这条命就包管完蛋了。方才我不是说他们共是四员恶煞围着我么？我心里急，脑筋却不乱，我故意装出一副诚惶诚恐、恭聆教诲的模样，只等姓方的说到得意处，猛一头朝前撞去，又在前撞的同时贴地折转窜出，在方豪他们措手不及之下，总算跑出去十来丈远……”

谢青枫注意的问：

“难道在你跑出十多丈远近之后，又被人家追着了？”

魏五郎回忆着当时的情景，似乎仍有余悸，他胸口起伏加剧，吁吁的道：

“枫哥，你有所不知。方豪虽是方逸的弟弟，一身功夫却比乃兄方逸要强，脚下劲道，尤其矫健。我背负着那些累赘，可以跑过方逸，但跑不过方豪，所以拼命奔出百多步后，已被方豪追到五尺之内；我甚至能够感觉到他喷出的鼻息，闻到他身上的气味——”

谢青枫忙道：

“后来呢？后来你是如何脱险的？”

两手一摊，魏五郎嘿嘿笑了：

“就在千钧一发之际，‘扑通’一声，我和那干王八羔子便再见了！”

微微一愣，谢青枫道：

“‘扑通’一声？这是什么意思？”

魏五郎洋洋自得的道：

“当方豪他们尚未出现堵住我之前，枫哥，我不正坐在一块大青石上歇着么？就在那辰光，我已看见百多步外有一条河流蜿蜒而东，没出事的时候，看在眼里只不过一条寻常的河水罢了，待到发生情况，才体认到那条河竟是逃命的生路。我一口气奔到河边，纵身跳起，一个猛子便扎进了河底。好险啊！跳起的一刹，我清楚感到脖颈后像被什么铁钳类的硬物扫过，直痛了我好几天！”

谢青枫舒了口气，笑道：

“真有你的，五郎。”

魏五郎搔搔脑袋，又道：

“说起来，那条河也叫坑人！娘的，河底不是砂石，全布满又烂又厚的淤泥；我一个猛子扎进去，险险乎便拔不出头来，亏得我情急智生，快手快脚把身上的金银财宝解脱，这才挣出了身子……”

谢青枫摇头道：

“到底还是一场空，五郎。”

魏五郎狡黠的一笑道：

“不见得，枫哥，我悄悄冒头吸一大口气之后，又潜回水里，把那些财物分三次拖到岸边一块圆形的石头下深埋起来。我这边在忙，岸上方豪几个人也在忙；他们来来去去，正跳着脚到处搜寻我哩！娘的，夜黑星沉，我人又在水里，他们却往哪儿去找？顺着水流，我自则走了活人啦！”

搓搓手，谢青枫道：

“不过，故事说到这里，似乎并不是一个结局？”

脸色又阴暗下来，魏五郎沉重的道：

“不但不是个结局，枫哥，我的灾难才刚刚开始，我权衡大势，只有硬起头皮来求你告帮。枫哥，你要不拉我一把，我就十有八成得走上绝路——”

谢青枫眯着眼道：

“看来你还真像有了难处，说吧，你待要我怎么帮你？”

魏五郎又是惊喜、又是振奋的道：

“枫哥，你是答应拉我一把了？”

拍拍魏五郎的肩头，谢青枫道：

“朋友是用来做什么的？我说五郎。”

咧开嘴巴，魏五郎的形状就像一个将要溺水的人，忽然捞住了一根救命的绳索一样，精神气色立刻有了不同的变化，嗓门也高了：

“就是这话，枫哥，我早知道你不会见死不救、袖手旁观的。恁凭他‘常山’方家对我发出格杀令，并悬有赏格；一朝得到你‘青枫红叶’撑腰，我还含糊他们个鸟？”

谢青枫摸着下巴，缓缓的道：

“‘常山’方家对你下了格杀令，五郎，他们是对内下达，抑或对外下达？”

魏五郎道：

“对内下达格杀令；对外悬出我的人头赏格，枫哥，算是双管齐下了。”

谢青枫面色凝重的道：

“方家也实在过份了些，就为了这档子难以启齿的事，便非要将你灭口不行，自私之外，亦未免太霸道、太蛮横了！”

魏五郎强笑道：

“为了觊觎曹家那一大票财富，为了能娶到人家的独生女儿，我这条命在他们看来算是什么？一天不除去我，便有揭露真像的一天。方氏家族名利攸关，自觉如芒在背，容不得我有申辩的机会了！”

沉思了一会，谢青枫道：

“解决问题，不但要用对方法，而且更需彻底，断不容遗留任何牵扯；五郎，你躲在此地，有没有其他人知晓？”

魏五郎道：

“应该没有，枫哥，这些日子来，我的行动都尽量保持隐密……”

站起身来，谢青枫道：

“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你跟在我身边比较安全。方家派出的杀手或有迹象可寻，那些想发横财玩命的朋友，就有些防不胜防了！”

魏五郎跟着起身，极为感激的道：

“枫哥，这么拖累你，我不知该如何表达我的歉疚与谢意才好——”

谢青枫牵着魏五郎的手朝门外走去，边笑吟吟的道：

“什么都不必表示，五郎，只记得别向我的荷包下手就行了……”

第九章 红叶断肠

还是那条小河，还是清澈的流水悠悠，河滨白砂迤迤，透着一股柔媚的韵致，令人看在眼里，兴起脱下鞋子赤足跑上一圈的意念。

隔着小河向南去，约莫半里路，有一片松林，稀稀疏疏的松林，林中建有木屋三间，这里，就是谢青枫的世外桃源，幽居之处了。

他的住处十分隐密，素少对外公开，而能来他这里做客的人，可就更不多了。他喜欢清静，喧嚣杂乱的江湖岁月，只算是生活中的点缀。生活里不能缺少刺激——如果刺激能使人有成就感与满足感，但属于刺激方面的点缀设若过于频繁，就违背他出世入世的原则了。现在，他领着魏五郎往家里走，内心免不了一直在琢磨，这次来到他生活中的“点缀”，会不会热闹得离了谱？

“常山”方家，在武林中有他们相当的影响力，本身亦具有不可轻估的潜势。方家在道上发迹，远为五十年前的事，那时节，年方弱冠的方烈与他一枝花似的浑家白莲，夫妻搭档，在江湖上已经崭露头角；两口子本领强、人缘好，有他们一套独特的交往笼络手段，还真建立了不少关系；往下的儿孙辈随着竿子朝上搂，不但人面越广，脚基也更稳固了。方家是个与众不同的家族，显然亦是个非常团结的家族，他们与黑白两道皆有往来，在两道上都有交情极深的朋友；明着，他们有大片的宅居田园，也有好几片够气派的买卖在开着；暗里，知道内幕的人全晓得，方家人偶而也干几票见不得天光的生意。总之，有钱有势便有了身价名望，是与非，亦就没有人愿意去捅咕了。

像这样一个家族，魏五郎却要面对他们全部力量的歼杀，状况会是如何一个演变呢？至少，道理先不说，欠缺公平已是明显明摆的事实了；而谢青枫最看不惯的，就是人间世上的不公与不平！

谢青枫的家，魏五郎昔日曾经多次来过，是以对当地的形势位置亦颇为熟悉。他们先把坐骑拴寄在三里外的一家骡马行里，因为谢青枫爱马却至今没有一匹好马，而且，他懒得干那些洗刷喂料的活计。

此刻，微近拂晓。

两个人并肩走在通往木屋前的小径上，脚下踩着落满松针的泥土，感觉柔软而轻快，和心间的那股沉郁，恰好成为反比。

快要来到屋门之前，谢青枫目光瞥处，忽然站定了脚步，神色也立时转为冷峻；魏五郎跟着站住，不禁有些紧张的低问：

“你发觉了什么碍眼的事么？”

谢青枫慢吞吞的道：

“不错，出门之前，我在门槛下的隙缝中塞进一枚松果，现在松果却已滚到门边；五郎，你应该知道这代表了什么意思。”

魏五郎浑身的肌肉马上绷了起来，他不停摇头探脑，向木屋中窥望；谢青枫淡淡一笑，背负双手道：

“除非是极为自负或笨不可言的不速之客，大多不会呆在屋里等候他的目标！五郎，你信不信，人在外面了。”

不等魏五郎回答，松林的左侧阴暗处，蓦的响起一串清朗长笑，两个白衣人十分从容的显身出来，迎着一抹曙光缓步走近。

那是两个身材高挑瘦长的人物，年龄约在三十上下，脸色清癯而苍白，

肩头上全飘着一色一式的杏黄剑穗，举止都相当沉稳老练。

谢青枫目注来人，小声道：

“你认识他们么，五郎？”

连连摇头，魏五郎使劲在裤管上揩擦手心的冷汗：

“不，不认识，打上辈子也没见过……”

两个白衣人来在五步之外站定，较高的那一位先向谢青枫抱拳为礼：

“在下邵刚，旁边站的是在下兄弟邵强，道上朋友，称呼我们哥俩为‘双剑落鹰’；在这里见过‘青枫红叶’谢大兄——”

谢青枫面无表情的道：

“我们曾经见过么？”邵刚微笑道：

“不曾见过。”

谢青枫仍然背负双手，冷冷的道：

“难怪眼生；既不曾相识，二位挑这个时间来到敝处，恐怕不是个合宜造访的辰光吧？”

邵刚平静的道：

“非常抱歉，在此刻打扰谢大兄！但时间宝贵，只有请大兄宽谅了。”

谢青枫双眼平视，七情不动的道：

“不知二位有何见教？”

望了身边的邵强一眼，邵刚不慌不忙的道：

“说来或嫌唐突，在下兄弟敢请大兄将惯窃魏五郎一名，交予在下兄弟带走——”

一直没有开口的邵强，跟着乃兄加重语气道：“若得大兄俯允所请，大兄情份，我兄弟自当铭记在心，且必有回报。”

谢青枫也望了望站在一旁的魏五郎，这时，魏五郎的脸孔已经气得透了紫；于是，他神情古怪的笑了笑，慢条斯理的道：

“二位莫非和魏五郎有什么过节？”

邵刚摇头道：

“没有。”

谢青枫笑得更古怪了：

“既无过节，二位要将他带走，不知所为何来？”

邵刚老辣的道：

“大兄怕是明知故问了，这样也好，在下亦无妨直话直说——魏五郎的头顶悬有二万两银子的赏格，见人见尸，不论死活，都是这个价钱！”

邵强随着道：

“设若大兄容我兄弟赚此赏格，定将其中半数奉赠大兄！”

谢青枫斜眺魏五郎，叹息着道：

“看看你的身价多低，五郎，大好一个活人，居然只值二万两散碎银子，‘常山’方豪亦未免太轧杂子了！”

魏五郎脑袋两侧的太阳穴，正在急速的跳动着，他咬牙切齿，目似喷火，一副恨不能冲上去与邵氏兄弟拼命的模样；谢青枫把背负身后的两只手环抱胸前，又对邵氏昆仲道：

“二位，魏五郎是我的朋友。”

邵刚容颜微僵，生硬的道：

“朋友则又如何？”

谢青枫闲闲的道：

“朋友的交情，是不止二万两银子的。”

邵刚沉默了须臾，十分冷锐的道：

“在下兄弟是从一条极为特殊的路子里，得悉魏五郎同大兄的一段情份，几经研判，才确定姓魏的前来投奔大兄的可能性甚高，如今证实，在下等的推断果然不错。”

谢青枫道：“想必还有下文？”邵刚重重的道：

“所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我们既然明白大兄与姓魏的有关系，自则连带考虑到足下可能的反应，但我们依旧来了，谢大兄，其中福祸利害，还请多加斟酌。”谢青枫道：

“这算威胁我了？”

邵刚形色阴寒的道：

“不敢说威胁，至少是向大兄提出忠告，我们先礼后兵，原是按规矩来的。”

谢青枫有些厌倦的伸了伸腰，挥着手道：

“为了两位好，你们还是在我杀机未起之前赶紧逃命去吧！我这里虽不能比美梁山，你们更没有三分三，就算你们自认为有，那也仅是一种决不落实的陶醉，而欠缺事实基础的陶醉，是极容易致命的——”

邵刚沉沉的道：

“如此说来，大兄是拒绝与在下兄弟合作了？”“哧”声一笑，谢青枫道：

“合作？我一辈子亦不曾想到与贤昆仲合作。”退后一步，邵刚的语声像冰珠子般进自唇缝：

“谢大兄，这并非在下兄弟欲待以暴相制，实乃大兄个人不识进退，拒受抬举，看来只有得罪大兄你了！”谢青枫卓立原地，淡淡的道：

“邵刚，如果你兄弟现在离开，尚有活命的机会。”那一抹白光，几乎在展露的瞬息已经指到谢青枫鼻尖，另一道寒芒来得同样快速，镗锋所在，却是谢青枫的背脊，双剑会合，确然隼利！

谢青枫半步不动，只见他右手微翻，“铿锵”震响声中，剑刃立弹，光芒散乱，两柄长剑全被反磕到它们不该指向的位置上！

邵刚大喝如雷，身形暴旋，剑影翩飞似梨花片片，顿时罩盖谢青枫；而谢青枫双目凝聚，形色不变，手中“铁砧”猛然闪动，不管剑花绕体、冷焰如雨，就那么奇准无比的“当”声，砸偏了邵刚由一剑幻化为缤纷光影的剑势！

邵强闷声不响的长身而上，长剑映起一溜芒彩，倏刺谢青枫椎尾位置，剑随人进，其快无比！怪的却是剑尖将要沾衣的一刹，谢青枫蓦然侧转，“铁砧”骤横，邵强但觉头顶一凉，巴掌大小的一块头皮连着大片毛发，业已血淋淋的抛了出去！

情急之下的邵刚一声“老二快躲”，剑芒猝颤，仿佛洒起一蓬莲瓣投向谢青枫；谢青枫突兀贴地回旋，“铁砧”起处，邵刚怪叫如泣——左肋间已经翻开一条半尺长的伤口，皮卷肉绽，好不惊人！

谢青枫像个没事人一样，站到另一个角度上去，“铁砧”倒拎，锋口鲜血滴滴，他用左手食指轻轻摩挲着“铁砧”的刀背，静静的道：

“二位，我说得不错吧？二位实在没有‘三分三’，贸然便上梁山，未

免鲁莽了！”

邵刚强忍腰肋间的痛苦，咬着牙道：

“谢青枫，你休要得意太早，这场热闹，眼下才只是开始——”

谢青枫看了看那满头满脸沾染着血迹的邵强，又瞧瞧脚步踉跄的邵刚，故意扮出一副大惑不解的神情：

“就凭二位目前的惨状，我倒不知如何还热闹得下去，你们果真是不死不休么？”

邵刚猛然张口大叫：

“兄弟们，大伙并肩子朝上抄呀！”

叫声高亢厉烈，激荡于林梢旷野之间，久久不散，奇怪的却是，好一阵子都没有回应，不但不见人影，竟连条鬼影子都未出现！

左看右看，谢青枫不由嘴里“啧啧”有声：

“看光景，有点热闹不起来了，二位的朋友们显然不及二位来得有信心，不过，也可以说他们比较放得开——银子总不若性命要紧。”

邵刚呼吸急促，一张原本苍白的瘦脸涨得赭紫，他不甘服的再一次吼叫：

“黑衫四秀、大龙枪、六斧三雄……你们听到我的招呼了？倒是赶紧出来‘上事’呀，银子大家都要分，你们怎能单把我兄弟二人摆在险处？”

余音袅绕，依然不闻回响，松枝娉婷，林梢如盖，鸟也不见一个！

收回手中的“铁砧”，谢青枫兴致索然，形色越显冷酷：“要走，就是现在——”

邵刚望向他兄弟邵强，邵强的面孔肌肉一阵抽动，哑声低叫：

“哥……”

踉跄脚，邵刚一扯乃弟：

“我们走！”

当两条白色身影恁般狼狈的消失于视线之外，魏五郎急忙踏上两步，一派惶恐的道：

“劳累你了，枫哥。”

谢青枫轻轻搓揉着双颊，懒洋洋的道：

“不用客气，五郎，劳累只怕还在后面……你看到了吧，钱财这玩意真能坑人，不但坑人，把人的心窍都迷住了。‘双剑落鹰’兄弟两个敢来斗我，全是那二万两银子勾引的；否则，他们必会再三考量。”

魏五郎四面探顾，悄声道：

“枫哥，他们带来的那干帮手，当真会临危抽腿、偷偷溜掉？”

谢青枫哧哧笑道：

“二万银子固然数目不小，但七八个人来分，每个人的份子就不多了，更重要的是，连这不多的数目眼看都到不了手，谁还愿意再拿性命往上凑？这类的事屡见不鲜，江湖道上，你以为尚有多少个舍生取义、慷慨赴难的角儿？”

魏五郎陪笑道：

“至少尚有一个，枫哥。”

谢青枫笑骂一声：

“去你的！”

望望天色，魏五郎道：

“枫哥，是不是先在你这里歇息一会，然后再做打算？”

谢青枫道：

“邵氏兄弟跟头一栽，我们不啻捅翻了马蜂窝，不讲方家人，四面八方想发横财的英雄好汉都会在闻风之下纷纷拥到；五郎，我这里是一时半刻也留不得了，三十六计，走为上招！”

魏五郎道：

“不错，躲藏起来叫他们鬼影也找不着一条！”

谢青枫正色道：

“五郎，你可不要误解了我的意思，我是说，我们人在此地，目标显著，且敌暗我明，彼来此去，不堪其扰，等我们另换场所，互易形势，就该采取主动了。躲起来决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天地只这么大，却待躲到几时？”

面孔一热，魏五郎十分难为情的道：

“你别见怪，枫哥，这大半生来，约莫是受我干的这行营生影响，躲躲藏藏，缩头缩尾惯了，意念一起，就是没出息的想法……枫哥，一个盗贼与一个武士，不同的地方方便在于此了！”

注视着魏五郎，谢青枫真挚的道：

“切莫小看自己，五郎，抬头挺胸，面对现实，没有人敢说你不是一条汉子！”

招招手，他又道：

“我们走。”

脚步跟着挪动，魏五郎嘴里问：

“就这么走？枫哥，你也不去屋晨收拾点什么？”

一边大步前行，谢青枫边道：

“生活所需，四方多有，且我独来独往惯了，起来一身、睡下一根，又有什么可收拾携带的？”

魏五郎羡慕的道：

“你真潇洒，枫哥。”

谢青枫摇摇头：

“命苦罢了。”

脚下踩着厚铺的松针，行走起来便没有什么响动，除了魏五郎偶而一声干咳，林子里一片寂静，甚至连鸟鸣声都极为疏落。

走着走着，谢青枫放慢了步伐，等魏五郎跟上来并肩而行，魏五郎正想说点什么打破这种沉闷，谢青枫已经压低嗓门开了口。

“五郎，凡是人，往往会产生一种预感，也就是说，未闻未见之前，心灵上就会预先有所反应，你相不相信这类的说法？”

呆了呆，魏五郎迷惘的道：

“怎么忽然想到这个？”

谢青枫微微一笑，道：

“自邵氏兄弟铩羽而归，我就感觉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了结，如今证明我的感应不错。五郎，事情果然没有这么简单了结！”

魏五郎怔怔的道：

“枫哥，此话怎说？”

谢青枫向后努努，小声道：

“有人暗中缀着咱们，已经跟了一段路啦——稳着，不要左盼右顾！”

赶忙抑制着想要回头察看的冲动，魏五郎却掩不住情绪的紧张：

“你不会搞错吧？我怎么一点动静都没发现？”

谢青枫道：

“在我们生存的圈子里，决不允许有错误发生，否则，付出的代价就大了。像眼前的情况，五郎，判断疏失便乃灾祸的开端！”

舐舐嘴唇，魏五郎忐忑的道：

“这么说，枫哥，你是确定了？”

谢青枫道：

“暗里追蹑着我们的，只有一个人，位置在我们右侧后方三丈的距离之内，这人的轻功相当高明，要不是林中太静，几乎不容易察觉到他的动静；五郎，我可以断言，此位老兄的修为绝对超过邵氏兄弟！”

觉得有点唇干喉燥，魏五郎惊疑不定的道：

“他为什么不现在动手？他老是暗中跟着我们想干什么？”

耸耸肩，谢青枫安详自若的道：

“不要急，那位朋友自会给我们答案。”

没有多久，他们已经来到林边，林子外是一道长满“凤尾草”的斜坡，越过斜坡，可以径往那条小河的上游河滨；也可以顺着土路去大道，但显然，他们一时之间哪儿都去不成了——

一个苍劲而略带沙哑的声调，便在此刻响起：

“二位，且请留步。”

先冲着魏五郎笑笑，谢青枫站定转身，嗯，面对的竟是一个模样打扮都非常奇突怪异的人；那人年纪大概五十上下，光秃的头顶上只留着稀稀疏疏的几撮花白发丝，大脑门、塌鼻梁，瘪着一张嘴，整副面孔，有点像一张凹进去的烧饼。尤其他穿着一套褐黄巾的衣褂，足登草鞋，手执旱烟杆，看上去又驴又土，活脱就似个赶车的把式，或者挑担卖青菜的贩子，哪有分毫的江湖味儿？

谢青枫端详着对方，笑嘻嘻的开口道：

“这位老兄，敢请你是在招呼我哥儿俩么？”

那人拱拱手，一张嘴，居然缺了三颗大门牙：

“正是招呼二位，素不相识，冒昧搭讪，还请二位包涵则个……”

说得倒挺客气；谢青枫打着哈哈：

“好说好说！老兄，你已搭讪过了，我们也遵命留步了，却不晓得有何见示？”

手上的旱烟杆似乎有些不安的在指节间抓动着，这位不速之客竟然带几分腼腆的形色——谢青枫注意到对方的旱烟杆，戒心立起，乖乖，那只烟杆粗若核桃，杆身似为老藤挖空，烟锅头大约儿拳，却乃赤铜打造。这么又沉又粗的一件玩意，如果说拿来过瘾，实在透着不可思议；但如用来当兵器，倒相当趁手，一朝敲上人的脑袋，怕不能连颅骨都砸碎？！

那人犹豫了须臾，才像十分不好意思的道：

“青枫兄，我姓包，叫包实顺，今年五十二岁，河南九曲埠人士，无端打扰，好生难安，还请青枫兄大度见容，惠予成全……”

真是越讲越离谱了，文场武戏，要上就上，还来这些过门做什？谢青枫笑了笑，也客客气气的道：

“言重言重！包老兄，阁下既知我谢青枫是何许人，就不必兜圈子扯闲篇，成全我不敢当，有什么需要我谢某效劳的，尚请明言，但凡办得到，总

也量力而为就是。”

包实顺双手握着旱烟杆平竖胸前，像是“一柱擎天”、烧香拜佛的架势：

“我呢，青枫兄，一个两道打滚、江湖讨食的老混混，这些年来，实在是穷困潦倒、一无所成，半点名堂也没有混出来。人活着，日子总得往下过，有一口是一口，肚皮饿提慌的辰光，往往就顾不得格调了，青枫哥，你说是吧？”

谢青枫似笑非笑的道：

“这也算是一种说法，包老兄。”

包实顺的模样，带着明显的歉疚：

“最近可是越混越难混了，青枫兄，为了找点进帐，沾得荤腥，好歹把这条老命撑持下去，经过再三思量，反复斟酌，实不得已，才来求告青枫兄你……”

谢青枫和悦的道：

“江湖一把伞，许吃不许钻，包老兄，既然许‘吃’，就含得有合衷共济，彼此帮忙的意思。你有困难，而且找到了我，忝为道上同源，自亦不能坐视，请说说看，你需要多大个数目？”

包实顺磨蹭了片歇，才伸出两只手指头：

“只这个数就行……”

谢青枫目光一闪，道：

“想不是二十两银子？”

哈下腰去，包实顺一派谦恭之状：

“也不是二千两——”

哧哧一笑，谢青枫笑道：

“这样说来，老兄你是待要二万两银子了？”包实顺忙道：

“青枫兄果是高明，一猜就着！”

谢青枫扬着眉道：

“假如我身上没有这么多银子，也简单，你会告诉我，只把魏五郎交给你就成了，是这么回事吧？”一伸大拇指，包实顺笑开了那张缺牙的瘪嘴：“‘青枫红叶’不愧是‘青枫红叶’，脑筋快，思路明，一点就透，佩服佩服！”

谢青枫眯着眼道：

“过奖了，包老兄，魏五郎交给你，不是不可以，问题在于，你得有点份量从我手上接人才行，如今我只知道你叫包实顺，今年五十二岁，河南九曲埠人氏，光凭这些，恐怕还不够，你能再多缀上点东西么？”

包实顺想了，谨慎的道：

“如果我说，我就是‘秃尾老九’，份量够不够呢？”

一听“秃尾老九”四个字，不但魏五郎脸色大变，连谢青枫也不由形态凝重起来，他重新打量着包实顺，缓缓的道：

“你是‘秃尾老九’？”

包实顺陪笑道：

“绝对如假包换，青枫兄，‘秃尾老九’不是什么好玩意，冒充他，占不了几多便宜；反倒会惹祸上身，因为我就是他，不承认也不行哪！”

黑道上有七个素以单枪匹马吃“杂八地”闻名的梟獍之属；这七个人横行南北，恶名昭彰，但凡有财路的地方，他们便似苍蝇见血，无所不沾，任

什么肮脏钱、昧心财，总是猛捞狠刮，多多益善，完完全全的七个泼皮货，江湖中人统称他们七个为“七杂碎”。而尽管嘴里咒骂，心里鄙夷，却都怕招惹上门，避之则吉，因为这“七杂碎”除了行径龌龊，手段下作之外，个个皆具有一身拔尖的武功，八方横吃之余，亦确有他们要不要脸的本钱！

“秃尾老九”在“七杂碎”里排名第二，端的是个厉害脚色！说包实顺，许多人不知为何方神圣，然而提到“秃尾老九”，却是如雷贯耳了！

谢青枫无奈的摇摇头：

“我却不知‘秃尾老九’的本名就叫包实顺，包老兄，你这名字起得妙，包实顺，挺谦虚朴实的万儿，真令人难以和‘秃尾老九’联想在一起……”

包实顺呵呵笑道：

“联想是种害人的东西，青枫兄，现实才要紧。”

谢青枫平静的道：

“以你的身价和名气，包老兄，何苦沾这种血腥钱？”

居然叹了口气，包实顺的样子越发像是个孤苦无依的土老头了：

“不瞒你说，青枫兄，生活难过啊！有好一阵子没开市了，油盐柴米酱醋茶，哪一桩能不用钱去换？总不能作兴样样去偷去抢呀？好不容易得悉了这么一条财路，虽然数目不大，亦够多日嚼谷，凑合点，只有硬着头皮来告帮啦！”

公然明劫硬逼，还偏说成“告帮”，谢青枫不但不领情，憎恶之心，油然而生。他冷漠地道：“‘秃尾老九’欲待从我手中要人，份量是够了；下一步，包老头，就得看看‘秃尾老九’是否名符其实，有那个能耐了！”

包实顺容颜不变，只定定的注视着谢青枫，直到这时，谢青枫才发觉这“秃尾老九”的一双眼睛，竟是精芒凝聚，神华内敛，典型的内家高手模式！

第十章 铁砧无情

彼此互视了一会，包实顺低沉的道：

“魏五郎对你有这么重要？青枫兄，重要到值得替他流血卖命？”

谢青枫语调平板的道：

“好叫你先上一课，包老兄，在人与人的关系间，友情和道义占了很大的比重，至少，它超过金钱的价值，尤其是超过份外之财的价值！”

仿佛在回味着谢青枫话里的含意，包实顺却嘿嘿笑了，他搔动着头顶稀疏的毛发，显然十分讶异于双方的观念竟如此南辕北辙：

“到底还是年轻，青枫兄，人与人之间，谈什么友情、论什么道义？自己过得好、活得痛快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只管唱高调、表节烈，未免不切实际！”

谢青枫淡然道：

“所以你才叫‘七杂碎’，而我不是。”

第一次，包实顺的表情变得难看了；

“我不喜欢有人称呼我这个诨号，青枫兄。”

谢青枫道：

“我也不喜欢你这种‘告帮’的方式，包老兄。”

手上的巨型旱烟杆缓缓握紧了，包实顺瘪着嘴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么？”

谢青枫斩钉截铁的道：

“一点也没有。”

于是，包实顺低下头去，发出一声像是呜咽般的长叹，而当人们正在怀疑他何以如此忧天悯人之际，那只大号烟杆已兜脸撞来！

“铁砧”横起——仿佛它早就在那个位置横起等候着一样，但烟锅头却在相触的刹时下滑，儿拳似的烟锅里，突然喷出一蓬闪亮的银针，直罩谢青枫的腹脚部位！

谢青枫的反应向来是简洁而有效的，没有花巧、决不繁复，他只把“铁砧”沉落，银针碰击刀面，有如雨打瓦脊，扬起密集的叮叮碎响，几乎响声甫传，刀刃已斜斩敌人膝头。

旱烟杆暴挑，重重敲在“铁砧”的锋口之上，火星迸溅一闪，“铁砧”借势飞削，稍差一线就将包实顺的一条左臂砍掉！

扭腰撑腿，险极避过这一刀的包实顺，不由惊出浑身冷汗，烧饼脸上透出一抹煞白，吼喝半声，旱烟杆抡过一道弧度，泰山压顶般砸到。

谢青枫不但不退，居然迎着烟锅头窜上，而就在他的身体快要和烟锅头接触的俄顷，整个人已不可思议的绕着烟锅头，来了一个小角度的翻转，包实顺一击落空，刀锋如电，已“呱”的一声，削脱了他的左耳！

有如狼嚎般怪叫着，包实顺的旱烟杆凌虚挥舞，人已出去寻丈；谢青枫半步都不追赶，人仍站在原处，腰身笔直，坚挺如山。

包实顺大口大口的喘气，空出一只手伸进怀里，掏出一把不知是什么玩意调制成的红色药粉来，三不管便朝伤口上按——

谢青枫的“铁砧”又倒拎着垂指向下，刀口上只有少许血迹，他看着包实顺，冷森地问：

“这一刀，可杀醒了你的发财梦？”

左手按着脸侧的伤处，包实顺显然已在这须臾之间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他不但没有继续吼叫，甚至连激愤的形色都不见，他只是苦着脸孔，嗓音更为沙哑的道：

“青枫兄，明知这是虎嘴捋须的事，奈何生活逼人，也只有硬着头皮来讨杀了。‘青枫红叶’果然名不虚传，我认输便是……”

谢青枫觉得有点奇怪，他细一回味怪在何处，立时有了顿悟——包实顺决不是盏省油之灯，居然这么容易就低头服输，未免透着玄异，他且不表明，装做接受了对方的说法：

“老兄的意思是，愿意就此罢手休兵？”

包实顺连连点头：

“否则我还能怎的？已经送给你一只左耳，可不想再把一只右耳奉赠了。青枫兄，算你行，我却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谢青枫微笑道：

“如果有机会，包老兄，我记得替你弄点找补回来。”

包实顺哈哈腰，咧开嘴道：

“我这厢先谢了——”

“了”字犹拖着尾韵，包实顺哈下去的腰身亦尚未挺直，他的右手猛挥，跟着一声清脆的机簧响动，旱烟杆顶端的赤铜烟锅头已若流星曳空，暴砸谢青枫，其力道之强，方位之准，简直令人咋舌！

“铁砧”倏竖，“当”的一声，震开了飞来的烟锅头，但烟锅头仅仅跳荡了一下，又“呼”声反击回来——原来，锅头下端还连系着一根几乎看不见的极细钢丝！

虽然震开了对方的首次攻击，那强大的力道亦将谢青枫撞退两步，而不及瞬息之余，赤铜烟锅头又再度飞来，在感觉上，这玩意简直附着魔咒了！

谢青枫猝向左移，明明是向左移，当烟锅头跟着左转的一刹，他人已不可思议的来到右侧，“铁砧”闪翻，烟锅头已像一只失去脑袋的苍蝇，急速打着旋回投入蔓生的杂草之中！

包实顺见状大惊，脱口骇叫：

“老天，这可不是‘移形分魂大法’！”

谢青枫掂了掂手上的“铁砧”，笑嘻嘻的道：

“有见识，包老兄，方才展露的这一手，正是‘移形分魂大法’，献丑啦！”

拿着一根失去烟袋锅的旱烟杆，包实顺的模样有点滑稽，他似乎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扁着一张烧饼脸，颇为慌乱的嚷嚷着：

“我服了，青枫兄，我服了，大人不记小人过，你千万不能因为我一时糊涂，就待斩尽杀绝呀！青枫兄，我投降，一定投降——”

谢青枫古井不波的道：

“我接受你的投降，包老兄，大道坦荡，四通八达，谨此祝你平安。”

包实顺的神色有些阴晴不定，他呐呐的道：

“青枫兄，两国交兵，哦，不杀降将，这个道理，想你是该懂的了？”

谢青枫道：

“什么意思？”

咽着唾沫，包实顺期期艾艾的道：

“你，哦，青枫兄，不会趁我转身的当口，抽冷子——算计我吧？”

谢青枫摇头道：

“放心，我保证不会这么做。”

略一犹豫，包实顺显然并不“放心”，他倒着身子朝后退，正面仍对着谢青枫，由于地面凹凸不平，他倒退的姿势就不易保持平衡了。

谢青枫面带微笑，目光却极其冷峻的注视着包实顺的动作，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打算什么，但隐隐然里，仿佛杀机甚重，并未因战况的停歇而稍有化解的迹象。

包实顺仍旧在慢慢的往后退，在谢青枫的监视下往后退，当他的脚步踩向一个洼陷下去的浅坑时，身形忽然晃动，这给人一种假象——似是踩空了落脚处，但见他身躯后仰，却猛向下蹲，接着，惊人的状况立刻出现：

就宛如被一股天外的无形吸力所吸起，亦像被一双巨灵之手从地下掀托升空，包实顺的身子竟以难以言喻的快速弹飞过来，其势之强劲迅捷，有如陨石经天，一闪即至！

这样的演变，连谢青枫也不曾料及，他倏忽原地打旋，“铁砧”瞬间贴身回转，但见刀芒卷荡，草扬泥溅，包实顺连人带着旱烟杆，已经掠头而过——仓促中，烟杆前端似乎尚泛起一抹寒光！

情况的发生，始于须臾，终于顷刻，魏五郎一旁观战，甚至连意念都未及转动，一场猝起的搏杀，业已胜负分断，莫名其妙的落幕。

从谢青枫头顶掠过的包实顺，直飞出两丈多远，才差点一个跟头的落向斜坡，脚一沾地，又歪歪扭扭的抢出好几步，始勉强站定——他要不用手里的旱烟杆支撑着，大概早就一屁股坐下来了。

旱烟杆插在地里，乖乖，烟杆前端原是烟锅头的位置，现在却多出一样东西来，打眼细看，竟是一柄两面开口，锋利无比的尺长窄剑！

谢青枫的“铁砧”依然倒拎在手，微微下垂，他的左肩头裂开一条寸多长的伤口，鲜血溢出，染红了左上襟一片，他恍同不觉，只毫无表情的斜瞅着坡间的包实顺，不过，奇怪的是原来冷峻异常的目光，此时竟变成恹般悲悯了。

包实顺正在慢慢转身，他的动作颇为滞重，好像就连转个身对他也是一桩十分艰难的事。而当他转过身来，答案便明摆明显了——花花绿绿的肚肠，宛如一团纠缠不清的蛇鳝蚯蚓，拼命想钻头出来那般在他肚腹间蠕动抽搐，更拖满一地，涌冒的程度，已不是用手按得住的光景了，换句话说，包实顺就快上路啦！

魏五郎赶紧扭过头去，险些呕了起来。

谢青枫双目不瞬，正对包实顺那两只瞳孔逐渐扩大，死鱼一般的眼珠，他叹口气，提高声音：

“包老兄，我已经告诉过你，大道坦荡、四通八达，而且也预祝你平安了，为什么你就如此想不开，端挑了这条黄泉路去走？”

喉头“格”“格”响着痰音，包实顺的面色枯槁灰败，双颊垂搭，他的嘴唇翕动，气若游丝，虽是油干灯尽的模样，仍似在拼命挣扎：

“我……我……没想到……青……青枫兄……我终……究是……斗不过……你！”

谢青枫静静的道：

“是你的习性害了你，包老兄，再怎么变，你永远脱不开你的杂碎模式；如果你不是杂碎，现下已经快快乐乐出去十几里路了。”

两眼怒睁，包实顺的样子仿若又待扑击过来，然而，他只是怒睁两眼，再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看情形，像是永远也没有下一步的动作了。

魏五郎从方才包实顺飞射回来的地方拎起一件东西，那东西底座是面沉厚的木质圆盘，圆盘上面却嵌着一圈一圈的弹簧，弹簧顶端缚连一块长方型木板，显见人的两脚只要踩上木板，压挤弹簧收缩，再猛然往上起掠，借着弹簧的反张力道，加上本身的提纵技巧，那倒扑的势子焉能不快得惊人？

谢青枫手按木板，使力下压，缓缓松回，不由叹喟的道：

“这玩意弹力极强，又紧又韧，借势运劲，非常适合发动奇袭，狙敌于近距离之内，也亏得像包实顺这样的老杂碎，才想得到这些匪夷所思的邪门花招！”

魏五郎余悸未消的道：

“到第二次他落了下风，我还以为姓包的已经认了命，乖乖拿腿走人了，不料他却仍不死心，出了这么个花样反扑，真叫死缠活赖啊！”

谢青枫道：

“你该了解，五郎，哪一类的人就必定是哪一类的天性，永远改不了。所谓死狗窜不上南墙顶，包实顺五十多岁的人了，耍杂碎耍了大半辈子，积习已深，想叫他脱胎换骨，洗心革面，岂不是妄谈？”

魏五郎睁着眼道：

“莫不成，枫哥，你早判定他还有花样要使？”

谢青枫颌首道：

“不错，姓包的玩刁使赖惯了，业已养成无格无行的习性，根本不知信诺、羞耻为何物！只求目的，不择手段，什么卑鄙龌龊的行为都做得出来，要他赔上一只耳朵又毫无所获的走人，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望一眼魏五郎，他又淡淡的道：

“老实说，像包实顺这种人，只有变成死人才能相信他。”

魏五郎沉沉的道：

“难道他不知道这么做是在玩命？”

谢青枫一笑道：

“大概他不以为是玩他的命，可能他认定是要玩我的命！五郎，我早说过，在我们的这个圈子里，千万出不得错，否则，代价就大了！”

魏五郎咀嚼着谢青枫的话，竟兴起不寒而栗的感觉，可不是么，这次他与“常山”方家的纠葛，正是未能体察事实，贸然上当的结果。错误犯下，率尔亡命，若非谢青枫的仁义大度，临危伸援，光凭他魏五郎，只怕早已被方家人生吞活剥了！

谢青枫骑在马上，不徐不缓的往前淌着；魏五郎另乘一骑，紧随于后，这是晌午，日头高挂中天，火毒毒的晒得人头皮发炸。

干咽着唾沫，魏五郎心里暗犯嘀咕，因为今天一大早，谢青枫就把他从床上唤醒，连口稀粥都没来得及喝，便催着他匆匆上路，而要去哪里？去干什么？谢青枫一句未提，沿途扯的净是闲篇，有一搭没一搭的，只叫他抱着闷葫芦瞎猜疑。

走着走着，魏五郎发现情形不大对头，怎的这条路越走越熟？他突然一夹马腹，抢上几步，摆成与谢青枫双骑并行的架势，急姥姥的问：

“喂，我说枫哥，咱们这是往哪里去？”

用手扇着风，谢青枫懒洋洋的道：

“这条路，你不熟么？”

魏五郎忙道：

“就是因为熟，我才问你呀！枫哥，这不是通往‘大榕口’的两条驿道之一么？”

谢青枫笑道：

“难得你有这等的好记性，不错，我们正是要前去‘大榕口’。”

怔了怔，魏五郎愕然道：

“去‘大榕口’？枫哥，我不懂，我们去‘大榕口’干啥？”

在脑门上刮一指头汗珠子弹了出去，谢青枫慢吞吞的道：

“那曹永年，不就住在‘大榕口’么？”

魏五郎更似坠入五里雾中，不但像坠入五里雾中，那股子惊慌不安也随之而起，他结结巴巴的道：

“是，曹家是住在‘大榕口’……但，但这和我们去‘大榕口’有什么关系？”

谢青枫闲闲的道：

“才说你记性好，脑筋就转不过弯来了。五郎，我们去‘大榕口’，当然是冲着曹家，要不，日晒风吹的算犯哪门子贱？！”

魏五郎眨巴着两只环眼，仍旧一片迷惘：

“枫哥，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要去曹家？”

谢青枫抚着鞍前“判官头”，好整以暇的道：

“那方逸，在玩过这场把戏之后，正是他表功的大好时机，包管会留在曹家，借词儿保护曹永年，顺便接近伊人讨取欢心。我们先到曹家擒起他来，手头上有了筹码，再与方家谈斤两、论过节，斧底抽薪嘛，省得杀过来追过去叫人烦躁！”

拍拍魏五郎的背脊，他又接着道：

“我了解你不愿去曹家的心态，你在那儿失过风、受过伤，提起来就会有惮忌规避的反应，这不怪你，凡是人，都有类似的倾向。但这一次你不必挂虑，有我在，谁也动不了你，如果可能，说不定还替你吧颜面挣回来！”

魏五郎迟疑的道：

“枫哥，你能肯定方逸现时仍在曹家？”

谢青枫笑了笑，道：

“方逸是年轻人，还是一个贪色图财的年轻人，他有什么想法，我非常清楚。你宽怀，五郎，这档子事，和我的判断定然八九不离十！”

魏五郎默然了，他绝对相信谢青枫的推测，连番遇着的这些事，人家有哪一件是没断准的？

曹家大院的确极有气派，恢宏宽敞、美仑美奂，休说在“大榕口”这种半大不小的地方，就算摆在任何一个通都大邑，也称得上是巨户宅邸，便在夜晚看上去，依然有其财雄气粗的格局，若愣是要挑剔点什么，仅仅稍嫌伦俗了些而已。

隐在暗处的谢青枫，这时以手肘轻碰了魏五郎一下，压低嗓门道：

“进去之后怎么个走法，你都还记得吧？”

魏五郎点头道：

“当然记得，枫哥，只要你说明要去哪一处，我领着你走便是，错不了。”

谢青枫道：

“方逸应该住在客房，你知不知道客房的位置？”

魏五郎道：

“曹家待客的所在，叫做‘悦远楼’，是一幢两层楼房，里外陈设相当精致华美，姓方的极可能就住在‘悦远楼’里……”

谢青枫笑道：

“‘悦远楼’？倒挺像一家饭馆的名字；伙计，我们进去吧！”

潜入曹家大院，对他们两人来说，几乎不费什么力气！由魏五郎带路，轻车熟路的就摸到了“悦远楼”，果然不错，这幢二层楼的建筑，巧雅典秀，玲珑有致，想建筑之初，是经过一番心思的。现在楼下灯火全熄，楼上的一间房子里尚透着光亮，但窗纸之后，却未见人影掩映。

侧着身子靠在墙壁上，魏五郎憋着声向二楼指点：

“只有那一处亮着灯，枫哥，你有没有想到，要是姓方的万一不在楼中，下一步又该怎么走法？”

谢青枫端详着眼前的形势，不以为意的道：

“这么晚了，他不在自己房里歇息，莫不成还能摸到曹小凤的床上去？曹永年虽是个生意人，这点规矩仍得讲究——”

魏五郎解释着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枫哥，我是怕姓方的并没有留在曹家。”

谢青枫道：

“也简单，摸进楼里一探便着。走！且先从亮着灯的那间房子开始。”

两条身影拔起，中间没有经过任何停顿就攀上了二楼亮灯的房间窗框之下；谢青枫不仅对魏五郎的轻功造诣深表赞赏，魏五郎的身法、姿势、落着点，不愧都是一流，甚至连速度也颇够水准，而那种轻灵巧活，尤其难得；干他这一行，陪衬起来确然相得益彰。

手指扣着窗框下的木嵌，谢青枫示意魏五郎向房中窥探，魏五郎小心翼翼的接近窗缝凑眼上去，只一瞄就缩回头来，光影暗淡中，脸上却有掩不住的惊喜：

“姓方的果然就在房里，枫哥，你又猜对了！”

谢青枫小声道：

“看清楚啦？”

魏五郎有些喘，他兴奋的道：

“没错，正是这王八羔子，他侧躺在床上不知瞧着什么鸟书，面盘对着窗口，灯光照过去一明二白，就是他！”

谢青枫轻轻的道：

“很好，我进去拿人，你伏在这里打接应，等我招呼你再现身！”

魏五郎忙道：

“枫哥，姓方的随身带得有几名武师，你可要防着！”

低应一声，谢青枫身子斜翻，掩闭着的两扇窗户并未下栓，只一伸手就推窗而入，宛似一股淡淡清风吹进房中。

那张紫檀木雕花的床榻上侧卧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长得眉目端秀，一表人才，就是眼波流转不定，略显浮华之态。他骤觉房里空气起了回荡，目光瞥处，赫然发现了谢青枫这不速之客，于是眼波四转，便更加不定了。

谢青枫背负双手，靠在窗边，笑吟吟的开口道：

“秉烛夜读，神游古今，方老弟真个雅兴不浅！”

床上的年轻人放下手中书册，缓缓坐起，形态倒还十分从容镇定；他一边用手抚平身上月白中衣的皱摺，边沉声问道：

“阁下何人？深夜擅闯敝处又有何为？”

谢青枫笑容不改：

“你是方逸，没有错吧？”

年轻人冷冷的道：

“没有错，我是方逸，你是谁？”

眼睛流览着房中的诸般陈设，谢青枫神色和悦的道：“我受一位朋友所托，特地前来与你打个商量，造访的时间不对，尚请方老弟你见谅！”

方逸上下打量着谢青枫，态度上已流露出傲岸之状：“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无妨打开天窗说亮话，我不喜欢绕圈子，尤其不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来和我晤面！”谢青枫不愠不怒，安闲如故：

“势不得已，只有从权，方老弟，好在我已先向你表达过歉意了；咱们长话短说，有位魏五郎，想你知道这个人？”脸上的表情一硬，方逸道：

“怎么样？”

谢青枫道：

“看我薄面，放过他吧！”

注视着谢青枫，方逸忽然哧哧笑了：

“所谓‘物以类聚’，魏五郎是贼，约莫你也是个贼了？你们这些贼种，有什么资格来同我说话更讨人情？看你薄面？你这张脸只配我拿脚来踩，多瞅一眼都作呕，看不得了！”

谢青枫仍然没有生气，他静静的道：

“首先，方老弟，我不是贼，魏五郎或许是贼，但他纵然是贼，却要比你、比你方家任何一个人来得干净、来得正直、来得坦荡！你们方家的作为正合了两句话——满口的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方逸神色顿变，愤怒的道：

“你，你敢侮辱我们方家？”

微微一笑，谢青枫七情不动的道：

“‘常山’方家，平日广结人面，四植奥援，再仗着本身那点潜势，自以为就能横行天下、称霸一方了？老弟，其实还差得远哩！江湖深邃、草莽浩荡，正是卧虎藏龙，玄机千万，岂是你们方家识得透、看得明的？只这么点派场，不如收敛些好，你瞧瞧，我不就不受吓啦？”

方逸不由气得脸孔泛青，浑身颤抖，他握拳透掌，咬牙切齿的道：

“大胆狂徒，放肆匹夫！你竟敢如此污蔑方家，谤我亲族，不论你是何人，今晚必叫你遭受严惩，决不宽贷！”

谢青枫耸耸肩，道：

“方老弟，你们方家暗设陷阱、预布圈套，只为了一己私利，便诱人入彀，事后犹不饶不休，欲待杀之灭口；这种种卑鄙作为，正该受罚！今晚上，便你不怨我，我亦要怨你！”

方逸咆哮着道：

“你这贼种，你死定了，我要用你身上的血封住你的嘴！”

谢青枫双手分向左右摊开，大马金刀的道：

“我等着你来封，方老弟，怕只怕连你爷爷都办不到哪！”

大吼一声，方逸从床上跃起，双脚凌空斜踹，谢青枫连眼皮子也不眨，左掌倏出，暴斩对方膝弯，方逸身形忽侧猛曲，右手五指如钩，直抓谢青枫的面门，而谢青枫卓立不动，一脚猝飞，兜着屁股已把方逸踢了一溜滚！

身子顺势滚到床边，方逸伸手摸向枕下，挺身再起的当口，手上已握着一双长有三尺、寒光闪闪的“刺心钩”！

谢青枫笑了，他慢慢的把手转到后腰，慢慢的拔出他的“铁砧”；“铁砧”泛着沉暗却冷森的淡蓝色芒彩，锋利的刀口又透着一抹隐隐的赤晦；刀一举起，即已杀气迷漫，似乎连室中的温度也跟着降低了。

望着“铁砧”，方逸突的一激灵，脸孔肌肉也迅速抽搐起来：

“这把刀……可是叫‘铁砧’？”

谢青枫道：

“不错，这把刀，正是叫‘铁砧’。”

方逸面色青白的僵寒在那里，好半晌，才舌头发直的道：

“那……那么，你，你就是‘青枫红叶’？”

谢青枫道：

“很遗憾，我就是‘青枫红叶’。”

结棍的躯体微微摇晃起来，方逸呻吟了一声，不知所措的道：

“我们方家与你无怨无仇，素来是河井水互不相犯，谢青枫，你为什么要替姓魏的强行出头？我们哪儿招你惹你了？”

谢青枫平静的道：

“好叫你得知，方逸，因为你们所作所为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在德格上过于卑下，另外，魏五郎是我的朋友。”

方逸吃惊的叫了起来：

“什么？魏五郎会是你的朋友？”

谢青枫道：

“对，你想不到魏五郎也有我这样的朋友吧？我告诉你，一个人的谋生之道为何，做不得人格的凭断，做凭断的应是这人的素行及本质；方逸，你们不是贼，但你们默省自问，你们手段之阴险、用心之歹毒，还远不如一个贼！”

方逸脱口呼叫：

“你胡说！”

谢青枫酷厉的道：

“随你狡辩吧，但今晚的事实是，曹小凤离你越来越远了，曹府若大的家财对你而言，亦将烟消云散，方逸，你能落到的只有一场空！”

额头浮凸着筋络，面孔扭曲着，方逸已经控制不住情绪，激动的怪吼：

“你敢！谢青枫，你敢动我一根汗毛，方家人必然将你挫骨扬灰，碎尸万段！方家人决计不会放过你——”

手上的“铁砧”缓缓斜举，在灯火的映照下，锋口那一抹赤晦的光华波动流灿，恍惚间，似是变得颜色鲜艳了，谢青枫的语声来自九幽：

“方逸，你们方家，只算个鸟！”

不错，他说过，他十分了解年轻人的心态——血气方刚、桀骜不驯是惯常的通病，如果再加上这个年轻人出身不凡，略有名望，就越发崖岸自高、不可一世了；在这种情况下，受辱胜于挨刀，使之激怒冲动，乘隙下手，则更省事三分！

方逸完全是照着谢青枫的意愿在行动，几乎就像谢青枫指掌下面用丝线吊挂着的一具傀儡，随心拨弄，收发自如。现在，他正厉声叱喝，举钩猛扑——这一着，当然也在谢青枫的预料之中。

“铁砧”比“剃心钩”的去势更快，钩芒甫映，刀锋已居中斩至方逸胸前，这位“金童子”立刻旋身回招，钩首有若蛇信吞吐，从另一个侧角翻刺，令他吃惊的却是，竟然刺了个空！

有如自虚无中骤然凝形，“铁砧”突兀从斜面劈落，“呛啷”一声，方逸的左手钩已经脱手震掉，一条胳膊直麻上肩！

便在这时，房门猛开，四条彪形大汉蜂拥而入，方逸借势窜跃，口中大叫：

“拿住这奸细！”

为首一个青脸豹眼的大汉呼吼半声，手上的“金背砍山刀”，仿佛泰山压顶由上而下，搂头盖脸的狠劈谢青枫！

身份一下子又变做“奸细”的谢青枫，这次可不作兴逗乐子了；他的“铁砧”迎着砍山刀横崩，“铿锵”碰击里，青面大汉刀身弹起，人向后仰，“铁砧”猝闪又翻，那位仁兄的半只脑袋已飞撞向墙，又血糊淋漓的反震落地！

谢青枫的动作有如一阵狂风，第一个死人的躯体尚未倒下，他身形暴起，刀落似闸，连肩带背便把这第二个掀鼻汉子斜斩两段，甚至连那汉子使用的兵器“判官笔”都同时砍断！

第三位执着一对大板斧的仁兄，见状之下，不禁吓得“发”声怪叫，一缩头就待往后溜，谢青枫青衫飘拂，抢先封住出口，“铁砧”明着直砍那人，却在对方举斧招架的须臾，骤然转向，兜腰而入又齐腰而出！

仅存的一个汉子人正站在窗边，却宛似中了邪一样凸瞪着两只眼珠子，直定定的望着谢青枫，他歪咧着嘴巴，扭曲着面容，一对短钢枪已有一杆掉在脚下，另一杆拖在身旁，看光景，像是吓傻了。

吓傻的显然不止他一个，还有一位方逸，“金童子”方逸。

只穿着一袭月白中衣的方逸，手上落单的那柄“剃心钩”，软搭搭的倒拎着，脸庞的颜色一片死白，他的模样亦似是被什么邪祟魔着了，呼吸困难又目光惊滞，身子更不住簌簌打颤，还有点儿像，哦，癫痫症发作之前的德性。

谢青枫没有犹豫，走到窗边的朋友跟前，他掏出一封早就写好的信件，用力塞入那人怀中，然后，反手一记大耳光，打得这位仁兄蓦而痛叫，丢枪捂嘴，踉跄倒退一却好歹是还了魂啦！

先将“铁砧”插回后腰板带，谢青枫逼视对方，用手指点了点前襟位置：

“这封信，你拿回去交给你家主子方烈，听明白没有？”

那人捂着嘴巴，慌忙点头，却咿咿唔唔的不知在扯些什么卵淡。

谢青枫又恶狠狠的道：

“叫姓方的一切按照信中所言行事，否则，他的宝贝孙子就会被送回来——当然，只缺了个脑袋！”

说着，他转身行向方逸，再没有多一句言语，仅是摆手做了个“请”的表示，方逸居然毫不反抗，就仿若一具行尸走肉，乖乖的跟着离开。

第十一章 午不过未

右边是悠悠的河水，左边是莽莽的青山，中间是片平坦的沙地，沙地附近零散的分散的分布着几块异状巨型岩石，岩石有的半埋沙内，有的盘底而坐，衬在山水之间，倒带几分峥嵘的气势。

这个地方，叫做“回水滩”。

谢青枫邀约方家人谈判的所在，就选择在此处，当然，之所以挑拣“回水滩”，他自则有他的道理。

现在，他独个儿在等候方家人，他认为在这样的场合，魏五郎没有出面的必要，因为谈判的过程和结果，变数极难逆料，任何刺激情绪或影响进退的因素，还是预先避免的好。

方逸也不在这里——不该到他出现的时候，谢青枫决不会让他出现，这副牌，他可是捏得紧了。

日正当中，时辰差不多了。

方家人相当准时，当谢青枫手搭凉棚，抬头观望天色的辰光，人已从左边的山脚林间出现——没有听到马蹄声，显然他们在老远之外即弃骑步行。

方家来的人还真不少，数一数，有八位之多；前面领头的，是个童颜鹤发，面色红润光洁的老人；老人身边，那个妇道看上去约莫不超过五十岁，生着一张满月般的脸庞，丰腴白皙，福泰雍容，要不是袖口足踝处抄扎利落，还真像什么富贵人家的夫人哩！

紧随着这二人后头的，是两个年纪相若的中年人物，他们面貌肖似，神韵中，尚带点前行老人的轮廓；这二位，身材一样的高大魁梧，五官一样的端正严肃，在他们后面，又是更年轻的二男一女；这二男一女，与前四位都有着共同的特色：皮肤细白、容颜清秀，大致上面目结构的接近，这使得他们表达出一个征候——家族，血源相当亲密的家族。

当然，这个家族必定姓方，世居“常山”。

走在最押尾的一位，一看就知道和前面的方氏家族血源无关；这人顶着一张大马脸，颧骨高耸，双目深陷，颌下是大把的络腮胡子，肩上明明白白的扛着一条两头带钩的生铁扁担，架势还颇有几分凶狠。

一行人脚程很快，几乎刚见到身影，已经来到面前，他们注视着站在一块岩石边候驾的谢青枫，八张脸上只同一个表情——愤恨。

露出一抹自认为十分得体的微笑，谢青枫走上两步，轻哈腰身，冲着为首的老人拱了拱手，细声细气的道：

“老前辈，想来前辈便是‘常山’方家的族长方烈了？”

童颜鹤发的老人脸色凝重，毫无笑容，他瞪着谢青枫，重重的道：

“老夫正是方烈，你大概就是那狂妄放肆、不知自己为何物的谢青枫？”

俗语说得好，举手不打笑脸人，方烈一出口就来势汹汹，言词恶劣，使谢青枫马上感到这场谈判，恐怕难以善终；他没有动怒，仍然笑嘻嘻的道：

“方前辈，我诚意邀约各位前来，是相互磋商，解决问题的，彼此最好不要诉诸情绪，事情才谈得下去。如果闹僵了，我这条命固不足惜，前辈令孙的那条命——可不就太冤啦？”

方烈目光倏寒，厉声道：

“你竟敢威胁于我？”

这时，站在方烈身旁的那位妇道轻轻碰了方烈一下，柔声道：

“你看你这火性，老爷子，人家也说得有理，本来就是来谈事情的，闹翻了怎么谈得下去？你要为逸儿着想，就由不得你的脾气了。老爷子，刀把子可是抓在人家手上呀！”

方烈吸了口气，恨恨的道：

“我最看不得这种挟势自重、趁人之危的小人！”

谢青枫抬头看天，似笑非笑：

“要说小人，前辈，只怕我们的立场还得调换一下才对！”

两个中年人形色立变，右颊生了颗红痣的那位大喝一声，愤怒的道：

“谢青枫，你乃何物，岂敢对家父如此出言无状？”

望向对方，谢青枫夷然不惧的道：

“你又是什么东西？”

那人大声道：

“好叫你死而有知，不做个糊涂鬼，我是方魁，方逸就是我的儿子！”

谢青枫冷冷的道：

“很好，方魁，方逸既然是你的儿子，你还是多替你这宝贝儿子小命打算的好，谩骂叫嚣，对他的继续生存没有一点益处！”

那妇道狠瞪了方魁一眼，怒道：

“小魁，你是想害死逸儿么？还不给我退下！这里自有你爹与为娘的作主！”

乖乖，这妇道人家看上去年纪并不十分老大，甚至比方魁兄弟还显得精神，她居然就是方烈的德配、方逸的祖母？谢青枫轻轻躬身，道：

“夫人莫非就是白莲前辈？”

妇人和悦的一笑，道：

“我是白莲。”

谢青枫从容的道：

“久仰白前辈当年风华，不让须眉，今日幸见，果然名至实归！‘常山’方家有白前辈助外理内，实是功德无量！”

白莲当然听得出谢青枫言中有物，她只淡淡莞尔，矜持的道：

“君子交绝，亦不出恶言，谢青枫，我们还是谈正事吧！”

谢青枫显然已将主要谈判对象移转到白莲身上，他眼睛注定白莲，单刀直入的道：

“白前辈，令孙方逸在我手中，我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挟持令孙，只为了替敝友魏五郎请命——尚请前辈等高抬贵手，收回格杀令，但获承诺，便立予方逸自由！”

白莲满脸慈祥的道：

“可以，只须你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谢青枫谨慎的道：

“尚请前辈明示，是什么条件？”

白莲缓慢的道：

“得先把方逸那孩子交出来，我们看到他平安无恙，自会成全你的要求。”

略微犹豫了一阵，谢青枫有些为难的道：

“令孙一切安好，谢某决无虚妄，莫非前辈还信我不过？”

摇摇头，白莲道：

“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问题，而是我孙子性命交关的问题。谢青枫，我们之间只有承诺，并无保障；设若你说话不算，我们又如何找回公道？骨肉情深哪，当然我要先看到我的孙子活蹦乱跳之后，才能考虑你所提的条件！”

谢青枫逸强的道：

“白前辈，我求的只是方家一句话，你求的却是现在就待要人，这中间利害相去太远，易地而处，只怕前辈亦不便轻诺——”

白莲微笑道：

“你放心，谢青枫，以我方家的声望，岂有出尔反尔之理？我虽是一介女流，总还能代表方家说话，我保证说到做到，一言九鼎！”

又沉吟了半晌，谢青枫望了望方家其他几个大男人，放低了声音道：

“白前辈，他们也同意你的办法？”

白莲头都不回的道：

“当然！”

搓搓手，谢青枫道：

“人一到，你就保证收回格杀令、放过魏五郎？”

白莲用力颌首，加强语气：

“一定。”

于是，谢青枫像是万不得已下了决心，带着那种豁出去的神情，曝起嘴唇发出一长声唢哨；他发出的这种唢哨非常奇特，不但清越尖锐，而且还打着急速的旋转，像是一个弯连着一个弯抛向高处，散向幽远，贸然听来，倒似是什么怪鸟在引颈鸣唱。

应合着他的唢哨，河流上游的曲折处，就那么快便出现了一具竹筏，竹筏拐过一道弯，来至滩地左近的水面，居然不再顺势下流，就在附近打起转来，竹筏上，四仰八叉的绑着一个人。

从方家人站立的位置，到河面上竹筏的距离，大约有三丈多不及四丈远，这等间距，应该能够看清竹筏上那个人的体型和轮廓。方家人血肉相连。神驰心系，纷纷凝眸瞧去，这一瞧，当然很快就确定了竹筏上绑着的仁兄正是方逸无疑。

见此光景，方逸的老子方魁第一个就有了气，他怒目瞪视谢青枫，愤怒的道：

“姓谢的，你胆敢如此糟蹋我方家子弟，真乃是可忍孰不可忍！”

谢青枫面无表情的道：

“你却待要怎的？莫不成尚得恭请令郎升高炕、坐首席、大酒大肉的侍候着？”

方魁勃然色变，磨牙如挫：

“谢青枫——”

白莲冷冷摆手，语调生硬的道：

“现在不是争执的时候，小魁，你先发话过去，看看逸儿是否平安无恙？”

方魁憋住一口气，冲着河面上的竹筏大喊：

“逸儿，逸儿，爹在这里，你没有事吧？”

竹上困着的方逸似是扭动了一下，声音低哑困顿，却好歹算有了回应：

“爹……孩儿还好……就只被那姓谢的折腾得不轻……”

语声飘过流水，飘进方家诸人的耳朵里，这一次，不但方魁越形激动，每个方家人都像吞下一口硫磺配芥末，刹时容颜全变！谢青枫叹了口气，苦笑道：

“各位可不能听信一面之词，方逸讲话不凭良心，我几曾折腾过他？甚至连一指头都没有点拨上身，这不是有意坑人么？”

白莲寒着脸道：

“事实胜于狡辩，谢青枫，逸儿眼前所受的待遇，你能说不是折腾？”

谢青枫无奈的道：

“白前辈，我与令孙，乃处于敌对状况，你总不会期望我把令孙供奉在头顶上吧？”

白莲重重的道：

“碎嘴！”

娘的，真个翻云覆雨，说变就变。谢青枫居然毫不动怒，仍一派安闲的道：

“看样子，白前辈，你是打谱见着活人就不认帐了？”

白莲一反先时的和悦亲善，神态之严厉狞峻，直如夜叉出海：

“谢青枫，好叫你明白，我们自开始就没有打算和你妥协，更休提接受你的要求了！方家人从不在威胁之下低头，以前不，现在不，将来也不，你触犯了方家人，只有死路一条！”

谢青枫笑了笑，道：

“那么，前辈刚才的承诺，等于放屁了？”

白莲恶毒的盯着谢青枫，缓缓的道：

“徒逞口舌之快，只会使你死得更为痛苦！”

谢青枫指了指河水，从容不迫的道：

“白前辈，在我死得更为痛苦之前，有几句忠言不得不尽快面禀；你们看到方逸，并证明方逸还活着，这都不错，但饶是如此，却决不意味着你们就能抢人到手，更制我于死。白前辈，方逸尚绑在竹筏上，竹筏隔着这里犹有一段水面，情况什么时候会发生变化，谁也不敢预料！别看只短短几丈远近，咫尺乃同天涯，说不定在各位救得方逸之前，他已不是个活人了！”

方魁一声大吼，咆哮如雷：

“危言耸听，满嘴胡说，姓谢的，我们不受你的吓！”

谢青枫淡淡的道：

“那你们就动手试试，怕只怕，届时会有人后悔莫及！”

白莲的神情有些阴晴不定，她在片刻的迟疑之后，突兀声似连珠：

“小雄、小魁河上救人，珍儿侧面掩护，老爷子，我们合手并肩做掉谢青枫这狂夫——”

第一个动手的人不是方烈，乃是那年轻的两个兄弟之一；这年轻人身形才起，左手五指凌虚勾曲，一股看不见的力道，已有如钢钳般涌向谢青枫咽喉。他倏忽斜走，立时亦知道了来人是谁：

“方豪，你果然是阴毒成性——”

方豪一击不中，大旋身，那把缅甸刀便有如灵蛇也似波颤着暴噬而来，谢青枫再次回避，另一个年轻人亦已挟着一双短铁拐攻上；同时里，方雄、方魁两人仿佛大鸟腾空，飞掠河面，那位大姑娘则身轻若燕，早就扑向了水滨。

事情演变到这步田地，显然已是无法善了——正如白莲所说，他们打开

始就没有妥协的意思，而既然破裂，又破裂得这样彻底，谢青枫除了横下心来往绝处干，亦实在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了！

当谢青枫“铁砧”闪电般震开那双短铁拐的一刹，飞掠河上欲待抢人的方魁，蓦地发出一声疯狂的吼嚎，声音之惊恐骇怖，活脱像大白天里见到了恶鬼。方烈两口子不及围攻谢青枫，赶忙双双回视，这一看，也几乎各自呛出一口血来——原本好端端的在水面上打转的那具竹筏，怎么猛古丁就翻覆成筏底朝天啦！

方雄与方魁兄弟两个人已来到竹筏上空，由于事起突兀，情急之下，他们也顾不得探究竹筏骤而翻覆的原因。首先是方魁背曲身，一个猛子便扎向水里，但见水花微扬，人已不见；方雄比较谨慎，落脚到筏底之上，筏底久浸于水，滑湿异常，任是方雄功夫极佳，亦连连踉出两步，才逸强站稳。

河水悠悠，平静无波，翻了底的竹筏仍在近距离的范围内缓缓打转，可是，潜入河中的方魁却毫无消息，就像泥牛入海，踪迹杳然！

方雄半跪在筏底边缘，骇急焦恐的情绪已将他原本颇为堂皇的容貌扯变了形，他双手紧紧抓住排竹的缝隙，明知无效却情不自禁的大叫：

“二弟、二弟，你找着逸儿没有？你们爷俩倒是快点上来啊……”

滩地上的白莲以泣血般的双眼望向谢青枫，而这位“青枫红叶”的神色却令她深感震撼了——那是一张多么冷硬酷厉的面庞，阴沉中含蕴着对世间所有不幸的洞悉与了悟，仿佛他早就知晓了一切结果，悲悯于生死的变数，亦包容了生死的变数！

方豪和他的堂兄弟无视于河上的异状，只全心全力的攻杀着谢青枫；一柄“铁砧”在谢青枫手上，虽然起落如电，但只守不攻，他的冷静与方家兄弟的狂猛比较，明眼人一看即知，他仅仅在等待着挑选一个适当的下手机会罢了。

方烈呆呆的注视着微微晃荡、却极其平缓的流水，蓦然间有了顿悟，他赶忙叠声吼喝：

“这条河底下一定有古怪——雄儿千万不可造次，你拿家伙把竹筏砍散，或许来得及救人！”

半趴在筏底上的方雄回应一声，反手拔出斜背肩后的“紫鳞刀”，手起刀落，一片“咔嚓”声里，捆系着竹筏的绳索已连续断裂，当筏身散开，形成一根一根孤零的残褐色粗竹筒时，它们仍未顺水流去，依然在原先浮动的水面上旋动，慢慢地旋动！

竹筏散开了，却没有看到人体浮现，不管是方逸或是他父亲方魁，俱皆不见踪影！

颤巍巍的站立在一根竹筒上面，方雄努力平衡着自己身体的重心，面容却如死灰——他非常清楚眼前是个什么情况，人在陆上和在水里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世界，人要呼吸，水底下却如何呼吸？时间已经过去了这么久，就算闭息运气的能耐再强，怕也挺不下去了！

枯候河滨的少女突然“哇”的一声悲嚎起来，双膝跪地，长声泣呼：

“爹，爹啊，哥哥，哥哥，你们怎么不上来，怎么还不上来……”

方烈望着河水深处，而河水的颜色青蓝得泛黑，像是大地裂开了这条幽邃不见底的隙口，拿一波轻涛做掩遮，把任何褻渎它的人都吸到了另一个空间——另一个无天无日，充满了冷寂灰茫的空间……

激灵灵的打了个寒噤，这位方家的族长仿佛一下子变苍老了，他沉重的

挥挥手，嗓音喑哑的招呼：

“雄儿，回来吧，你弟弟与侄子都没有希望了……”

抖臂腾空，方雄一个筋斗翻身落地，他两颊抽搐，窒着声喊；

“爹，我们要为二弟和逸儿报仇，便方家人死尽死绝，也必得拼掉姓谢的一半！”

方烈喉咙里起了一阵咕噜声，他仰天吸了口长气，扁着嘴唇道：

“他必定要抵命……雄儿，只可恨他一条狗命，怎顶得了我儿我孙的两代人生！”

这时，那从来到就一直不言不语的于思汉子，面容严肃的走了过来，朝着方烈哈了哈腰：

“老爷子，时辰该到了，请容我这原是掠阵的角儿打一次前锋，生死报知己，也不枉与方家三代交好一场！”

方烈唏嘘着道：

“难为你了，金八，让我们一齐同转这道轮回吧！”

于是，脸色透青，唇角不住痉挛着的白莲，猛一声叱喝：

“超儿、豪儿，都给我退下！”

方豪与他堂兄方超闻声之下，双双暴退，缅甸刀和短铁拐舞织成一面强劲的网幕以断后，然而，谢青枫并没有乘机追杀，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追杀的意思，光景倒像挑挑捏捏，随时皆可随他之便的模样。

河水无声，只是平稳又安定的向东流动，它像是永远都这么含蓄深沉，哪怕刚刚才吞噬了两条人命，波光粼粼间，甚至不带起一圈额外的涟漪。

方家人——方烈、白莲夫妇、方雄、方超父子，另外加上方豪与方珍兄妹，六个人站成一个大略的圆，圆的中心，是谢青枫。

叫金八的于思汉子并不是圆阵中的一员，他独自走到滩地较为隆起的左侧方向，那里隔着圆阵约有丈许远近。谢青枫拿眼睛估量过，位置正好是他背对着两肩当中的死角。

不错，金八挑拣了一个好地方。

方家人的六张脸，宛如六块棺材板，又僵又硬又冷，外带着死亡气息。

谢青枫知道，现在才该是浴血搏命的关口了。

方烈目定定的看着谢青枫，语声竟平和得奇怪：

“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是使用什么诈术坑害了我儿我孙的性命？”

谢青枫咧咧嘴，道：

“你先时说得对，这条河，河底有古怪，但却不是整条河的河底都有古怪，古怪的地方只有靠近滩边凹进来的一段。方前辈，此地名唤‘回水滩’，就是因为河水流经滩外，基于河床的奇特构造，形成了一道表面说不出的暗漩而得名，漩涡隐藏在水下，越往深处回转的力道越强；相反的，越近水面它的力道就越弱，是以这条河的河面看上去水波不兴，流势平稳；实际它却是一个陷阱，一个可怕的死亡绝地——只要你坠入水中，便少有生机。”

鼻翅急速的翕动着，方烈又沉沉的道：

“就算河流之下有漩涡，我孙方逸是被绑在竹筏上，劈散竹筏，为何却不见人？莫非水下漩涡也能将一个牢绑在竹筏上的人都扯下去？”

谢青枫极有耐心的解释道：

“不，竹筏的浮力大，又载承于水面之上，因此水下的漩涡对它的影响不强。各位也看到了，竹筏充其量只是在原来的水面缓慢回转而已。方逸被

吸入漩涡，并非漩涡本身的力量，乃是令郎方雄那一阵乱刀砍劈的结果，竹筏砍散了，也跟着将捆绑方逸的绳索砍断，方逸一朝失去系身附着之物，焉有不坠水下沉之理？”

身子一震，方烈颤声道：

“你，你你……你是说……”

点点头，谢青枫十分抱歉的道：

“不错，我是说，是前辈与令郎方雄害死了方魁父子！”

旁边的方雄脸孔倏然扭曲，嘶吼如泣：

“谢青枫，设计的人是你，下毒手的人也是你，可恨你却含血相喷，颠倒黑白，妄图嫁祸于我爷俩，挑拨方家家族骨肉感情。你，你简直可恶到了极处！”

谢青枫耸肩微笑：

“勿须激动，方老兄，我仅在叙述一个事实而已。”

方雄瞠目咋叫：

“你死了那条心，我们方家人断不会中你的离间之计！”

摆摆手，方烈强自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声调带着抖音：

“那竹筏……谢青枫，为什么会忽然倾覆？”

谢青枫平静的道：

“很简单，筏底靠近边缘三寸七分的地方，钉系有一根长索，长索隐于水下，拖延出十丈之外一个掩蔽处，由我的朋友暗里掌握着，听我号令，他只消用力一扯绳索，竹筏就会随势翻倾——顺便一提，筏底边缘三寸七分的位置，正是应合漩涡的特殊回转力道，最易于使筏身倾覆的落劲点。”

吸了口气，方烈喃喃的道：

“原来你早就踩探好、计划好了，我们却似一群呆鸟，蒙着两眼往你设下的圈套里跳……”

谢青枫颇有憾意的道：

“老实说，我也不愿把事情搞成这般凄惨模样！方前辈，是你们失言背信，逼迫我向绝路上走——”

白莲的“八角毒丹砂”便在这时一蓬赤雨般兜头洒来，这“八角毒丹砂”于阳光之下，闪现着刺目的朱红，有如漫空流窜的蝎眼；显然是挨上即便要命的玩意；谢青枫并未如对方预期那样抽身退避，他手中“铁砧”横翻，迎着洒来的毒砂猛进。

“铁砧”翻起的同时，一片如削的锐风突兀凝形反卷，这片锐风坚硬的程度，仿佛将空气密集压缩了，压缩成一面实质的力道弹扬；飞袭的毒砂像是骤而受阻的蜂群，立时四溅纷散，漫无目标的跳动迸射，令得方家的圆阵马上乱了阵脚，各人急忙走避不迭。

谢青枫上身半屈，对准左方身侧的一个角度挥刀，刀如电掣，光芒暴映，方超的一颗脑袋已滴溜溜抛上空中——光景倒像是他自己撞上锋口的！

劲风过处，金八的铁钩铁扁担已搂顶挥落，来得好快、好急、又好凌厉——金八，谢青枫知道他是什么人，“大吉岭”的股匪头子，杀人不眨眼的恶煞；他率领的那群强梁，十年前在一场同道火并中遭至败灭，金八失势后便消声匿迹了。如今在此地出现，又恁般死心塌地的为方家人卖命，显见落魄中是受到方家人的照顾！而不管怎么说，金八仍是金八，狠劲狂态，不会稍减！

谢青枫半屈的身子蓦起，“铁砧”翻扬，金八的铁钩扁担猝然由下击之势改为偏扫，只这一变，双腿齐胫以下已顺着“铁砧”刀口飞出，但是，他的扁担一端亦扫上了谢青枫左臀，勾扯勾扬，两个人分成两个方向滚跌。

缅甸刀便在此刻仿若长虹流曳，拦腰斩向谢青枫尚在滚动中的身躯；谢青枫的身躯忽然伸展——向一个非常古怪又违反力道惯性的角度伸展，刀随势出，方豪的半只面孔已“噗”声弹起，鲜血喷涌里，他的缅甸刀正好砍在刚才谢青枫伸展身躯前的位置上！

不似人声的尖叫着，白莲体与剑合——那是一柄小巧又锋利的淬毒“竹叶剑”——青芒漾映间，有若一溜寒波，涌向谢青枫。

“铁砧”暴落，煞如巨闸切封，劲力过处，白莲硬被带出三步。方烈的一对纯纲虎爪，便在须臾间猛击合罩；谢青枫不退不让，身形倏缩向前，虎爪擦过他的背脊，刮出八道皮开肉绽的血痕，“铁砧”便也深深切入方烈的腹部，深得足使方烈发出的嗥号刺人耳膜，撼人心弦！

于是，白莲倒翻而回，“竹叶剑”恍似毒蛇的蛇信伸缩，将十三剑合为一击，剑尖飘飞里，涵盖了敌人全身上下十三处至命的要害！

谢青枫似乎不觉得痛（实则痛得要命），他的“铁砧”在瞬息间，封住身体上下四周五个方位，由于刀锋面积宽阔，这五个方位便完全阻挡了白莲刺来的十三剑，在连串的刃器交击声中，白莲迅速退后，谢青枫的“铁砧”猝自左肋横斩，斩出的位置，恰是白莲后退的立足点，仿若他早就度量定了。

白莲没有呼叫，只是踉跄、再踉跄，鲜血像泉水一样从她胸口涌出，缓缓的，她向下踉跄——方雄没有过去探视母亲，因为他知道人在什么状况下已经不必再探视了，结果总没有意外的——他扑过来，势同疯虎。

“紫鳞刀”泛映着金紫色的光华，在方珍幽幽的哭声里呼轰卷至，谢青枫卓立不动，目光凝聚，刀出身旋，已将方雄震退两步。方雄歪扯着那张变形的面孔再度冲至，刀似奔涛，连连劈斩；而谢青枫的身形如柳絮般，随着刀芒刃影飘浮沾飞，当方雄三十七刀一路使尽，正在换式易招的一刹，“铁砧”便随着这窄得不能再窄的空隙竖砍而进，兜胸将方雄劈出七尺之外。

谢青枫的“铁砧”又蓦而反抡，“当”的一声，重重把一柄双刃匕首敲落于地——双刃匕首来自方珍，一震之力，竟将这位大姑娘震跌于地！

宽利的刀口贴近方珍雪白柔嫩的颈项，谢青枫望一眼那张凄楚悲绝又泪痕斑斑的惨澹容颜，猛然抬腕收刀，大步走开，更不理犹躺在那边咒骂不已的金八，管自离去。

河的上游，一块不起眼的岩石后面，魏五郎现身迎近谢青枫，定是亲眼目睹了方才那一场残酷的拼杀，这位“一溜烟”竟然面青唇白，脸有悻色；他哈着腰急步过来，欲待搀扶谢青枫，却被谢青枫抛肩推开：

“没这么严重，伙计，我自己还走得动。”

看着谢青枫一身伤痕，血迹殷然，魏五郎不禁咋舌：

“枫哥，为了我的事，可真辛苦你了……这身伤，够呛吧？”

谢青枫拍拍魏五郎肩膀，豁然大笑中洒步前行，只轻飘飘的丢下两句话来：

“我不是说过么？五郎，朋友交来是干什么的？”

第一章 陷阱

阴霾的天，绵绵的细雨，寒风萧瑟；雨丝随着风向卷扬飘移，不仅是扑着人们的头脸，也似是把人们的心窝都浸凉了。

泰昌府的大牢矗立在斜风细雨之中，灰黑色的石砌建筑透着那种特异的阴森冷酷气息，叫人多望一眼都觉得沉闷不堪，而半圆形的牢门就像巨兽的嘴巴，那么些辰光，青春，以及生命便被它毫不容情的吞噬了。

范苦竹所蹲的这间牢房和其他的牢房一样狭隘霉湿，十二尺长六尺宽的幅度就是他全部的天地，唯一与众不同的，范苦竹是单独被监禁于此。

这并不是说范苦竹受着什么优待，相反的，这是重刑犯或待决之囚才能具有的“权利”，进入泰昌府的大牢，一旦被分到“单囚室”，这个人的老命也就差不多报废一半了。

壁顶开得有一扇小窗，小到只有巴掌宽窄，其间还嵌隔了两条拇指大的铁条，小窗可以透风透气，却绝对透不出个活人去。

范苦竹入狱已有三个多月的时间，但从另一个“单囚室”换来现在的这间“单囚室”，却只有三天的工夫。

范苦竹盘膝坐在铺着麦秸冷硬的地面上，苍白多髭的瘦削脸容也和天气同样的阴晦沉翳，三个多月愁苦的日子，在他看来，宛如三百年那样漫长，在三个多月之前，他做梦都不曾想到，有一天他范苦竹竟会沦落至此步田地！

那是怎样的一场梦魇？意气英发的范苦竹，铁胆傲骨的范苦竹，“幻翼门”中位列首席高手的范苦竹，也会为了两条人命，一箱珠宝，只因缀上一个义字，凛然于恁般不可欺的自信与清白甘愿投身入狱，求的只是官家的明辨同确认，予他往后那段不受玷污的未来即已满足，他当然知道他的无辜，就宛如他的师弟童立也知道他的无辜一样。

然而三堂过了下来，他仍不清楚他最后的命运将会如何。虽说官家有所勉慰，师弟童立再三保证，但重刑犯的待遇却不曾改变。

在狱中，他有很多时间来回忆，他想到他年轻可爱的妻子，想到他最最钟爱的师弟童立，也想到许多师门同僚，自然，他亦曾再三研判伍大员外家中劫财杀人的命案中，为什么会留下他的个人标志“金翼箭”？

铁门上那扇由外面操纵方能启开的窄小横窗，“吱”的一声敞开，凑上一张满布皱纹的老脸，声音也是如此和气得带着谦恭：

“范爷，没搅着你老吧？”

范苦竹知道门外是牢头老袁，老袁每天一次，多则三遭，固定的“晨昏定省”，相当奉承巴结，好像他范某人不是坐监，竟若在此间休养一般。

微微转过脸来，他淡淡的道：

“你客气，老袁，人闷得慌，有个对象聊聊正求之不得。”

老袁脸上堆满了笑，几乎把口鼻都贴上窗槛：

“天傍黑，快开晚饭啦，我方才到灶下绕了一圈，又是黑面饭配地瓜汤，我说范爷，连我这等见惯吃惯的粗砺人都起呕，范爷又怎生下咽？这种伙食，唉……”

范苦竹无精打采的道：

“三个多月下来，也差不多习惯了，其实，人在这里，如何还有心情去讲究吃喝？能将就着续命延年，就算是有福。”

老袁向左右一瞧，忽然放低了声音：

“范爷，我在你那个黑面饭里夹上一大块卤肉，算是我老袁的一点心意，你老好歹要赏脸吃完——”

范苦竹的足踝上截着脚镣，双手却没有加铐，他拱拱手，感激的道：

“多谢，这一阵子麻烦你不少次数，实在心中难安，老袁，有一天若能出去，必有寸报！”

急忙在窗槛外摆摆手，老袁低促的道：

“范爷千万别这么说，我老袁承担不起，范爷威仪，我可是仰慕已久，却做梦也想不到竟在这里拜识范爷，唉，不提也罢，范爷不要忘了吃了那块卤牛肉啊……”

“吱”的一声，横窗的铁板又再封合，这时，范苦竹才想起他要问的问题：

“老袁，老袁，我的案子可有消息？”

门外传来沉缓的脚步声，却是渐去渐远，没有回答；范苦竹不知老袁究竟是听到了他的问话还是不曾，他迷迷茫茫的坐在地上，一直到牢卒把晚膳送来。

囚室的铁门下方留着一道狭长的暗格，两寸高的暗格平时也在外间以铁板扣锁着，只有送饭的辰光，牢卒才将暗格的铁板抽开，把那等不堪入口的食物推入。

果然是浅浅的半木碗地瓜汤，外加一个拳头大小的黑面粗饭。

舐了舐嘴唇，范苦竹拖动身子来到门边，他先喝了一口混浊又泛着霉腐气味的地瓜汤，再拿起那个黑面饭凑近鼻端闻嗅，唔，不错，是有股子卤牛肉的香味，这块牛肉夹裹的手法极好，从外面丝毫看不出来曾经动过手脚，严丝合缝的就和刚出笼的馄饨面饭一样。

范苦竹咽了口唾沫，沿着面饭四周往里咬，他的舌尖已沾着肉屑，味觉吸收着肉香，是一块卤牛肉，极嫩极腴的一块卤牛肉，他细细的咀嚼着，忽然，他的牙齿咬上了一些什么软韧的物件，小小圆圆的软韧物件！

齿唇的感触使他范苦竹发现，现在咬着的决不是肉，他赶忙吐在手中检视，老天，那竟是一只小小的灰色羊皮纸卷，裹得紧紧的灰色羊皮纸卷。

范苦竹警惕的望向铁门，当他觉得安全没有顾虑以后，才迅速又谨慎的把手上那只羊皮纸卷舒展开来，在斑斑的油渍沾染下，仍能清楚看见羊皮纸上以朱笔绘描出的一幅简图，简图的格式内容显然就是他住的这间牢房，其中且标明了方位、尺寸，另外还画着一道鲜明的赤红箭头，箭头所指，乃是正对牢房右侧壁脚的第三块基石！

心腔急速跳动着，范苦竹本能的将视线投注向那块箭头标示的墙脚基石，那只是一块两尺见方的灰白石头，潮湿、暗涩，却质地仍然坚硬的灰白石头，表面上看不出任何与其他石头的不同之处。

当然会有所不同，范苦竹知道这张简图是他师弟童立所绘，童立在劝他自行投案之前曾拍着胸膛保证，如果万一官家审讯不公，或硬要屈打成招，横心栽赃，则必有办法救他出去，眼下这张简图经由牢头老袁的手脚出现，必然是童立与实践他的诺言了！

范苦竹轻轻将手中的羊皮纸卷撕碎，他撕得很细很细，也很慢很慢，他心中并不快乐，一点也不快乐，相反的，他觉得胸膈窒闷，有一股怨气在翻腾，他感到无比的屈辱，至极的愤憾，因为等到童立设法救援他的时候，则

官家对他的案子一定已做了欠当的结论，他恨的是，他根本没有做过那样的事，他甚至连那苦主伍员外居住何处都不知道！

是了，难怪三堂审过之后迄今毫无下文，难怪牢头老袁故意装聋作哑不肯告诉他实在的情形，看样子，这场官司可是坏事了！

范苦竹深深吸了口气，吸入的却是一股萧杀的秋意——他蓦然打了个寒噤，秋天不是处决人犯的季节么？那件案子假设坐实了他，死罪便不可免，很可能，天啊，很可能就是这几日的事，而官府却瞒着他，打算一直瞒着他到行刑的辰光！

两排牙齿挫得格格响动，范苦竹全身发抖，双目透赤，他面容扭曲着仰视霉痕污沾的屋顶，王法何存、天理何在？居然就把一个无辜的人，一个清白的人，这般蒙头盖脸的活活坑死？不，不甘心，他不能死，更不能接受这种冤屈！

应该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朝廷的律例难以还他清白，他要用自己的方法去洗雪，官府的任事不足昭公允，他要自己去讨回公道，他不能赔上命又赔上名誉受损去遗臭万年！

又怔怔的望着墙脚下那第三块基石，那只是一块冷冷木木的石头，范苦竹内心的渴望却越来越热切，他明白，他的生命，未来，名誉，便全部维系在这块冷冷木木的石头上！

夜深沉。

梆子的回响清脆中泛着意韵的凄凉，二更了。

范苦竹蜷曲在麦秸铺成的垫具上，等待最近的一班巡夜牢卒走过去。

顺着那墙脚第三块基石的边沿以手指探挖灰泥，竟不知何时变成了粘土，外色相似，其强固却有天壤之差，他甚至不须另觅工具，仅以双手十指之功，便能将石块四周的粘合物纷纷剥脱！

很快的，范苦竹已运力把这块基石搬移于侧，基石之后，显露出一个深黑的洞穴，其走势好像向下延伸，还有阵阵寒瑟的冷风从穴眼中溢拂。风固然冷削刺骨，但却另带着一股清新的气息——仿佛表征着自由，吟唱着海阔天空！

事情真是太容易了，范苦竹不由暗里赞许师弟童立的设计周密，行事完善，到如今，他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从另一个“单囚室”换来这一间“单囚室”，室固皆为单囚，奥妙却大有不同，童立确实有门道！

把一切该清除，该整理的事情做妥，范苦竹又检查了一遍，才钻进洞穴之中，并且又小心翼翼的将基石拖回原来位置嵌合，这样一来，至少可拖到下一班巡夜的牢卒经过之前不被发觉，假若够幸运，说不定能挨到送朝食唱名的辰光。

不错，洞穴是往下延伸，泥土的腥湿味渗合着从底下透升的冷潮气息，予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受，寒风溜着洞穴打转，沁肌砭肤，范苦竹就势往下爬；意识上宛若在向地狱中行进。

洞穴里委实够黑，黑得浓，黑得深，黑得有如一滩化不开的墨，早就精练过夜间视物这项本领的范苦竹，也仅能模模糊糊的看出尺许远近，他足踝上还拖着一对以铁链相连的脚镣，这一段爬行，便益加艰苦了。

突然间，原本走势尚称平缓的洞穴，一下子在半中腰形成峭削的折角——就宛似一处绝壁，那么不可测的笔直向下泻落，挣扎爬行的范苦竹双掌撑空，猛一个斤斗连翻带滚的朝下摔跌，他骤觉天旋地转，像从云层里一脚踏

虚，任是什么物体也攀附不着！

“嘭”的一记闷响，他的脑袋宛似撞上什么硬物，下跌的势子才算停止，也不知晕眩了多久，他自悠悠中醒转，瞳孔里却透入一丝光线，一丝朦胧的光线。

那抹微弱的光在闪动，在波颤，于是，范苦竹耳中听到了潺潺的流水声，原来光线的来源乃是一条地下河流的水波反射……

借着这一抹微光，范苦竹好歹看清了自己的处境，这一看清，他不由冷汗涔涔，浑身僵硬——他头颅撞上的东西，乃是一排铁栅，粗逾儿臂的铁栅，铁栅下面，果然是一条丈许宽窄的地下河流，但中间却偏隔着这排该死的栅栏；他的身体采取头下脚上的姿态半曲着倒插在这里，笔直如井的洞穴则黝黑一遍，他容身的两极只得尺许，连翻动一下都难上加难，这样的形势非常明显：他回不去，也通不过，那排坚固的铁栅栏便是这条地道的终点！

范苦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他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如何会在突兀间陷入这等的绝地？是意外、还是早经设定的安排？

脑子里一片紊乱，娇妻的面庞，同门的身影，朋戚的容貌，甚至牢头老袁那张满布皱纹的老脸，都在他的思想中旋转，但是，他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他没有办法找到结论。

无语问苍天，现在，范苦竹总算体会到这句话中真正的伤感与痛楚意味了！

时间一点一滴的过去了，范苦竹累得气喘如牛，连心肺都宛似炸裂——这段时光里，他已用尽了可用的方法来挣扎，他运力拗撼那锈蚀斑斑的铁栅栏，拚命挖掘壅塞于铁栅四边的泥土，却全然徒劳无功，铁栅栏纹丝不动，而铁栅有的嵌合基础乃是固定插入周遭的地岩深处。

挖这条地道的人，利用这条地道的人，早就清楚这条地道是走不出活口的，他们一定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已确认他们安排下的结果了！

范苦竹仿佛听到一阵阵传自幽渺的笑声，不同的笑声中却有相同的嘲弄内涵，笑声忽远忽近，飘忽沉浮，其中的一个笑声却令他好生熟悉……

又是一会的晕眩，一会的恍迷……

不知过了多久，范苦竹终于在那种悠悠荡荡的茫然中寻回了自我，他开始冷静下来，他开始可以思索，就像他以前遭遇到任何厄困时都能运用头脑一样。

于是，他缓慢又吃力的将身体的姿势调整过来，变成头上脚下的正常位置，然后，他仔细试探脚底踩着的铁栅栏有哪一根比较松动——稍稍松动一点也行；再三的触摸下，终于被他找着了一根，他又摸到这根铁栅锈痕最多的部位，人便站在其上，以脚镣相连的铁链居中为锯，双手分扶泥壁，开始运动双脚，一来一往，一上一下的急速摩擦起来。

铁链摩擦着铁栅，发出刺耳的刮动声，也带起溜溜星火，铁器是传热的，不片刻，范苦竹的两只足踝便似遭到烙刑般的炙痛不堪，他咬牙强忍，到了实在承受不了的时候才略略停止一会，接着又再度进行同样的工作……

全身汗出如浆，范苦竹的两条腿也近乎麻木，足踝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而且一直红肿到膝盖边缘，他咻咻喘着，大口大口的呼吸，就在他认为再也支持不住的时候，一声如此美妙的“咔嚓”音响闷闷传来，跟着是一截铁栅栏落水的扑通声，他还来不及低头探视工作成绩如何，整个下半身已穿过断缺的铁栅空隙，坠入溪流之中！

好冰好冷的流水。好长好远的未来……

梦里有滚荡的黑云，灼亮的闪电，鬼魅般各形惨怖的面容在团团环转隐现，尖锐的号叫伴着幽幽的哭泣、空洞的冷笑，而平静的流水突兀汹涌奔腾，山林涧崖的色彩蓦然变成一片血红，天地震撼，狂风中群兽扑跃，狰狞的巨吻，犀利的勾爪互为映展，在一片混沌冥迷中有的只是邪恶、只是惊栗、只是暴戾与残酷——

猛然一阵痉挛，范苦竹由梦中挣扎出来，他觉得有一只温热的手掌按抚在自己额头，仿佛便是这只手将他由那充满怖异诡奇的绝望梦魇里拯救而起，他艰涩又吃力的慢慢睁开眼睛，朦胧的视线立即使他头昏眼花，他连忙垂下眼睑，又再轻轻撑开，这才使他的瞳仁稍稍适应了那种明亮的光度。

入目的是一张慈祥和蔼的面孔，这张面目正俯视着他，微笑里流露着怜惜，神色中现示着关切，人性的温暖，已经那么自然的让范苦竹深深领受。

“阿弥陀佛，施主，你总算苏醒过来了。”

是个和尚——范苦竹侧脸避开阳光，以便更仔细的望清对方，不错，是一位出家人，一位年纪不算小的出家人。

和尚缩回按在范苦竹额头上的手掌，安详的笑着：

“烧退了，施主已经渡过一劫；你双足肌肉绽裂，中了锈毒，毒热沿着血脉上攻。又加以浸水受寒，寒气蕴于腑脏，如此冷热交逼，精神均受伤可以想见，尚幸施主底子厚实，体格强壮，否则，在此等情况下能不能将施主由昏迷中救醒，还真难逆料呢……”

范苦竹嘴唇开合了几次，才低哑的发出声来：

“师父是说……我曾经晕迷过？”

和尚点头道：

“整整两夜；老衲是在距离泰昌府外十九里的济远河河滨发现施主的，那处河滨十分荒僻，不知施主怎会浑身透湿的晕倒在那里？”

范苦竹欲言又止，长长叹了口气。

和尚似是十分世故达练，见状之下便不再问，只闲闲的道：

“施主如今养息之所，乃是老衲临时挂单的一座草屋，屋陋器简，倒是委屈施主，好在施主伤痛已经老衲喂药包敷，约莫再有个三天五日，便可起身行动了……”

范苦竹呐呐的道：

“多谢师父救命之恩，大德不言报……我，我铭刻在心……”

和尚圆胖如满月似的面容浮漾着湛然的洒逸，他微笑道：

“无须客气；上天本有好生之德，出家人亦以慈悲为怀，能及时有助于施主，这也是我佛的旨意，老衲只不过因缘假手而已，何敢居功？”

干涩的咽了一口唾沫，范苦竹道：

“尚未请教师父法号？”

和尚道：

“老衲不劫。”

范苦竹苦笑道：

“我却不能在此时明告我的姓氏出身，难言之隐，还望师父恕过。”

不劫和尚道：

“佛都有‘不可说’之偈语，何况你我凡人？施主宽念，老衲自能省得。”

范苦竹现在才有精力打量自己容身的地方；这是一间茅屋，四面有窗，

不但空气流通，而且光线充足，除了一榻，一桌，一椅，再无长物，出家人的克俭耐劳，无欲无贪，真不是一般俗人所能比拟……

茅屋中唯有的一张竹榻，便是范苦竹自己躺着的这张，两天两夜，和尚都睡在那里？他不禁歉意更深：

“师父，这两天我睡床上，师父不知何处安歇？”

不劫和尚道：

“处处皆可入梦；人生本为一场大梦，时时刻刻都在梦中，何须凭借依附方能寻梦？”

范苦竹吁了口气，喃喃的道：

“师父说得对，但却要看得透，悟得透这场梦才行，我还没有这样的修为……”

不劫和尚岔开话题：

“施主饿不饿？要不要吃点东西？”

范苦竹轻轻摇头：

“多谢师父，这还吃不下……”

悲悯的看着范苦竹，不劫和尚道：

“心中有结，六欲不彰，施主，还是放开一点吧，世间事早经注定，该来的躲不了，要散的亦拴不住，折磨自己，就未免违悖天道了。”

范苦竹的胸膈间，涌起一股激荡，他咬着牙道：

“师父无为修身，我却欠缺此等慧根福缘，人在红尘，就好比一脚踩进了大染缸，挣不脱，洗不清，干脆整个泡到里面，要搅和，大家一齐搅他个天翻地覆！”

默然片刻，不劫和尚才道：

“怨恨乃是邪恶，施主，嗔念一起便魔劫不断，施主务望三思。”

范苦竹悲戚的一笑，道：

“正如师父所说，世间事早经注定，一旦找不出结果，再历多少劫难我都认了！”

不劫和尚没有回答，他仰首望天，口中呢喃，神色严肃庄穆，好像他在祈求天上神佛的指点，该如何来渡化眼前这位充满苦根的人？

福全镇东斜街的第一条胡同内第一家，是幢颇有气派的青砖屋宇，深广的庭园，点缀着花棚台榭，大门的兽环拭擦得锃光透亮，六级宽阔石阶迤迤而上，更将建筑的格局衬托得恢宏堂皇。

这是范苦竹的家。

但是，范苦竹这次回家，却不能像以前那样光明正大的走进家门，他要防着什么，也要刺探什么，他有太多的结要解，太多的怨要宣泄。

现在，正是黄昏时分，初秋的黄昏，天色已经相当晦暗了。

对自己的家，范苦竹当然十分熟悉；他隐着身形越墙而入，先到自己的卧室，却寂荡空虚的不见人影，榻上的被褥整齐铺叠，妆台的明镜反映着一室清冷，甚至连衣箱内的衫裙，暗柜中的鞋靴，也都井然不紊的摆置着，一切都很干净。很有条理，欠缺的只是那股生气。

卧室里，显然很久没有人居住了，范苦竹在这段期间自是不可能回来，然而，他的妻子呢？他心爱的妻子凤凰又去了何处？

又转过书房、客房、前后厅堂，范苦竹惊愕的发现竟没有一个人在，他

的妻子不在，管事不在，帐房不在，丫鬟使女不在，甚至连他的跟随小巴豆都不在！

整幢屋宇宛如鬼域，那么静、那么暗，那么冥无生机，以前在这里的人宛似在空气中消失了，恁般僵冷的寂寥笼罩着这幢偌大的房舍，也似紧压在范苦竹的心头。

范苦竹不相信家中会没有一个人，否则，屋内何来如此整洁？至少该有那一个仆妇留下才对，纵然留下的是那个最笨的打杂老刘也好……

正靠在廊沿边茫然寻思的范苦竹，就在此时看到了一桩平素十分寻常，目前却令他惊喜不止的事——侧院的厨房，竟有袅袅的炊烟冒起。

是了，怎么竟会忽略了那个地方？

范苦竹几乎像飞一样奔到厨房门口，他迅速贴身墙边，拢目向内探视，厨房里并没有亮灯，只见炉灶的火光在闪映，映现着一条晃动的身影，那条影子落寞的、缓慢的在灶前来回移走，仿佛有些失魂落魄……

望着那人的背影，范苦竹一阵喜悦加上一阵辛酸，喉头顿时梗住了……

第二章 狙击

炉灶的火光闪幻不定，虽是炙熟的焰雾，却反有一种冷瑟空茫的意味，站在灶前的人自能体验，门外的范苦竹又何尝未受感染？

轻轻的，范苦竹低呼：

“小巴豆……”

那人蓦然一僵，却似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摇摇头，管自伸手去掀锅盖。

进入门内，范苦竹再一次稍稍提高了声音：

“小巴豆，是我。”

叫小巴豆的那人伸在半空的手臂顿住了，他缓缓回过身来，怔怔的瞪视着范苦竹，好半晌，才突然干嚎一声，扑前跪下，紧紧抱住范苦竹的两腿：

“大爷，大爷，天可怜人，真的是你，我只当大爷这一辈子也不会回来了……大爷啊，这个家少了你，眼看就要破败没落了……”

将小巴豆扶起来，范苦竹望着这张年轻还带着几分稚气的面孔，如今，这张面孔上沾着斑斑泪痕，流露着绝处逢生的激动与喜悦，只是，这张面孔比几个月前憔悴多了，也苍黄多了；他叹了口气，道：

“家里的人呢？除了你，我不曾见到还有人在。”

小巴豆用衣袖拭着泪水，沙哑着声音：

“是夫人把大伙都遣散了，只留下我守着房子；大约五六天前吧，童爷突然来家，告诉夫人说大爷的案子急转直下，泰昌府已判定秋后斩决，并且呈文刑部批复，只得公事一到，立刻行刑，夫人恐怕还要遭到抄家赔赃的牵累……”

范苦竹静静的道：

“那么，夫人去了何处？”

小巴豆摇头道：

“跟着童爷走了，去哪里没有说，我也不敢问，但童爷临行交待，他仍会设法尽最大力量将大爷自狱中搭救出来……”

背负双手来回渡牒着，范苦竹眉宇深锁，默默不言。

小巴豆怯怯的问：

“大爷……你这趟出狱，可是童爷想的法子？”

范苦竹生涩的道：

“算是他想的法子吧……”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么能说“算是”这样模棱两可的词句？小巴豆心里疑惑，却不敢多问，他垂着手道：

“大爷还没吃饭吧？且请前厅里宽坐，我马上把菜饭端整过来侍候……”

范苦竹无可无不可的走了出来，沿着青石板铺砌成的小路踉踉行向前厅，他的脑子很纷乱，无数个疑团在心中纠缠，而这些疑团，却必须一一理清。

就在这时，几乎没有任何征兆，一道蓝汪汪的寒光蓦地从树影暗处射来，势急劲强，只是倏闪之下即已到了喉头！

范苦竹身形略偏，那溜蓝光带着森森寒气，擦着喉结飞过——是一柄双刃短刀，看那光色，十有八九经过淬毒。

只是细微的破空声响，又有三溜蓝芒暴袭而到，范苦竹冷笑一声，原地

不动，全身像怪蛇一般奇异的扭曲，便将那三把锋利短刀逐一让过。

于是，两条人影夜枭般破空掠起，分成两个不同的角度自上夹击而下！

范苦竹不待对方的位置够上攻击距离，人已猝向上腾——他双臂挥斩翻回，身形飞旋若鹰舞，鹏扬，那么快得不可言喻，更那么怪得不可思议的，以斜角穿过故人的侧后方，左脚弹蹴如电。“吭”的一声已将其中一个从半空里硬跌落地！

另一位凌虚转身，手上一对虎头钩横推倒挂，反应算是不慢，但范苦竹的身形却忽然掠出三尺，在掠出的瞬息又完全违反力道惯性的骤而回翻，单掌抖起，这位手执虎头钩的仁兄业已断线风筝似的跌向丈许之外。

人在悬空里，能够像范苦竹这样以如此的快速做着各种连串不同的动作，更且姿势美妙、过程流畅自然，简直难以置信；他的功力表现，令人想到水中游鱼，天空鸟翔，是恁般活顺适应，看起来，他就像天生是飘浮在空气中的！

当范苦竹一片枯叶悄然无声的落下，两个不速之客却还天晕地暗的趴在那里动弹不得，范苦竹正待举步向前，墙角的阴影里，已传来一个低哑的声音：

“好功夫，范苦竹，不愧是幻翼门的第一把手！”

静静站定，范苦竹面对声音发出的方向注视，却并不开口。

墙角的阴暗处，缓缓走出一个人来，是个又瘦又干的人，在惨淡的一抹暮色映照下，这个人面色如蜡，目眶深陷，两只眸瞳竟泛着奇异的碧绿光华，在一袭黑袍的笼罩里，模样宛如刚从坟墓内爬起的僵尸。

范苦竹仍没有做声，只是沉默的看着对方。

那人的头发极为稀疏，中顶光秃，疏落的发丝任其披挂耳肩，再衬上那副尊容，骤见之下，还真个不似阳世之人——他来到范苦竹五步前停住，双目碧烨闪闪：

“范苦竹，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范苦竹冷漠的道：

“眼生得很。”

沙沙的一笑，那人道：

“在遥远的蒙古高原，有一片黄沙漫渺的所在，高原的西方，却有一个小湖，盐水小湖，黄沙不稀奇，小湖亦寻常，却因为有一位密宗大师隐居在小湖之畔，便使那个地方大大不同凡响了；范苦竹，那位密宗大师圣号摩迦，知道他的人，都尊称他为‘血手印’摩迦宗主。”

像说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却欠缺故事中原该带有的轻松气氛；那人又笑了笑，接着道：

“摩迦宗主曾经创立了一个教派，叫做‘西极教’，教下有大弟子九人，信士近千，这个教派在中土不算有名，但在蒙古西边却声望鼎盛；‘西极教’一直未向中土传扬，可是教里有一个人却间断在中土住了有二十年，这个人，约莫是西极教在中土唯一的表征了；范苦竹，听过这几句歌谣么？‘黄沙漫，湖水清，莹莹碧眸天蝎星……’”

面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范苦竹缓缓的道：

“天蝎星柴甲？”

蜡黄枯干的脸上浮现一丝古怪的笑意，那人道：

“我很安慰，至少你还知道在中原武林里，有我柴甲这么一号人物。”

范苦竹毫无表情的道：

“你来这里，该不是告诉我你的出身来历，以及声明你就是柴甲吧？”

柴甲道：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老实说，我披星截月的来到此地，只有一个原因，就是要你的命！”

范苦竹古井无波的道：

“和我的预测相差不远，打你一露面，我就知道你来意不善！”

抬头望着天空的一片灰暗，柴甲悠然道：

“我带了两个小徒弟来，叫他们先出手试试你的本事如何。范苦竹，你没有令我失望，只是一个照面就揽倒了他兄弟二人，要是三招之内你还不能取胜，我这趟来就透着不值了！”

范苦竹沉沉的道：

“以前我们有过仇怨？”

柴甲摇摇头：

“我们连面都不曾见过，何来仇怨可言？”

范苦竹道：

“那么，你是受人之托了？”

微拂袍袖，柴甲似笑非笑的道：

“算是受人之托吧。”

垂下目光，范苦竹像是在专心注视他脚上那双陈旧的布鞋：

“谁？”

柴甲道：

“这就不能告诉你了；但有句话我不得不说，范苦竹，我非常惋惜你，也非常为你抱屈，你过分相信别人，而往往信人者都是心地善良之辈。”

范苦竹淡淡的道：

“说得好，可是道理与现实又必须分开，不能合而为一，是么？”

柴甲点头道：

“一点不错，范苦竹，你很豁达，也很看得开，这样，会使我心情好过些。”

扒在地下那二位朋友此刻已经强撑着站立起来，两个人摇摇晃晃的刚朝这边走了几步，柴甲连眼皮子都不抬的发了话：

“没有你两个的事了，你们可以走啦。”

两位仁兄唯唯诺诺，跌跌撞撞的走出门去——柴甲神色安闲的道：

“先行试手的人总得多冒几分风险，我对这两个小徒弟很抱歉，因为没有告诉他们攻击的对象是谁，甚至我不曾明示他们为了什么要攻击你。”

范苦竹别有寓意的道：

“这就是小人物的悲哀，只能去做，却不敢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柴甲，天下的小人物都是如此……”

弦外之音，柴甲如何听不出来？他双目碧光闪动，却不愠不怒的道：

“我是西极教九大弟子中排行第二的首要之属，绝不是小人物，我行事的法则谁也不能加以勉强，必须我愿做的才去做，像这次来找你，安全是我自己下的决定！”

范苦竹讥嘲的道：

“恐怕另有使你动心的原因吧？”

柴甲的语气忽然变得生硬了：

“或许有，却与你无关；范苦竹，目前你要做的，是怎样来保住你的性命，我要做的，则是如何除掉你的性命，其他枝节，就不用操心了！”

范苦竹望着对方，轻轻的道：

“很好，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柴甲往后退出三步，双手往宽大的袍袖中翻缩，等他两只手掌又出现的时候，已经各握着一把精芒闪亮的短柄月牙刀；他低沙的道：

“亮兵器吧，范苦竹。”

笑了笑，范苦竹道：

“我的兵器不在身上，在我最近出事之前，业已收藏起来，我想，你大概不会放心我去取兵器吧？”

略一犹豫，柴甲道：

“不错，我是不放心……在平时，我决不会用兵刃对付一个赤手空拳的敌人，但你这类敌人情形又自不同；范苦竹，不是我要占你便宜，要怪你自己缺乏警觉！”

范苦竹撇动唇角，道：

“是的，我的确缺乏警觉，竟没想到在自己的家里还须随时带着家伙；倒是你乃有备而来，自然早就存有戒慎之心了！”

柴甲重重的道：

“我并不认为这样的挖苦对你有任何好处，也不会受你的激将，生死之事自古就没有那么多公平可言！”

范苦竹好像十分无奈的摊摊手——他的两手甫始向左右摊开，整个身躯已怒矢般颈后脚前的射向柴甲，就如有一根无形的弹簧将他蓦然弹出一样！

柴甲早已全神戒备，范苦竹的势子才动，他已倏往下矮，短柄月牙刀洒起连串的半弦光影，贴地往上抛闪，而范苦竹前射的身形却又突兀掠升，凌空十九个斤斗纵横翻腾于十九个迥异的角度，翻腾中掌腿交加，招式狠厉如电掣雷劈，更绝的是这十九个斤斗乃一气呵成，他根本足未沾地！

号称天蝎星的柴甲果然亦是强者，只见他黑袍飞拂，随着范苦竹狂猛的攻击飘荡旋舞，看上去宛若冥纸的灰烬迎风回转，又似鸦翅振扑，间或出手截斩，月牙形的寒芒暴现猝收，竟是毫不退让！

一个是闪掠如带翼的鹰鹏，一个是游走似无形的幽魂，两边才一接触，便似流火炫花般的过了十七招，十七招下来，谁也没占着上风！

骤然间，柴甲贴紧范苦竹反挥过来的瞬息六掌，人在掌沿上倏而倒翻，右手的月牙刀脱飞横切，同时硬挪两尺，左手的月牙刀已封死对方退路。

当柴甲冒险沾腾于范苦竹掌劲空隙的一霎，范苦竹已经明白敌人要以险招求胜了，柴甲的身影滚动着企图卸力蹈虚，而月牙刀对胸切至，范苦竹手扑的式子便在此际极不可能的侧飞而出——不是倒退，不是向两边冲突，却是从这三个点的中间飞出，于是，柴甲的前招后手全然落空！

范苦竹刚刚脱离危险，去势甚急的躯体又凌空回旋，猝然到了柴甲身后，掌影仿佛魔鬼的诅咒，又准又狠的劈向柴甲背脊！

这时，柴甲已不及躲避，左手的月牙刀也反截不上，他突的狂吼如啸，右掌在暴胀逾倍的情形下通指透赤的挥迎范苦竹。

不错，密宗门的绝活“血手印”。

范苦竹自然清楚硬接“血手印”的后果如何，他双肩耸起，掌劲分卸的须臾一脚已勾缠住柴甲的臂肘，脚尖翘弹，骨骼撞击的声响清脆扬起，柴甲“噔”“噔”“噔”后退三步，几乎就一屁股坐倒地上！

这一脚，正好踢在柴甲的下巴上，差点没把他的下巴踢歪，而身体的痛苦倒是次要，对柴甲来说，范苦竹已不啻踢落了他大半辈子的自信与尊严！

范苦竹并没有乘胜追击，只是静静的站在那里，静静的等待着柴甲的反应。

强忍住痛得险些要淌出的眼泪，柴甲感到整个下颌都麻木了，就好像被踢掉了半张面孔一样，事实上，他也有确有着失去半张面孔的沮丧及恼恨；用力晃晃脑袋，他那碧绿的瞳孔在收缩：

“范苦竹，我再说一次，好功夫！”

范苦竹严肃的道：

“你失败了，柴甲，失败对你的意义如何？”

柴甲暗哑的道：

“首先，我得退回曾经收下的酬劳，然后，我将洗雪今晚的耻辱，重寻我的颜面及自尊，范苦竹，我会不惜一切的做到……”

范苦竹低喟的声，道：

“你我之间结下这段仇怨，真叫不值——柴甲，我们都是受害者。”

两侧的太阳穴跳动了几下，柴甲晦涩的道：

“是的，我们都是受害者，但既成的事实，却难以挽回，范苦竹，二三十年来，我从未遭遇过像今晚这般的屈辱！”

范苦竹道：

“我很抱歉，但咎不在我，柴甲，你说过，我该设法保全自己的生命！”

呼吸稍现粗浊，柴甲懊恼的道：

“真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我好恨好悔，当初为什么要逞强接下这桩委托！”

范苦竹道：

“仍不能告诉我那委托者是谁么？”

狠狠一跺脚，柴甲头也不回的越墙而去，走得就像一阵风。

凝视着墙外那一片深浓的黑暗，范苦竹不禁喃喃自语：

“黄沙漫，湖水清，莹莹碧眸天蝎星……唉！”

石板道那边，小巴豆正畏畏缩缩的走了过来，一面东张西望，一面犹有余悸的招呼着：

“大爷，大爷，可吓死我了，这都是从哪儿来的一些杀胚，怎么无缘无故就冲着大爷硬干起来？”

范苦竹笑得好苦：

“小巴豆，天下岂会有无缘无故的事？尤其像这种豁命断魂的争端，就更不可能无缘无故发生了，那些人，真是好毒！”

小巴豆愣愣的道：

“那些人？大爷说的是谁？”

范苦竹形色阴晦的道：

“迟早会知道是谁，小巴豆，就快到抓狐狸尾巴的时候了！”

吸了口凉气，小巴豆又关切的道：

“大爷不曾受伤吧？方才可是好一场恶斗！”

范苦竹道：

“我没有事，对了，吃的弄好了吧？现在才觉得有些饿啦。”

小巴豆这才想起他未了的工作，赶紧调头奔向厨房；范苦竹转朝前厅行去，这短短的一刻先后，他不但觉得脚步益加重，连心都泛寒了……

在小雅宾馆的二楼，现在，范苦竹正对着他的三师兄展毓秀；年逾五旬的展毓秀脸孔清癯，神色冷肃，尤其在他陷入深思的时候，模样就更加令人不敢亲近了。

终于，展毓秀清了清嗓门，不急不缓的开口道：

“在我们‘幻翼门’的七个师兄弟里数着小童和你走得最近，你也最钟爱他，我们几个老家伙这边，除了逢年过节，小童一向少上门，你的事都由他一手承揽，是怎么办的，办得如何，我们根本不知道，小童也从来未向我们提过，掌门大师兄差人问了几次，二师兄同我也跑了好多趟，不是见不着人，就是见着人他也只管拍胸膛打包票，至于问他如何有此把握，他又不肯正面回答；苦竹，经过你这遭碰上的灾祸，我们才发觉小童竟与我们疏远了，他……他似乎有些神秘，有些古怪，透着原不该有的冷僻。”

范苦竹低沉的道：

“到底他最小，和各位师兄年岁上相差一截，可能思想兴趣不一定合得来，再说，兄长在前，小童也免不了有敬畏之心，言谈举止就显得拘束了……”

摇摇头，展毓秀道：

“不然，几年以前，小童却不是这个样子，虽说他向来聪明有计较，表面上却不失纯真。”

范苦竹疑惑的问：

“表面上不失纯真？三师兄是说——？”

展毓秀似是不愿多谈这个问题，他岔开来道：

“你说你已去过小童住的地方？”

范苦竹道：

“是的，三芝岩下他独居的那幢砖瓦屋；在我回来的第二天大清早我就去了，里外三间房不见半条人影，他住的地方连个左邻右舍都没有，问亦无从问起。”

展毓秀的表情凝重，十分审慎的道：

“苦竹，你确定弟妹是被小童接走的？”

范苦竹道：

“这不会错，小巴豆跟了我许多年，怎敢骗我？”

展毓秀用手指轻敲膝盖，沉吟着道：

“你那件案子，是谁告诉你已经判决定讫了？”

眼睛望着师兄不住敲点的手指，范苦竹木然道：

“当初在我投案的时候，即与小童约定，如果当官不能还我清白，便由他设法助我逃狱，三师兄，小童的讯息来到，不就点明一切了么？此外他亦曾亲口对小巴豆表示我的官司砸了，判的秋决定讫！”

展毓秀道：

“那么，你可曾向泰昌府打听一下，你的案子到底是怎么判的？”

范苦竹道：

“还没有这个空暇去打听，再则，我也不愿自投罗网。”

从太师椅上站起，展毓秀负着手走到窗前，背对着范苦竹道：

“你前晚返家，那‘西极教’的柴甲便率人狙杀你，苦竹，你曾否感到时间上过于凑巧？有什么人知道你可能在那几天要回来？”

范苦竹沉默了好一会，才吃力的道：

“除了泰昌府大牢发觉我逃亡的事，才会通令追缉，其他人应该不清楚！”

展毓秀仍然背立着：

“官府缉拿逃犯，自有他们的一贯法则，决不可能用金钱收买杀手来对付你，这样未免离谱太甚；苦竹，你一世睿智，难道连这点也想不透？”

好比一个活结，现在这个结正往里收，越收越紧，又好比剥丝抽茧，越抽越到尽头，展毓秀很痛苦，范苦竹更是痛苦。

不是想不透，范苦竹是不敢想，不忍想。

房中的空气僵窒而肃杀，过了片刻，展毓秀才转回身来，容颜竟已苍老不少：

“苦竹，我马上去晤见掌门大师兄，立时找路子与泰昌府沟通，把你这件案子的始末全盘搞清楚，在事情获得结果之前，你的形迹千万要谨慎小心，我感觉有人要陷害你，而且，不达目的不会休止！”

范苦竹神情萧索的道：

“谢谢三师兄，我自会留意。”

展毓秀又道：

“家里最好不要住，那是个明点！”

范苦竹点点头，没有作声。

展毓秀仿佛在考虑什么，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此外，不要相信任何人，哪怕是曾经与你最亲近的人！”

身子微微一震，范苦竹差一点就呻吟出声，他懂得师兄的暗示，关节便扣在“曾经”两个字上，而亲缘血脉，情仇恩怨，竟然在人与人的牵连上有着如此丑恶的变化，真是不可思议，真是天道何存！

直到现在，范苦竹还在他三师兄面前隐瞒了一件事实——那条逃生路到末了竟是个陷人坑的事实！

来在路口上，范苦竹兴起了一阵茫无所归的凄凉感触，这里与他居家所在福全镇只隔着二十里路，但他目前却不能回去，总也该找个暂时可以容身的地方吧？

秋风吹拂，颇有几分凉意，他将身上穿着的这袭紫色夹袍前襟扯了扯，正打算往北边的那条小径走，背后传来一阵急促的步履声，紧接着一个熟悉的嗓门在低喊：

“四师兄，四师兄，且等我一等……”

范苦竹回头看去，奔跑近的那人居然是他的五师弟欧阳淳——一个体格粗矮壮实，面容憨厚的小伙子；“幻翼门”第三代七个师兄弟里，数他功力最差。

气吁吁的在范苦竹跟前站定，欧阳淳抹一把汗水，犹自喘着道：

“四师兄，你这是怎么啦？你这趟出事回来，原是件喜讯啊，也不知会我们一声，要不是我恰巧来到旺家集，又恰巧远远看出是你，还不知哪一天才能朝面哩；四师兄，你是几时回来的呀？”

范苦竹微微一笑道：

“回来好几天了，方才我是去见三师兄谈点事，老五，你来旺家集，看

过三师兄了么？”

欧阳淳鼓着一双大圆眼，张合着厚厚的嘴唇：

“还说呢，三师兄住的旺家集，离着我那儿不过五六里路，四师兄你能来探望三师兄，莫非就不能多走几步去我那儿碰个头？咱们还是同门师兄弟，亲如手足，叫人说起来该多陌生，多没有面子！”

范苦竹淡淡的道：

“老五，你要多谅解，我这次越狱出来，乃是要讨还一个公道，如今仍算是‘黑人’一个，并非衣锦荣归，又何苦去搅扰你们？一个弄不巧，平白替你们添麻烦，实在合不来，倒不是故意厚此薄彼……”

欧阳淳目光四巡，压低了嗓门：

“你果然是逃狱出来的，四师兄，该是小童出的点子吧？”

心口抽痛了一下，范苦竹强笑道：

“不错。”

欧阳淳一拍手，乐呵呵的赞美不置：

“行，这小子确有办法，脑筋好，计谋多，花巧一大把，有他的；四师兄，小童早就对我们夸过口，一旦官家昧了天良，要把那口杀人劫财的黑锅扣在你头上，他就一定设法将你救出来，这小子果然言而有信，真不简单。”

范苦竹试探的道：

“老五，你最近看到小童没有？”

呆了呆，欧阳淳道：

“难道四师兄还没和小童朝上面？”

范苦竹道：

“没有，从前晚回来，一直到现在都没遇见他，我家里没有人，三芝岩他那里也没有人，三师兄更是有段日子不曾和他晤及了。”

搔搔头发，欧阳淳道：

“约莫十好几天前，我们还在一道喝过酒，那时他还告诉我，泰昌府对四师兄你的案子审讯不公，逼急了他要用的方法把四师兄救出来……从那次直到今天，我再没有遇见他。”

范苦竹道：

“这些日子，老五，你没有到我家里去探慰你四嫂？”

连忙点头，欧阳淳道：

“有哇，前后去了不止十次，四嫂愁得什么似的，我还劝她不必操心，案子不是四师兄干的，况且又是自行投案伸冤，没啥好怕，官家不是些傻鸟，分不清正反黑白么？屈打成招的事到底很少……”

范苦竹道：

“你四嫂也不在家，听小巴豆说，是被小童接走了，家里的一干下人都已遣散，只留下小巴豆一个；老五，我急得找小童把事情问清楚，你想想大概什么地方可能找到他？”

欧阳淳轻声道：

“如此说来，四师兄的案子一定是糟了，现在你可不能回去；否则正好叫人家瓮中捉鳖；我看这样吧，四师兄暂时到我那里避一避，由我出面找小童，找到了，大伙再合计一下该怎么办，另外，也好把四嫂一起接来……”

范苦竹知道欧阳淳跟着他一个寡居多年的婶母同住在前面不远的白杨林，那个地方相当僻静，在目前来说，算是个较宜落脚的处所，于是，他也

不再客气：

“好，我就到你那里待上一阵，且等风声过去再说。”欧阳淳高兴的道：

“这才是自己兄弟，三师兄，要是你推托，就算把我当外人了……”

两个人并肩回转，正走着，范苦竹十分警觉的道：“不要经过大街，老五，我们抄小路。”

欧阳淳忙道：

“我骑了马来的，四师兄坐上好歹省点力气。”范苦竹道：

“不，马匹就寄在那里，等你下次出来再骑回去，老五，我不愿冒任何不必要的险！”

欧阳淳不再多说，他似乎也感染到范苦竹的那份慎戒，领着他尽量挑拣荒僻的小道而行；这时，午后甫现的一线阳光，又已被沉郁的阴霾所遮掩……

第三章 魔祟

几里方圆的地面，全是这种枝干挺拔，形影萧萧的白杨树，寥落的十来户人家便散居其间；欧阳淳所住的是一幢石砌的房舍，共分三暗一明四间，里里外外整理得非常干净，风起林徐，该是别有一股旷达高远的韵味。

然而，此时却天色阴沉，乌云滚动，斑驳的树木在秋风中摇晃，宛如要顶住低压的灰云，却又不胜利荷的颤抖着，这枯瑟的景致，正如同范苦竹目前的心绪。

他在充做客堂的明间，站在窗前，从只启一缝的窗隙中往外凝视，他没有想什么，但觉得天地混沌，此身何寄——像这样飘零游荡的日子，几时才算个了局？

欧阳淳掀开里面的布帘，端了一杯热腾腾的香茗出来搁在桌上，边笑眯眯的道：

“四师兄，天冷了，快来喝口热茶，驱驱寒气。”

范苦竹走过来坐在一张大圈椅上，端起茶杯，先撮唇将浮在杯面上的茶梗轻轻吹开，然后才浅啜一口，舒适的长吁一声。

搓着手，欧阳淳道：

“茶味怎么样？还不错吧？是上个月才托人稍来的碧竹茶……”

范苦竹深沉的道：

“用什么竹子制茶都好，只不要用苦竹。”

欧阳淳失笑道：

“四师兄真会自己调侃自己，苦竹制茶，如何下咽？”

范苦竹不似笑的一笑：

“生若苦竹，更是苦多甜少，越往上长，越是艰涩……”

急忙打了声哈哈，欧阳淳陪笑道：

“再过一会咱们就开饭，四师兄，今晚上我备得有凤鸡、薰肠、酱肘子，另外大葱白也洗净切好，正配烙饼，要是你高兴呢，弟弟我陪你喝两盅……”

范苦竹道：

“辛苦你了——老五，你婶子不在家？”

这一问，欧阳淳不由发起牢骚来：

“我婶子也真是毛病，她一个远房侄女嫁在北边留良坡，这几天快生产了，她非赶着去照顾不可，三杆子捞不着的一门亲戚，亏她还这么个热络法；人老了就犯固执，怎么劝也劝不听，咳，这种鬼天气，送了她去，少不得还要再接她回来……”

又啜了口茶，范苦竹道：

“老人家嘛，总要多顺着些，何况还是你当今世上唯一的尊亲。”

欧阳淳连连点头，却若有感触的道：

“四师兄的话我会记得……四师兄，我看你好像心事很重，眉宇老是紧锁着，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有什么想不开的，何妨跟弟弟我说说，不一定也能给你出个点子，至少亦可分担分担你的难处。”

范苦竹低沉的道：

“这是我个人的事，老五，这是一抹情稟上浓重的阴案，心灵的深刻创痛，没有人能够替我分担；自己的委屈，又如何摊割给不相干者来承受？”

欧阳淳讪讪的道：

“我是你的同门师弟，四师兄，可不是不相干的外人啊……”

范苦竹的眼底掠过一丝痉挛，道：

“老五，你没有了解我的意思，人活着，总会遇上一些必须由自己单独肩负的事，譬如说，至亲之丧，家庭变故，其血滴心头的痛楚，除了当事者，任谁也无法承代……”

欧阳淳苦笑道：

“四师兄，我不大懂……”

范苦竹戚然道：

“不懂最好，懂了烦恼更多。”

欧阳淳小心的道：

“你好像对谁有什么怨恨，对某件事十分不满……我说不上来，总之感觉上像是这样，四师兄，我的话有没有道理？”

范苦竹道：

“我不想谈这些，老五，我心里很不宁静。”

欧阳淳赶忙一叠声道：

“好，好，不谈这些，不谈这些，四师兄，只要惹你烦躁的事，咱们都不提；赶明天一大早，我就出去找小童，另外也把四嫂接过来，四师兄，提到四嫂，你该不会那么腻味了吧？”

面颊抽搐了一下，范苦竹的脸色变为苍白：

“老五，晚饭时我想喝点酒，不妨多烫上几壶。”

欧阳淳笑呵呵的道：

“四师兄兴致来啦？其实这种天气最适宜喝酒，任凭四师兄喝多少都行，我这里存着好几坛二十年以上的陈酿‘女儿红’，香醇美妙得紧，我陪四师兄喝！”

端起茶杯，范苦竹注视着杯中剩下一半的残茶——半温的残茶，浮沉的叶梗，这就是人间世？

观看着范苦竹的神态，欧阳淳谨慎的道：

“四师兄请宽坐，我到后面弄吃的去——”

范苦竹默无反应，只是凝望手中的茶杯，他那鹰眸似的双眼微眯，削薄的嘴唇紧闭，其专注之情，仿佛茶中便有大千世界。

范苦竹醒来的时候，业已是大天光了，只觉得头痛欲裂，全身酸软无力，胸膈间有着极为难受的饱胀，就连打个嗝都泛着酒酸气；他有点奇怪，昨晚的酒虽说喝得不少，却绝不到喝醉的程度，他对自己的酒虽很有把握，一待够量，多一口也不会喝，然而照现在的情形看来，他却确实是醉了！

在炕上伸了个懒腰，范苦竹突然发觉一桩更令他奇怪的事——他的两手脚竟然伸展不开，全被什么东西固锁住了！

他睡的地方是一个石炕，结结实实的一个石炕，此刻，他的身体呈大字形张开，四肢关节处各由一只寸许宽厚的钢环扣紧，钢环的底座深嵌于炕石之内，人这么一被锁住，就完全动弹不得，活像是一块俎板上的鱼肉。

这样的情景，这样的现实，令范苦竹在震惊之下不敢接受。怎会发生如此不可能的事？而发生的地点却在他同门师弟的家中！

又是一个阴谋、又是一条毒计？他用力摇头，他不相信，老五没有理由陷害他。

门帘轻轻掀开，一个人静悄悄的走了进来，范苦竹挺仰脖颈望过去，那

不正是欧阳淳？

欧阳淳定定的瞅着范苦竹，一边又在不停舔吮他的厚嘴唇。

一股寒意从心底往上升，范苦竹仍然存着一线希望；他哑着声音开口：

“老五，你能告诉我，这是怎么一回事？”

欧阳淳眼下的肌肉急速跳动，鼻孔也在连连翕张，他突兀的暴出来三个字：

“我要钱！”

范苦竹深深呼吸了一次，沉缓的道：

“要钱是这种要法的么？老五，你有困难，何妨与我好好商量？你我师兄弟多年，又是从小一起长大，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用此等手段挟制于我，你不觉得太过份，太绝情绝义又太卑鄙吗？”

喉结上下移颤，欧阳淳的身子也在发抖，但他的语气却异常冷硬：

“四师兄，我们同门师兄弟七个，数我最穷，出师以后，也一直没有混好，你们大都能居华夏，着绫罗，吃香喝辣，只有我仍是穷措大一个，师门规条，不准去偷去骗去抢，我若想朝下过，亦不敢沾上边，人无横财如何致富？四师兄，你的身家我知道，说不得就要委屈委屈你了！”

范苦竹平静的道：

“你知道我有积蓄？老五，你以为我会有多少财富？”

欧阳淳大声道：

“四师兄，你有地有房产，这都不算，在福全镇大祥钱庄，你就存得有一万三千两银子，只要把你那枚鹿角嵌镶金边的竹字花押印铃一盖下去，人家就见印付现；四师兄，一万三千两银子啊，可怜弟弟我连一百三十两的行情都没有！”

范苦竹平躺下去，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老五，你说得不错，我有地有财产，但是，你可知道这一点家当是如何积攒来的？正如你所说，师门律列不准从邪路捞偏财，你不敢趟浑水，我又如何能趟？这些积蓄，点点滴滴全由平时省吃俭用，由我替人保镖护院或偶而走几趟生意赚来，每一分每一厘都是血汗钱！”

欧阳淳凸瞪双眼，粗暴的咆哮：

“我不管你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只问事实，事实上是你有我没有，这就够了，凭什么你要混得比我好？凭什么你有余裕而我连日子都过不下去？我们同出一个师门，一样是个人，我决不该遭受这般穷困潦倒的待遇！”

话这样说，不止是不可理喻，简直接近疯狂了；范苦竹轻叹一声，道：

“老五，你想从我这里把钱弄过去，是不是？”

横竖抓破了脸，欧阳淳也豁上不要这张面皮了：

“正是这个意思，四师兄，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我是非要不可！”

范苦竹的感受不但是哀痛，是寒凛，是绝望，更有一种寒栗和惊愕——世人的欲念果真如此可怕，如此悖逆常情？它竟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心性，歪曲一个人的良知，污染一个人的品德！欧阳淳原是多么挚诚率真的青年，就为了这一点贪图，却什么都不顾，什么都不要了，同门的渊源，如同手足的情义，世间的伦理，做人的本份，加起来居然尚不值那点区区的银子！

见范苦竹默不作声，欧阳淳蓦地吼叫起来：

“姓范的，你不用在那里装聋作哑，假扮痴呆，钱财取之于天下，天下人便可共得，你打谱独吞私占，想也休想，快把印记交出来，再要拖延，一

朝惹毛了我，眼前你就有得苦头吃！”

半生的积蓄，多年的辛苦，在欧阳淳嘴里却成了“独吞私占”，成了“天下人可以共得”，而“四师兄”更沦为“姓范的”，事到如今，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什么曲直可分？范苦竹闭了闭眼，沉重的道：

“老五，何须这样穷凶极恶？你要的不过是这点银子，我给你也就是了！”

欧阳淳急迫的伸出手：

“谅你也不敢不给，拿来！”

范苦竹镇定的道：

“我答应给你就一定给你，不必如此苦苦相逼；老五，但我有个条件，你同意了这个条件，才能得到这笔钱。”

欧阳淳脸色一变，怒道：

“少给我来这一套，姓范的，你不要忘记你现在的处境，也配和我谈条件？赶快把东西交给我，否则你是自己受罪！”

范苦竹平心静气的道：

“老五，昨夜的酒里，你大概下了蒙汗药，在我晕迷当中，我不信你没有搜查过我的身上，我问你，你可曾搜出那枚领钱的印记？”

欧阳淳闻言之下，立时暴跳如雷：

“老奸巨滑的范苦竹，貌似忠厚的伪君子，你一直就是这么刁狡，这么诡诈，快说你吧印记藏在哪儿？我告诉你，我已经失去耐性了！”

范苦竹淡淡的道：

“你答应我的条件，自然可以取得那枚印记，否则，即使你要我的命，我也不会叫你如愿以偿，老五，你清楚我的个性，我自来说得出，办得到！”

欧阳淳不禁磨牙握拳，额浮青筋，气得脸红脖子粗，但也随即发觉，他是一点转圜的余地都没有——范苦竹说得不错，只要拒绝说出印记的藏处，费了这些心血，背了如此大不义的罪名，他决不希望只落个一场空！

憋着一肚皮怨气，欧阳淳恶形恶状的道：

“好，姓范的，算你狠；你有什么他娘的狗屁条件且先说出来，能不能接受由我决定，可是我警告你，别弄些异想天开的花样，你自己琢磨吧！”

范苦竹道：

“条件很简单，老五，只是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微微一愣，欧阳淳狐疑的道：

“只是回答你几个问题？就是这个条件？这么轻松？姓范的，你可不要搞鬼！”

范苦竹道：

“不错，就是这么轻松，老五，我眼下的处境又如何能搞鬼？”

欧阳淳瞪着眼道：

“说吧，是什么问题？”

范苦竹道：

“你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准欺骗、编造，添枝加叶或截长去短，如果犯了一样，我们的约定便算失效！”

重重一哼，欧阳淳道：

“阶下之囚，口气倒还不小——行，我答应你！”

范苦竹道：

“坦白说，老五，你也骗不了我，以你的智慧与反应，尚不到可以在我面前弄玄虚的程度，你若说谎，我不会察觉不出！”

欧阳淳冷笑着反唇相讥：

“得了吧，我的四师兄，我们‘幻翼门’的第一高手，大名鼎鼎的‘飞无影’，你还有什么可以自己高抬的？你总是把我看成个傻鸟，认为我哪一桩都比不过你，任何事全得矮你一截，现在的情形却是如何？是你栽了斤斗，抑或我吃了瘪？”

范苦竹不愠不怒的道：

“在我将你仍是看成我同门师弟，对你毫无防范的时候，你的所行所为，我样样当真，决不怀疑，你的阴谋自可得逞，然而此刻形势变异，你已显露了本来面目，老五，再想坑我，恐怕就大不容易了！”

大吼一声，欧阳淳恼羞成怒：

“哪来这么多废话，范苦竹，你有问题马上就问，我没有这些闲功夫同你瞎扯淡！”

范苦竹又挺昂脖颈，深深注视着他这位无情无义的师弟：

“我有这笔钱，除了我只有两个人知道，凤凰，以及小童，你是从他们当中哪一个嘴里得悉的？”欧阳淳不禁犹豫了，他暴躁的道：

“这不关你的事，我自有的消息来处！”

范苦竹冷硬的道：

“老五，你不回答问题，即是不履行条件，我们有言在先，条件不履行，其他一切就免谈了！”

猛一跺脚，欧阳淳狠毒的道：

“他娘的皮，你竟敢胁迫于我？”

范苦竹无动于衷的道：

“假如你不要银子，便可不必开口，老五，天下没有不劳而获的事，纵然你这样无耻无德，想攫取什么也该多少付出点代价！”

欧阳淳咬着牙道：

“好，我告诉你，是小童说的！”

范苦竹的表情并不意外，他早已料到十有九成会是这么一个答案，略微沉默之后，他又接着问道：“你在我身上动脑筋，约莫也是小童给你出的点子吧？他甚至还会教你如何诱我入彀、如何下手，如何逼迫我交出印记？”

欧阳淳似是豁出去了，他蛮悍的道：

“不错，这都是小童指点我的！”

范苦竹的语调平静的出奇：

“小童曾否向你透露过他在泰昌府大牢里替我安排了一条逃亡之路？一条逃向十八层地狱的死亡之路？”一刹的愕然后，欧阳淳摇头道：

“这个他倒没有提，他只对我说你能逃出监牢，全是他的精心策划——”

范苦竹道：

“小童既欲置我于死地，又何苦多费这一番手脚？官家已经判了我死罪，对他而言，不是正中下怀？他只须等着替我收尸，尚可落个情义双全的美名……”

嘿嘿笑了，欧阳淳满脸嘲弄之色：

“好叫你得知，姓范的，就是因为泰昌府那个知府大人过于他娘的明镜高悬，公正廉能，把你这桩劫财杀人的疑案断个一清二楚，证实你的无辜，

眼看着他便要下令将你无罪开释啦，小童没有法子，才赶紧安排你逃狱……”

范苦竹喃喃的道：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他知道我死不了，就另外设计了一条叫我必死之路，我又侥幸活了出来，他便紧接着毒计迭出，一步再一步的逼我不能超生……”

欧阳淳不耐烦的道：

“姓范的，你的话问完了没有？”

打了个寒噤，范苦竹道：

“小童收买西极教的柴甲来暗算我，这件事你也知道？”

欧阳淳得意的道：

“我当然知道，要不是柴甲失了手，他还不会找上我合作呢！”

范苦竹叹了口气：

“老五，你怎会与他合作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欧阳淳道：

“说真的，在小童找我干这件事的时候，我不但大吃一惊，甚至还怀疑他是有意试探我的为人存心，后来我才确信他不是说着玩的，经我再三考虑，认为干这一票还算值得，下一次狠，半辈子不用愁了！”

范苦竹意态萧索的道：

“这一万三千多两银子，你们怎么分？”

舔了舔厚厚的嘴唇，欧阳淳道：

“我六他四，不过你的房地产将来归他！”

范苦竹僵默片刻，才艰辛的道：

“就算我死了，我的遗产他也不见得就能顺理成章的承受，还有凤凰在……”

哧哧一笑，欧阳淳的神色古怪：

“范四师兄，你是故意装糊涂呢，还是真不知道？”心窝上仿佛被戳了一刀，范苦竹倏然全身抽搐：“事到如今，你就明说了吧！”

欧阳淳有些嘻皮笑脸的道：

“小童对我们四嫂很用心，四嫂呢，对小童也不赖，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你一旦百年之后，四嫂理该继承你的遗产，四嫂当了家，还不等于小童当了家一样？”范苦竹的面庞惨白，双颊肌肉不住痉挛，他强持镇静的道：

“你四嫂与小童之间……你是亲眼见到？”

耸耸肩，欧阳淳道：

“别驴啦，我的四师兄，这种事到哪里去亲眼目睹？小童这样说，便大概假不了，否则，四嫂怎会不和你朝面，又这般情愿的跟着小童走？”

范苦竹呻吟似的道：

“他们……他们在一起有多久了？”

欧阳淳道：

“这个我就不清楚啦，我是前几天答应和小童合作之后，他才约略告诉我的；要同他干这等事，总该问明白因由起源，小童打的是人财两得的主意，动机不凡，我跟着往上攀，方不至于闷头瞎撞，到末了单单落个不是人！”

顿了顿，他又斜睨着范苦竹道：

“我说四师兄，你平日里又精又滑，心眼儿灵得冒烟，你老婆起了异念，和别人有了勾搭，难不成你就一点感觉都没有？”

范苦竹寂无回响——从那张脏嘴中叙述的女人，会是凤凰？会是和范苦

竹恩爱逾恒的妻子凤凰吗？

明媚的眸瞳，温柔的倩笑，低软的呼唤，那如丝如缕的情，如天如海的爱，那晨昏下的依偎，风雨中的扶持，那枕边朦胧姣美的面庞，梦里形影不离的伴侣……自己的妻，形同一体的妻，她会背叛、会变心，会狠毒到谋害亲夫？范苦竹用力摇头，天啊，这是多么椎心刺骨的痛苦，范苦竹宁愿魂魄受火炙，精灵被油煎，也不肯相信这是个事实！

欧阳淳阴阳怪气的道：

“王八好当气难受，我的四师兄，这可是你愣要逼我说的。何苦呢，听在耳里，痛在心中，你觉得不是味，我也一样犯呕，咱们就别再朝这上面提啦……”

范苦竹噎窒一声，喉咙中宛如塞着什么。

“这样说来，那位员外家发生的劫财杀人的血案，亦是小童的杰作了？”

点点头，欧阳淳道：

“没有错，有关这一桩，我倒是仔细问过他，案子是他亲手做的，你那信物标志也是他放在现场，总之是要栽你的赃，叫你背这口要命的黑锅，当初他力劝你去投案，表面上为的是证明你仍清白无辜，骨子里是要坐实你的罪名；小童早就托了中间人买通泰昌府的一个刑案师爷暗中成全此事，不想那知府官儿还真有两手，硬是替你伸了冤，姓范的，你只要晚逃几天，就可以大摇大摆，堂而皇之的自个儿走出牢门啦！”

范苦竹只觉得背脊泛冷，一颗心直往下沉，他不敢想像，人间世上果真有如此阴毒的人，而这个人竟与他同出一门，更是他自幼就钟爱信任的小徒弟！

欧阳淳吊着眼珠子道：

“辰光不早了，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

口气竟像刑场的监斩官在将死囚验明正身啦；范苦竹沙哑的道：

“老五，小童这般心狠手辣，无所不用其极的欲置我于死地，原因就是为……为了凤凰和我那点财物？”

欧阳淳狞笑道：

“这已经足够了，我的四师兄，人活一世，除了色与财，还有多少可争的东西？”

人活一世，可争的东西仍然多的很，但范苦竹实在提不起兴致来开导欧阳淳，他明白，此时此情，便说破了嘴也叫白搭，他这位五师弟业已中邪太深，无可救药了！

欧阳淳又是一伸手：

“该说的都说净了，我也算履行了你开的条件，印记拿出来吧？”

范苦竹忽然提高了声音：

“老五，我把钱通通给你，只要你放开我——”

“呸”的吐了口唾沫，欧阳淳怪叫起来：

“说你想玩花样不是？姓范的，少给我耍这种幼稚把戏，我不是三岁孩子，不上你这个老当。放开你？他娘的，一朝放开你，你就放不开我——！”

范苦竹急促的道：

“你用脑筋多想想，老五，小童为人如此阴毒寡情，鬼计多端，他会真个分你六成银子？再说，你知道了他这许多秘密，他岂会放心让你顶着张活口？你要相信他，就是自作孽了！”

冷凄凄的一笑，欧阳淳扬着一边眉毛道：

“四师兄，我一向不怎么机灵是不错，却也不至于傻得像个白痴，小童有他的打算，我也有我的计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这一层我早就考虑周全，你请宽怀吧。”

范苦竹仿佛在深思着一件事，双目连连眨动，脸色阴晴不定，他咬着下唇，神情带几分困惑，似乎有一个什么心里的结解不开……

站在坑边的欧阳淳，这时是真的按捺不住了，他怒吼如雷，正待上前动粗，一个冷峻的声音已自他背后传来：

“老五，印记拿到了没有？”

赶忙煞住前扑的势子，欧阳淳愕然回顾，却与炕上挺颈仰视的范苦竹同时脱口惊呼：

“二师兄！”

当门而立的是一个面如红枣，身材魁梧的银发老者，人往那儿一站，便有股不怒而威的气势，十分的凛然不可侵犯！

不错，他便是“幻翼门”第三代七位薪传弟子中的第二个——‘九翼至尊’任登龙！

第四章 轮回

任登龙表情阴寒的来在石炕之前，双目灼灼的逼视着范苦竹，那模样，倒像是范苦竹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重罪，正等着他来审斥似的。

至于欧阳淳，仿佛也对他这位二师兄的突然出现感到迷惑不解，他站在一边，有些不知所措的怔愣着，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范苦竹毫不畏惧的迎接任登龙的目光，过了半晌，他才语声沉痛的道：

“二师兄，你大概不是来主持公道的吧？”

任登龙冷漠的道：

“什么叫公道？天下没有公道，江湖没有公道，甚至连我们‘幻翼门’之中亦早公道不存，谁要讲公道，谁就一辈子抬不起头！”

范苦竹的面颊肌肉颤动着，他艰涩的道：

“这和你平时的举止言论大不相同，二师兄，为什么你会忽然变了？变得和以前的你恍若两人？我只坐了三个多月的牢，三个多月并不算长，但这一进一出，人心的迁异却使我几疑隔世……

重重一哼，任登龙道：

“我没有变，我一直就是我，问题在于你根本就不了解我，环境逼得我不能不戴上虚伪的假面，做些违背我本意的事，说些表里不一的话；如今既然情况有了转变，正好大家抖出来，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

范苦竹茫然道：

“二师兄，我们之间，何人与何人有冤、何人又与何人有仇？”

一指范苦竹，任登龙厉声道：

“我们两个当中就有冤屈，不过受冤屈的不是你，是我！”

范苦竹低缓的道：

“小童害我是为了凤凰，老五害我是看上那点财物，二师兄，你对我如此不容，却是为了什么？我已再也没有引人觊觎的东西了……”

任登龙扬着脸，神情寡绝的道：

“我便老实告诉你是什么；范苦竹，在我们‘幻翼’一门，第三代弟子共有七个，你排行第四，功力之佳却是七人之首，你凭什么有这等逾越常情的造诣？不，不是你的资质佳，禀赋好，也并非你颖悟超人，聪敏伶俐，而是我们师父有私心私念，对你格外偏爱之故，把他的密技绝活暗里通通传授予你，我们几个只学得几手他的烂把式，这还不说，十年前师父病危之际，几乎不顾武林传规，竟坚持将掌门大位交承给你，视我兄弟几人宛如无物，范苦竹，种种般般，叫我好恨好恼，这口冤气，可怜我已憋了快有十年……”

范苦竹正要回答，任登龙已用力摆手阻止，又接着往下说：

“你待提那一年是你拒不承位的事！不错，你是恳告师父不愿接位，但却全是做给别人看的表面功夫，再者亦正好显露出你实际绝非如此的谦怀美德，范苦竹，你清楚师父喜欢淡泊明志的人，嘉许忍让无争的个性，你就投师所好，十足的扮演了这一段伪君子的把戏；师父的老迈昏聩，加上你的巴结得宜，便使幻翼门门章大乱，伦常离失，便令我们师兄弟含悲忍辱直到今朝！”

深深叹息着，范苦竹悲哀的道：

“二师兄，这全是你偏激不实的想法，我料不到你的观念竟然歪曲到这种地步，胸襟狭隘至这般程度，就算我是善于做作的伪君子，能从小做到现

在，也该是真的了；二师兄，提到受业，师父传授我们的技艺绝无多寡明暗之分，我们之间所以会有差异，只在于个人的体质、领悟力、以及下的功夫深浅而已，你们学的，也是我所学的，我没有从师父那儿多得到一丁一点，至于接掌本门的事已成过去，我那时不曾起意，眼前更无贪恋，二师兄耿耿在心，我可以由你斥责泄愤，却不该辱及师尊，这不仅有失弟子之礼，恐怕犹要背上逆伦失德的万世骂名……”

冷笑一声，任登龙道：

“这种师父，不足为人之师，我也就难执弟子之礼，骂他几句，已是客气，依我的性子，不去将他掘坟鞭尸，已经算忍之又忍！”

背脊上泛起一阵寒意，范苦竹变色道：

“二师兄，我们相处半生，至今我才知道你是这么样一个衣冠禽兽，枉披着一张人皮的畜生！”

任登龙须眉怒张，咬牙切齿的道：

“我叫你骂，范苦竹，你骂不多时了，只待这里收拾了你，下一个就轮到那颛顼无能、捧着师父灵牌当圣旨的常家鹏！”

全身一震，范苦竹脱口道：

“你怎可对大师兄下毒手，他风烛残年，体弱多病，何时又招忌于你？”

任登龙形容狰狞的道：

“不妨一并向你明说——我们这位大师兄业已立好遗嘱，你猜他那混帐遗嘱是怎么个内容？开宗明义的头一条，就指定由你继承本门掌门大位，更可恶的是竟叫我与展老三去署名见证，好，他是师父一脉相传，是师父的乖徒儿，他会拍死人马屁，冲着那堆腐朽的骸骨做奉承，我却不吃这一套，范苦竹，我已受了十年鸟气，我不再受下去了，幻翼门的掌门，只在常家鹏一朝归阴之后，就该我姓任的接替！”

范苦竹还没有说话，一边的欧阳淳已赶忙接口：

“二师兄，谁来接掌门可不关我的事，我只等银子到手，立时远走高飞，别处逍遥，你们这滩浑水，我是决不趟不沾……”

眼底深处掠过一抹杀机，任登龙却连连点头，语气分外柔和：

“这个我知道，你和小童不是说妥了么，拿到银子，你马上离开，走得越远越好，本门诸事，不可宣泄，就好像你从来没进过幻翼门，从来与我等不曾相识一样！”

欧阳淳咧嘴笑道：

“一定，二师兄，我一定会照你的吩咐去做——就好像这辈子从没进过幻翼门，打生出来就不曾认识你们一样！”

任登龙不似笑的一笑，道：

“印记拿到了么？”

这一问，欧阳淳怒气又升，他悻悻的道：

“回二师兄，到现在还没有拿到，姓范的光和我扯些闲谈，愣是拖拉着不把那印记交出来，我正在琢磨怎么给他吃点苦头；他娘的，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东西！”

任登龙又转向范苦竹，沉着脸道：

“坦白说吧，范苦竹，你横竖是个死字，早晚都逃不过这一关，印记不交出来，你莫非还想带到阴间去享用？”

范苦竹也是豁开了，他冷冷的道：

“这是我的事，二师兄，银子是我辛苦赚来，并没有借助你一丝一毫的帮衬，眼下你当着老五逼财逼命，这其中，你又打谱多少好处？”

呆了一呆，任登龙悻然大怒：

“好个放肆大胆的范苦竹，你竟敢如此污蔑于我？我争的是一口气，要的是一个名，岂在乎你这点小小身家？我全是在为老五打算——。”

范苦竹不屑的一笑，道：

“用不着假撇清了，二师兄，你的底子我们清楚得很，你有什么产业，多少积蓄，说穿了不值一晒，你不过利用老五的莽撞粗鲁，从我这里逼出财物，然后坐享其成，更明确的讲，一旦银子兑现，老五能分得多少，甚至分得到分不到，都是一大疑问！”

任登龙瘰病的颊肉微微抽搐起来，他抑压着火气，嘿嘿冷笑：

“范苦竹，你到颇识挑拨离间之道，只可惜这个方法过于古老和幼稚，我固然不可能受你的骗，老五也一样不会上你的当……”

他是这样说，欧阳淳却不禁心头忐忑了，这位“幻翼门”的第五号弟子形色不安的道：

“二师兄，这笔钱的分配，是小童与我早就说定了的，二师兄另有所图，我是一定支持，但二师兄，你总不会横插一腿，分一杯羹吧？”

任登龙脸上有点挂不住，他双目一瞪，厉声道：

“老五，我岂是这等贪财图利的小人？你把头脑弄清楚，这全是范苦竹在耍花样，想造成我们彼此间的猜忌，你可不要中他的诡计！”

欧阳淳连忙陪笑道：

“二师兄这一点明，我就放心啦，你宽念，二师兄，我又不是傻子，姓范的搞什么名堂我自会有数，他绝对骗不了我……”

任登龙板着脸说：

“老实说，小童找你合作办这件事，还是经过我的首肯，你日子不好过，心里怀着怨恚，我也知道，给你这么一次发横财的机会，指望的是你将来少说话、少挑刺，多维护着这一边，老五，你可要识抬举，别起什么三心二意！”

欧阳淳一个劲的点着头：

“我懂得利害，二师兄，包管不会误你们的事——”

任登龙严峻的道：

“不止是‘我们’的事，老五，你拿了钱，便算有一份！”

干涩的咽了口唾沫，欧阳淳呐呐的道：

“拿到钱，我就得走啦，二师兄，不是这么说的吗？”

任登龙神色一转，竟然笑起来：

“不错，是这么说的，实际上你是走了，名义上我们的行动你却曾经加入，所以你维护我们，即是维护你自己，明白么？”

欧阳淳无可奈何的道：

“我明白……”

任登龙仍在微笑：

“但是，老五，小童在与你密商这件事的时候，不也同时赋予你一个任务么？一朝银钱到手，你该做什么善后呀，目下辰光业已延宕甚久啦……”

眼皮子跳动了几下，欧阳淳强笑道：

“二师兄，该做什么我知道，只是至今还逼不出印记，那善后如何做得？”

任登龙目视范苦竹，阴沉的道：

“我再问你一次，范苦竹，你是自己把东西交出来，抑是要我们逼你交出来？”

范苦竹淡淡的道：

“二位如何逼我交出？”

任登龙向欧阳淳下令：

“用‘错脉手’，老五，我不信他是铜浇铁铸！”

“错脉手”是一种十分歹毒的内家制敌手法，功能错脉绞筋，逆血截气，一旦施于人身，则百骸欲裂内腑翻腾，其痛苦不亚于生刮活剥；这种功夫，武林中有数家大同小异的出处，“幻翼门”所传，尤为入木三分！

嘿嘿一笑，欧阳淳竟有几分自我满足的形态：

“这玩意曾对外人使过几遭，的确有效，却料不到有一天会冲着咱们师哥下手，说起来真叫遗憾，真叫遗憾……”

任登龙催促着道：

“不要唠叨，老五，快下手、快拿钱、快了结！”

用力吸了口气，欧阳淳双手微曲有如鹰爪，慢慢逼近炕前，眼神凝聚，隐现血光——

低喟一声，范苦竹幽幽叹道：

“罢了，印记给你就是。”

欧阳淳双爪做势欲落，心里又是兴奋、又是恼怒；他恶狠狠的道：

“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先是谈条件，后又瞎扯淡，磨时间把我当猴耍，早知你这样犯贱，一上来就该下手整治你才对！”

任登龙大声道：

“快取印记，少说废话！”

欧阳淳怒目瞪视范苦竹：

“说，印记藏在哪儿？再要拖延，我马上就叫你识得厉害！”

范苦竹平静的道：

“我的金箭和弦索你置放何处？”

一怔之后欧阳淳悻然色变：

“姓范的，你还想玩花巧？我要的是印记，你提你的兵器做什么？”

范苦竹道：

“印记就藏在金箭底座的杆心暗洞内，只要扭旋箭翎，你就可以得到那枚竹字花押印记……”

欧阳淳半声不响，连忙转到炕前火眼前面，蹲下身来伸手进火眼之内掏摸，很快便取出一只金光灿烂的长箭，与一条黑色的、极富弹性力的牛皮绞索。

金箭长约三尺有二，粗似核桃，通体烨烨炫丽，箭镞尖锐；黑色绞索扯开正比人身，若拇指粗细，稍加留意，便可明白绞索的径圆恰配金箭的尾翎嵌口。

将绞索弃置于地，欧阳淳迫不及待的便去扭转箭翎，这时，站在他后头的任登龙突然有了惊人的动作——身体挺前，双掌在如此短促的距离内暴挥十三次，十三掌的过程连成一个形式，掌掌有力，着着凶狠！

欧阳淳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二师兄会在此情此境之下向他痛下杀手，他完全不曾防备，丝毫未具戒心，因而任登龙的十三掌就结结实实的整个落在欧

阳淳的身上，不但力透劲贯，更无一掌落空！

凄厉的号叫着，欧阳淳的身体猛烈的旋翻滚撞，每次旋翻一口鲜血，每次滚撞一声痛嚎，这一切的怖栗情景，又在刹那间归于寂然。

炕上，范苦竹闭着双眼，眼皮却在不住抖动，这样的结果，他早已料及，只是当状况真正发生，他又觉得无限的悲楚无奈……

任登龙从地下拾起金箭，先不去转动箭翎，他望着范苦竹冷酷的道：

“你明白会是这么一个收场，对不对？”

范苦竹睁开眼睛，看了看房角那边蜷曲着的欧阳淳，而斑斑血迹溅印周遭，猩赤刺目，空气中甚至还飘荡着鲜血惯有的那种铁锈味，绝情伤情，最是此刻；他胸隔间宛如梗塞着什么，胀闷得想呕……

任登龙又阴森的道：

“老五太贪，定力又差，这种犹豫优柔之徒难以成事，却乃祸患之源，所以必须除去；范苦竹，如果是你，大概也会像我这样做……”

范苦竹的形色冷静得出奇，说话也冷静得出奇：

“二师兄，但我不是你，从我出生到现在便不是你，将来也永不可能变成你，人和畜牲总有分别，不能混为一谈！”

额门上的筋络暴浮，任登龙长长吸了口气，硬是把自己的火性压住：

“你想激怒我，好死得痛快一点？范苦竹，你错了，让我们慢慢消遣，我们的时间长得很……”

范苦竹太息着道：

“老五真是可怜，他从小就资质差颖悟不足，长大了没有半点进展，却多添了一份贪婪外加一份糊涂，他居然会相信一个欺师灭祖的禽兽，一个残害同门的孽畜，与虎谋皮的下场便是杀身之祸……老五只要稍稍深入盘算一下，就不该上这种当！”

任登龙狞笑道：

“套句你的话，他也不是你！”

范苦竹道：

“从你突然出现的那一刻，我就有了预感——老五恐怕要遭殃，因为你一亮相，即已表明几个事实：其一，你必然参预了这桩阴谋；其二，你必是来察探老五行事的结果；其三，从老五见到你的反应看来，老五以前并不知道这里面有你一份，你不惜让他知道，更不惜任他取到财物远走高飞，则结论只有一个，二师兄，你根本没有打谱留着这张活口！”

任登龙粗厉的道：

“说得对，只可惜老五没有你这么聪明，即使你告诉他他也不会相信！”

范苦竹低沉的道：

“所以我不提也罢……”

举起手中金箭端详着，任登龙目光怨恨，喃喃的道：

“就是这只箭，这只箭抑压了我多少年，委屈了我大半生，这是只邪箭，毒箭，冷箭……我要毁了它，连它的主人一起……”

范苦竹忽然和悦的说：

“二师兄，你且莫诅咒我的兵器，我还有点小小疑问，是否可以请教？”

放下金箭，任登龙耶挪的道：

“你尽管问，范苦竹，在我而言，你已经算一个死人了，对一个死人，还有什么不可说的？”

范苦竹很能把持，毫不激动的道：

“陷害我的这件事，是二师兄你的筹划，还是小童的计谋？”

任登龙坦然道：

“老实说，是小童的手笔，直到有一天我发觉他对凤凰的态度不正常——那是你在牢中的时候，——才生出疑窦，经过再三观察，旁侧敲击之下，小童始露了口风，他有这个打算，我也有我的苦衷，正好可以配合起来各得所需。”

微微点头，范苦竹咬了咬下唇道：

“凤凰和他……是凤凰自愿？”

任登龙戏狎的大笑：

“这个我倒没有问过，可惜你也没有机会问啦；范苦竹，你却不妨想想，如果凤凰不是自愿，一个巴掌如何拍得响？”

面容扭曲了一下，范苦竹沙哑的问：

“如今，凤凰和小童正在一道？”

任登龙道：

“好像是吧，我已有一阵子没有看到凤凰了，你知道，妇道人家惹上这种事，总归难以为情，免不了闪闪躲躲，遮遮掩掩……”

范苦竹沉默了，一颗心不仅在滴血、更宛如被毒蛇啮咬着，被利刃剥割着；在整个事情的过程中，只有一项疑点他不能解开，除此之外，全盘状况已昭然若揭——身处此情，心受此煎，其感触不单是寒天饮水，尚有着难以承接的绝望与颤栗！

任登龙表情诡谲的道：

“你还有什么话要问么？我已答应过你，对于一个死人，我不会吝啬于唇舌的施舍……”

定了定心，范苦竹道：

“小童现在何处？”

任登龙冷笑一声：

“怎么着？你还想打他的主意？范苦竹，恐怕你是听多了洗冤雪恨的故事，看多了游侠异志的闲书，现实生活中，哪来这等的奇迹巧遇？眼看着生死只在一线，你就不必再为身后操心了！”

范苦竹低沉的道：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敢于启问，假若我能以脱险逃过劫数，你也不会回答了；二师兄，莫非你还在乎一个要死的人？”

任登龙大声道：

“当然不在乎，就算你不曾受制，我也不怕你，我从来就没有怕过你！”

所谓“色厉内荏”，大约就是任登龙现在的模样了，范苦竹心中有数，说起话来便更形谦和：

“兄尊弟卑，你对我自是无须顾虑，尤其对于一个生机渺茫的卑下帅弟，就更没有什么好忌讳的，二师兄，那你为何不能告诉我小童的隐藏所在？”

任登龙悻悻的道：

“小童人在‘大鹏楼’；你知道他的下落，又能将他怎样？充其量剩个瞪眼磨牙罢了！”

范苦竹仔细的问：

“就是三芝岩往南十二里地的大鹏楼？包揽七府六十三县地面骡马驮运

生意的三才帮全寿堂全老爷子的堂口？”

哼了哼，任登龙道：

“你明白这是谁的堂口，乃再好不过，就凭你，只怕还惹不起全老爷子！”

范苦竹道：

“就算我惹得起，我现在又如何去惹他？二师兄，莫非在你的下意识中，认为我尚有生出的机会？”

眼下的肌肉不自觉的抽搐起来，任登龙突兀升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努力摒拒这种预感，尽量让回答的声音提高放重：

“你不用作梦了，范苦竹，你没有任何活命的机会，实际上没有，我的下意识中更没有，你必须死，而且还要死透死绝！”

范苦竹有些疲乏的道：

“二师兄，我要问的话已经问完，你该怎么做也可以行动了——但求二师兄念在师门一场，下手的时候给我一个痛快！”

暴烈的一笑，任登龙道：

“别忙，咱们还有一道手续未曾了结，范苦竹，待我查明金箭底座之内是否真个藏有那枚印记，然后你再上路不迟，万一你诳了我，留你一口气在尚有得追逼，你若先挺了尸，我则又找谁去？”

范苦竹神色幽暗的道：

“你考虑得倒真周全，二师兄……”

任登龙冷硬的道：

“你向来奸诈成性，不多防着点，行么？”

说着，他又将金箭拿起，平举眼前，右手用力扭动底座箭翎，只听到“咔”的一声轻响，整个翎座应声转脱，但是，从中空的箭杆内出现的却非什么印记，而是一蓬以强劲力道喷出来的光雨，金芒如丝般的灿丽光雨！

距离这么近迫，那蓬数以百计的细锐金针又是在如此劲道之下做扇面形的弹射，再加上任登龙的绝对意外，铸定之后果便难幸免——任登龙狂叫如泣，本能的将手中金箭奋力投向石炕上的范苦竹，在金箭出手的瞬间，他面孔五官上密密麻麻插满的金针出在闪动映炫！

范苦竹闭目屏息，暴掷向他的金箭却在任登龙的极度痛苦里失去准头，金光流灿下“呛”的一声重重撞击在扣锁范苦竹右腕的钢环笋锁接合处，钢环“嘭”声弹开，任登龙亦长嚎着冲到门外！

长嚎惨凄全身沁着鲜血，伴着哭叫，在一阵碰撞声后，那么凄厉的沿路歪斜而去，好一阵子，余音仍似袅绕未散。

范苦竹依旧闭目未动，这须臾前后，恍若一世，几同永恒——当金针喷出，当金箭射来，任何一丝偏差，任何一点变异，都足以影响他的生死，而命运之神是多么眷顾于他，老天还是有眼，还是悲悯的啊……

房中很静，范苦竹的眼角慢慢溢出泪水，泪水晶莹，却是滚烫滚烫的。

第五章 超生

荒野中，范苦竹不是在走，他像在飞，也是在飘，轻轻纵起，翩然逸落，长衫随风拂扬，长发展舞，他宛若游移在一个梦里，一个和现实世界脱了节的梦里。

他曾经非常矛盾又非常痛苦的思量过他该怎么做，在遭遇这一连串的灾难与横逆之后，他的心不但冷了，寒了，也破碎得淌血；这是一个什么人间、是一种什么人际关系？情感、伦常、道义、良知，竟然如此禁不住考验，如此脆弱而多变，手足之亲，同门之谊，甚至如夫妻的挚诚恩爱？却都在一夕之间发生了骤变，而勾画现实因由却又这么纯丑恶，只为了欲，为了贪，为了私，这些需求加起来算得了什么，他们都要用他的血，他的命，以做达到目的地的手段，一步也不放过，一点也不容情——其实，他愿意把他的所有送给他们，让给他们，把有形的一切完全不要，他只需要平静，能平静才能安宁，然则他知道这样行不通，对方不会给他留下丝毫退路，他们一定要逼死他，因为只有他死了，那些人想得到的才能安心享用，才可将恁般一段冷酷罪行掩遮到仿若春水无波……

人至少为自己生命挣扎的权力，何况这条生命的本身并无错失。范苦竹十分艰辛的做了决定——他不是报复，他仅希望能活下去，如果他不完成某些步骤，就连这点卑微的希望亦将化为乌有！

肉体的创伤只有时间上久暂的痛楚，心灵魂魄的煎熬却如漫无止境的折磨，它看不见，触不着，但是那种空茫，那种落寞，那种不知所以，不明所终的悠忽，乃是最最令人神伤的；几个月来，范苦竹算是受够尝够了，假设他没有不死的理由，他真的欠缺再往下活的热诚……

走着，来到一条溪流之侧，范苦竹觉得乏了，他半跪在溪边，掬水啜饮；溪水冷冽清澄，喝在嘴里，寒透心底，他无声的叹息着，连饮一口水，都得感触一次这炎凉的世道么？

溪水荡漾中，突然倒映出另一条人影，人影静立不动，范苦竹凝视着水中的映像，一丁点也不惊异，他甚至没有改变半跪的姿态，就这样向水里注视了半晌，他才低沉的开口道：

“小六，是你么？”

伫立在较高地势的那人几乎不易察觉的点了点头，声音暗哑：

“四师兄，请原谅我现在才来看你——”

范苦竹缓缓起身，缓缓转回，微微昂脸面对着那人；那是个年轻人，衣着整齐，白净面庞，长得挺体面的一个年轻人。

是的，这一位便是范苦竹的六师弟：

“秀鹰”屈云帆。

若竹唇角勾动了一下，算是表达了一丝笑意，他喃喃的道：

“有阵子不见，小六，近来可好？”

屈云帆垂下视线，神色忧伤愧疚：

“这几个月发生的变化真大……，四师兄，我很抱歉，我，我无能为力，帮不上你什么忙，不但我，连大师兄、三师兄都难以控制局面……”

范苦竹淡淡的道：

“我明白；如此说来，这些事情你也知道了？”

屈云帆急切的道：

“四师兄，我和大师兄、三师兄绝没有与他们沆瀣一气，在他们进行这桩阴谋之前，我们毫不知情，直等到这两天，我们才大致把情况搞清楚……”

范苦竹道：

“那，你们又是如何知道的呢？”

屈云帆吞咽唾沫，道：

“一些迹象，一些征兆，一些暗示，昨夜，小童更已派人过来招呼过了，叫我们不要插手，他表示这纯系他们同你之间的私怨，家丑不可外扬，他们自有解决的方法，否则，幻翼门就会土崩瓦碎，整个溃散……”

痉挛似的一笑，范苦竹道：

“此事之后，莫非你以为‘幻翼门’还能继续屹立以至发扬光大么？”

屈云帆几乎是在呻吟：

“大师兄秘密交代，叫我无论如何找着你，把他的口信带到。”

范苦竹道：

“说吧，大师兄有些什么话指示！”

屈云帆的声调沙哑，更透着几分哽塞：

“大师兄说，请你务必远走高飞，切莫与他们正面冲突，要你忍一口气，保百年身，大师兄说，本门的希望完全萦系于你，你活着，本门才有未来，才能延续，没有了你，幻翼门就算完了，大师兄说，他体弱多病，岁寿已高，只怕不久人世，三师兄本分拘谨，功力不足，非担大任之材，我经验差，见识浅，更不宜膺以重任，幻翼门的生灭延存，全赖四师兄你……”

范苦竹十分平静的道：

“小六，你所谓的‘他们’，都是哪些人？”

屈云帆沉重的道：

“小童，二师兄，五师兄，此外，他们尚获有‘西极教’‘三才帮’的支持，这犹不算，小童在四天之前，听说更与‘金冠千岁’严瘦鹤拜了把子，姓严的拍过胸膛为他撑腰，现在成天搅和一起，专等着你去自投罗网！”

艰涩的冷笑，范苦竹觉得浑身泛凉：

“童立的本事可真不小，攀上的人物居然一个比一个狠，一个比一个强，以前我倒不知他有这么一项特长！”

屈云帆吃力的道：

“四师兄是本门师兄弟修为最高，造脂最深的精英之材，但敌势太强，不宜接触正锋，务请勉纳大师兄的善言，早做避退之计，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范苦竹和悦的道：

“大师兄的一番苦心我很感激，也很愿意照他的指示去做，小六，问题在于我要避退到什么时候，他们更能容我逃亡多久？这些人早就决定了不让我活下去，早就替我安排了结局，我一天不死，他们便如芒刺在背，寝食难安，他们一日不逼死我，就一日不会罢休；江山虽大，无以容身，躲藏畏缩，亦难保没有被他们堵上的时候，与其那时拚命，不如此刻一搏，小六，我没有错，只为生命的人权而抗衡，这点小小的期冀该不算妄诞吧？”

低下头，屈云帆的嗓调有些呜咽：

“但四师兄，你成功的希望太小……请你为本门的存续设想……”

范苦竹依然一片安详，没有丝毫激动：

“人要面对现实，小六，尤其逃避并不能保证本门的存亡，置之死地以

后，不一定尚有回生之望；你想想，幻翼门，可是借着退缩之途绵延至今的？”

屈云帆的双目湿润，沮丧的道：

“四师兄，看来……是劝不住你了？”

范苦竹正色道：

“不是劝不住我，小六，是眼前的形势不该用这样的方式解决，实际上，这种方法也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叹了口气，屈云帆表情凄黯：

“果然被大师兄料及，四师兄，大师兄早就判断你不会接受他的忠告……”

范苦竹笑道：

“无论如何，请向大师兄转达我的谢意，今生有幸，或能再见，此世无缘，便请大师兄多自珍摄了。”

屈云帆忽然伸手摘下肩上斜背的一个青布包袱，高举过头，泪珠已在眼前打转：

“奉大师兄面谕，谨将本门掌门信物印记，敬呈四师兄！”

退后一步，范苦竹的面颊抽搐着：

“小六，我不能接受。”

屈云帆低促的道：

“大师兄说，这是最后，也是唯一的机会了，四师兄如若不接掌门之责，本门即将领导无人，再难延续！”

范苦竹深深呼吸着，形容渐趋凛然：

“小六，你听仔细，此去我若不能生还，接掌本门有何意义？便留得命在，大师兄一朝在世，我亦不该存此非份之想；信印你收回去奉还大师兄，就说我一切心领了！”

屈云帆无奈之下，只有勉强将青布包袱背回肩上，他目注范苦竹，相当迟疑的道：

“四师兄，你这一入虎穴，我，我……”

摆摆手范苦竹坦然道：

“不必有什么愧疚，小六，加上你，甚至加上大师兄，三师兄，亦未见能帮我多少忙，反倒连累了你们，是好是歹，我独自承担罢了！”

屈云帆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只是羞惭的垂下头去，双手不安的互相搓揉着——情感与道义固然重要，而生死之事更大，从容赴难，说说简单，真个临头，天下又有几多无惧慷慨之士？

范苦竹是何等达练世故，还有什么看不明猜不透的？他淡淡一笑，找了句话问：

“小六，你怎么晓得能在此地等到我？”

屈云帆白着脸道：

“大师兄猜测你会赶往‘大鹏楼’——他也是前天才打听到小童的下落——而大师兄研判你不太可能走官道，这条山路是捷径，以前大师兄和你一齐跑过几趟，他想你或许会拣这条路走，派我在隘口守着，业已守了一上午……”

沉默片刻，范苦竹始道：

“老五死了，你知道？”

轻轻点头，屈云帆的声音呛哑：

“有人在旺字集外的路口看到四师兄和老五在一起，悄悄告诉了三师兄，再经大师兄指派三师兄赶去查探，只见到老五的尸体，就在你到达之间的半个时辰，三师兄已赶来知会了我……四师兄，是你干的？”

范苦竹僵木的道：

“不，是二师兄下的毒手！”

身子机伶伶的一颤，屈云帆不寒而栗：

“天啊，这是什么世道？”

范苦竹冷清的笑了：

“我也问过自己无数次——小六，这是什么世道？”

屈云帆嘎嚅着道：

“那……那二师兄不是和老五搭成一伙了么？怎么会向老五下手？”

范苦竹笑得益加惨烈：

“二师兄能对我施暴，小童也能设计坑我，为什么却不能朝老五下手？小六，人性被欲念淹没之后，就没有做不出来的丑事，更谈不上什么情份了！”

屈云帆用力在前襟上擦着手心的汗渍，喉结颤动：

“小童昨夜业已表明了二师兄的立场，想不到你们已经见过面了；四师兄，二师兄如今人去了哪里？”

视线投向阴翳的天空，范苦竹伤感的道：

“我不清楚，但却可断定他比老五好不了多少，充其量，一个缺口气，一个留口气而已……”

不敢再问什么，屈云帆垂手站着，眼睛望着自己鞋尖，气氛在僵室中透着十分的窘迫。

黑忽忽的小村子，只得几点晕黄的灯火点缀着，光景略显黯淡；这家兼卖熟食的破陋酒铺便座落在村头，斜斜挑起的一盏纸灯笼，上面蒙着的一层垢腻可真够瞧，不过，总算还能散发一团模糊的亮光。

只是入夜不久的时分，村子里外已是一片沉寂，偶尔几声犬吠，偶尔一阵风吹，尘沙卷扬着飘向幽暗之中，景象带着几分肃杀。

范苦竹坐在店里仅有的三张竹桌间最靠外的那一张，桌面上是一壶酒，一盘卤鸭肉、一碟切断的大葱；他默默的浅斟低酌，眸底眉梢盛满了心事。

这里距离“大鹏楼”约莫不到五里远，他要等时辰再晚一点才行动。喝酒是暖暖身子，消磨辰光，他并不害怕，但觉得十分孤单。

孤单是一种最伤人的情绪感触，尤其是武士的孤独再没有比它更严肃与冷酷的了，那像锋刃，森冽尖锐，似鲜血，殷赤艳丽，但却都透着一种幻灭的意味，炫灿于一刹那也好，轰烈于瞬间亦罢，武士的安慰只有自己灵魂的叹息……

现在，范苦竹正有这样的感受。

有人在唱一首歌，一首词句短促却音韵悠长亢烈的歌，歌声自黑暗的旷野传来，又似响在酒铺的四周。

“黄沙漫，湖水清，莹莹碧眸天蝎星……”

范苦竹没有移功，没有探视，他仰起脖子，干了杯中酒。

那个黄瘦有若挂吊风鸡般的酒铺主人，站在门前横砌的灶台之后发愣，他迷惘不安的朝黝暗中张望，偶尔也偷窥着范苦竹的反应。

当然，范苦竹知道是谁来了，他一点也不意外，该来的总归要来，而在经过这几个月连串的奇突变异之后，恁是发生什么事他都不会感到意外。

歌声重复了三遍，悠然而止，外面，又只剩下晚风在打着呼哨。

范苦竹站起身来，丢了一块碎银在桌上，缓步走出外。

店老板原想依例道一声谢，却不知为什么喉咙似被卡住了一样，张开口却噎窒着不能出声，仿佛突兀间遭到了魔制……

其实，店老板不明白，这不是遭到了魔制，这仅是一股杀气，一股无形中凝聚在人们心里的杀气，将人们感染得连意识都显露僵硬了。

范苦竹没有走出多远，在一排并植于堤岸的树木阴影下，他已发现了两个人站在那里，其中一个，他认出是柴甲，“天蝎星”柴甲。

柴甲气宇沉稳，碧瞳闪闪生光。

立于柴甲身边的一位，身材高瘦，大概比寻常人超出一头，也和柴甲一样穿着黑袍，这人五官平凡，并不起眼，除了身材高之外，唯一的特征就是他的耳朵，又肥又大，几近垂肩的耳朵，这双耳朵，与他的身形可不大相称。

站住脚步，范苦竹目注柴甲，微笑颌首。

柴甲也十分礼貌的欠身回敬，蜡黄的面庞上却神情严酷：

“范苦竹，我们又见面了，你当然会明白这次见面不是凑巧。”

范苦竹平静的道：

“我知道不是凑巧，事实上比我预计的时间还要稍迟，我原以为在隔着这里更远的地方就将与各位碰头。”

柴甲冷漠的道：

“不必那么急迫，范苦竹，我们都清楚你一定会到‘大鹏楼’，而到大鹏楼的途径没有几条，每条道路我都派人日夜监视，你才一出视，我已经得到传报——坦白说，这个差使是我自己愿替童立效劳，并非他的要求或指派；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只有我个人才能决定我要做的事。”

范苦竹道：

“不错，你是这样说过。”

柴甲又道：

“我还曾告诉你，范苦竹，我所丧失的必须寻找回来，不惜一切手段的寻找回来。”

范苦竹淡淡一笑：

“有关你的颜面及自尊？”

碧瞳中闪过一抹赤蹈般的光芒，柴甲的声音重了：

“范苦竹，这绝不是一桩可笑之事；你觉得无关痛痒，只是因为你不曾失去过这些，一旦你也遭至如此屈辱，你亦将永难安宁！”

摇摇头，范苦竹悲哀的道：

“我所失去的已经不仅是颜面及自尊了，柴甲，我比你更一无所有，要是我能有个理由，我甚至不想再活下去；柴甲，你又如何明白什么叫灰心，什么叫绝望？”

怔了怔，柴甲诧异的道：

“日前见你，犹是斗志昂扬，英锐不减，怎的才几天光景，你却颓丧至此？范苦竹，你不是一个看不开的人，这段时间里，可是又遇上一些伤怀之事？”

范苦竹形色落寞的道：

“生之痛苦无穷尽，生之欢愉仅片刻，活得乏味，如此而已。”

柴甲犹豫了，他喃喃的道：

“对这样一个心境凄绝的人，我该如何是好？”

范苦竹艰涩的一笑，道：

“无须顾虑我的心境，你原先打算怎么办，仍请照样施为；柴甲，我的伤痛由我自己承担，与你不相牵连，再说，我仍将抗拮来自身外的压力，我仍将奋战到底，生死操之在我，不受任何怜悯！”

站在柴甲身边，一直沉默无语的那位高个子，此时忽然频频点头：

“好，果是一条汉子！”

柴甲指了指说话的同伴，道：

“范苦竹，容我替你引见本教大师兄‘龙马星’罕单櫓。”

范苦竹抱拳道：

“幸会了。”

罕单櫓十分从容的道：

“辰光不早，我们就在这里做一了断吧。”

柴甲道：

“尚烦师兄代为掠阵，让我再领教一次范苦竹的高招！”

罕单櫓没有多说，向一侧走出几步，负手昂首，状至悠闲自若，要叫不知情的人看到他这模样，还以为是月夜观天，吟风赏月呢。

在气势的对比上，柴甲尚未动手业已逊了一截，他审慎的目注对方，不忘再问一句：

“这一次，你可带了兵器？”

范苦竹原地未动，他站在那儿有如岩石孤立，自然流露着一种冷傲坚强的意味，仿佛根深蒂固，永难移动。

暴叱如雷，柴甲愤怒的纵身而起，随着他身形的飞掠，短柄月牙刀划起流虹似弧，交织成两个半圆泻向范苦竹！

原来像似立地生根的身子，便在这一霎间飘浮——范苦竹飘浮而出的角度正巧是敌人锋弧交合前的那丁点空隙，掌影猝闪若连串的刃面，逼得柴甲斜腾躲让，炫亮的半圆顿时破灭！

柴甲觉得身上起了一阵燥热，他的短柄月牙刀铿锵互击，火星迸溅中凌空一个大旋暴扑范苦竹，光焰跟着他的去势，璀璨的芒彩泛着杀机！

于是，范苦竹的形态便像突然融化了，融化成一条幻影，融化成一缕轻烟，看得到却触不着，芒彩掣闪下他的形像跟着芒彩转回浮沉，有如平地忽起的鬼旋风。蓦地狂啸厉吼，柴甲忽地急进，月牙刀的流闪似是涌起遍地的波涛，而波涛激荡澎湃，以不定形的高低起伏包卷对方。

范苦竹拔空直升，情景像一个抛掷向天的陀螺，以恁般迅疾的速度腾扬，却在脚下锋波涌过的须臾倒射而回——这样的快捷程序，便予人一种错觉，似乎他根本没有移动过。

沉重削锐的掌力便挟在范苦竹回射的劲风之中，而柴甲招式甫竭，换气不及，刚好把整个大好的背部暴露在范苦竹的攻击之前！

就在这时，没有一丝征兆，那凌厉的来势强猛，更透着一种窒人呼吸的炙热！

范苦竹弓背曲腰，原本下扑的姿态猝然硬生生的煞性，就在他这个动作的出现下，躯体像被一根无形的绳索拉起，竟反往空中回升，极快的回升——他似是骤然失去了重量，骤然变成比空气更轻的一抹烟雾了！

自一侧出手救人的朋友，当然就是“龙马星”罕单櫓，罕单櫓目睹范苦

竹的这一手功夫，亦不由大感震惊，但震惊是震惊，仍不能不继续攻扑，他半声不响，一朵乌云般斜飞两丈，身矫似龙舒卷，赤红透指的双掌舞带起轰雷般的罡气劲势，气劲中隐含着千变万化的招式，若江河倒悬，罩袭范苦竹。

双方的接触只是眨眼的一瞬，情况的变异更像早就展现注定——范苦竹人向半空回升，当罕单橹凶悍的“血手印”攻势逼至前的俄顷，他蓦而身形打横，嘴唇间咬着一根黑色弦索，右手握着弦索的另一端，不知何时，那只金光灿丽的金箭已经上弦！

罕单橹看见了金箭上弦，惊魂未定的柴甲也看见了金箭上弦，明明箭在弦上，罕单橹已闷呼出声，侧回猛退，因为金箭却插在他身后三尺的地面，带起他肩头一块巴掌大的碎布插在地面！

没有听到箭矢破空之声，没有看到芒彩的闪映，只见箭搭于弦，箭已竟功，这是一种什么速度，是一种什么手法？

柴甲不自觉的用手背揉揉眼睛，他以为范苦竹有两只金箭，一只搭于弦上，一只早就插在地下，否则，何来如此不可思议的快捷效果？他不信范苦竹能令时光停顿，空间互易……

僵直挺立着的罕单橹轻轻叹了口气，算是心服口服了，他身受体触，深切感应到金箭掠肩时那一霎的痉挛与寒凛；而亲见目睹箭飞箭来，则更证实了人家那等超绝精湛到突破一般定律的独特功力，那不是魔术，不是邪法，乃是苦心磨练后的至高成就。

罕单橹当然比柴甲要清楚这一箭所包涵的宽恕和仁厚。

灰头土脸的凑上前来，柴甲犹在疑惑不解：

“大师兄，这是怎么回事？怎的一下子就停住啦？姓范的在弄什么花巧？一把金箭四处乱掷，大师兄没被他伤着吧？”

罕单橹太息一声，沉重的道：“柴师弟，你在‘西极教’九大弟子中，也算前几号人物，承蒙恩师多年亲炙面授本教武学，又曾数十载闯道江湖，见识阅历，不可谓不深不广，今晚的情势变异竟然体悟不出，倒令我好生感叹！”

柴甲讷讷的道：

“但见大师兄神威不灭，助我出困且力疾反扑，正待制敌奏功之际，却不知情势又有什么变异？”

罕单橹一指插在地下的金箭：

“只是那一箭，柴师弟。”

柴甲道：

“一箭如何？并未损及大师兄毫发呀！”

罕单橹摇头苦笑：“你未身受，自是不解，柴师弟，人家这一箭，或可透胸穿心，或可插颈入颅，但是却单挑起我肩头上的一块布絮，若非范朋友手下留情，心怀恕道，眼下光景，对我而言已是惨不忍睹了！”

呆了一下，柴甲似不敢信，他压低嗓门道：

“大师兄，你，你竟躲不过他这一箭？”

罕单橹感慨的道：

“谁不要颜面，谁不想争气？如若我躲得开这一箭，还会让他挑破肩衣？柴师弟，武学之道，胜负只差毫厘，而毫厘之差，便有生死之分，习艺多年，求的就是快上半步，看来范朋友是比我们早着先机了！”

想想却又于心不甘，柴甲再次硬着头皮问：

“那……大师兄，我们下一步又该怎么做？”

罕单檐目光投注对面的范苦竹，平缓却有力的道：

“谢过保全勿血之赐，山高水长，后会有期。”

不禁浑身冰凉，柴甲沮丧的道：

“大师兄，我们……我们就这么低头认输？”

罕单檐脸色一沉，生硬的道：

“柴师弟，人要识好歹，知进退，要明白仁恕宽容的道理，勿求己甚，范朋友能够以德报怨，胸怀大度，难道我们师兄弟连这一点委屈也承受不得？江湖恩怨正多，讲究的亦是个情理，尤其你与范朋友之间原无深仇大恨，借此化解乃是至上功德……”

柴甲咬了咬牙，碧瞳中神色转趋灰黯。

“范朋友，善心必有善报，仁慈便是福缘，今夜多承留情，我师兄弟自当永志不忘；黄沙之遥，湖水之滨，尚请有暇莅临，亦容我师兄弟略尽微忱。”

范苦竹的一笑里包含着无限空茫，他的模样更反映出内心的憔悴与冷涩：

“罕兄言重；但求二位能体谅下情，以祥和替代暴戾，他日回忆，也是美事一桩，而黄沙之旅，端看今生几何了……”

罕单檐想说什么，却只叹了口气，再次以掌向胸，偕同柴甲双双逸去。

夜色更浓，寒风打着呼哨在树顶掠过，连村头那家破陋的小酒铺，这时都已经灯息人寂，昏黑一片了……

第六章 斗命

大清早。

又是阴沉的一天，又是灰翳的云层低压着人头，更似压着人心。

天空飘着绵密的雨丝，细细的，冰凉的雨丝。

范苦竹在这片斜坡上俯瞰着坡下的“大鹏楼”；“大鹏楼”不只是一座楼，它是由十三座楼宇所组合的一个小城，左右两侧相对并排着六座青砖，正当中打横的一幢二层石砌楼房最为气派，叫人一眼便可看出那是发号施令的地方，也是“大鹏楼”的枢纽所在。

每座楼房之间，都以白麻石铺成宽敞平坦的走道，正当中的大路更是笔直爽净，如果大路两旁再加竖上坊门华表，则就有几分朝天阙的味道了；一个靠驴马驮运生意起家的江湖帮口，能有这么一处舵子窑，亦委实不简单。

雨丝飘落在范苦竹的发际，飘落在他的眉眼，全身上下业已是透湿，但他却似毫无所觉，只是那么专注的凝视着这片栉比相连的楼阁——楼阁是冷硬沉默的，楼阁中却隐藏着鲜活的人，多少的爱与恨，情同怨，多少错综复杂的恩仇牵连，便由这些鲜活的人织布起来，木石无辜，该诅咒的是那些有血有肉却没有心的人！

灰色的天，灰色的地，范苦竹灰色的身影缓慢移动向“大鹏楼”正前的巍峨楼门，也只是刚刚凑近，门柱之后突然闪出两个套着油布雨靠的壮汉，提刀横拦于前。范苦竹神色平静得近乎僵滞的停下脚步，默默望着拦路的两人；这两位互觑一眼，由那体格较为高胖的仁兄发了语：

“朋友来此，可是有什么贵干？”

范苦竹一摸脸颊上的雨水，低哑的道：

“有烦老哥通报一声，我要求见全寿堂全老爷子。”

两人上下打量着范苦竹，不禁也感染了范苦竹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子悲凉意味，然而这股子悲凉意味，在经过他们较为直觉粗率的体认下，就易变成了落魄与潦倒的情状；仍是那位高胖人物开口道：

“朋友要见我们老爷子？能否见示求见的因由？我们老爷子年纪大了，平日事物又多，若是朋友你没有十分重大的问题，我倒可以替你通报一下刘管家，或者他能多少帮点忙……”

语气居然是将范苦竹当成流落江湖，求助告帮的苦哈哈来看待了，范苦竹却毫无怒意——他已实在提不起精神来与这些小角色计较，他仍然平和的道：

“二位老哥，我想，我还是与全老爷子见个面比较妥当。”

那身材略矮的一位淡淡笑了笑，接口道：

“恕我说句失敬的话，朋友，其实见不见老爷子都是一样，只要是道上同源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口里列有一定的规矩，总不会叫好朋友们空手而回，见到老爷子多不出几文，不见老爷子亦少不了若干，朋友你可以放心，这类事，我们刘管事便能做主——”

越说越露骨了，果然是把范苦竹看成要小钱的伙计啦，又抹了一把眉梢上沾着的雨滴，范苦竹耐着性子挤出一抹笑：

“二位老哥，恐怕我们之间有一点误会，我不是缺乏盘缠，更非来打秋风，我的确是有要事面陈全老爷子，务必请通报一声，我想全老爷子定会接见！”

“哦”了一声，高胖仁兄忍不住再度将范苦竹端详了一会，这才十分不情愿的道：

“你这么笃定老爷子会见你？好吧，且让报个名姓。”

范苦竹低声道：

“范苦竹……”

三个字原是又沉又哑，但是听在当前两个人的耳中却似暮起的三记焦雷，两张面孔颜色顿变，不约而同往后倒退，更不约而同惊呼出声：

“范苦竹！”

高胖的那一位额头上暴浮青筋，两边面颊也古怪的往上扯吊，他喘着气急叫：

“秋风起啦，老九，快响云板！”

另一位身形猛转，背对范苦竹，而清亮的云板声响立时传出，节奏紧密的回荡于“大鹏楼”连衡一十三座楼宇之间！

很快的，人影开始闪动，开始穿走，却是相当镇定迅速的各自进入位置，按部就班，毫不紊乱，似乎他们对于眼前的状况应付，早已有了多次演练！

正面的三层石砌大楼中，有几条人影急奔而来，自他们身法的快捷利落判断，绝无疑问全是颇具功力的硬把子。

范苦竹冲着那两个有若见了鬼似的守门仁兄一拱手，再挤出一丝笑容：

“有劳二位了……”

两个人躲得老远，范苦竹这一客套越发在两人惊惧惶悚的神态间平加了三分尴尬。

这座大厅布置得颇为富丽堂皇，沉重巨大的木制家具配着大大的绣垫，地面铺设着大大的地毯，木头拱案上摆置有成对的蜡烛，靠窗的那一面更悬挂着大块的丝幔，红得俗。

范苦竹正襟危坐于一张大号的沉重太师椅下，他形容的枯槁消沉，加上那一身透湿的灰衫，在这豪奢的大厅里，益为显得寒酸生涩……

正对范苦竹而坐的，是一位满面红光，秃顶圆脸的肥胖老者，这老者疏眉细目，狮鼻阔嘴，交叠的双下巴就在不说话的时候也仍微微颤动着——他便是“三才帮”的龙头大爷，主宰着七府六十三县所有驮运买卖的首脑人物全寿堂。

整个大厅中，除了全寿堂与范苦竹之外，另有两个人肃立在全寿堂身后，一个体格宽矮而壮，脸上横肉累累，另一位年约四旬，白净儒雅，倒似个师爷型的角儿。

这时，全寿堂举起几上茶杯敬客，他自己在浅啜一口之后，笑得宛若洪钟大吕，中气十足的道：

“我说范老弟，料得你在这几天就会到来，却是到得好快，一路上吃了不少辛苦吧？”

范苦竹既未动茶杯，也没有半点笑容，他僵木的道：

“还好。”

全寿堂笑呵呵的道：

“秋风秋雨，最是愁人，范老弟的心情似乎不甚开朗？”

真是老奸巨猾，皮里阳秋——范苦竹心中寒冽，神色更见萧索：

“在下此来何为，老爷子当能料及，尚请老爷子主持公道——”

全寿堂表情诧异的道：

“主持公道？范老弟，你又要我主持什么公道？”

咬咬牙，范苦竹不愿再兜圈子打哑谜，他单刀直入的道：

“回老爷子，在下师弟童立，拙荆白凤，匿居贵处已有多日，敢乞老爷子将他二人交出，家门恩怨，自应私下了结！”

全寿堂依旧笑着道：

“原来你是指的这档子事，范老弟，我先不问你们之间有些什么纠葛，我只请教，你凭什么肯定令师弟与尊夫人是住在我这里？”

范苦竹闭着眼睛，道：

“在下自有所本，且确知不误，否则，怎敢无端闯来打扰老爷子？”

全寿堂摸着下巴道：

“你如此相信某人传言？”

范苦竹道：

“不是传言，而是事实；老爷子，没有活人会欺骗一个将死亡的人，这并非怜悯，只是那个活人认为不必要对一个临死的人，有所顾虑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听到的话，应该都是真的，老爷子久经世故，当能体悟一二。”

笑得不大愉快了，全寿堂道：

“如果我告诉你，人不在我这里，你怎么说？”

范苦竹平静的道：

“在下会说决不相信。”

全寿堂尚未及开口，站在他身后的那个粗矮人物已断叱一声，霹雳般大吼：

“何物范苦竹，竟敢在老爷子面前这等放肆！”

范苦竹连眼皮也不撩一下，只淡淡的道：

“我知道你是‘三才帮’的二把头‘铁虎’上官彪，你不必在此时叫嚣呼喝，假设你有兴趣，任何时间地点，任何方式，我皆可奉陪！”

那上官彪满脸的横肉绷紧，吐字有若爆栗：

“范苦竹，你唬得了别人却唬不住我，就在这里，就是现在，我便要好生给你一番教训！”

范苦竹目光平视，冷漠的道：

“你是找死，上官彪！”

师爷型的朋友不愠不怒的一笑道：

“果然狂妄，范苦竹，不过你撞错了码头，在‘大鹏楼’，岂有你卖狠使蛮的余地？”

范苦竹唇角微撇：

“‘三才帮’的总管事恐怕亦管不着我这一段，韩既昌，如若你想管，我包你少不了难堪！”

这位总管家声声冷笑：

“众叛亲离，已如丧家之犬，却竟有脸在此姿意跋扈，大言不惭，范苦竹，且看你还有几步活路可走！”

范苦竹古井不波的道：

“我之所以蒙以不幸，遭此冤屈，也多承各位的赐予，没有推波助澜，别具用心的帮凶，也不会有今天的恶果，各位恩德，岂能不报？”

全寿堂面如凝霜，细目暴睁：

“范苦竹，你要言语谨慎，不可造次，须知我的忍耐并非无限！”

范苦竹沉缓的道：

“我并不愿意开罪老爷子，只希望老爷子能给我一个交代，老爷子一定明白，此事若无结果，我是绝对不会罢休的！”

默然片歇，全寿堂道：

“坦白说，前几天他们是住在我这里，目下却已离此他去……”

范苦竹道：

“去到何处？”

全寿堂怒道：

“两个活蹦乱跳的人，我又未曾拿绳子将他们拴住，去往何处我怎会知晓？”

范苦竹冷硬的道：

“老爷子是江湖前辈，更是道上年高德劭的先进，随口谎言又心存欺瞒，只怕有损老爷子的清誉吧？”

猛的一拍身旁长几，几上茶杯“哗啷”一声坠地碎裂；全寿堂勃然色变：

“好个大胆东西，你以为你是什么人，又以为是在冲着哪一个说话？范苦竹，你休要不识抬举，自寻烦恼！”

范苦竹无动于衷，声音凛烈：

“老爷子，你当我来到‘大鹏楼’是打着什么主意来的？假如我求的是忍气吞声，默而以息，假如我只为了看你的颜色，听你几句胡诌，我早就找个不见天日的地方一头撞死了，又何须如此大费周折？老爷子，我既然来此，便不曾想过全身而退！”

全寿堂满脸涨得通红，双层下巴不住颤动，他“呼”的一声站起，粗厉的大叫：

“给你台阶你不下，范苦竹，是你逼得我不能容忍！”

范苦竹也缓缓起身，形色就在这起身的过程中转为无比的肃杀，他逼视着盛怒之下的全寿堂，冷森的道：

“全老爷子，我不明白你为了什么要包庇一个像童立这样泯灭天良、背义无行的败类，更不明白你为了什么要袒护一个似白凤这般有亏妇道、丧伦失德的女人？他们的阴狠手段、卑鄙作为，老爷子定然清楚，老爷子却执意偏颇，置公理是非于不顾，老爷子恁般独断专行，除了大大影响老爷子声誉之外，还将累及老爷子赔上身家性命，如此代价，老爷子是否付出得太重了些？”

全寿堂大喝一声，秃头透光，面孔的肥肉抽搐：

“范苦竹，你不用给我来这一套仁义道德，我想怎么做，该怎么做，自有我的主张，谁也无权干涉，谁也不敢干涉，你算老几，配向我讲经说道？你要不服气，尽管使出你的本事，随你怎么办，我全某人好歹接着，童立和白凤两个，我断不会交给你，便说绝了吧，范苦竹，这两个人我不但包庇，而且包庇定了！”

范苦竹低沉的道：

“话可是你说的，全老爷子！”

全寿堂声音高昂：

“不错，话是我说的。”

范苦竹又道：

“流血残命，老爷子亦不足惜？”

狂笑如雷，全寿堂暴烈的道：

“我今年七十有一，范苦竹，你以为我是在娇生惯养，锦衣玉食的环境里长大？这大半生来，我过的就是流血残命的日子，玩狠玩了几十年，又可惜再加一遭？”范苦竹道：

“很好，全老爷子，我就替你添上这一遭，这一遭之后，我看你还有没有机会再往下玩！”

就在全寿堂身后，“铁虎”上官彪猝然弹起，凌空一个斤斗倒翻而下，人尚未至，一道匹练也似的寒光已斩向范苦竹头顶，来势强悍，犀利无比！

话已说到了绝处，事情决计难以善罢，是而范苦竹亦杀机盈溢，再不存一丁一点忍让委屈的打算，上官彪身形才动，他已一飞冲天，当那道寒光稍差半寸的擦过他的鼻尖，他人已直抵大厅顶上的金红木雕承尘，刹那间他弓背旋身，双脚倒踹承尘板隔，灰沙纷洒中，人已返射，速度之快，好像要追回多少年前流逝的时光！

这时，一刀斩空的上官彪才在抽身换式。

韩既昌便在此刻乘隙而动，他一个侧回移出三步，不知何时握在手上锃亮鸳鸯双环挥展出团团弧刃，又急又快的打横拦截倒射而下的范苦竹！

范苦竹的泻落劲道却毫不改变，未及人们一瞬的间歇，环光正翩旋掠削，寒彩炫目，眼看着撞向刃圈中的范苦竹却突然折斜——完全违反力道惯性的突然折斜，将那串弧芒抛往身后，金箭刺破空气，只听得一声尖锐的泣啸，韩既昌已丢掉双环，手捂胸前，跌跌撞撞坐落一张太师椅上，又和那张太师椅一起仰翻！

上官彪长号果似虎吟，他的缅刀抖得笔直，对准范苦竹的背心插去，而范苦竹依然不躲不让，只在左手微扬之下，黑色的弦索骤然反弹，索头点击如电，“嘭”的一声撞歪了缅刀来势，金箭划过一抹光尾，上官彪闷哼着踉跄倒退，肋下业已鲜血津津！

范苦竹若有所悟的凝视着肋下冒血的上官彪，现在，他知道对方为什么号称“铁搏”了，原来上官彪竟具有一身铁布衫的横练功夫，而且火候颇深，否则，刚才他那一箭刺出，必然透肋对穿，岂仅津津沁血而已！

正检视完韩既昌的情形，全寿堂直腰回身，一张本来肥胖的红脸，却泛现出骇人的酱紫色，他的嗓音也在微微颤抖：

“范苦竹，我曾见过若干心狠手辣之徒，却没见过似你这般恶毒残酷的超级屠夫，你所做的，你必须承当‘三才帮’誓言，以你的人头来为牺牲的弟兄祭祀！”

范苦竹冷淡的道：

“韩既昌是个该死的帮凶，死有余辜，罪无可逭；至于我的项上人头，只要你们抓得去，我自不惜割舍！”

全寿堂牛鸣似的号叫起来，手指范苦竹，一双眼珠子宛欲凸出眶外：

“我们不会放过你！任是‘三才帮’土崩瓦碎，死尽杀绝，也要将你生剝活剥，凌迟寸磔，你妄想与‘三才帮’为敌，你是晕了头，迷了心啊……”

微微摇头，范苦竹不屑的道：

“全老爷子，你的威仪，你的气度，你的修养，都到哪里去了？到底是一帮赶驴驱马的下九流出身，登不得大雅，上不了台盘，称你一声老爷子，真个抬举了你，这许多年！”

险些乎就气炸了心肺，爆裂了血管，全寿堂凄厉的吼道：

“秋风起，血刀扬——”

这显然是他们早就约定的行动切口，只闻全寿堂的呼喊甫传，整座大厅四周的八扇明暗门扉骤而启开，一十六名身着黄色劲装，手执各式兵器的大汉蜂拥而入，一看这种情况，范苦竹惊觉“三才帮”的十八名把头几乎到齐了！

那“铁虎”上官彪狂叫一声，缅甸刀盘顶翻飞不要命的冲上前来，口中一边叫号：

“兄弟们，为韩总管事报仇啊……”

范苦竹不退暴上，缅甸刀的寒光刚刚将他身形卷裹，黑色的弦索已霍然布成一面交织的罗网——这面以单弦布成的罗网，形同瞬间的罩笼，于是，刀芒立刻弹跳滑斜，上官彪也被反震出五步之外！

一个黄衣大汉贴地滚进，双手互握一柄砍山刀，奋力劈斩范苦竹下盘，同一时间，另三名黄衣汉子也自三个迥异的角度猝闪而入！

上官彪单足旋转，又朝上扑，缅甸刀带起的波芒冷焰，宛如冰球碎溅，流虹纵横，敢情真是豁上啦！

范苦竹陡然间躯体横腾，弦索有如活蛇般‘嘘嗦’一声卷住了贴地滚翻的砍山刀，横起的身子虚空回转，砍山刀“呛”的一记插上了大厅顶的承尘，刀飞的须臾，金箭，炫映似魔鬼的诅咒，兜胸刺翻了犹在地下腾扑的那位仁兄！

三件家伙便在此际聚集而至，刃气破空，森森如削；范苦竹的金箭费起一溜猩赤血滴，颤晃吞吐中，三点金星倏然炫射，三次金铁交击声合为一响，三个攻袭者就像被一只看不见的无形巨掌挥搥到一样，分跌向三个不同的地方！

缅甸刀的冷电闪泻如雨，范苦竹的黑色弦索再次交织为一面护身的罗网——那朵红樱已若恶灵的冷笑，如此突兀的出现，又以如此不可思议的快速从背后掠到。

那是一杆梨花木精制的红缠长枪，枪头尖锐蓝亮，锋端所挺，足可透肌裂骨，使这杆红樱长枪的主儿，正是“三才帮”的总瓢把子全寿堂！

这一枪来得太快太急，时间的拿捏得准确又无懈可击，当范苦竹发现危机，危机业已临头；他在枪尖触肉的眨眼里吸气冲前，同时弦索贴肋折射，肩胛处血光溅起，红樱长枪也骤弹老高！

一名黄衣把头以为有机可趁，急跨半步，一柄大铡镰齐头斩落，俯身前冲的范苦竹连看都未看一眼，倏然侧飘两尺，大铡镰斩空的俄顷，他金箭亦穿进了这名把头的颈项。

手中长枪一抖，全寿堂气涌如山，声若破锣：

“圈牢他，给我狠杀！”

当上官彪悍虎般再次上扑，范苦竹已似一只冲天的巨鹰，挟着无可比拟的劲势，“哗啦啦”撞破花窗，掠身而出！

全寿堂却尾随急追，一边大叫：

“姓范的身受重伤，跑不多远，儿郎们，还不赶紧追撵！”

十余名“三才帮”的各级把头，争先恐后的簇拥着他们的老爷子奔出大厅门外，却是赫然发觉范苦竹正孤伶伶的卓立楼宇之前——便像全寿堂适才所言，他的确没有跑出多远！

范苦竹的左肩一片殷红，他却恍如不觉，只是默默挺立在那里，一手紧

执弦索，一手攥握金箭，形色冷硬冰寒，仿佛是一尊石雕的人像。

十几个“三才帮”的把头叱喝连连，立时分散包抄，而各个楼门通道间更涌出来上百名劲装汉子，形成了第二个包围圈。

圈中只有一个人，一个焦点，范苦竹。

全寿堂长枪斜竖，意气飞扬，像是已经忘记了最后胜负未分晓：

“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范苦竹，留一条生路给你，你偏要用脚踹断，现在就算你跪地求饶，这条命也拾不回去了，姓范的，你以为凭你一己之力能攀得了天？早着呢！”

范苦竹微微将手中金箭晃动着，他目光上扬，生涩的道：

“全寿堂，全老爷子，用唇舌是取不了我项上人头的，你们还在等待什么？”

全寿堂猛然断喝：

“杀！”

又是上官彪充做急先锋，身形一偏，缅甸刀飞斩，范苦竹整个人却骤而随着刀势飘起，金箭倏指，硬是将上官彪生生逼退。

于是，十多名各级把头又合攻连扑，纷纷冲杀上来。

范苦竹猝然腾升，悬虚掠舞，在电掣般的闪旋绕回中金箭弹射刺戮，出手间串接成幻异的金蛇，矫飞的龙影，成星芒的虹光，或卷或套，霎时里又有三名把头血淋淋的栽倒；过程中，范苦竹竟未沾地一次！

上官彪连连截击狙杀，却连连落空，就在他的亲自参与里，眼见又有三个弟兄殒命当场，情势演变至此，休说颜面无光，便这口怨气亦难以下咽，这一阵折腾，他是越来越怒，越来越恨，胸隔间宛如胀塞着什么，憋得他就快炸开！

范苦竹一个漂亮之极的翻滚，扯住一对人的脖颈，就这么扯抛上半空，当骨骼的断裂清晰传来，上官彪蓦地转动如风，刀随身走，有如一团光珠，猛然撞向范苦竹。

双眸中杀气凝聚，血彩漓漓，范苦竹往后急退，抬臂间金箭斜掷右侧五步，但是，他并非以箭头着地，却是反过来用箭尾着地，正当目睹的每一个人迷惑的瞬间，金箭已猝弹倒射，宛似石火闪烁般重击向上官彪带动的那团光球刃圈。

剧烈的铿锵碰击声响成一片，金箭被反震上天，上官彪也脚步不稳的东倒西歪，四名“三才帮”把头急急冲来欲待加以护卫，范苦竹的弦索已卷住金箭箭翎，就那么快

得不可言喻，箭身翻转折射，一溜璀璨的光华仿似还印在人们的眼瞳，金箭已透入上官彪的天灵盖，将他活活钉死在地！

场中顿时一片寂静，空气都像冻结了，就在这样的僵窒里，一声乾嚎蓦然出自全寿堂的嘴里，他肥大的身躯往前腾掠，红樱长枪在急速的颤动下抖出千百朵赤花，不要命的冲着范苦竹挺刺。

弦索从人脑中带回金箭，范苦竹飞旋丈外。

再转身右脚踩着弦索的一端，左手扯满弦索，箭已上弦——

没有人看到金箭的射出，甚至没有人查觉一丝光影的端倪。

锐风的呼啸，只见金箭搭弦索，正在往前扑击的全寿堂已大喊一声，长枪脱手，人亦跌坐下去。

金箭穿过全寿堂枣红锦袍的下摆，透经两腿中间，戳破臀后袍衣，又深

深钉进了麻石板铺成的地面里；全寿堂没有伤到一点皮肉，却像只巨大的苍蝇一样被定在当场。

上百名“三才帮”的人马到了这时已是个个破胆，人人丧魂，大伙屏息如寂，状如呆鸟，谁也不敢有任何动作，谁也禁窒着说不出一句话来。

生命到底是很现实的问题，尤其是每个人只有一条命的话……

范苦竹神态空茫，形色凄黯，毫无胜利者的那种喜悦之情。

他只喃喃自语：

“大悲箭，唉，箭伤情……”

全寿堂钉坐在地，好一阵之后才算还过魂来。

这位“三才帮”的大龙头，一面用力摇晃着穿跨入石的金箭，一边声嘶力竭的咆哮：

“你们这些不中用的酒囊饭袋，光会吃冤枉的废物，还不赶快来帮我一把？你们都傻站在那里做甚？强仇当前，给我朝上圈，下狠杀呀……”

“三才帮”的朋友们你看看我，我瞧瞧你，个个做声不得，心里想要从命，却偏生拉不动手脚。

一群人正在迟疑为难，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全寿堂又在那儿上气不接下气的叫骂：

“人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却养了些什么鸡零狗碎？平日里管你们吃住，供你们花销，到头来竟是这样一干乌合之众，真正气死我了……兔崽子们，你们要争一口气啊，别忘了送命的兄弟，帮口的威严，不杀掉姓范的，将来大家还有得混么？”

上百条汉子刚刚被激起几分士气，才在犹豫着该不该再次冒险一搏，“大鹏楼”的正门之前，已有一条人影飞也似的急掠而来。

于是，一阵兴奋的欢呼声突然爆起：

“大把头回来了！”

“可不是，大把头真叫赶得巧啊……”

“老天有眼，大把头到啦……”

范苦竹不曾转身，不曾移目，不曾有一点个人情绪以外的感染，好像他只是置身事外的旁观者，一个看戏台上演戏的观众而已，现场的一切，似乎隔着他十分遥远……

第七章 因果

这位“三才帮”的大把头，是个黄面无须，形色深沉的中年人，刚经过一阵急奔之下，略略显得有点喘息，但却仍然维持着从容不迫的态度，排众走到全寿堂身边。

全寿堂一见来人，不由得又是高兴、又是窘迫的大叫：

“子扬、子扬，你可算赶回来了，‘三才帮’居然叫人端了堂口踢了盘，搞得是乌烟瘴气，人仰马翻，连我也遭到如此屈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啊，你快快率领儿郎们击杀来人，替我出这口怨气……”

在“三才帮”中，大把头的地位至尊，是仅次于瓢把子的掌权人物，尤其是眼下担任此职的魏子扬，本身便是一条响当当的好汉，在江湖上威名极盛，素有“黄面判官”之称，不仅帮里上下对他敬畏有加，一般闯道混世的朋友也予他颇高的评价；全寿堂向来视他这位大把头为股肱，十分倚重，近几年来，帮中大小各事，魏子杨几乎大多可以替全寿堂作主，难怪他一出现，“三才帮”众就宛似加燃起一把旺火……

魏子扬非常冷静，他目光搜经地下的几具尸体，又缓缓环视围立周遭的一干手下们，然后，才向全寿堂微微躬

身，却只长叹着说了两个字：

“何苦？”

全寿堂不料他的首席大将竟是这么一个反应——在目睹组合遭此打击、损伤惨重之下，却是这样一个反应！这不啻是向全寿堂兜头浇了一瓢冷水，浇得他七窍生烟：

“什么叫何苦？子扬，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魏子扬注视着对面的范苦竹，却是向全寿堂说话：

“老爷子，今天的结局，我早已料到，值得庆幸的是情况比我忧虑的要好一些，至少老爷子尚未受害，本帮的元气尚未大丧……”

全寿堂怒道：

“现在说这些话有个屁用！人已叫姓范的匹夫放倒了好几个，脸面也被他全抹黑了，‘三才帮’岂能容范某如此糟蹋？”

摇摇头，魏子扬低声道：

“老爷子，这件事我已一再奉劝老爷子揽不得，情理上都站不住脚，传扬开去对老爷子清誉更是有损，何况范苦竹并非等闲之辈，他的艺业精湛高绝不说，尤其此人毅力之强，自信之坚，不是一般人可与比拟，我对他有深一层的了解，确知事情发生之后他决不会善罢甘休，必将讨还公道；老爷子，俗语说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我们虽不怕搏战到底，问题却是值不值得？”

全寿堂气喘休休，极为不快的道：

“当然值得，我年逾古稀，尚无子嗣，那童立自愿为我螟蛉，便是有父子之实，义子有难，为了义子挺身而出，有什么不对？莫非持护香烟的接续还错了么？”

魏子扬沉重的道：

“请老爷子听我一言——童立背叛师门，阴谋残害手足，劫财夺命，诱淫师嫂，已是犯下不可宽恕的滔天重罪，这种人老爷子如何能以收为螟蛉而使祖上蒙羞、子孙玷污？再说他投身老爷子膝下，决非有志替老爷子接承香烟，一因强仇当前，无以为策，二则亦是觊觎老爷子辛苦创下的这一片基业；

托庇侵产，一举两得，他何乐不为？只是把老爷子风烛之躯当做他十恶不赦的挡箭牌，此人心性之毒，实令我等难以忍受！”

细目暴张，脸颊与下巴的肥肉急速抖擻，全寿堂呼吸间宛似拉起风箱：

“你你你……子扬啊子扬，你不要误信传言，听人造谣，这全是对童立的恶意中伤，我老来无子，全家不能绝后，这一生挣得的局面亦须有人维持，童立俊逸灵巧，正是理想人选……子扬，你不用怕他侵犯到你的好处，我会事先分配停当，绝对不会少了你的这一份……”

魏子扬表情苦涩，话说得更苦涩：

“老爷子朝这上面想，我毫不意外，但老爷子却错了：我魏子扬进帮六年，六年中全心为帮，一力替老爷子担忧分劳，却月月领有分给，年年拜赐红利，老爷子不欠我什么，我更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欲，我进三才帮，为的是追随老爷子，一朝三才帮易主，我必不为新东家凭添累赘，只

求老爷子体认我对老爷子的一片赤诚，善纳谏言，虽粉身碎骨亦可无憾了！”

于是，全寿堂开始冷静下来，他长长吁了口气，显得有些衰弱的道：

“不过，有关童立的闲话。你也不可尽信……”

魏子扬严肃的道：

“我从不听信谣传，老爷子，在此之前，我业已私下做过探访，更且与‘幻翼门’的展毓秀秘密接触过数次，对于童立的所行所为，获悉良多，我之如此做为，只是要替老爷子分辨一个是非，预留一步余地，切莫听信单方巧言饰词，误做分判，因而坏了老爷子一生名望，断送本帮的大好前程！”

全寿堂浑身瘫软，形态槁悴，仿若一下子老了十年；他目光无神，声音喑哑的道：

“你确定所知道的内容不会有误？”

魏子扬坚定的道：

“这是何等大事？若无十分把握，各项证言，我怎敢贸然相陈？老爷子若有任何疑窦，我可找人前来对质，老爷子如有兴趣知悉真伪，眼前的范苦竹就是第一个人证！”

窒噎一声，全寿堂呐呐的道：

“那……我们折损的孩儿，这笔帐又该怎么算？”

魏子扬伤感的道：

“老爷子，恕我大胆的说一句，为了老爷子这个错误的决定，本帮业已遭至损伤，好在事情如能了结，主体并无太深侵害，假若再要蛮干下去，则必越增不幸，老爷子，流血搏命应有代价，这个代价未免不值；就这一桩肮脏事，一个肮脏人，已把几条弟兄的性命赔上了……”

全寿堂痛苦的呻吟着：

“子扬，你的意思是？”

魏子扬的神情果断：

“很简单，争纷到此为止；因为我们起始的过错，从而引至流血冲突，冲突的责任应由我们承担，失败的苦果也应由我们吞咽，老爷子，这很悲哀，但这悲哀却是我们自己找的！”

全寿堂有些抖索的道：

“你是说……就这么认了？”

魏子扬吃力的点头：

“是的，就这么认了，除非老爷子还想流更多的血，赔更多的命！”

颓然垂下脑袋，全寿堂形色惨淡：

“五十年铁血生涯，半世江湖，老来却栽了这么一个天大跟头，子扬，真是冤啊……”

强忍酸楚，魏子扬直视着对面的范苦竹，沉声道：

“范朋友，我们希望事情不再扩大，纠葛就此勾消，你怎么说？”

范苦竹缓缓的道：

“我原就期冀不要流血，不要动手，大把头，若非贵帮一再相逼，老爷子执意偏袒，这些不幸便根本不会发生。”

魏子扬道：

“尚烦范朋友收回金箭，以免误会。”

这就是魏子扬精到老辣的地方了，他之所以迟迟不将透插过全寿堂两腿之间的金箭拔除，不是他欠缺这份力道，更非有意使他们老当家延增难堪的时间，主要乃在于他对范苦竹那种奇快诡绝的运箭手法深惧戒心，恐怕贸然抄箭会引发范苦竹先动手的意念，而他毫无把握能够加以反阻，万一如此，则情势就益加不可收拾了……

范苦竹左臂微抬中弦索飞扬，但见黑影如蛇，闪掠之下已缠箭而起，稳稳当当的扯回手里。

几名把头迅速上前，将全寿堂扶将起来，又簇拥着他急步送入石楼大厅之内。

叹了口气，魏子扬向范苦竹重重抱拳：

“多谢范朋友你高抬贵手，箭下行仁，这场误会的成因其咎在我，谨请接受本帮深挚的歉意。”

范苦竹道：

“好说，大把头明理通情，才是消遏灾祸的根由，贵帮有才如你，乃是贵帮之福。”

略一沉吟，魏子扬苦笑道：

“范朋友，你似是尚有未竟之愿？”

范苦竹静静的道：

“我要童立与白凤，大把头，这是我来此的原因。”

魏子扬默然半晌，终于下了决心：

“他们现在不在这里，昨天下午已迁往距此十里的‘仙女峰’、‘松林台’，‘金冠千岁’严瘦鹤在‘松林台’筑有一座木阁，你赶快一步，可能截得住。”

拱拱手，范苦竹方待移步，魏子扬又唤住了他，这位“三才帮”的大把头流露着至诚的关注之情，以极轻极轻的声音道：

“小心那严瘦鹤，范朋友，此人不易相与——你多保重了……”

再次拱手，范苦竹却胸口梗塞着说不出一句话来，他急急转身掠走，以免眼眶内打转的泪水被魏子扬发觉——多么可感的一丝温暖，然而这丝温暖却竟来自一个不曾相关的敌人！

“仙女峰”并不很高，形势却极险峻，陡直竖插的主峰呈现着郁郁的墨绿色，主峰两侧是较为平坦的岗岭，范苦竹知道“松林台”是在正对峰前的右侧。

峰岭之间有淡淡的雾氲迷漫，烟气袅绕中越增凄冷之情；山径很滑很窄，

水湿的树桠野草时时拂扫过范苦竹的面颊衣袖，那股子阴寒潮晦的感受也就更深了……

于是，他看到了平伸向山崖之外的“松林台”，也看到了筑在这片台地上的原木小楼——楼有两层，精巧玲珑，因为全系采集原木所建，另有一种古拙的兴味与真淳的野趣。

无数株绿松围绕小楼四周，或是怒虬伸张，或是娉婷如盖，或一干独立，或交相纠生，各属其状，各具其态，这里，本该是一个多么清幽出尘，不染人间烟火的好所在……

来在门前，范苦竹没有叩门，也没有出声，他只是脸色苍白的站在那里，消瘦的面颊轻轻抽搐，满布髭渣的唇颌更凭添了一股落寞情怀，此时此地，他的感触似乎麻木了，心和血都是一片冰凉。

楼中的人不曾让他久等，灰褐色的门扉无声启开，一个高大魁梧的独臂壮汉与另一个身不及三尺的怪异侏儒走了出来，这一高一矮两人却并没有招呼范苦竹，他们仅是分别站向两边。

范苦竹望着这两个外形奇突，容貌奇丑的“非常人”，也没有开口，他心里有数，龙套既出，主角就快要登场了。

金光自门内耀闪，一个生相俊挺、皮肤细白润致的锦服人物，从中缓步行出；这人头戴一顶八瓣瓜冠，冠顶铸成内凹的花式，整顶金冠拭擦得锃亮生辉，人一移动，光华微闪，颇带几分公侯将相的威仪。

范苦竹不曾见过“金冠千岁”严瘦鹤，但他确信眼前出现的人就是了，那头顶所戴，如同招牌，他还没听过江湖上有第二个这般打扮的角色。

那人安详的打量着范苦竹，安详的道：

“我是严瘦鹤，这一位，想是‘幻翼门’的范苦竹了？”

范苦竹毫无表情的道：

“不错。”

严瘦鹤淡淡一笑：

“我刚刚才得到消息，说是范兄大展神威，踹了‘三才帮’的堂口，连全老头都在你手下吃了瘪，范兄本领高强，果非虚传。”

范苦竹道：

“严兄却是情报灵通。”

严瘦鹤平静的道：

“‘三才帮’之后，我知道范兄跟着就会莅临山居小筑，业已恭候一阵了。”

范苦竹低声道：

“严兄想必明白我此来何意；严兄立场，亦请示知。”诡异的笑了笑，严瘦鹤道：

“不晓得范兄是否了解我与令师弟童立的关系？”范苦竹垂下视线：

“听说你们结了金兰之谊。”

点点头，严瘦鹤道：

“正是如此，既为拜把弟兄，理该同舟共济，祸福与共，义弟有难，不能弃之不顾，我之苦衷，范兄当该谅解。”范苦竹厌倦的道：

“此人衣冠禽兽，不值严兄费神庇护。”

严瘦鹤的形色不变，依然微笑着：

“范兄，我不管你们之间的私怨如何，我只知道童立是我的义弟，这就

够了，任何人妄图加害於他，即是侵犯于我，实难坐视。”

退后一步，范苦竹僵硬的道：

“严兄立场已明，我想，苦要找出童立，必须先通过严兄这一关了？”

严瘦鹤渊停岳峙，镇定逾恒：

“在范兄打算通过我这一关之前，是否可以做个商量？”范苦竹道：

“请说。”

严瘦鹤沉声道：

“范兄嫂夫人白凤，目前便在楼中，假若范兄能以放过童立，我负责引还嫂夫人完璧归赵，范兄意下如何？”范苦竹突然痉挛着笑了起来：

“完璧归赵？”

严瘦鹤神色一冷，酷厉的道：

“答不答应全在於你，范兄，这却不是一桩好笑之事！”深深吸了口气，范苦竹道：

“如果你是我，严兄，你会答应么？”

严瘦鹤紧闭着嘴唇，好半晌，才阴晦的道：

“这样说来，你是不答应了？”

范苦竹语声悲凉的道：

“一个人的名誉，前途，尊严，一个人的家庭，基业，门派，被破坏得如此支离零落，糟塌到这样四分五裂，这个人的一生也就毁了，严兄，造成罪孽的元凶祸首，总不该以一句话或某项条件便能免除他的责任吧？”严瘦鹤审慎的道：

“不再有圆转的余地了么？”

范苦竹摇摇头：

“没有。”

严瘦鹤低喟一声，双手竟然倒背向身后。

便在这时，站在左侧的独臂巨汉蓦地抢进，右手伸缩间一蓬黑沙猛洒急挥；黑色的沙粒在空中扩散笼罩，发出刺耳的磨擦声，兜头泻向以范苦竹为中心的丈许方圆！

暗中，像沙针这一类体积细小的东西，多半淬有毒性，范苦竹当然不会正面截挡，那片群蜂乱飞似的黑沙甫往下落，他已猝而掠出两丈之外，凌空掉身，又“呼”的拔升九尺——

那矮小的侏儒往上弹起，弹跃到一半，巨汉借势抬掌兜住侏儒双脚，奋力撑举，这样一来，侏儒的动作就快了许多，仿若一块经天的顽石，刚好够上位置，扑袭拔升起来的范苦竹。

侏儒的武器是一对短柄钩连枪，冷芒倏映已到了范苦竹颈项部位，来得又快又狠，准确无比！

金箭的镞尖暴出，两响合为一声，同时磕开了钩连枪的攻击，范苦竹趁着箭杆的回荡，全身悬空倒翻，单脚飞踹，“吭”的一记便把侏儒踢落坠下。

地面的巨汉吐气开声，骤然移动，摆头缩肩之下竟恰巧迎住了侏儒臂股，侏儒的身子在巨汉双肩一沉一抗之余又猛的抛起，快不可言的撞向犹在空中的范苦竹。

双方接触的速度非常急劲，倏擦而过，但见侏儒的一双钩连枪洒着血滴脱手，侏儒自己却连连翻滚着一头栽到地下——发出的号叫就像剥猪！

巨汉疯了一样扑来，戴着鹿皮手套的巨灵之掌泰山压顶般挥落，光景是

想一掌打破范苦竹的脑壳；肋下流血的范苦竹斜闪五步，金箭掷地倒弹，反射如电，那巨汉一掌挥空半张面孔已随着金虹的炫映消失！

弦索飞出扯回，尚沾着斑斑血糜的金箭。便在这刹那间，一轮急速旋转着的金弧已兜头罩下！

范苦竹贴地穿走，弦索反手直戮，那轮金弧“嗡”的一声弹开，却疾如电光火石般斜回，这一斜回，范苦竹右臂上便被刮开三寸长的一道伤口！

带血翩飞的金弧，正是严瘦鹤顶上所戴的八瓣金冠——杀人的金冠！

现在，金冠又回到严瘦鹤的手上，他目光森寒的注视着范苦竹，白皙的脸孔透显着一抹黑气，语声也幽冷得宛似地穴的回响：

“我金冠严千岁在道上打滚了二十余年，今天才算真正遇到了敌手，范苦竹，难怪全老头会栽跟头，难怪你有胆量来找我，此时我已经意会到为了童立要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了！”

范苦竹望着金箭尖端沾连的细碎血肉，漠然道：

“如果你马上退出，还来得及，我说过，童立不值得你这样替他卖命；三个月以前我知道童立还不认识你，充其量你们也只有三个月的交情，九十几天的来往，不应该到达足以刎颈的程度。”

严瘦鹤形色诡异的道：

“你说得不错，但只是指一般状况一般人的情形，我与童立却是不同，大大不同！”

范苦竹道：

“怎样不同？”

喉咙里迸出一声怪笑，严瘦鹤说得斩钉截铁：

“我爱他，你明白吗？我爱他，不是兄弟之爱、朋友之爱，就好像夫妻之间的情感；范苦竹，你永不能体验这是一种多么深挚又不可分的心灵系结……”

倒吸了一口凉气，范苦竹此刻才恍然大悟为什么严瘦鹤如此为童立卖命的原因，姓严的竟有断袖之癖！而童立为了遂其私欲，尝其贪淫之念，不惜将人格践踏、自尊抛舍，假结拜之名却献身以媚，世间事再也没有比这更肮脏，更无耻的了！

严瘦鹤盯视着范苦竹，厉声道：

“你在想什么我很清楚，范苦竹，你以为这是一种疯狂的，不洁的，违悖俗世的行为？但你错了，这也是一种爱，一种崇高圣洁的爱，没有人够资格规定只有男女的塔配才能产生这种爱，亦没有人可以拘束这种爱不滋长于同性之间；你不懂，我晓得你一点都不懂，你只要懂得为了这份爱，我不惜舍命就行了！”

范苦竹不觉浑身起了鸡皮疙瘩，他强忍住那股作呕的感觉，喃喃的道：

“真是物以类聚，天啊……”

严瘦鹤怒叱道：

“我不许你侮辱童立，你不知道他有多好，多驯良，多温柔，多体贴……”

范苦竹突然昂烈的大叫：

“你们都是畜牲，一对畜牲！”

手上的金冠蓦地抛起，就在金冠闪移不定的飞快旋转中，严瘦鹤双掌里已冒出两柄精光炫亮的短剑来，短剑显露的同时，人与剑已若流虹般长射范苦竹。

于是，范苦竹右足踏着弦索的一端，左手满弦，金箭搭上——

长射而来的严瘦鹤，整个身体猛的向上弹起，两柄短剑滴溜溜的抛落松林之中；金箭从他头顶透入，背脊穿出，强大的力道一直将他带出丈许之外，才“噗”的一声钉落地面！

金冠就在这眨眼里扣下，对着范苦竹的脑袋扣下。

这一次，范苦竹没有再用弧索去阻挡，他只是往后退出半步——罩落的金冠却仿佛附有严瘦鹤的鬼魂，在一击不中之后猝然升起一尺，像把大轮刀一样撞向范苦竹的胸膛。

黑色的弦索尖啸着抖出，当弦端触及金冠，范苦竹才感觉到那股旋转力量的强烈，宛如在须臾前饱吸了严瘦鹤的精血，为它的主子报仇讨命来了；弦索顿时防震歪斜，金冠也在弦索碰击之下连连跳弹，竟又骤然折回，好像算准了范苦竹的闪腾位置般第三度掠斩！

原本跃向左侧六尺的范苦竹，突兀间脑中灵光一闪，只在四尺之遥硬生生煞势顿身，那顶金冠正挟着强劲力道，嗡嗡怪鸣着飞击过六尺外他原定落地的部位，一直掠出两丈，才拦腰削断一棵碗口粗细的松树，斜倒坠地！

范苦竹呆呆的站立着，目光定定的注视两丈外横搁于草丛中却仍在闪闪生辉的金冠，他这一辈子也从未有过这种经验——只与一件兵器拼斗，而兵器的主人却已经死亡！

当然，范苦竹不相信是精魂攀附的说法，他明白只是劲力的巧妙运用和对方位置角度的预先推断，再借助金冠本身的特殊构造，事实贯注入所须的旋动转回力道，借其预蕴的潜能飞翔起伏；道理是如此，但在亲身经验之后，却仍将范苦竹惊出一身冷汗。

从严瘦鹤的尸身上拔起金箭，范苦竹以自己的衫袖擦拭箭上的血迹，眼睛却望着楼上，他在等待，等待那终将要到临的一刻——也算最后的审判吧！

有沉重的步履声响起，走路的人似乎十分犹豫，十分恐惧，步履时断时续，显得蹒跚又艰辛。

范苦竹右脚踏着弦索的一端，左手将弦撑满，箭已上弦。

人出来了，不是童立，不是白风，却是满脸疤点，双目已瞎的任登龙！

一阵山风吹拂，任登龙机伶伶的打了个寒噤，他双手向前探摸，嘴里惶恐的嚎叫：

“四师弟，四师弟，是你吧？你人在哪里？倒是回我一声话啊……”

范苦竹望着他的二师兄，望着那满头白发随风飘舞，那满脸红黑交杂的针孔，那混浊流脓的双眼，佝偻孱弱的身子……叹了口气，他开口道：

“我在这里，二师兄。”

全身一震，任登龙“扑通”跪了下来，冲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号啕大哭：

“四师弟，你可怜可怜我，我已是一个残废无靠可怜要死的老人，求你不要杀我，让我自己咽气——四师弟，我错了，我对不起你，我不该那么糊涂，那么自私，那么好妒……四师弟，这就是报应，我已经遭报了，你，你就放过我吧……”

范苦竹长长吸了口气，压住心头翻涌的一股悲苦，他辛酸的道：

“二师兄，老五死得多冤……”

任登龙以头碰地，咚咚有声中涕泪泗流：

“我不是人，我是畜牲，是禽兽，鬼迷了我的心啊……四师弟，求你怜悯我，饶恕我，好歹我们总是师兄弟一场，我这里给你叩头……”

范苦竹凄然道：

“罢了，二师兄，罢了……”

不顾脑门的鲜血直淌，任登龙望空作揖：

“谢谢你，四师弟，谢谢你的宽宏大量，谢谢你的仁恕胸襟，好人自会有好报，老天爷不会亏待你的……对了，四师弟，你要赶快，小童刚刚才迫押着白凤从楼后小门逃走，却逼着我来拖延时间……”

范苦竹一言不发，腾空而起，在木楼檐角略一盘旋，已如一头巨鹰般掠过楼顶，往崖边落下。

童立并没有逃出多远，事实上也很难逃脱，断崖当前，深有百丈，如今，他正站在崖边，左手紧抓着白凤的领口，右手一柄锋利宽刃短刀抵在白凤背心。

范苦竹挺立于七步之外，面庞僵硬得没有一丝表情，两只眼中怒火几乎迸出目眶。

那是他的小师弟，向来最为他疼爱的小师弟，英俊、灵巧、乖顺的小师弟，这么一个外表逗人爱的好孩子，怎会蕴藏着一颗邪恶有如魔鬼的黑心？怎会设计那等卑劣阴毒的诡计？

那是他的爱妻，曾经心心相印，同床共枕的爱妻，就只九十余天，盟誓俱毁，情愫全消，婚前的思念，婚后的缠绵，皆同镜花水月——灵肉相融的夫妇，期守百年的姻缘，岂奈是南柯一梦？

山风强劲，吹得童立与白凤发飞衣舞；童立那张秀美得带点儿稚气的脸孔这时却一片惨白，他两眼大瞪，死盯着对面的范苦竹，双颊在不可控制的连连抽搐。

白凤也在望着范苦竹，满脸的泪，盈眸的凄苦，她嘴唇颤抖，竟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样的愁惨悲痛，却越发衬出她楚楚可人的韵致，甚至到了这时，她仍然美得令人心酸。

童立咬咬牙，粗暴的大叫：

“范苦竹，你不听我的解释么？”

范苦竹冷冷的回答：

“什么都不必再说了。”

童立形色狰狞的喊：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我承认人算不如天算，但我决不会向你哀求低头，你要再往前逼我一步，你老婆就先死给你看！”

范苦竹不由得怦然大笑：

“奸夫淫妇，死有何憾？童立，你拿白凤来威胁我，只会使你们两人死得更快！”

突然间，白凤凄厉的哭出声来，宛似泣血：

“苦竹，苦竹，你可以要我死，你也可以亲手杀我，但有几句话，不说明白我死也不能瞑目……苦竹，我没有背叛你，我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我和童立不曾苟且，我的身子仍然是清白的……”

范苦竹僵窒半晌，才撕烈般嘶叫：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等我？为什么跟着童立离开？为什么二师兄和老五都说你与童立之间不干净？”

白凤哭泣着道：

“童立骗我说官府已将你定了斩罪，且即要抄家封产，他说他已在牢中

有所安排，一定可以使你逃出，他叫我赶紧收拾细软跟他躲到三芝岩去等你……苦竹，我怎会知道这都是他的诡计？”

范苦竹没有出声，牙齿却已深深咬进下唇。

白凤又断断续续的抽噎着道：

“早在一年之前，童立对我的态度已显出轻佻暧昧……他背着你不时挑逗我，暗示我，我从未搭理过他……我又不敢向你提，深怕引起你们兄弟反目，造成更大的不幸，我原以为我的峻拒会打消他的邪念，却做梦也没想到竟激发他更大的祸心……”

范苦竹仍未开口，弦索业已踩在脚底。

白凤啜泣着道：

“二师兄、五师弟和童立抗濯一气，暗中勾结，当然会听童立的一面之词，相信他的胡言乱语，其实，他们有谁见过我与童立要好，有谁目睹我不守妇道？这些天来，童立日夜监视着我，更一再硬逼软哄，意图糟塌我，但我就是死也不让他玷污我的清白……”

范苦竹忽然冒出一句话来：

“那枚竹字花押印记？”

白凤仰起泪水斑斑的脸庞，哀伤的道：

“我把印记好好的收藏着，没有人拿得去……”

这时，童立邪异的怪笑起来：

“范苦竹，你老婆向你表的这些三贞九烈，你相信么？”

范苦竹久存心中的疑团已经解开了，他沉缓的道：

“我相信——童立，你想打我这笔积蓄的主意，峻使老五向我下手，意图逼我交出取钱的印记来，其实，印记不在我身上，一直都交给白凤保存着，置放印记的地方，只有我们二人知道，如果她有心与你苟且，又何须绕这个圈子，费如许手脚？直截了当的将印记交给你不是省事得多么？童立，你欺师灭祖，残害同门手足，又迫押师嫂，坏人名节，居心之狠毒，已是天地不容，万难宽恕——”

童立狂叫一声：

“范苦竹，我这就和你同归于尽，叫你抱恨终生……”

白凤也在悲泣：

“苦竹啊……”

童立挺在白凤背心的宽刃短刀方待用力送入，金箭已贴着白凤的肋边穿射而到，箭镞透进童立的胸膛，而强猛的劲力更将童立撞抛起半丈多高，才带着那么惨怖的一声长号遥遥坠落崖底。

陷于晕乱情绪里的白凤尚未定过神来，已被一只有力的手臂环揽入怀，她抬起脸儿，自泪的晶幕中望着范苦竹那张脸庞，一刹间，她忘记腋下刮擦的箭伤还在沁血，她知道几乎失去的一切重又获得了……

范苦竹没有说话，只是紧紧的搂着白凤往回走去，多少的屈辱，多少的酸楚，在这一刻都有了补偿；上天总是公平的，它取走了一些，往往便会在另一方面赐予你一些。

木楼那边，有三条人影仓皇的奔了过来，一边跑一边叫嚷，嗯，那是范苦竹的大师兄常家鹏，三师兄展毓秀，还有，六师弟屈云帆。

范苦竹不禁笑了，长日以来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了，同门师兄弟到底是同门师兄弟，固然有点缺憾，尚不失大体，他们不是都赶来了么？虽说来迟

了些，却比不来要好……

——全书完——

敬爱的大陆读者：

本人高见几，笔名柳残阳，这次我的作品有机会在大陆出版，我感到甚为荣幸，遗憾的是我的笔名在大陆屡被侵权者盗用，竟多达数十种。市面上还出现了“柳（残）阳”、“柳残（阳）”等鱼目混珠的书，为防伪冒，特开列以下我 1961 年至 1994 年所著武侠小说书目，请广大大陆读者鉴别。

柳残阳武侠小说书目

- 一、《烈日孤鹰》
- 二、《麟角雄风》
- 三、《巨灵出阵》
- 四、《眨眼剑》
- 五、《江湖之狼》
- 六、《牧虎三山》
- 七、《阎王梭》
- 八、《铁面夫心》
- 九、《忠义江湖》
- 十、《关山万里飘客》
- 十一、《血魂山之誓》
- 十二、《大雪满弓刀》
- 十三、《屠龙手》
- 十四、《追魂帖》
- 十五、《洪门传奇》
- 十六、《怒剑狂火》
- 十七、《索命鞭》
- 十八、《青龙在天》
- 十九、《天宝志异》
- 二十、《血魄忠魂困蛟龙》
- 二十一、《铁剑丹心》
- 二十二、《魔 箫》
- 二十三、《金家楼》
- 二十四、《独尊劫》
- 二十五、《渡心指》
- 二十六、《雷之魄》
- 二十七、《生死锤》
- 二十八、《邪神门徒》
- 二十九、《如来八法》
- 三十、《邪神外传》
- 三十一、《苍 鹰》
- 三十二、《十方瘟神》
- 三十三、《天魁星》
- 三十四、《大煞手》
- 三十五、《竹与剑》
- 三十六、《大龙头》

- 三十七、《火符》
- 三十八、《傲爷刀》
- 三十九、《神手无相》
- 四十、《修罗七绝》
- 四十一、《幻剑毒刃》
- 四十二、《星魂》
- 四十三、《血斧》
- 四十四、《劫后恩仇》
- 四十五、《金雕盟》
- 四十六、《荡魔志》
- 四十七、《霜月刀》
- 四十八、《拂晓刺杀》
- 四十九、《剪翼》
- 五十、《七海飞龙记》
- 五十一、《千手剑》
- 五十二、《铁脚媳妇》
- 五十三、《伤情箭》
- 五十四、《血刀江湖载酒行》
- 五十五、《血烟劫》
- 五十六、《沥血伏龙》
- 五十七、《凤凰罗汉坐山虎》
- 五十八、《杀伐》
- 五十九、《千魔之仇》
- 六十、《侠盗来如风》
- 六十一、《五岳风云》
- 六十二、《断刃》
- 六十三、《鹰扬天下》

三十余年间，本人所著武侠作品计约七十一部，但为读者负责起见，“全集”中筛汰了部分不够畅快的作品。上述六十三部小说均为本人的精心之作，“全集”之外，不再另有其它柳残阳武侠小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公证处

